民國叢書

第三編

·75·



民國叢書

第三編

·75·

歷史·地理類

印光大師永思集

陳海量編輯

弘一大師永懷録

姜丹書等著

太虛大師紀念集

漢藏教理院同學會太虛大師追悼[illegible]員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上海書店

弘一大師永懷録

姜丹書等著

畫像一



陳抱一繪

畫像二



癸未元旦弟子豐嬰行敬繪

弘一大師示寂之周年，上海記念會同人蒐輯各方記述懿行及哀誄之作，編爲一集，以寄追懷，名曰弘一大師永懷錄。師之芳軌盛德，於此可見梗概焉。四方多難，郵書阻梗，兵燹以後，舊刊蕩然，茲之所收，容有未盡，搜遺補闕，期諸方來。綜師一生，爲翩翩之佳公子，爲激昂之志士，爲多才之藝人，爲嚴肅之教育者，爲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眞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謂游戲人間，爲一大事因緣而出世者。現種種身，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衆，而攝受之範圍甚廣。集中作者不盡爲佛徒，其所仰慕者，或爲師之氣宇，或爲師之才藝，或爲師之德行。其與師之關係，或爲故舊，或爲師弟，或則竟無一面之緣，徒以景仰師之高風亮節，致其私淑之忱於不自知者。凡所論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悉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尋常佛法繩之。一月當空，千潭齊印，澄淆定還，各應其機。讀斯編者作如是觀可也。癸未九月，夏丏尊序。

弘一大師永懷錄目次

第一輯

第二輯

弘一大師永懷錄

傳一

姜丹書

弘一上人，俗姓李，初名廣侯，繼名岸，字息霜，號叔同，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既又易名息，字息翁，試驗斷食後，改名欣，字俶同，旋又易名嬰。釋名演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將欲與法數百八同其目云。天津人，系出浙之平湖。其父某公為名進士，官吏部，晚年耽禪悅，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簉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生四歲即失怙。上人生時，有異徵，雀銜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此松枝至今猶保存云。上人幼時天資穎悟，性情外倜儻而內恬醇。家頗富有，嫡長兄好散財，父故後，家情漸異，至難相安。上人年近弱冠，奉母氏王太夫人南下，寓滬濱，入南洋公學肄業，固已文采斐然。時光緒二十六七年間，滬上初興學堂，有許幻園者，居上海城南，顏所居曰「城南草堂」，家富厚而人慷慨，設學社，曰「强學會」，常懸獎徵文，上人投稿名冠其曹者三次，許君奇之，恨相見晚，特闢城南草堂之一部，俾上人奉其母居焉；從此相交至篤，情同管鮑。居無何，母故，上人脫無掛礙，乃東渡留學，會塡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幷呈同學諸子，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其詞曰：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讀其詞，見其志，其抱負固不凡矣。既東渡，肄業於東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習繪畫，同時從諸專家習音樂；學理與技巧並進，造詣皆甚深。其時我國游學東西洋者甚少，而學新藝術者尤如鳳毛麟角，上人蓋第一人也。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抱屈宋之才華，生叔季之時會，一腔牢騷憂憤，盡寄託於風情瀟灑間；亦曾走馬章臺，廝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抑蓮為君子之花，皭然泥而不滓，蓋高山流水，志在賞音而已，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也。茲錄其贈歌郎詞一首如左：

金縷曲　贈歌郎金娃娃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喜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臙脂隊裏。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櫻桃，漫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　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盡填胸蕩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游戲！

此光緒三十年作也。上人留學後，既精描寫，復擅歌詠，更感於異國情調，遂聯合留東同學曾延年

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而自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名噪一時。蓋上人爲天生藝人美豐姿，善表情，其獻身劇場，不但以風流自賞，且欲以美術淑世也。我國新劇，實導源於此。有清末葉，上人學成歸國，社亦移滬，惟此後別有主之者。上人則執教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辛亥鼎革以後，赴滬爲太平洋報社主筆焉。

太平洋報，在當時爲報界後起之秀，以上人主筆政故，形式嶄新，尤重文藝，而上人書法之妙，亦赫然昭示於天下。余與上人，初爲文字交，先即以報章文藝相往還，繼爲南社同文。至民國紀元，始同事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以至改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六年間，志同道合，聲應氣求，相交益契。方清之季，國內藝術師資甚希，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經子淵氏，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同時，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導師；是以藝林狂狷，栽成衆多，典型長垂，鐸音未替，流風餘韻，山高水長，凡我同道，多能言之。蓋此時之上人，已爲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非復風流倜儻之濁世佳公子矣；豈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者耶！上人自爲人師以後，刻意於本身之修養，聞「斷食」可使身心更新，乃於民國五年，乘寒假餘閒，往西湖虎跑大慈寺，身親驗之，兼旬而回，爲余言：「第一週間，漸減食量，幷漸薄其質，由兩碗而一碗，而半碗，而斷粒，由飯而粥，而湯，而水；

第二週間，全飲泉水，第三週間，一反第一週之序而行之，以至復原，經過良好。」余覸之，面目黧瘦，而神采奕奕。余問「當第二週間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答曰：「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靈，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定能生慧，理固然也。上人以一名士而爲斯奇舉，寺僧自必異而近之，況住居日久，環境移人，載具宿根，乃染佛化；返校之後，室內供佛，朝夕膜拜，卒至皈依；乃於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矣；時正三十九歲。上人雅擅書法，世所共知，然歷年已來，面目屢變，丐者愈衆，作者愈勤，所作漢魏六朝分隸眞書居多；金石書畫賞鑑之精，亦異尋常。及入山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其餘零縑殘素，分歸友好夏丏尊堵申甫及賢弟子吳夢非金咨甫李鴻梁豐子愷劉質平李增庸等爲紀念品；而余先母强太夫人墓誌銘，則爲其在家時絕筆，書成之翌朝，卽悄然入山，故已預署其款曰「大慈演音」矣。上人故有妻，居天津，有二子，聞曾欲求一面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姬居滬，出家時，託友貲遣，初固絕未使之聞也，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慟哭而東返！

上人之將爲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爲？」曰：「無所爲。」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將如何？」余因知其非厭世，更非欺世，蓋由於參透人生，飄然出世，世所謂返樸歸眞者是也。其於佛門宗派，則爲律宗兼淨土；於修持，則爲苦行；於期望，則仍在救世。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

往往爲世詬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故入山後，精研律學，除在閩曾設律學講座外，已成最重要之著作，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釐訂原有戒律，製爲表解，化賾爲晰，條理分明，所加按語，無不精邃，俾讀者易於領會；聞上人於魚磬之餘，專攻六七年始成稿，爲親筆精書，當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金，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千部，分贈叢林，以淑僧界；原稿付穆氏庋藏，幷附預立遺囑，大旨謂：「本衲身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祇乞募資重印此書，以廣流布，於願已得。」其次，曰清涼歌集：擬撰三集，已成第一集，歌爲上人作，皆喚醒迷欲之詞，譜爲質平及再傳弟子唐學詠徐希一配製，由開明書店印行。又其次，曰華嚴集聯三百首：專就華嚴經文句選集而成，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俱備，皆感悟語，亦由開明書店照手蹟印行，稿藏質平處。又其次，曰格言略選：自四言起至十言止，共百二十餘條；上人喜多題別號，每條嵌一別號字義，稿藏質平處，待印行。此外墨蹟甚豐，或流傳人間，或祕藏名山，不具述。上人入山後，律己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遊四方，恆跣足芒鞋，孑然一擔。民國十四五年間，曾過甬市，掛搭七塔寺，雜遊方僧隊伍中。其摯友夏丏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初固辭，强而後可；時丏尊任教於春暉中學，傍湖而居，見其啓擔，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爲易之，不可；一敝巾，質白而已變灰，欲爲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尚可用幾許年月焉！」說罷，便至湖邊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無如何也。供張素食，略用香菇，卻之，用豆腐，亦卻之，依其意，祇許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無如

何也。作客猶然，其平日之茹苦，可想而知矣！住數日，飄然去。此事夏君嘗爲文以紀之，余讀其文，不知涕之何從焉。夏君及經子淵等，又會發起就舊友醵貲，爲築常住之所，才通啓，識與不識不期而集者數千金，遂興土木於白馬湖上，顏曰「晚晴山房。」顧上人亦謂無需乎此，居未久仍他去。厥後余遇上人於滬市，謂將北上爲兄壽七秩唪經，然以道阻未果。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已唱「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收其宇，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倩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一言微中，默化潛移；先是上人預書佛號若干紙，備贈應約而來之人，乃來人未及所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前知者。其最激烈之某君，出而言曰：「時方嚴寒，何來浹背之汗耶！」因此，滅佛之議遂寢。今錄上人致當局函於左：

舊師子民舊友子淵夷初少卿諸居士同鑒：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爲歡慰。又聞子師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衆，有未能滿意之處。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擬請仁等另請僧衆二人爲委員，專任整頓僧衆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爲，膽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負改革僧制之弘願。故任彼二人爲委員，最爲適當。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

於旣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衆，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卽專作經懺者）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等仔細斟酌，妥爲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辦起，然後徧及全國。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 三月十七日

嘗聞豐子愷言，民十七八間，上人暫居其滬寓，偶話舊，忽欲尋訪城南草堂，子愷隨行；至則故居猶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爲精舍，入則大動今昔之悲，頓向佛座五體投地，叩頭如搗蒜，肅穆之容，萬籟爲寂，淒涼之氣，四壁凝寒，我佛有靈，當亦同下傷心之淚矣！旣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誠求之，其人斯得。嗟夫蒼天！疇昔慷慨好義之文壇盟主許幻園者，頭已白，耳已聾，憔悴之狀不忍目，而猶伏處陋室，爲人傭書，藉易升斗，以維生活，相接之下，又復大愴，久之，始破涕爲笑，追敍前塵，恍如癡人說夢，此情此景，陪坐之子愷，亦不禁涕之沾鬢也！民十八年，歲次己巳，上人五十誕辰，紹興徐仲蓀氏曾爲放生於白馬湖，洋洋焉魚蝦得所，上人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觀者與感。旣而至甬上，有某僧，以籌濟陝災，請至長安，上人不欲拂其意，許隨行，已上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質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返岸，衆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恬適之懷，一時傳爲美談。今上人年五十有七，而入山愈深，韜居閩廈鷺谷一草庵，不欲再出云。於戲！白雲深處，藏幽人之孤蹤，明月前身，喻藝禪之風度，渺渺予懷，蕭沐紀述；瞻彼南山，曷其有極！載揭風操，未盡萬一；若云高僧續傳，則當俟君子於他日。

傳二

僧睿

師俗姓李。原籍浙江平湖。先世營鹺業於北平，遂寄籍焉。父筱樓公，官吏部，與遜清合肥相國李文忠公爲同年進士，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爲人樂善好施，風世勵俗，表率一方。師之品格，多秉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父年六十有八始生師。當誕生時，雀銜松枝降其室，此枝至今滅度時猶懸諸牀前，其珍貴可知。師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志學之年，即知愛國。謂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與其眷屬奉母南下。初賃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翌年己亥，與寶山名士袁希濂，儒醫蔡小香，江陰書家張小樓，婁縣詩人許幻園，本以文會友之旨，設文化社於南市青龍橋之城南草堂。號稱「天涯五友」。時師方弱冠，詩文詞賦冠一社。書法整齊挺秀，深得漢魏六朝之祕。尤工篆書及石刻，氣息古厚，不類少年之作。庚子三月，與常熟烏目山僧德清湯伯遲，及小樓幻園希濂等，創辦海上書畫公會於福州路之楊柳樓臺。一時名家如高邕之朱夢廬諸先生咸加贊許，並入會焉。既而師入南洋公學肄業，小樓希濂先後東渡留學。幻園入仕途。書畫公會遂以消歇。師於公學畢業後，與海上同志穆恕齋等，設强學會於南市。按期講愛國衞生自立之道，以開風氣。並附設學校，以培後進。時論賢之。乙巳，師送母暨眷屬北上，而自行東渡。即入東京美術專

門學校肄業，並以其餘力從事音樂之硏究。中國學生之得入東京美專者以師爲破天荒焉。師天資高敏，年考輒冠其曹。曾聯合留東同學曾延年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師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一時名噪中外。同時加入同盟會。畢業回國，任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辛亥後，應先烈陳英士聘，主上海太平洋報筆政。藉書畫文字以宣傳革命。爲南社巨子。復膺浙江師範學校之聘，主任圖畫音樂七載。在校時與夏丏尊姜丹書經亨頤諸先生最相得。而吳夢非金咨甫豐子愷曹聚仁劉質平李鴻梁李增庸黃寄慈蔡丏因等，皆其得意門生也。師初好究宋元理學及道書，曾效留侯辟穀修養。寒假時獨詣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據云並無痛苦，反覺輕快，而心思靈敏逾於常時。自是常來虎跑。一日適該校延某士演講。睹其傲氣陵人，一幅官寮醜態，恥不屑往。拉丏尊等遊湖消遣。適一僧迎面而來，丏尊云「安得此僧風度」師頻頻點頭。無何馬一浮居士介紹一友彭先生至虎跑出家，師當場目擊，大爲感動。而出家之念，自此始矣。

民國七年，師三十九歲。乘校暑假，將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各友及學生。復將平生所雕金石，封於西泠印社石壁之中，刊字於壁曰「印藏。」獨往虎跑求剃髮出家。遂於七月十三日，禮了悟和尙爲師正式剃染。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號晚晴老人，取李義山詩「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句。又號二一老人，取「一事無成人漸老，」與「一錢不値何消說」之古意。當剃度時，天津與上海家眷，悉

莫知之。有妾日籍，（按師在俗有一妻一妾二子）聞息，抱兒求見一面，再三哀懇，不得。僅語人代達云：「當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妾無奈，繞房啼悲而去。從此塵緣悉脫，一肩瓶鉢，恆無定蹤。偶與舊交相值，淡然處之，似隔人世。同年九月，受具靈隱寺。庚申夏，研教於新城貝山。書十善業道經等贈崔旻飛居士供養，爲其亡母囘向。辛酉，客永寧城下寮，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釐訂戒律，化隤爲嘶，爲經叢新寶典。丙寅春，來甬，掛褡七塔寺。雜僧叢中，爲丐尊所識，強挽至上虞白馬湖，與亨頤等爲築室湖上，曰「晚晴山房」，擬留師長居。無何，復飄然不知去向。丁卯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銳氣用事，倡議滅佛。師在吳山常寂光寺聞訊，去函主政諸君，（皆其舊友及門生）嚴詞正告，惡風遂寢。是冬與尤惜陰謝國樑等結伴赴暹羅。道經廈門，爲緇素所留，遂止焉。己巳夏四月，赴永嘉。戊辰之滬，訪城南草堂。秋，重至廈門，豐子愷寫護生畫祝師壽。冬，赴晉江。庚午正月，至承天寺。居三月，赴永嘉。秋在白湖講五戒相經箋要。辛未春，朱子橋將軍請師在慈溪五磊山，創辦南山律學院。無何停辦。壬申冬，自永來廈，居妙釋寺。癸酉正月，在寺講含註戒本。二月，萬壽巖請講隨機羯磨。四月，來泉開元寺，結會講律。臘月，詣城南草庵度歲。甲戌元旦，在庵講含註戒本。春末，受常惺會泉諸法師聘，赴南普陀講大盜戒。囑瑞今法師創辦養正院，栽培青年佛徒。並訓示青年應注意四項，即「惜福，習勞，持戒，自尊。」請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四月至七月，結夏安居，日食一餐。是冬萬壽巖請講彌陀經。編彌陀義疏擷錄一卷。乙亥春，蒞泉開元

寺講一夢漫言。入惠安淨峯過夏。十月，應承天戒期，講律學要略。不久大病，往草庵休養。丙子春，飛錫南普陀。夏，詣鼓浪嶼日光巖閉關。向海外請藏經萬餘卷。冬，來萬石度歲。丁丑春，應倓虛法師請，遠涉青島，寓湛山寺講律。編羯磨隨講別錄等書。過滬，丐尊居士苦留一談。秋，返廈駐萬石。時廈戰雲緊張，各方勸師內避。師為護法故，不去。題其室曰「殉教」。戊寅二月，在鼓浪嶼了閒別墅講經。畢，轉赴漳州南山寺及尊元經樓，講彌陀，普門等經。適廈島淪陷，乃經同安梵天寺，折回安海水心亭。住匝月，為民衆演講佛法，成安海法音錄一冊。至承天過冬。特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一句，以分贈各方。己巳春，赴永春普濟寺閉關。著在家備覽。己卯秋，為師六秩大壽，子愷居士畫護生續集再祝，諸弟子為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蹟圖，覺音與佛學半月刊均出專刊慶祝。冬，赴南安靈應寺，修補經律。過水雲洞度歲。庚辰夏，來泉福林閉關念佛。壬午春，應惠安石縣長請赴靈瑞山講經。四月，回百原。旋應葉青眼居士等延住溫陵養老院（即古小山書院）七月廿一日，敎衆演出家剃頭儀式。並開示出家要自尊人格，爭佛體面。陰曆八月十五十六兩日，為衆講八大人覺經後，即感精神不振。同時為晉江中學學生寫中堂百餘幅。廿三日漸示微疾，然力拒醫藥及探問，一心念佛。廿七日完全斷食，只飲開水。猶勉強為人作書（因約期已至。）廿八日下午，自寫遺囑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不得干預。」並蓋私章。九月初一下午，書「悲欣交集」一紙交蓮師。此為法師最後之墨寶。

至初四晚七時三刻，安詳西逝。初六日送龕於承天。十一日荼毘。靈骸暫存，俟後建塔。距生紀元前三十二年九月廿日，世壽六十有三，僧臘廿四。律宗自唐南山宣祖重興，至南宋靈芝照祖繼興，歷元明清計七百餘年，雖代有提倡，然已失南山眞脈。緣此時三大部已亡於扶桑。至淸末徐蔚如居士復自扶桑請歸，重刊於天津刻經處。然錯誤遺漏特多，介研者皆望涯而退。師發願畢生精研戒法，誓護南山律宗。徧考中外律叢，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年來，幾無日不在律藏中探討精微，發揚深顯。務期戒律一藏，大著僧海，普及四衆。宏法徧海內，而以閩南爲最久。著作等身，而以寫字結緣爲最廣。生平以德勝威，克己復禮。利人無微不至，處事一毫不苟。儉樸惜福，世罕其匹。每對學者談及佛法式微，世風日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不自已。常抱殉敎之志，發願重來度生。一生最崇拜靈巖印光大師，故亦效大師之風，不收徒衆，不主寺剎。一領破衲，落落自處，仍與初出家時無以異也。嗚呼，寶筏西去，羣倫失依矣。

傳三

嘯月

家世

上人諱演音，字弘一，籍浙江平湖，俗姓李氏，號叔同，先世營鹾業於津沽，遂寄籍。父筱樓公，官吏部與合肥相國李文忠公爲進士同年，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生平樂善好施，仗義疎財，風勵末俗，表

率一方。晚年耽禪悅，篤信佛教。設公塾，創備濟社，賙卹孤寡。普利貧寒，原配生二子，長夭次羸，恐不能繼繩祖武，乃娶師生母王太夫人。光緒庚辰師生，時父年六十有八，母二十有餘。母爲人賢淑和睦，治家謹嚴，課子有方，篤信佛教。師處此家庭中，除庭訓外，耳濡目染，默化潛移，無非慈悲喜捨之功德；其憫世悲俗之精神，早植於此時矣。

少年時代

師四歲失怙，惟母兄是依，天資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性情外倜儻而內恬醇，敬老憐貧，仗義疎財，有父風。多才藝，新舊學造詣俱深。志學之年，正光緒中葉，瞻國事日非，愛國思想，勃焉以生。謂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迨戊戌變政未果，京津有傳其爲康梁黨者，致難安居，遂奉母攜眷南下，寄居上海法租界卜鄰里。時滬上初興學堂，婁縣詩人許幻園居靑龍橋城南草堂，爲人慷慨多才，儼然學界領袖，設强學會，懸賞徵文，師連臻優等三次，許君奇之，相邀淸談，恨見之晚。翌年己亥，遷居城南草堂，與寶山袁希濂，江灣蔡小香，江陰張小樓，並許君結金蘭之誼。於草堂設文化社，以文會友，時人以天涯五友稱之。時師方弱冠，詩文詞賦甲一社。庚子三月，與常熟烏目山僧宗仰，並湯伯遲，小樓，幻園，希濂等，於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創設海上書畫公會，以爲品茶讀畫之所，每週刊書畫報一紙，時羣賢畢至，名士雲集，書家高邕之，畫家任伯年，朱夢樓輩，咸加贊許入會。翌年師入南洋公學肄業。光緒二十八年，各省補行

庚子科鄉試，師納監入場，報罷後仍回公學讀書。卒業後，應上海同志穆恕齋等之請，立強學會於南市，按期宣傳愛國衞生自立之道，以開革新風氣；並附設學校，培植後進。更於課暇，任某報筆政，時論賢之。師家世名門，翩翩年少，風流倜儻，浪跡塵寰；懷才屈子，每興叔季之悲，憂時賈生，時有不遇之感，故滿腹牢騷，一腔忠憤，輒委風情以寄意。走馬章臺，拈柳平康。曾爲歌郎金娃娃賦金縷曲等詞。蕭艾等視，蘭菊自芳，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

留學時代

光緒三十一年，師奉母幷眷北返。俄而慈闈失恃，恨抱終天，遂東渡游學，以遂報國之志。瀕行，賦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並贈同學諸子，緬懷故國，擊楫中流，元龍豪氣，略可覘已。既東渡，以末流澆漓，莊語不如巽言，遂專研音樂美術，入東京上野之美術專校肄業焉。吾國游東之專攻藝術者，以師爲第一人也。師在校，成績冠儕輩。尋復聯合曾延年李道衡吳我尊等創春柳劇社，爲吾國新劇之嚆矢。

壯年時代

師畢業返國，任北洋高等專門工業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師仲兄時業醫，兄弟同居天津，極友于之樂。時值光緒末葉，金融動盪，義善源源豐潤兩票號相繼倒閉，師之家資蕩然無遺。辛亥後，乃膺陳英士聘，赴滬主太平洋報文藝，聲譽爛然。既而入南社，藉書畫文字喚醒國人。旋赴杭任高等圖畫音樂教

師，編音樂雜誌，學者宗之。在校與夏丏尊經亨頤姜丹書等友善，若吳夢非金咨甫豐子愷曹聚仁劉質平李鴻梁李增庸黃寄慈蔡丏因等皆師之門牆桃李也。

師漸入壯年，情懷潛移，囘溯既往，尤不勝滄桑之感，遂濃極返淡，刻意於道德修養，教授藝術，精神之感化實深，莘莘學子，如坐春風。當此之時，師已爲恂恂之布衣君子，而非復翩翩之風流名士矣。一日，忽於至友夏丏尊先生處見一文曰「斷食的修養方法」，師遂決心一試，於假期中入虎跑大慈寺試行焉。以此因緣，遂於佛法漸生信仰，而師於多生所種之善根，乃逹成熟期矣。

離俗出家

民國七年，師年三十九，値暑假，語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愛。」衆度其意不可挽，相對泫然。忽一友問曰：「君果何所爲而出家乎？」曰：「無所爲。」曰：「忍拋骨肉耶？」曰：「人事無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拋又安可得？」翌日破曉，遂孑然長往矣。一校役名聞玉者送師至寺。師易緇衣後，尊聞玉曰居士，遜之坐。師自掃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師自支板爲牀，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師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遲之又久，乃痛哭而囘。戊午七月十三日，師於虎跑大慈寺，禮了悟和尙爲剃度師，正式落髮，法名演音，字弘一。一日，姬聞訊，攜兒至，求一見，師不可，令人傳語云：「當以我爲患虎疫死，勿復念。」姬繞屋悲啼，痛哭而去。嗚呼，學道人眞具剛骨秉慧劍，豈不然哉！

師出家後，修苦行，嚴戒律，千山雲水，行無定蹤。偶與舊交相值，亦落落無世俗意。戊午九月，在靈隱受具後，棲止嘉興佛學會，研敎相，爲會中整理佛經標籤焉。未久，旋往新城貝山，仍研敎、手書十善業道經。辛酉客永寧，著四分律戒相表記。丁卯秋，尤惜陰居士約師赴暹羅行脚，過廈門，値陳敬賢居士延參觀南普陀，師遂留廈，與性願法師相契，初居太平巖，旋移小雪峯，點南山鈔記畢，赴泉，未久，至永嘉。戊辰之滬。己巳九月二十日，爲師五秩壽辰，豐子愷作護生畫集以祝。庚午秋，居白湖，講五戒相經箋要；並檢閱天津新刊，詳閱圈點；且抄寫科文，改正訛誤。辛未春，居法界寺，於佛前發願，專宏南山律宗。夏，應朱子橋居士請，於慈谿五磊山創辦南山律學院，未幾，停。壬申冬，復自永過廈，居妙釋寺。翌年正月，於寺講含注戒本。二月，萬壽巖請講隨機羯磨。四月，復至泉州開元寺，設法會，宏律學；並圈點南山鈔記。臘月詣城南草庵度歲。甲戌元旦，在寺講含注戒本。春末，受常惺會泉諸法師聘，赴南普陀宏戒；且請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並囑瑞今法師創僧學院。是冬，萬壽巖請講彌陀經；遂編彌陀義疏擷錄一卷。乙亥春，蒞泉開元講一夢漫言。夏，入惠安淨峯安居。十月，應承天寺請，戒期講律學要略。丙子春，卓錫普陀。夏，詣鼓浪嶼日光巖閉關；向海外請藏經萬餘卷。明年秋，應倓虛法師請，遠涉靑島，寓湛山寺講律，編羯磨隨講別錄等書。冬，復返廈。戊寅暮春，詣鼓浪嶼了閒別墅講經畢，轉赴漳州南山寺，及尊元經樓，講彌陀普門等經。適廈島淪陷，乃往同安梵天寺住匝月；爲民衆講演，成安海法音錄一冊，特書「念佛卽是救國，救

國不忘念佛」一分贈各方。己卯春，赴永寧普濟寺掩關；著在家備覽。庚辰秋，爲師六秩大慶，子愷居士復畫護生續集再祝；諸友好爲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跡圖。冬，赴南安靈隱寺修補經律，過水雲洞度歲。辛巳夏，蒞泉福林掩關，誓志念佛，不欲再出。三十一年壬午春，以惠安石縣長堅請赴靈瑞山講經。旋應葉青眼居士等延往溫陵養老院，弘八大人覺經。七月二十一日，敎衆演出家剃度行儀，訓語以自尊人格，存佛體制，護世譏嫌。師自戊午離俗，二十餘載，芒鞋破衲，獨往獨來，末法之中，殆罕倫比。

持律謹嚴

師尙質樸，絀虛文，不苟循時宜；註經論，纘戒律；甘澹泊，守枯寂，不受叢林桎梏；律己嚴，治學勤，繩墨自守，無微不至。雲遊四方，一衲一缽，赤足露頂，不與俗伍。道貌淸癯，而精神充沛；望之若孤雲野鶴，蕭然物外。動止安詳，威儀寂靜，高古平實，想見古德遺風焉。一領衲衣，補釘二百二十四處（現存經子淵居士處）靑灰相間，襤褸不堪，初出家時物也。二十六年來，未嘗一易。生平不樂名聞，不受供養，不蓄徒衆，不作住持；雖聲望日隆，而退抑彌甚，自責彌嚴，習勞習儉，灑掃滌濯，垂老躬行。所到之處，惟以律部注疏自隨，見地高遠，不隨俗僧窠臼。綜其律己之要，略舉數事：

不作住持：披緇薙髮，本爲放下萬緣，一心辦道。住持一職，在古本領衆修行，餘事不聞。今則外應俗務，內治生產，汨沒身心，妨害道業。故今之高僧若印光法師及師者，皆以不作住持，爲眞實辦道之第一

條件。師之弟子及友人有為師特闢蘭若者，師亦不受，始終度其行雲流水之生活。

不開大座佛法端賴宏揚，敷座開演，普結法緣，其事原有大利；然聽衆混雜，流弊叢生；師雖亦徇學者之請，講說戒律，但儀式簡單，決不作鳴椎集衆之大規模舉動，號召聽衆。

不要名聞利養丙寅春，師掛褡某寺，為摯友夏丏尊所知。時夏君執教於春暉中學，乃與經亨頤等商，為師築室於上虞白馬湖，曰「晚晴山房。」請師常住，初固辭，强而後可。一敝蓆，破碎不堪用，欲為易之，不可。一巾亦敝舊，欲易以新，亦不可。一木質面盆，丹漆已盡剝落，欲為新之，亦不可。夏君心恤之而無如何也。供素食，用香菇，卻之。豆腐，亦卻之。其意惟食清煮白菜，用鹽不用油耳。居未幾，復飄然去。

師之在青島湛山寺也，講律之餘，屏處一室，謝絕酬應，禮佛外靜坐而已。一日，青市某要人慕師道風，求見不許。設齋以供，再請，不赴，其人自來請，亦不見；書偈付侍者持謝，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維，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某公怏怏而返，然敬慕之忱愈篤。嗚呼，古德風流，於師見之矣。

至師之出塵見地，嚴密操持，今舉一事，可見其概。胡樸安居士，師未出家時老友也。贈詩有：「弘一精佛理，為我說禪宗」之句。師一日書「慈悲喜捨」四字付之，且曰：「學佛不但以理，切要在事持。行事重在不欺，名如其實。今我並未為君說禪宗，君詩言之，即為妄語，佛不許也。君其懺悔，免遭墮落。」嗚

呼，此是何等精嚴！實際理地，容不得一毫虛僞，一絲走作。眞實學道人，全在此等處著力著眼。正見未開，便視此等事爲不關緊要句當。此所以學道者如牛毛，悟道者如麟角也。吾人平日率意妄語妄爲，全不覺得，觀此當通身汗下矣！

弘律大願

南山律宗，最合震旦機宜。自三大部佚，而此宗晦矣。清末，徐蔚如居士於海外請歸，刊之天津，顧原板多舛漏，徐居士未暇校也。師以戒學爲入道之基，戒學衰，行持缺，則法門秋晚。因畢生研究，誓護南山律宗。徧考中外律典，以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年來，幾無日不埋首此中，探討精微，張皇幽窅，務期戒法久住，普及四衆。師在廈門妙釋寺講律，曾云：「余於出家受戒之時，未能如法。準以律儀，實未得戒，本不能宏揚比丘戒律。但因昔時既虛承受戒之名，其後又隨力修學，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與諸師互相研習，甚願得有精修戒律之比丘數人出現，能令正法住於世間，則余之弘律責任即竟。故余於講律時，不欲聚集多衆，但欲得數人發宏律之大願，肩荷南山家業。余將本其綿力，誓捨此身而啓導之。余於二月前既發宏律願後，五月初居某寺，即由寺主發起辦律學院。惟與余意見稍有未同，其後寺主亦即退居，此事遂罷。以後有他寺數處，皆約余往辦律學院，因以前之經驗，知其困難，故未承諾。以後即決定弘律辦法：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衆，不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講律，實可謂余弘律第一步也。

余業重福輕，斷不敢再希望大規模之事業。惟冀諸師奮力興起，肩荷南山一宗；此則余所祝禱者矣。」

癸酉夏五月三日值靈峯蕅益大師聖誕，師乃爲諸學者親撰學律發願文云「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弘誓願已，並別發四願：一願學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爲善友，互相提攜，常不捨離，同學毘尼，共宣大法，紹隆僧種，普濟衆生。二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宏律之時，身心安寧，無諸魔障，境緣順遂，資生充足。三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宏律之時，皆得淸淨寺舍，安心久住，大衆和合，助緣殊勝。四願當來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衆，廣爲宏傳，不爲名聞，不爲利養，願發大菩提心，維護佛法。」

維護法門

師常慟世風日下，佛法式微，僧綱不振，故嘗有重興佛法宏揚律宗之志。每謂佛敎徒修行儀軌當取法於暹羅緬甸，敎理當研窮於台賢諸宗，願宗地藏印歸實相。嗚呼！大師金石箴言，吾輩學人，其敢忽視耶！

民國十五年春，浙省政局未奠，異議橫生，而毀謗三寶之說尤盛，將焚經像，收寺產，勒令僧尼還俗。師在吳山常寂光寺掩關，聞其事，痛正法之將滅，慨然出關，身任護持，告舊友堵申甫居士，約倡議滅法諸人面談。屆期諸人應約至，見面之後，爲師之威儀悲願所攝，獷悍之氣潛消。其最激烈之某君，出而嘆曰：「方重裘禦寒，何來浹背之汗乎！」滅法之事遂寢。先是師預書佛號若干紙，備贈應約而來之人，及

期，至者與所約人數未符，而恰與師所書之紙數相同，亦一奇也。師居廈門時，或以移居勸。師曰：「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爰題居室曰「殉教」。遠方有以函勸者，師復之曰：「廈門近日情形，仁者當已知之。他方有諄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住廈門，與諸寺共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師之維護法門，堅毅二字，殆未足以盡之。蕅祖自稱「地藏孤臣」，自稱「法門之程嬰杵臼」，師其猶蕅祖之心乎？

研經態度

經文科判，古德苦心。師於此尤三致意。示蔡冠洛居士書云：「華嚴經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續藏經中第八套第一冊有此科文，他日希仁者至戒珠寺檢閱。疏鈔科三者如鼎三足，不可闕一。楊居士不刻科文，蓋未細審。鈔中雖略舉科目，然或存或略，意謂讀疏者必對閱科文，故不具出也。今屏去科文，而讀疏鈔，必至茫無頭緒。徐蔚如居士刻經，亦不刻科，所刻南山律宗三大部，爲近百冊之巨著，亦悉略其科文。朽人嘗致書苦勸，彼竟固執舊見，未嘗變更，可痛慨也。」讀經按科對照，段落分明，經得科而義顯，科可略哉！

著作

師嘗慨佛教之衰，由於律學之失。故畢生事業，集中於宏律。其著作之大者，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

記。此書將四分律文製爲表解，化繁爲晰。所加按語，均古昔大德警語，無不精邃。誠佛門之要籍，僧衆之寶筏也。此書歷五年始成，稿皆師之親筆，秋毫不苟，觀此亦可見師之謹嚴肅穆風度也。此外如清涼歌集，以音樂作佛事，使歌詠者得解脫之味焉。如華嚴集聯，以文字作佛事，師實深於雜華一宗也。如寒笳集，錄蕅祖警語，則師素所服膺也。如格言略選，則以世間德育形式爲學律階梯也。其他律學著述，尚有四分律含注戒本講義，戒本羯磨隨講別錄，南山道祖略譜，在家律要，地持論菩薩戒羯磨義記。又曾題九華垂跡圖讚，辭編佛學叢刊，彌陀義疏擷錄。至連歲在各處隨機講演之稿，亦有十餘種，緇素無不視爲瑰寶。師雖於內外典籍，無不貫通，行解相應，而自視常若不足。文字講說，皆述而不作。師自謂凡夫知見，不敢以盲引盲也。

記弘一大師之童年

胡宅梵

民國十九年，亦幻和尚住持慈谿金仙寺，秋，弘師蒞止。予居近寺，時得親炙。一日，予謂師曰：「師童時事，世鮮知者，可得聞乎？」師曰：「年幼無知，事不足言。惟我父樂善好施之行，頗堪風世勵俗，差足傳述，而與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關係也。」於是師乃條述其幼年狀況，予卽秉筆爲記，記畢呈閱，復經師親以硃筆改正，則此篇可稱其幼年之眞實史也。

大師誕生於天津，本爲富宦家。父筱樓公，當師墮地時，六十有八。師有長兄，長師近五十歲；師生時，久已見背。筱樓公精陽明之學，旁及禪宗，頗具工夫。飲食起居，悉以論語鄉黨篇爲則，不少違。晚年樂善

好施，設義塾，創備濟社，範圍甚廣，用人極多，專事撫恤貧寒孤寡，施捨衣食棺木。每屆秋末冬初，遣人至各鄉村，向貧苦之家探察情形，並計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給票據，至歲暮，憑票支付。又設存育所，每屆冬季，收養乞丐，不使凍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年斥資千萬計，而不少吝惜，津人咸頌之曰李善人。性喜放生，所放魚鳥不知凡幾。公自長子死後，僅存庶生次子，又多病，恐復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當師誕生日，捕者以魚蝦躍門求賣放生，聚遶者會狀極擁擠，魚盆之水，溢於外者，幾匯流成渠矣，公則盡數買而放之。又放鳥亦甚多。自後每逢師生辰，必大舉放生如故。

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痢忽愈，乃屬人延請高僧，於臥室朗誦金剛經。靜聆其音，而不許一人入內，以擾其心。師時方五齡，亦解掀幃探問。公臨歿，毫無痛苦，安詳而逝，如入禪定。靈柩留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誦經不絕。時師見僧之舉動，均可愛敬，天真啓發，以後即屢偕其姪輩，效燄口施食之戲，而自据上座，爲大和倘焉。

師幼時食必置薑一碟，蓋效乃父不撤薑食之義。一日師食時，桌少偏，其生母訓之曰：「席不正不坐；」蓋公之守鄉黨篇之則，已感化於孺孺矣。自公逝後，家人死亡相繼，師雖年幼，亦時與人事無常之感焉。

師至六七歲，其兄敬督甚嚴，不得少越禮貌，並時以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屬師劃

覽。時有王孝廉者至普陀出家返居天津之無量庵，師之大姪婦早寡，常從王孝廉學大悲咒往生咒等，幷學袁了凡記功過格。時師年約七八歲，見而甚喜，常從旁聽之，旋亦能背誦，且亦能學記功過格。師有乳母劉氏，能背誦名賢集（集爲格言詩四五七言遞加）時敎師習誦其詞，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强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又如「人貧志短，馬瘦毛長。」師雖在八九歲之間，亦頗能解其義。至十餘歲，嘗見乃兄待人接物，其禮貌輒隨人之貴賤而異，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貧賤者敬之，富貴者輕之。性喜蓄貓，而不平之心時亦更趨偏激，往往敬貓如敬人。迨閙康有爲戊戌之變政，似有合乎懷抱，於焉救世之心，亦日甚一日。

師於閒居時，必習小楷，摹劉世安所臨文徵明心經甚久。兼事吟詠，如「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等句，皆爲其幼年之作，謂其爲代表師當時之思想可，即視爲萌出世之心，亦無不可。由是與其兄意見差池愈遠。至二十歲，遂奉母來滬。居滬後，存育所善堂等產業，皆由其兄繼續辦理，及拳匪亂啓，始能歇。惟備濟社則至今尙存，承辦者雖亦爲李氏，然已久易其主，而李善人之名，亦轉屬於彼李氏矣。

綜觀大師之生平，十齡全學聖賢；十二歲至二十，頗類放蕩不羈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學風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後，始漸復其初性焉。

弘一法師之出家

夏丏尊

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佛學書局因爲我是他的老友，囑寫些文字以爲紀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經過加以追敘。他是三十九歲那年夏間披剃的，到現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侶生涯。我這裏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舊事。

說起來也許會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關於這層，弘一法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記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後的事，他要到新城掩關去了，杭州知友們在銀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餞行，有白衣，有僧人。齋後，他在座間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

我聽了不禁面紅耳赤，慚悚無以自容。因爲（一）我當時自己尙無信仰，以爲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師出家以後卽修種種苦行，我見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緣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卻豎不起肩膀，仍浮沈在醉生夢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對於他的責任，很是難過。

我和弘一法師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敎的時候。這個學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不

輕易更換教職員。我前後擔任了十三年，他擔任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我們晨夕一堂，相處得很好。他比我長六歲，當時我們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氣息，懺除將盡。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工夫，我擔任舍監職務，兼教修身課，時時感覺對於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舉一個實例來說，有一次寄宿舍裏學生失少了財物了，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檢查起來，卻沒有得到證據。我身爲舍監，深覺慚愧苦悶，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說也怕人，教我自殺！說：

「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布告，說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眞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

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說來的時候，卻是眞心的流露，並無虛僞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我們那時頗有些道學氣，儼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

力量不夠。可是所想努力的，還是儒家式的修養，至於宗教方面簡直毫不關心的。

有一次，我從一本日本的雜誌上見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穌，都曾斷過食。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德，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并且還列舉實行的方法及應注意的事項，又介紹了一本專講斷食的參考書。我對於這篇文章很有興味，便和他談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雜誌去看。以後我們也常談到這事，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的話，可是並沒有作過具體的決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說過就算了。約莫經過了一年，他竟獨自去實行斷食了，這是他出家前一年陽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當然都回上海的。陽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後我也就回家去了，總以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滿返校，不見到他，過了兩個星期他才回來。據說假期中沒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斷食。我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笑說：「你是能說不能行的，並且這事預先教別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驚小怪起來，容易發生波折。」他的斷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漸減食至盡，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湯逐漸增加至常量。據說經過很順利，不但並無痛苦，而且身心反覺輕快，有飄飄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寫字的，在斷食期間，仍以寫字為常課，三星期所寫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隸書，筆力比平日並不減弱。他說斷食時，心比平時靈敏，頗有文思，恐出毛病，終於不敢作文。他斷食

以後，食量大增，且能喫整塊的肉。（平日雖不茹素，不多食肥膩肉類）自己覺得脫胎換骨過了，用老子「能嬰兒乎」之意，改名李嬰，依然教課，依然替人寫字，並沒有什麼和前不同的情形。據我知道，這時他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學書和道家的書類，佛學尚未談到。

轉瞬陰曆年假到了，大家又離校。那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爲他在那裏經過三星期，喜其地方清淨，所以又到那裏去過年。他的皈依三寶，可以說由這時候開始的。據說他自虎跑寺斷食回來，曾去訪過馬一浮先生，說虎跑寺如何清靜，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陰曆新年，馬先生有一個朋友彭先生，求馬先生介紹一個幽靜的寓處，馬先生憶起弘一法師前幾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師正在那裏，經馬先生之介紹，就認識了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幾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發心出家了，由虎跑寺當家爲他剃度。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一切，大大感動。可是還不就想出家，僅皈依三寶，拜老和尙了悟法師爲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

從此以後，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經，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學書偶然仍看，道家書似已疏遠。他對我說明一切經過及未來志願，說出家有種種難處，以後打算暫以居士資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後不再擔任教師職務。我當時非常難堪，平素所敬愛的這樣的好友，將棄我遁入空門去了，不勝寂

寞之感。在這七年之中，他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多。有時是因對於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爲別處有人來請他。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的。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他已接受聘書了，因我懇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於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月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次。他的愛我，可謂已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而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係，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複雜的因緣的。暑假漸近，我的苦悶也愈加甚，他雖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總熬不住苦悶。有一次，我對他說過這樣的一番狂言：

「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這話原是憤激之談，因爲心裏難過得熬不住了，不覺脫口而出。說出以後，自己也就後悔。他卻仍是笑顏對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朋友學生及校工們，我所得的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的摺扇及金表等。自己帶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幾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門，他不許再送了，約期後會，黯然而別。暑假後，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親病了，到半個月以後才到虎跑寺去。相見時我喫了一驚，他已剃去短鬚，頭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個和尙了！笑說：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勢至菩薩生日。」

「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嗎？」我問。

「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我無話可說，心中眞是感慨萬分，他問過我父親的病況，留我小坐，說要寫一幅字，叫我帶回去作他出家的紀念。回進房去寫字，半小時後才出來，寫的是楞嚴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且加跋語，詳記當時因緣，末有「願他年同生安養共圓種智」的話。臨別時我和他約，盡力護法，喫素一年，他含笑點頭念一句「阿彌陀佛。」

自從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毀謗佛法，可是對於佛法見聞不多，對於他的出家，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以爲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斷食的話頭，也許不會有虎跑寺馬先生彭先生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最後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卽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麼快速。我一向爲這責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以來，我因他的督勵，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衆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

弘一法師的生平

高文顯

小引

想不出在這久已沈寂了的古桐城，忽然降臨了一位藝術界的先輩李叔同先生，他就是出家後，以研究律宗名聞國內的弘一法師。

他這回到溫陵來宏法，以講經的餘暇，運用他那久已入了藝術三昧的手腕，寫些清絕人間，毫無煙火氣的法書，來廣結法緣，於是才輕輕地如撞破曉夢的晨鐘，引起廣大的羣衆，集中視線起來。其實他和閩南的關係，已經是結了很深切的緣，不過近今才被人家注意就是了。他往返閩南，共有十餘年的歷史。但是一向深居山谷，埋名遯跡，出門時衲衣竹杖，芒鞋破鉢，一肩梵籍，兩袖清風，飄飄地如閒雲流水，千山衲僧，隱逸地過着那種清苦的行脚生活。誰還識得他是藝術界老前輩的化身呢！

其實我覺得弘一法師的影子，在任何人的腦海中，都不會淡下去，因他有絕大的力量，能使任何人（凡與他接觸過的，或僅聞名的）都信仰，受他的感化，如漫畫家豐子愷先生，法師能感化他信仰佛法，而且持齋奉佛，願意跟他度着清淡的生活，就是偉大的感化的一例。

法師過去的生平事跡，及其思想言行，在在都引起人家的興趣，且作爲豆棚瓜架下，茶餘的談助，

因此就我個人在各雜誌中所看到，及親耳聞法師對我說的，拉雜寫來，如同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一樣地來傾吐着，想讀者們一定是喜歡聽的吧！

一　學生時代

法師大約二十餘歲的光景肄業於南洋公學，在經濟特科裏面，是一個高材生。（據他的先生蔡元培說的。）

那時讀書奉母，顏其居曰城南草堂，過着讀書生活，可說頗不寂寞。而且他還有一位大姊名曰夢仙，也伴着他們在一起，每於風雨晦冥之時，煮茶論詩評畫，實在曾享過天倫之樂，所以他有一段「小川戲遊魚，曾把閒情寄」的詞句，倘是描寫當時在城南草堂的情形。

可是不久他的母親謝世，從此他的生活，雖然表面上還是過得很好，但是多情的他，覺得是無上的悲哀了。據法師說，當他母親病危在牀的時候，他獨自一個人出外買棺材，及回來的時候，已不能夠和她作最後的訣別了！唉！那樣飄流異地，慘遭母喪，眞夠使聞者共灑同情之淚啊！

法師既無慈母可愛戀，於是當日俄戰爭之後，飄然出國，留學於東京藝術學校，潛心研究藝術，近代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研習工藝，美術，音樂，繪刻……者，以法師爲第一人。

聽說當時的生活，過得十分適意，據法師自己說，這時的生活，確是非常考究。

他以攻讀之暇，在東京召集一班中國留學生，組織春柳劇社，公演新劇，燃起中國新劇界第一把烽火。

當時所演的劇本，都是西洋文學名著，如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因此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對於這位演茶花女時，扮爲主角的李叔同先生，大加贊賞。并且於下臺後，爭來與他握手，所以至今許多外人在英文雜誌中，談到中國的戲劇時，尙且嘆惜着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而使藝術落後的中國，讓梅蘭芳尙小雲……一流的人物，在戲劇界露頭角呢！

那時的李叔同先生，已經寫得一手好字，做得很高超的詩歌與詞曲了。據法師的好友夏丏尊先生說，他對於書法篆刻，靡所不精，在書法方面，平居雞鳴即起，臨寫古代金石鐘鼎，過眼便能神似；而最得力的就是北魏的各種碑帖，如張猛龍，張黑女，始平公……等；以及秦朝李斯所寫的小篆如泰山石刻，嶧山刻石等；至於古代的文字如石鼓文及吳時的天發神讖碑等，都是造詣至於絕頂，所以他的書法，早年於海外，已能使洛陽紙貴了。

二　獻身於革命及教育的時代

法師於歸國後，那時正是中國民族革命思想最澎湃的時代，富有革命思想及熱血的他，遂加入當時的文學革命機關——南社，努力鼓吹及喚醒國人的民族精神了。當日先烈陳英士先生創辦太

平洋報於滬上，法師被聘爲文藝欄的主編，他所刊行的詩歌，小說，金石，篆刻，……都足以風靡一時，且爲時代及文化的前驅，所以至今在南社的詩文詞集中，都曾留着他的名作。讀者如嫌南社的詩文集卷帙太浩繁，難於檢尋，并且法師的筆名又特別多，如李凡，李惜霜，李息，黃昏老人……都是可參看南社巨子胡樸安先生的南社叢選，就可以得到一點梗概。我想大家都曾讀過風行一時的，曼殊大師的著名小說斷鴻零雁記罷？那正是弘一法師任編輯時所刊登的呢！想不到他們兩個人，在未來的高僧傳中，可以同佔着相當的地位啊！這實在是不期而遇的巧緣！

法師除鼓吹革命而外，還努力教育工作，他在杭州兩級師範任藝術教師有七年之久，所造就的人材也特別多。記得他的老友姜丹書先生（也是藝術界的老前輩）曾說，弘一法師有絕大的魔力，當他做教師的時候，他能夠使他的學生醉心於他所教的功課，如今已經成了名家的，如音樂家劉質平，李鴻梁（曾來集美任音樂教師），金咨甫……等漫畫家豐子愷，及古文學家黃寄慈（現任奉化溪口武嶺學校國文講師），蔡丏因（在世界書局當編輯）新文學家曹聚仁……等，都是那時杭州高師的學生，及出家後他的學生之中也有些學他出家的，如天台山國清寺的蘊光法師，（俗姓陳名顎，曾在廈門大學文學院畢業）至於閩南的出家人中，拚命跟他學習戒律的，也大有其人，可見法師人格感化力的偉大。

那時候他的生活很忙，因爲他還在南京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藝術敎師，在國內他的確是一位名敎師了。

讀者們此時假如閉目靜想，一定以爲法師所過的生活，如此地摩登，也許疑心到他的行爲，是十分浪漫罷？其實不然。他身任京杭的敎師時，已經是過着嚴肅的生活了。這正是他出家後學律的先導，他每天的生活，聽說非常簡單，且於嚴冬的時候，也實行冷水浴。他未出家時候的生活如此，這是一般人所夢想不到的啊！

三　飄然動出世想

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緣，大家都是莫明其妙的，他的老師蔡元培（曾提倡美術代宗敎之說）及國內名人如吳稚暉，葉楚傖……以及他的朋友學生，如夏丏尊，豐子愷等，都是莫明其妙的。

去年春間，因爲越風雜誌社的編輯黃萍蓀先生要出杭州的專號，寫信來請弘一法師將他在杭州出家的因緣寫出來，但是法師因爲精治梵典，未得空閒，且不便再入世諦文字因緣，那時適我因爲廈門大學的學程尙未結束，也寄居在南普陀寺內，而法師則在寺前的功德樓上。於是法師便命我於星期日的時候，到他的樓上去，由他親口述當時在杭州出家的經過，由我筆記，再經過一番整理，以應越風之請。於是當春假的某星期日，我便到他的樓上去，兩個人對坐着，我集中注意力聽他的敍述，而

一方面筆頭忙着在動，於一小時餘便將他的出家因緣敍述完畢了，可是不幸因杭州淪陷，越風社雖然曾出了預告的篇目，至今連那篇經過法師删改的舊稿也不知流落何處，此處所述，不過大略而已。

法師說，他在杭州空閒的時候，每喜歡到錢塘門的景春園樓上喫茶。而且常常和他的朋友夏丏尊先生同去。有一回，因爲校裏面請了一位名人來演講，法師也覺得所謂名人也者，確是討厭的東西，於是便和丏尊先生到西湖喫茶去，他們坐談得無聊的時候，看見有一僧迎面走來，夏先生很稱贊他的風度，法師聽了之後，頻頻點頭，於是飄然動出世之想。據法師說，這是他出家的一個遠因。

但近因究竟如何呢？因爲有一回他看到日本的某一種雜誌中，有一篇治療神經衰弱的方法，以爲絕食可以得到全愈的治療，於是法師便毅然要試一試。

既下了決心，還要揀定地點。須比較幽靜的方好，於是就託朋友尋覓，結果擇定虎跑寺作爲絕食的場所了。

在暑假的時候，他囑校役替他挑了一肩行李，到虎跑寺去實行絕食，想不到絕食的方法給他實行了，而出家的因緣也隨之而生，因爲他每天和那些出家人在一起，覺得他們的生活很有意味，而且其中有位年紀很老的，常常勸他讀佛經，於是當他回到學校教書時，便精修佛法。這樣過了一學期，到了來年暑假決然辭絕親友的勸阻，讓一位校役幫他挑着行李投奔虎跑寺去清修，但還沒有說明立

刻就要正式出家。

起初他說要把出家人的生活先來試幾個月看看，然後再正式地穿和尙的服裝。在虎跑寺住了一個多月，到底正式出家了。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師的出家，卻引起情魔來纏繞了。他的日本太太攜着幼兒，從南京趕來，要來和他會面。但是鐵石心腸的他，連會面的因緣也拒絕她，她沒有辦法，只好再三地懇求，說他的愛兒也同來見他。可是他更表示堅決，吩咐通報的人，請對她說，把他當作害虎列拉病死了一樣，一切家庭的事，從此不過問了。她知道他信仰宗教的熱情，已達於極點，只好攜着愛兒北上天津，交給他的家屬，然後自己凄然東歸，以成就他的道業。

法師自出家後，卽精治梵典，律己甚嚴，一切都依着佛的遺制而行，在近代的僧伽中，算是最卓越的高僧，幷且從此也不談藝術了，逢人但勸念佛。而他自己卻在積極地研究及整理梵典，十年來埋頭苦幹的結果，把佛教中的律宗，重興起來，而成爲律宗唯一的代表人。他的巨著四分律戒相表記一書，實在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因爲他簡直把佛教的戒律，用圖表或圖解畫起來，完全藝術化起來了。此書成後，他的行蹤卽飄忽無定，到處參方禮佛，朝拜名山，和尋常的雲水僧無異。

四　與閩南的緣

弘一法師與閩南人特別有緣。他於十年前同尤惜陰居士要到暹羅國去，經過廈門，因病暫時獨留在南普陀寺內。又往南安的小雪峯住了很久，才回溫州去。這是他第一回來閩南。

第二回來時，是住在閩南佛學院的小樓上。那時我在廈門同文中學念書，也是寄宿在南普陀，每天和他在一起喫飯，上學時也常常碰到他在三門街外散步；或拿着拐杖穿着溫州草鞋到街上去。我對着他只是合着掌以示恭敬而已；而他也笑顏可掬地回着禮。那時我已知道他是一位藝術家來做和尙的。而在民鐸雜誌中看到他所寫的篆字，尤其使我十年來的印象，還沒消滅，因爲我深深地愛好那種瘦瘦的古篆。

此後他又在小雪峯及太平巖住了好些時候，於夏初，再返溫州。

第三回是民國二十一年來的。從那年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去過。

這一回他的事蹟很多，現在且擇幾件來說。

當癸酉年小春的時候，他曾坐車經過南安西門外，在那潘山的路旁，矗立着晚唐詩人韓偓的墓道。他看到了，驚喜欲狂，對着這位忠烈的愛國詩人，便十分注意起來。

他與韓偓很有緣，而且很佩服詩人的忠烈。因爲韓偓於唐末避地來閩，依王審知，被館於招賢院中，而終其身，那種遭着亡國的慘痛，而不願甘心附逆，耿耿孤忠，可與日月爭光，所以唐史稱他爲唐代

完人。我們的法師，更想要替他立傳，以旌其忠烈了。

經了一年後，他搜集了許多的參考資料給我，囑我爲詩人編一部傳記。我經過二三年的搜集，便於去年把傳記完成。不幸於滬上戰事起時，開明總廠被焚，而正在排校的稿件，也燬於火了。

法師說，也許因爲對着韓偓讚美太過了，所以遭着不幸呢！因爲他在韓偓的傳中曾有一章香匳集辨僞，用十二分的考古癖，把香匳集證明是僞作，而說韓偓決不是做香匳詩的人，因此把韓偓在文學史上做着唯美派的總代表的地位推翻了，難道韓偓不起來反對嗎？（因爲佛教徒是相信有靈魂的。）所以囑我從新編纂，再謀出版，以慰忠魂，這實在是一件值得記述的趣事；又何況因此而引起泉州老進士吳增的關心古蹟，發心向黃仲訓募捐，而來修葺韓偓的墓呢！（墓在南安三都葵山之麓。）

法師一向的態度，都是閉門自守，喜歡在禪室中度着學者的生活，幷不喜歡大吹特吹，到處像要人一般會客，演說，講經，赴宴……的。而且他的字，也是難以求得到的。可是這一回他到泉州來，單就法書來說，所寫的不下千餘件，而講經，赴宴，也不計其數，這確實與我們南方有特別的宿緣不然爲什麽在從前他的老師蔡元培要會他，尚且拒絕不見，在滬上有友人以百金求他書一尺書，他也不答應呢？（這些逸事曾載於南社叢選及其他雜誌。）所以我也深深地爲閩南人慶幸！

法師這一回在泉宏法，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因爲向來和尚的講經說法，那裏會引起廣大的羣

衆的注意呢！

他於泉州講畢之後，又應惠安諸佛教徒之請，前往宣講，那時我也跟他去，於最後的一天，我到圖書館裏面去無意中於螺陽文獻中發現了一首韓偓在惠安所作的逸詩，這一首在全唐詩，韓偓的集中幷沒有收入，我抄錄給他，他卽時戴起眼鏡來披誦之餘，證明說是韓偓所作的無疑，因爲詩格的高超與忠憤，都可以斷定是孤臣亡國後的悲歌，詩曰：

微茫煙水碧雲間，掛杖南來度遠山。冠履莫教親紫閣，衲衣且上傍禪關。青邱有路榛苓茂，故國無階麥黍繁。午夜鐘聲聞北闕，六龍繞殿幾時攀？

這一首詩是韓偓當日遊惠安的松洋洞而作的。法師獲得此詩，更十分地歡喜，歸泉後，卽時手錄此詩，成一中堂，做我們遊惠安的大紀念。

隔了幾天，昭昧國學的李鈺先生來，他又歡喜地告訴李先生說他在惠安獲得此詩，而李先生也逸興大發，請他於隔日往遊南安的名勝，及東晉時代建立在九日山的延福寺。

九日山是詩人韓偓常到的遊蹤之一，他得着這個機會來登臨弔古，更無限地高興，而我以前於做韓偓評傳時，也曾把九日山的名勝，寫了一章，把那中唐時代做過宰相而被貶爲泉州別駕的姜公輔，及那避天寶末年之亂而曾隱居的詩人隱士秦系，敍述了很多他們在九日山的逸事，以及韓偓也

被謫而流寓於此的事蹟及贈九日山僧的詩，談得很多，現在得伴着一代的藝人，而且是已經披了袈裟，後梵行高遠的大德，同臨名勝，登高士峯，弔姜相墳，怎不大感興奮呢！法師在山中又頻頻地對我們說他與韓偓不知道有什麼宿緣，一提到韓偓的名字，他都無限地歡喜的！

法師不久即離泉返廈，又將往閩都宏法，我深深地祝他杖履穩健，於宏法之餘，多臨名勝，足蹟到處，雪泥鴻爪，留作後代憑弔的資料，而光榮吾閩的名勝！

餘響

法師在閩既久，景仰者衆，但是他的生平事蹟，知者蓋鮮，而他也不喜歡談往事，所以無從知道得詳細！因爲他覺得過去的俗事，沒有攀談的必要，假如談了，反而打擾着他清淨的道心。他的態度一向如此，所以有時連他家庭中的來信，也遭他的拒絕。他那偉大的人格及梵行的高超，在近代的僧界中，算是數一數二的了。

弘一大師在白湖

亦幻

弘一法師在白湖前後住過四次，時隔十載，詳細我已記不起來。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後的來去，亦多在春秋佳節。他因爲在永嘉得到我在十八年冬主持慈谿金仙寺的消息，他以爲我

管領白湖風月了，堪爲他的煙雨同伴，叫芝峯法師寫一封信通知我要到白湖同住。隔不多久，他就帶着他的小籐篋，華嚴宗註疏，和道宣律師的很多著作惠臨。我見到他帶來的衣服被帳，仍都補衲成功，倒并沒有感覺什麼出奇或不瞭解。這犬儒主義式的行脚僧的姿勢，我在廈門已司空見慣了。只是這麼老也孑然一身過雲遊生涯，上下輪船火車，不免不便，我心中曾興起不敢加以安慰的憂忡。

我現在畢竟記不清楚了，清涼歌集與華嚴集聯三百，是那一本先在白湖脫稿的。我只記得他常對我稱讚芝峯法師佛學的淹博，要我把清涼歌集寄給他作成註解合并付梓，想利用善巧方便來啓迪一般學生回心向佛，而種植慧根。現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清涼歌集後附達恉一篇，就是芝峯法師的手筆。

弘一法師此時的工作，我記得好像是爲天津佛經流通處校勘一部華嚴註疏，一部靈芝羯摩疏隨緣記。同時他在白湖所研究的佛學，是華嚴宗諸疏。每日飯後，必朗誦普賢行願品數卷回向四恩三有，作爲助生淨土的資糧。法師是敬仰蓮池澫益靈芝諸大師的，我揣想他的佛學體系是以華嚴爲境，四分戒律爲行，導歸淨土爲果。我與他居隔室，我那時眞有些孩子氣，好偷偷地在他的門外聽他用天津方言發出誦經的音聲，字義分明，鏗鏘有韻節，能夠搖撼我的性靈，覺得這樣聽比自己親去念誦還有啓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無疲容。當時我想起印度的世親菩薩本信小乘，因聽到他的老哥——

無著菩薩在隔室誦華嚴十地品就轉變來信仰大乘的故事，我眞想實證到，六祖大師聽到人念金剛經澈悟了向上一著的功夫！我那裏曉得我會沈淪到此刻還是一個不能究通半點己躬下事的愚人，慚愧介我不敢思想去敎化什麼人。

是年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靜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弘師恆當着大衆哽咽泣涕如雨，全體聽衆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後來我才知滚熱的淚水是他追念母愛的天性流露，並不是什麼人在觸犯他傷心。因爲確實感動極了，當時自己就寫了一張座右銘：「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癡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附上的按語是「庚午十月居金仙、侍靜權法師講席，聽地藏菩薩本願經，深自悲痛慚愧，誓改過自新，敬書靈峯法訓，以銘座右。」我平生硬性怕俗累，對於母親從不關心，迨至受到這種感動，始稍稍注意到她的暮年生活。中間我還曾替亡師月祥上人撫慰了一次他的八十三歲煢獨無依，晚景蕭條到極點的老母。弘師對我做過這樣浩大的功德，他從沒有知道。

胡宅梵居士的地藏經白話解，就在弘一法師的指導下編寫成書的。我想天下必定有許多如我之逆子，會被這部通俗註解感化轉來，對於劬勞的母親孝敬備至。靜權法師曾發誓以後專講地藏彌

陀兩本經，我希望到天台山去請他講經的人，能夠永遠體達這二位大師的宏法志願。佛教本是以感化社會爲責任，現代登座談玄的大德，徒涉博覽，落於宋學漢學家的空泛窠臼，實是失卻佛教本來面目，應得迅速地來改變他們的作風。

經筵於十一月二十日解散，時已雨雪霏霏，朔風刺骨地生寒。白湖凍冰厚寸許，可以供人賽跑，文字上工作什麼都做不成功了。弘一法師體質素弱，只好離開白湖，歸永嘉的「城下寮」去。我送他坐上烏篷船過姚江，師情道誼，有不禁黯然的感傷。此別直至明年春光嫵媚的三月，他始由甌江返抵白馬湖的法界寺和晚晴山房兩處少住，旋歸白湖。贈我紹興中學舊友李鴻梁他們替他攝的照片與剪影多幀。那時他的著作是靈峯大師的年譜。後來他在現代僧伽上看到閩院學生燈霞，發表一篇「現代僧青年的模範大師」就是捧出一位蕅益大師的道德學問，足爲現代青年僧的模範。他對此文認爲滿意，因此那篇年譜便沒有寫完。後來編選蕅益大師的言論成一冊寒笳集，或許就是這工作的變相了。

那一年正是弘一法師五十歲。有一天他在談笑中說到春天在上虞白馬湖的晚晴山房——是朋友醵貲造給他住的一座樸素別墅——春暉中學師生聯合經子淵夏丏尊諸先生要爲他舉行祝嘏，他在被包圍之下，就出個題目，要大家買水族動物放生。他說他事後回思起來倒還怪有趣。我順着

這話畢，就要求他在我們白湖留個紀念，他呆上半晌說：「這樣吧！趁這四衆雲集聽經的機會，我們就在大殿裏發個普賢行願吧！」當時那張發願的儀式單完全出於他的精心結構書寫，我保管了許多年，今亦散佚。那時我只有二十八歲，諸位法師强要我站在主持席上搭起紅祖衣領衆大殿兩邊站着靠兩百個四衆弟子，東序靜安長老任維那，西序靜權法師炳瑞長老爲班首，弘一法師卻站在我的背後拜櫈上，要跟着我頂禮，顛之頗之，好像新求戒弟子，叫我只是面紅耳赤地赧然發寒怔，流冷汗，覺到長老們亦會滑稽。午餐，我還清楚地記着，諸位法師圍坐在一桌喫飯，因爲是罕遇，反把空氣變得太嚴肅了。胃口一點都勿開，沒有把菜喫完就散席。我統計這次的聚餐，說話只有寥寥兩三个請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動作，倒有數十次之多呢。故我無以名之，會名之爲「寂寞的午餐」後來弘一法師責怪我不應該這樣鋪張的，我想囘答他：「你不知一般和尙的習慣，是做過功課必定要喫的！」但我耐住未發聲。

弘一法師在白湖講過兩次律學。初次就在十九年經期中，所講三皈與五戒，課本是用他自著之五戒相經箋要，講座就設在我讓給他住的丈室，他曾給牠起名爲「華藏。」書寫篆文橫額。下面附着按語：「庚午秋晚，玄入晏坐此室讀誦華嚴經，題此以誌。」因爲偏房說法的緣故，只有桂芳，華雲，顯眞，惠知，和我五人聽講。靜權法師很懇切地要求參加，被他拒絕了。第二次是在廿一年的春天他突然從

鎮北的龍山回到白湖，說要發心教人學南山律，問我還有人肯發心嗎？我欣悅得手舞足蹈，就以機會難得，規勸雪亮良定華雲惠知崇德紀源顯眞諸師都去參預學習，我自己想做個負責行政的旁聽生，好好地來辦一次律學教育。有一天上午，弘一法師邀集諸人到他的房內，我們散坐在各把椅子上，他坐在自己睡的牀沿上，用談話方式演講一會「律學傳至中國的盛衰派支狀況，及其本人之學律經過。」後來就提出三個問題來考核我們學律的志願：（一）誰願學舊律（南山律？（二）誰願學新律（一切有部律？）（三）誰願學新舊融貫通律？（此爲虛大師提出，我告訴他的。）要我們塡表答覆。我與良定塡寫第三項，雪亮惠知塡寫第二項，都被列入旁聽，只有其他三人因塡寫第一項，他認爲根性可學南山律，滿意地錄取爲正式學生了。

這團體有否什麽名稱我忘記了。教室是他親自選定在方丈大樓。因陋就簡到極點，沒有作任何之佈置，僅排列幾張方桌成直線形，髣髴道爾頓制的作業室。他每日爲學生講述四分律二句鐘，學生一天光陰，都熟讀熟背來消磨。他又禁止人看書籍報章，並且大小便等亦須向他告假，我因爲主持白湖未久，百務須自經心，沒登樓恭聞。聽說只講到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就中輟了，時間計共十五日。中輟的原因是什麽？和他爲什麽要自動發心講律？原因我一點不明白。據我的推測，他是爲一時的熱情所衝動，在還他的宿願而已。

這講座亦曾訂過章程，但經弘師半月之內，三改四創，竟至變到函授性質，分設於龍山白湖兩地，倒有些像流動施教團的組織，可是仍只存個名義。崇德華雲二生，奉命移住龍山半月返白湖，云是復有別種原因弘一法師要走了。

寫到此處要浮起我更沈痛的回憶。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師想在距離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創辦南山律學院，我應主持桂芳和尚之約，同赴上海尋找安心頭陀，到一品香向朱子橋將軍籌募開辦費，當得壹千元由桂芳和尚擔甬。因為這大和尚識見淺，容易利令智昏，樹不起堅決的教育信念，使弘師訂立章程殊多棘手。兼之南山律學院，弘師請安心頭陀當院長，因為他到過暹羅，他在滬來信堅決要仿效暹羅僧實行喫鉢飯制度，說是朱子橋將軍他們都歡喜這樣做，這更使弘師感到注重形式的太無謂，故等到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敗了，弘一法師亦已喬遷寧波佛教孤兒院。現在白衣寺的頭門前，還掛着一塊弘師自己寫的「南山律學院籌備處」招牌，就是那個時期的歷史產物。關於這件事，我曾與岫廬合寫過一篇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發表於現代佛教上誌痛。所以我上面說弘一法師第二次回到白湖講律的動機，全出於還願性質，在教育上無多大意義，乃指此事而言之。

弘一法師移住龍山，這時係屬第二次。他與龍山伏龍寺的監院誠一師認識，為我介紹，初次去時

記由胡宅梵居士送去的。這會復往宿止的重大原因，或許就爲每日講律使他感到累贅，不能如向之悠然可爲自己工作。若說學生們還有什麼使他認爲行爲有缺點，這未免太失察。我已述說過，學生他們甚至於大小便都不能自由行走，封禁書報不准翻閱，這些條件都能做到實行二週了，誘而敎之來彌補知識的貧乏，應屬有望。

弘一法師究竟爲什麼又來一次退心律學敎育呢？不久的後來，他寄給我一封很長的信，大意是要我澈底地來諒解他的過犯，他現在已感到無盡的慚愧和冒失云。并且說他在白湖講律未穿大袖的海青，完全荒謬舉動，違反習慣，承炳瑞長老慈悲糾正，甚感戴之。這些話我知道他得自龍山海印師之舉似，但確實出之於炳長老之口。「宏法各有宗風，法師胡爲而歉然」呢？我這麼寫信答他。

弘一法師要朝我懺悔，現在始明白知道全爲了一點讀書方法問題。事情是這樣的：他要我圈讀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并囑我以分科判工作，雖然不是十分正式，但我對他的話句句擬實行的。我一向讀書浪漫的色彩很濃郁，有如漫遊名山勝境，隨處會流連忘返。所以我常拿着一本中國哲學史，一年半載讀不完一本西洋哲學史或文藝思潮，我會痛恨原作在中國翻譯得實在太少了，叫我讀起來枯燥寡味，老是東採西找補充讀物，不肯隨便放過。現在我最贊成讀書要先讀外國文的主張，意思是表示我在武院跟過名敎授陳達，史一如諸先生，讀英日文功課，因爲貪懶，此刻做學問工具不夠精神

上有無限的痛苦，想以這心領身受的刺激，來警惕朋友。

話回到讀書問題上來說：靈芝大師資持記本爲疏釋道宣律師的行事鈔之作。如訓詁家之解經，有時把行事鈔的文義支離破裂得端緒紛披，雖然淹博，初學讀之很難引起盎趣。但弘一法師因爲過於崇拜他了，禁止我們拿鈔來讀，反使我們時興「數典忘祖，多岐亡羊」之感。我禁不住學律反而要來破戒，到他房內攜出行事鈔參閱；啊！這舉動引惹他不滿了。善知識的教誡，理由純粹出於熱望學人的深造，我是爲求知而研究學問的，我敢回口什麽嗎？我很喜樂地把那本書仍庋藏到書櫥，決定用加倍的腦力來實驗法師的嚴峻教授法效率，決定以深入來報答法師誨人不倦的殷勤！經過這教訓起，我已能坦然寧心地仔細翻覽南山各種鈔疏了，我現在對律學能略略懂得一點，就得力於此時。我能夠澈底認識佛陀對弟子的慈悲，與哀愍弟子的苦衷，願堅決地爲中國佛教整理而奮鬥，做一個忠實的佛教徒，也在此時才志願堅韌起來。他爲我做過這麽大的功德，他那裏會知道。

所以，當他寫那封信來時，我告訴他我已不是黃口小兒了，我沒有半點覺得你有對我不起之處。我以後更想受到你大善知識手中的惡辣楗椎，希望你永遠不嫌我的愚蠢，好好地教育我成材。而我一句未分辨到上次爲什麽有這叛逆行爲。

弘一法師在房中教我讀律部著作，我總坐在他的坐椅上，他自己卻拿另外一把椅子坐在我的

左邊，要我逐字逐句，義意分明，音韻平仄准確地，從容緩慢地先來讀一遍，然後他講給我聽。這種好似良師復好似嚴父的教育，我恐怕自此再不會有機會受到，我想到這裏，眞眼酸欲淚。平常我們寫信給師長輩說「長坐春風，」說來似乎甚容易，其實天下究有幾個人能夠受到這種愛的教育呢？

弘一法師好欣賞每本著作的文字。據我的觀察，他的興趣是沈溺在建安正始之際。對於詩亦一樣。不過他不喜歡尖豔，他好陶潛和王摩詰一派的沖淡樸野。他有一冊商務國學叢書本的右丞詩，曾用許多圈點，并且裝上一個很古雅的線裝書面，給人猜不出是什麼書，而且常和那本長帶身邊的古人格言在一起。我想魯迅翁亦很好六朝文學，如他抄編的那本古小說鉤沈，弘師見到必很高興。這是一本魯迅翁在北平紹興會館時代修養文學而抄集的書，待等吶喊出版受到中國文化界熱烈地歡迎，不得不把作風就此改變。而弘師呢？他出家後第一部著作，是仿效道宣律師的文字寫成之四分律戒相表記。這書出版後，頗受到世界佛學家之稱許，（如日本文化界接到這書後，寄回的謝啓有數十種，今都保存在白湖）所以他不肯把寫作的工具輕易掉換，就越發沈溺於魯迅翁初期之所嗜，不欲自拔。他們兩個在文學上的天才，大抵不相頡頏，不同處就在於轉變問題。

有一次弘一法師突如其來地問我，「道宣律師的文字好處在那裏？」我那時欣賞文學的能力很低，批評文學的詞句又沒有，我偶然勉强地說出一個「拙」字，又恐不大妥當，連忙加上是幽澀意

義的解釋，他便說「你讀南山道宣律師的著作進步必定會很迅速。」現在我曉得他是在誘導我。

總之；我們從弘師本身看起來，他那時的生活是樸素閒靜地講律著作寫經，幽逸得無半點煙火氣。倘使從白湖的天然美景看起來，眞是杜工部詩上的：「天光直與水相連」中間站着一位清癯瘦長的梵行高僧，芒鞋藜杖。遠岸幾個僧服少年景仰彌堅！

弘一法師在閩南

陳祥耀

三年前，我在溫陵梅仁書院念書的時候，有個住居承天禪寺底方外同學傳如師，他寄宿在寺中的功德樓上，每天下午放學，我老是跟他上功德樓去聽晚鐘，看夕照，從晚鐘夕照底餘音餘彩中，我聽到了晚晴老人的名字，看到了晚晴老人的書畫篆刻，漸漸地使我明瞭在小學時代所看葉紹鈞所作的兩法師中的「清癯的臉頷下有稀疏的長髯」的老和尙是什麼人了呀！「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吾從此愛這個老人，也從此愛起老人的名字「從古繁華春世界，朝陽不及夕陽紅。」夕陽的霞影，老人的丰彩，眞是宇宙中一線最寶貴的光輝呀！

就是隔年的春天，這位渴想見面的老人，竟如流水行雲，飄然莅晉。聽說他這回到泉州，已是第二遭兒，可是卻特別打動泉州人士的心弦，集中泉州人士的視線；因爲法師這回對泉州人士特別改變

態度，特別廣結法緣，破例爲泉州人士寫許多字，說許多法，甚至居然肯赴幾回宴；但不久以後，法師依舊深居簡出息影於古寺之中了。現在讓我把耳聞目見的法師蒞晉以後的生活梗概，奉告於一切關懷法師近況的人們。

法師初到泉州，住居承天禪寺，即起首講普賢行願品全部，講畢再往開元寺續講他種經典，聽衆大半爲僧徒居士，在學生界中我可說是常常出席的一個。這時，我才開始看到法師的風範，聽到法師的聲息，這時法師的幾根髭鬚，已經剃掉，他神色的安詳，態度的謙虛，聲調的鏗鏘，風骨的瀟脫，有肅然可敬之容，有盎然可親之相，是莊嚴？是慈悲？是親切？是和善？什麼是佛化靜修深養的境界？什麼是藝術陶情適性的功夫？什麼是眞機？什麼是化境？什麼是悠然澄遠的表現？我從法師身上找到了些什麼呢？我找到了這些。

後來我校老師李幼巖，汪照六，顧一塵諸先生，都去拜訪法師，李先生跟法師到南安九日山下去憑弔詩人韓偓之墓，汪顧二先生一同皈依法師做在家弟子，因此法師與我校尤有深厚的因緣，在一天黃梅細雨的星期日上午，法師特赴我校之約，到梅石院中演講，題爲佛敎的源流和宗派，由我擔任記錄，講畢在我校圖書樓喫素餐，并題圖書樓以「無上淸涼」四字。那天法師對這一羣天眞無邪的學生講話，似乎比較興奮，不時含點微笑，我在隨聽隨寫的忙不開交的當兒，也不會忘記舉頭看看法

師的表情，呀！當法師在形容釋迦佛出家的動機的時候，那種暫時提高嗓子；輕輕挺起胸部，微微開着笑眼的歡欣忘情的神氣，是多麼的有趣呀？時至今日，法師應該不自記得吧？我呢？老是深深地印着呀！

不久以後，法師即離開泉州，到惠安安海各地去宏法，性常法師所記安海法音錄（此稿曾在泉州刊印）即法師當時演講之一班；冬間法師復再返居泉州承天寺，他回泉數天的一個下午，我於放學時跟如師到承天寺去，如師無意中提起他想看看法師而不敢進去的話來，我遂極力慫恿他，因為我很想把前回所記法師的講稿，送給法師修正一下，有了這個理由，如師便替我向法師說明來意，經法師答應，我立刻向如師借了一個校鈕，把一個無扣可扣的扣子扣好，整齊整齊一下武裝，拿着講義夾，匆匆忙忙地走向法師房裏親炙去。法師是藹然長者，笑容可掬地招呼我們，答應我請他修改稿件的要求，同時允許我們明天在寺裏跟他合攝一影。那時我才十七歲，一片孩子氣，跟法師談話，三句面紅，二句心跳，法師卻善體人意，時時引動話頭，使我少解局促之情。拜辭出來，一抹斜陽，淡淡地作橙黃色，掩映於法師房後的蕉陰牆角，正是一個大好晚晴天氣。

再隔數天，法師又在承天寺和他一班佛教養正院的生徒作一次公開談話，法師眼見養正院的生徒們，由幼少而長大，撫駒策驥，不禁感平生於疇昔，追思以往，撫念將來，幷自檢討當時的生活，遂立意要再屏除酬應，閉戶念佛，驚惕自己，且寓激勵後學之深心，在他座後壁上，復懸其手書「念佛不忘

救國，救國不忘念佛」之中堂一幅，勉諸佛教徒對宗教國家二者，應有同深愛護的熱忱，這一次談話，法師撫今追昔感時傷亂，也不免有如輕煙縷縷的悲哀情緒的浮起，所以時有吁嘆之聲；只有當他在說：「……有的時候，我想想自已好像是禽獸，又好像不是禽獸……」一段話，也許自已覺得想入非非的可笑吧？才露出一點笑意，最後他就引用龔定盦的「未濟終焉心飄渺，萬事都從缺憾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的一首絕句來結束談話。起句他已不能記得，只念出後面三句，因此瑞生法師的記錄，也就空着前一句，（此次演講，由瑞生法師記出付印，題爲最後之××）龔詩最饒韻致，本來讀時就會「心飄渺，」就會「餘情繞，」況經法師用感嘆的調子引用出來，自然更覺得弦外之音，不絕如縷了。

從這一天起，法師遂實行其「屏除酬應，閉戶念佛」的生活；翌年春天，始乘車入居永春毗峯山下的普濟寺，自是而潛形息影，一味精修律學。聽說到永春後，法師的身體比較不大安適，外地遂譁傳法師辭世的消息，當時泉州開元寺的廣義法師，即囑我撰文投寄宇宙風，報告法師在永起居的情形，以免外地人士的誤會，我一再挨延，遲至今天始克拉雜寫這些以應覺音社「弘一法師六秩紀念特輯」之徵。

初，法師在泉，爲泉州人士寫字不下數百幅，大都書寫經句，字數較多，費力亦大。入永後，凡有求者，

概書一「佛」字以應：這一個難寫之字，法師寫得挺好；所謂一字抵人千百，結構極嚴整，線條極生動有力。這兒吾似乎有把自己對法師的書法的觀賞的一點意見提供的必要。法師早年臨古墨蹟，人莫不知其能得古人之神髓；近年獨創一格之法書人亦莫不知其有不食人間煙火氣象；然能深刻體會，確知其功夫苦切處，確知其精神結集處，則未多見。法師近來所創書體之演進，吾從其作品上觀察，似有三階段在：其初由碑學脫化而來，體勢較矮，肉較多；其後肉漸減，氣漸收，力漸凝，變成較方較楷的一派；數年來結構乃由方楷而變爲修長，骨肉由飽滿而變爲瘦硬，氣韻由沈雄而變爲清拔，冶成其戛戛獨造的整個人格的表現的歸眞返樸超塵入妙的書境。其不可及處：乃在筆筆氣舒，筆筆鋒藏，筆筆神斂。寫這種字，必先把全股精神，集於心中，然後運之於腕，貫之於筆，傳之於紙，其發於心也，爲心澄，爲神住，故其作爲字也，有一種斂神藏鋒之氣韻，心正筆正，此之謂矣，與信手揮灑，解衣磅礴者，又自不同也。有法師之人品，有法師心靈修養工夫，有法師書畫天才，故有法師那種清氣流行線條俊蕩之書法。此蓋自個人平日體會揣摩之所得言。若以個人前年所費兩星期臨摹法師的書法的知難而退的經驗論：則法師之字，最難寫是每筆收筆的一刹那，收筆時能夠學得到法師之斂神藏鋒工夫者，其人可謂得此道三昧矣。總之，其氣韻之生動，在線條之俊蕩，線條之俊蕩，在氣力運轉之得宜，氣力之運動，在心靈靜定之有方，由靜心而運氣，而行筆而線條俊蕩，而氣韻生動，而精神顯露，字之精神，即出於人之精

神也，故不能學其用心而欲學其用筆者，終徒費其學也。法師近來寫「佛」字，其線條更生動得有韌性，我用「韌」字來形容大家也許疑爲生疏，其實我自己認爲是再適宜沒有的形容字，夫古人之見門蛇而草法大進者何耶？蓋蛇一門則頭頸間力量所運之處，一伸一縮，胥爲線條活動的表現，胥爲線條氣韻的表現，胥爲線條韌性的表現。法師老年書法，根脈愈來愈韌，愈有柔而堅之力量，尤不徒吾前邊所論骨清神秀已矣。是亦夕陽絢爛黃昏最好之一徵象也。

最近，我們的老法師便有遷居南安靈應寺的可能，不久的將來，法師總有再來泉州的一天，可惜那個時候，我大半會暫時離開我十年在牠懷抱中的古城——泉州。那末我將何時再見法師的丰彩呢？祝福！在這南國豔陽的秋之霞影中，讓我祝福法師的安好。

弘一律師在湛山

火頭僧

百花盛開的暮春時節，——也可說是「花枝春滿」吧——濱海一隅的青島，因了氣候偏於春長的緣故，還時時有一種寒氣襲人，所以在本地居民身上仍然離不開袷衣：這時大概是三月底吧，某一天的上午九點，弘一律師坐的船到了；湛山住持倓虛法師，疾忙帶着道俗二衆，預先到碼頭去迎候。寺中剩下的全體大衆，都披衣持具，分列在山門裏兩旁，一齊在肅立恭候着。——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不大工夫，飛馳般的幾輛汽車，嗚都的開到近前；車住了，車門開處，首先走下位精神百倍滿面笑容的老和尚，我們都認的，那是倓虛法師；他老很敏捷的隨手帶住車門，接着第二位下來的，立時大家的目光一齊射在他身上；他年近四十來歲——其實五十八歲了——細長的身材，穿着身半舊夏布衣袴，外罩夏布海青，脚是光着只穿着草鞋，雖然這時天氣還很冷，但他並無一點畏寒的樣子；他蒼白而瘦長的面部，雖然兩頰頦下滿生着短鬚，但掩不住他那清秀神氣和慈悲和藹的幽雅姿態；他，我們雖沒見過，但無疑的就是大名鼎鼎譽滿中外，我們所最敬仰和要歡迎的弘一律師了。他老很客氣很安詳不肯先走，滿面帶着笑和倓虛法師謙讓，結果還是他老先走；這時我們大衆由倓虛法師的一聲招呼，便一齊向他問訊合掌致敬，他老在疾忙帶笑還禮的當兒，便步履輕快的同着倓老走過去；這時我們大衆同着衆多男女居士，也蜂擁般集中在客堂的階下，來向他老行歡迎式的最敬禮，他老仍是很客氣的疾忙還禮，口裏連說着：「不敢當，不敢當，哈哈，勞動你們諸位。」

他老隨行來的弟子：傳貫，仁開，圓拙，還有派去迎請他老的本寺書記夢參法師，因此他們攜帶的衣單也顯得很多：柳條箱，木桶，鋪蓋捲，網籃，提箱，還有條裝着小半下東西拿麻繩紮着口的破舊麻袋，一個尺來見方叩盒式的舊竹簍，許多件雜在一起，在客堂門口堆起一大堆；這時我向夢參法師問說：「那件是弘老的衣單？」他指指那條舊麻袋和那小竹簍，笑着說：「那就是，其餘全是別人的。」我很

詫異，怎麼遐他鼎鼎大名的一代律師——也可說一代祖師，——他的衣單怎會這樣簡單樸素呢？噢，我明白了，他所以能鼎鼎大名到處有人恭敬的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不，也得算原因之一了。記得月餘以後的一天，天氣晴爽，同時也漸漸熱起來了，他老雙手托着那個叩盒式的小竹簍，很安詳而敏捷的托到陽光地裏打開來曬，我站在不遠的一旁，細心去瞧，裏頭只有兩雙鞋，一雙是半舊不堪的軟幫黃鞋，一雙是補了又補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這雙新一點；——我不禁想起古時有位一履三十載的高僧，現在正可以引來和他老相比對一下了。有一天，時間是早齋後，陽光布滿了大地，空氣格外新鮮，鳥兒和蟬都在枝頭唱着清脆婉囀悅人的歌，大海的水，平得像面大鏡子，他老這時出了寮房踱到外頭繞彎去了，我趁着機會偷偷溜到他老寮房裏瞧了一下：啊！裏頭東西太簡單了，桌子，書櫥，牀，全是常住預備的，桌上放着個很小的銅方墨盒，一支禿頭筆，櫥裏有幾本點過的經，幾本稿子，牀上有條灰單被，拿衣服折疊成的枕頭，對面牆根立放着兩雙鞋——黃鞋草鞋，——此外再沒別物了；在房內只有清潔，沈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親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清淨和靜肅。

在他老駕到的幾天後，我們大衆求得了倓老的同意，便開始要求他老講開示，待了幾天又請求他老講戒律，他老眞慈悲，一一都首肯了頭一次講的開示標題是「律己」他老說「學戒律的須要

『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學了戒律，便拿來『律人，』這就錯了；記得我年小時住在天津，整天在指東畫西淨說人家不對；那時我還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說：『你先說說你自箇，』這是句北方土話，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眞使我萬分感激；大概喜歡『律人』的，總看着人家不對，看不見自己不對。北方還有句土話是：『老鴉飛到豬身上，只看見人家黑，不見自己黑，其實他倆是一樣黑。』」又說：「何以息謗？曰：『無辯。』人要遭了謗，千萬不要『辯，』因爲你越辯，謗反弄的越深。譬如一張白紙，忽然誤染了一滴墨水，這時你不要再動他了，他不會再向四週澱汙。假使你立時想要他乾淨，一個勁的去揩拭，那麽結果這墨水會一定展拓面積，接連沾汙一大片的！」末了他老對於「律己」「不要律人」兩句話上，一連說了十幾個「愼重，愼重，愼重又愼重，愼重又愼重。」

第二次講律，課本是「隨機羯磨。」這書是南山道宣律師刪訂的，在我們初學戒律的，對這書的名字還算初聞：書的內容是文筆古樸，言簡而賅，原是把極廣繁的文字節略而成，專爲便於開導後學的；所以在講時須極費解說。但他老有手編的「別錄」作輔助，提綱挈領，一目瞭然，講時反覺幷不費難了；假使你只要肯注意的去看和聽，一定會很容易領會的。這書在唐宋以後因爲律宗絕續，已久無人來闡揚講說。據他老說，他老連這次才講到兩次，他老在頭一天開講臨下課時曾這樣說：「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這次開講頭一課，整整預備了七個小時。」我想這全是他老敎學愼重委曲宛轉的想法

使人明白，不肯誤人光陰的緣故吧？他老終於因了氣力微弱，只講了十幾課便停了講，後來由他老的高足仁開法師代座，才把全部講完；接着仍由仁師又講了部四分戒；他老——弘公——後來雖未繼講，但凡關於書中難題，仍由仁師向他老寮房執卷請決，他老是無不很歡喜很敏捷的答覆。直到現在本寺對於隨機羯磨，四分戒本兩部律，能夠常年循環演講，使學者把律條律制熟悉的如數家珍——也可說是家常便飯——這不全是他老的一片遺澤嗎！不但本寺是這樣，就是那些凡在倓老庇蔭下的，像長春般若寺哈爾濱極樂寺等，數目很多的僧衆，都是一體律儀化，他們的制度和本寺是一概相同的。

每逢大衆上課或朝暮課誦的當兒，院裏寂靜無人了，他老常出來在院裏各處遊走觀看，態度沈靜，步履輕捷，偶然遇見對面有人走來，他老必先捷速迴避，表面似像很怕人，其實我想他老是怕人向他恭敬麻煩。他老常獨自溜到海邊，去看海水和礁石激撞，據說那是他老最喜歡看的，假使這時能有豐子愷先生同遊，信筆給繪幅「海上之弘一律師」圖，那眞能有飄然出塵之趣了。有一天晚上，朱子橋居士因悼亡友乘飛機來自西安，特來拜訪他老，他老接見了。同時市長某公，是陪着朱老同來的，也要藉着朱老的介紹和他老見一見。他老疾忙向朱老小聲和藹的說：「你就說我睡覺了。」第二天上午，市長請朱老在寺中喫齋，要請他老陪一陪。他老只寫了張紙條送出來作爲答覆，寫的是「爲僧只

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天氣由炎熱的夏天，漸漸轉到涼爽的秋天，在倓老和我們大衆，箇箇都抱着十二分熱誠期望他老能在本寺長住，永遠作我們依止不離的善知識。但他老的脾氣我們都知道，向來是不循人情的，他要想走，你誰也留他不住；他老在很早的日子，就定下秋八月間的行期了。我們在無法挽留下，只有預備作一番隆重懇切的送行了。他老在未走的半月前，便公開接受人的求書。除了他老送給每人一幅的「以戒爲師」四字外，其餘箇人遞紙求書的紛至沓來。他老一一接受，書寫的詞句多是華嚴經集聯，蕅益大師警訓，總數約有數百份。在將行的前幾天，我們大衆又請他老最後開示，他老說：「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來了，現在我給諸位說句最懇切最能了生死的話，——」說到這裏，他老反沈默不言了，這時大衆都很注意要聽他老下邊的話，他老又沈默了半天，忽然大聲說「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臨上船的一天，我們還是照着歡迎他老的儀式來歡送，當日赴閩迎請他老北來的夢參法師，這時是親身送到船上，他老在和夢師將別的當兒，從挾肘窩下拿出厚累累的一部手寫經典，笑容滿面的低聲向夢師說「這是送給你的。」夢師喜不自勝的攜回展視，是部他老手寫的華嚴經淨行品，字體大約數分，異常恭整遒勁，是拿上等玉版宣寫的，厚累累約有四十多頁。末幅有跋云「居湛山半載，

夢參法師，爲護法特寫此品報之。」下署晚晴老人幷蓋印章。

現在他老上品上生了！遠在北方的晚輩我，起初聽到噩耗，還在半信半疑，後來看到覺有情半月刊，把事都證實了，我才不禁一陣心酸。！唉當代大德一個個相繼逝去人間漸漸沒了明燈，我們衆生的罪業該有多大呢！

弘一律師的修養與感化

達居

一個人的言行，是否能夠影響到大衆——它的反應力底强弱，是因其感化力的大小而定的，而感化力的養成，要靠平常底道德修養。就以文學而言，沒有一部偉大作品不是作者的心靈上修養得來的結晶，研究過西洋文學史的人，都承認但丁以後才有「靈的文學」，老舍——舒舍予先生在漢藏教理院演講的時候，就特別指出中國的作家，缺乏眞正的道德修養，所以很難產生偉大底靈的文學。舒先生是新文學的老作家，他的話是筆者親耳聽到的，他吐出這個意思的時候，態度非常之認眞，誠懇，面部的表情現出無限痛心，他很希望我們佛教裏產生一個和但丁一般的人，救救中國的文學，使它更有靈魂。

從過去的釋迦牟尼佛，孔夫子，但丁，到現在的托爾斯泰，甘地，太戈爾，他們的一言一行，沒有不是

由本身的道德感化力而影響到羣衆，我們細閱這些哲人們的著述及關於他們的記載，就知道感化力的偉大，道德修養的重要。而那些過去聖哲的高德懿行的事蹟已詳載歷史裏，我們不必去翻歷史來證明，現在但舉現代兩哲人來說。

印度當代哲人聖雄甘地，他給統治者的威脅不是飛機大礮，而是不暴動不合作的運動。他的理論，不特影響到認識他的羣衆，讀過他的著述的人，甚至他的敵人，和與他未謀面的野蠻人。李圓淨居士著的「甘地的戒殺主義」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有一次，英國保斯爵士(Sir. S. Bose)同印度邊埵上的野蠻部落說話，他們並未見過甘地的面，然而他們說『現在是打算耕種過活了，已經停止打獵的生活了。』為什麼呢？『因為甘地會說過一句話，不要去驚動森林。』他們的解說，僅僅是這樣簡單而已。他們不過聽了這一句話，就不肯打獵；他們不過聽人說甘地的智慧和好處，而甘地的戒殺主義，就能如此的深入於他們的心坎裏。他們不但從此不打獵，並且從此不殺家畜。他們起頭原想把家畜賣了，拿回點好處；無奈找不着買主，他們寧願犧牲自己的財產，將家畜盡都放了。甘地的崇高人格，連印度邊鄙野民都感化到了。」我當時看了這段記載，不特景仰甘地先生底感化力偉大，同時不相信世間眞有野蠻人！

佛敎最高尙最基本的修養就是「持戒，」佛陀所以能成正等正覺也是從持戒做起，他老人家

訓示我們「以戒爲師，」因爲「戒爲無上菩提本，」「戒爲立道之基，」「從戒生定，因定發慧，」戒定慧圓滿了，就可以成佛，所以學佛人一定以持戒爲主，歷代的祖師主張「五夏以前學戒，五夏以後方可聽教參禪，」就是這個意思。

也許會有人要問，佛陀的道德修養以戒律爲底子是毫無疑問的，聖雄甘地不是一個佛教徒，難道他的道德修養也是持戒嗎？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未解釋這個問題以前，要來一個聲明：戒律雖是佛制的一種紀律，牠不是放在嘴裏或書本上的，那人能止惡修善，犧牲自己，救護大衆，他就是持戒律。讀過關於甘地先生著述或到過眞理學院的人，都知道該院有所謂「十戒」的規定，手頭無書參考，這十戒的條文不能抄上，但含義和佛教的五戒十善極相類。他對於戒殺的意志有極堅決的態度說：「如果忽然發現了我所讀的宗教書中，有一種見解是與我所學的不同，我還是堅持着我的戒殺見解。」他不特不肯殺生，就是那些過分的享受物也摒棄不要，他說：「如果我們親見在種咖啡種可可種茶的農場裏工人們所受的虐待，我們應當會自主的拋棄了享受這幾種飲料，」聖雄爲了愛人類，竟連這樣飲料也推卻不要，自命爲過淡泊生活的我們，就要慚愧汗顏。他認一般的過份享受者是盜賊，所以說「無論我們收受什麽物件，如果這些物件是我們眼前所用不着的，我們就是賊。」這比「不告自取，是爲賊也」的論調更嚴格了。這不過是舉出易見者來一說。其實聖雄的持戒精神，何

至僅此。至於我們懷疑他是否說而不行，只要我們從書報中看到關於眞理院太平村的佈置和生活，聖雄不離紡紗自給的精神，就知道他的理論不是光叫人做，而是自己身體力行。怪不得聶雲臺居士說：「甘地的主義是求己，克己，推己」——求己便是不與他人合作，克己卽克制自己的私欲，推己卽推己及物及人。李圓淨先生稱他爲二十世紀的大人物，一點也不是過分的，因爲從歷史中很少看到有這麽樣的政治家！（此段文意，多採自甘地的戒殺主義，因行文之便，未能一一加以括號。）

談到了聖雄的道德修養，威化力的偉大，使我想起中國佛敎戒律的腐敗。中國戒律腐敗到怎樣地步，我不願加以檢討，或申說。不過我們在明末四大師的著述中，就知道明朝的戒律已壞到不堪，說戒者，受戒者不持戒，不知戒的比比皆是。直到民國更不必說了：以這樣的僧材來住持佛敎，弘揚佛敎，佛敎怎得不壞！

中國戒律雖然是壞到這種地步，但戒行精嚴的大德也不是沒有存在，弘一律師就是最著名的一個，他現在已被人們公認爲律學的泰斗了。

弘一律師出家的因緣，據夏丏尊先生說是由於他的一番狂言「這樣做居士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尙倒爽快」這好像是夏先生對於一個好友快要改變了信仰發出來的憤語，不料竟成了弘師出家的助緣。就是弘師也在一個餞行宴會中公開對人說「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

恩永不能忘！」弘師在家是一個藝術家，書畫文學都有高深的造詣，以他的環境和地位，絕對不使人會想到他會出家，出了家又會嚴持戒律的。夏先生說他「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這種境界，豈是吳稚暉老所能理解。（吳老說李叔同可以做藝術家而不作，偏去當和尚。）

我雖然是僅僅親近了弘師不到一個星期，而且是出家不到一年，求戒不上十個月，不知戒律爲何物，不知弘師在佛教的地位如何的時候，但他那種和平仁慈的態度，給我永恆不磨的印象。自從他老那次離開閩院後，我就再沒有親近的機會了。這幾年來，我的跟他學律的同學來信，和關於他老的言行著述中，才漸漸知道弘一律師之所以成爲弘一律師者，就是有決心，難捨能捨，難行能行，目光遠大，不貪圖現前一些假樂，單說他那種淡泊生涯，就使人感動了，怪不得葉紹鈞先生在「兩法師」中特別推崇他，這種感化力委實不是常人可做得到，更非是裝模作樣者可比！

以弘一律師現在的資望，他爲什麼整年整月住在深山裏研律，而不大傳其戒法呢？他傳一次的大戒，難道會沒有戒子，沒有大筆進賬嗎？弘師不大開方便之門，不肯弘法利生，未免太自私了！也許會有人這樣疑問。不特此也，據我所知弘師連五戒十戒也不輕易傳受，這豈不是斷佛種子嗎？弘師的著作很少，多偏重於編述這方面，故其關於「濫傳戒法」是否得當的理論，我還沒有看到。一個跟他學律的朋友說：「在過度的時期，弘師既不傳戒，又不反對傳戒，但卻贊成受戒後把那些自己認爲不能

持的都捨了，簡擇可以持的，在佛前發願眞實行持，可是根本大戒是不能捨的。」從這個意思中，我們就知道弘師的主張了。聽說泉州方面有很多信衆依照這個意思做去。

弘一大師今年六秩壽慶，他的朋友和弟子都替他出專刊印經典誌慶，誠如范古農居士說：「衆生無智，不了法性，但認生死，而於壽命，或長或短，輒作悲喜，故言祝壽者，無當於達道者也；雖然，衆生長淪生死，不知壽命之假設，今欲於生死中，令知有出生死之法性，法性常住，壽命無量，故於無可祝中，假設施祝以見眞可祝之有在。」可見以文字語言來歌頌一代的偉人是不能夠的，這些形式的禮物是有限的，祇有「學習弘一律師的苦行精神，實踐弘一律師的度生方法，」這才是呈獻弘師座前的無限禮物。

像我這樣的一個小學僧，是不配來寫弘一律師的祝壽文，何況自己不能嚴持律儀，不過竺法師一定要我來獻醜，手上又乏這種材料的參考書，因爲想起了感化的偉大，就把甘地聖雄和弘一律師的道德修養來一談。我並不是想牽强附會，以甘地例弘師，或以弘師例甘地。甘地是一個政治家，他倘在這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拿出精神感化力去克服敵人，而弘師能於律學不振的中國，大弘律學，其主義其信仰的方式雖然不同，而目的是互相吻合的——爲救衆生，故因爲這樣子的緣故，我更感到世界和平要建立在如甘地一般的道德修養上，復興佛教要建築在佛教的學律上！

送別晚晴老人

李芳遠

南國的冬天天氣可說特別的溫暖，所以晚唐詩人韓偓居南安九日山時，曾描寫南國的氣候云：「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句。因此可想見南國氣候的一斑了。

我們的導師弘一法師自小就喜讀冬郎的詩，也許受其影響，因此對南國起了深深的印象，而愛好南國的生涯罷！

我得識弘一法師是在鼓浪嶼日光巖時，那時受到他對於學術及修養等等的指導，迄今已有五六年的光景了，使我永遠神往的就是他那悲智寂默的慈態，一向如慈母般細細地指導我們，從來未曾動過怒。就是對於至微小的一物一艸，也愛護着。記得在鼓浪嶼日光巖時，一日有貓被狗咬死，法師痛澈心肝，發心為牠念往生咒十部。又去冬法師掩關蓬山普濟寺時，見老鼠飢寒交迫，於是動了惻隱之心，去實行「愛鼠常留飯」，老鼠每於中午十一時聞鐘，必出來向法師求飯，法師更命寺役搜集破布廢棉為鼠結窠，正如華嚴經所云：「我於一切衆生，當如慈母。」所以去年法師六秩壽慶時，豐子愷為他作護生畫六十幀刊佈四方，願以此功德迴向，也許豐先生知道法師的心志罷！

法師於四分律戒相表記亘著完成以後，即到處參方禮佛，朝拜名山。丁丑年秋，他應倓虛和尚之

請，到靑島湛山寺講律去。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廈門風雲緊急非常，外僑準備撤回，我們一家也逃難到未曾晤面的故鄉來。初冬，法師又回廈門太平巖來了，我曾經數度上書勸他到內地來，然他爲護法故，不避礮彈，爲成就護法之夙願故，自題房居曰「殉教堂」可見他年雖老，卻雄心壯志猶如少年。次年夏，廈市淪落，我急得耐不住，四出查訪，均無行蹤。因法師性如閒雲野鶴，孤往獨來，一向不肯預告於人。最後纔接得來書云：「朽人於廈市難事前四天，到漳州弘法，故能倖免於難。現擬往村間瑞竹巖消夏，俟秋涼後或車路可通，卽返泉州也。尊寓住址若有變動，乞以明片存交承天寺……」云。秋間他乘着轎子到安海水心亭來了。

去年暮春，閩南時局漸形動盪，日機時常出沒閩空，泉州曾經被炸，不適於用工夫，於是杖錫來永春，到普濟巖去靜修，專心整理南山律部。我曾訪過他好幾次，獲益不少。後來法師閉門養痾，直至而今，已是年餘了，寒蟬之聲盡，忽然這幾天天氣轉寒，因距海稍遠，海風難到，在高山大壑間，曾下過霜。昨夜靜思，法師或且將再參方能。半月前曾經接到他的信云：「朽人近擬韜光埋名，遯世終老，所云之事，乞緩行之。書件俟往泉州後加墨」——果然，晚上父親回來，說今天去探訪法師，法師已於今日來城，掛錫桃源殿，明日破曉卽乘舟往南安去。

「闗山月皎淸風起，送別人歸野渡空。」（韓冬郞江南送別句）次晨聞雞，我卽跑到渡頭的木

橋上去，正江上濃霧迷漫，接着霑衣欲溼霧雨濛濛地下着。我徬徨江岸，遠望着滔滔而來的碧浪，在失望之刹那，江頭的蘆花叢裏，突然露出孤帆來，我想必定是渡法師的。——霎時，船近了，法師先見我，驚喜起立地向我誦聲阿彌陀佛，這聲音清冷輕快使我全身發抖，莫敢仰視，在肅然向他囘敬之際，下船去了。

法師近來老態日甚，似雪的長鬚，瘦得如蒼松般，但是精神卻爲我們青年人之所望塵不及。在很靜穆的面中微露出他的笑容，毫無躁忿地績動念珠，卻一面與我談着，那種飄逸的神態，正和他的書法一樣，清絕人間，毫無矜才使氣的煙火。我問道：「法師何時得重來永春？」他似別有天地非人間地笑而答着：「待來年機緣成熟，當卽重來；然未可確定，或且那時已生西方去了。」

法師又問我將送他到那裏。說到這個送字，雖然不是什麼特別的名詞，可是有味道極了。我想法師必憶起在俗所作轟動一時的送別一曲云：「長亭外，古道邊，芳艸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長亭外，古道邊，芳艸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一樣寒冷的境界。我答道：「再下的冷水村，有個木渡橋，就在那裏告別了！」法師除勸念佛，速得了脫生死外，別無他語。同座的傳貫師（是從弘一法師多年的）插口問道：「貴村太平若何？」我據實一一以對。雖然在先曾想出好多事備作談話資料，可是到那境界，卻都煙銷雲散

了。靜坐凝神地聽着船過淺處與石子相擦發出叉叉！叉叉！的聲音。弘一法師更閉了眼睛，微動着口唇。我知道他在念佛，更不好打動他。雖然枯寂地對坐着，然總覺得有無限的美趣，正好似聖陶所說的對坐二小時，勝過共聚十年的光景。

過了好久，傳貫師纔提起午飯事來問他，告別的木橋已在眼前了。隨後我卽急插口請他揩示關於天風堂遺稿影印事，又請他題序。法師於答許之時，船已靠近木橋了。我於匆忙之際，向他告別，跳到岸上來了。愴神地望到那船迷濛不辨，纔回頭走。陰沈沈的天空，數點寒鴉淒厲的叫着。嗟夫！「烏啼月落人何處？又是一番新別離！」我與法師別了！但我尚有一線的希望，便是來年機緣成熟那句話的安慰，這時我心正如南唐李後主相見歡詞句云：「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末了！我們恭祝法師道體安康，早日回永春來，今且引法師在俗及披薙後的數首詩詞，來作本文之結束：

早秋（在杭州時作）

十里明湖一葉舟，城南煙月水西樓。幾許秋容嬌欲流，隔着垂楊柳。　遠山明淨眉尖瘦，閒雲飄忽羅紋縐，天末涼風送早秋，秋花點點頭。

悲秋

西風乍起萬葉飄，日夕疎林杪。花事匆匆，夢影迢迢，零落憑誰弔？　鏡裏朱顏，秋邊白髮，光陰暗催人老。縱有千金，縱有千金，千金難買年少！

憶兒時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託。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喝火令

故國鳴鷓鴣，垂楊有暮鴉。江山如畫日西斜，新月撩人，窺入碧窗紗。　陌上青青草，樓頭豔豔花，洛陽兒女學琵琶，不管冬青一樹屬誰家，不管冬青樹底影事一些些。

又去秋賦偈贈余云「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下署晚晴老人遺偈，可見老人的心境，一片晶瑩活潑極了！

懷晚晴老人

夏丏尊

壁間掛着一張和尚的照片，這是弘一法師。

自從八一三前夕，全家六七口從上海華界遷避租界以來，老是擠居在一間客堂裏，除了隨身帶

出的一點衣被以外，甚麼都沒有，傢具倘是向朋友家借湊來的，裝飾當然談不到，眞可謂家徒四壁，掛這張照片也還是過了好幾個月以後的事。

弘一法師的照片我曾有好幾張，遷避時都未曾帶出。現在掛着的一張，是他去年從青島囘廈門，路過上海時請他重拍的。

他去年春間從廈門往青島湛山寺講律，原約中秋後返廈門。「八一三」以後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說要囘上海來再到廈門去。那時上海正是礮火喧天，炸彈如雨，青島還很平靜。我勸他暫住青島，並報告他我個人損失和困頓的情形。他來信似乎非囘廈門不可，叫我不必替他過慮。並且安慰我說：「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每月食物至少需三百元，現在住持者不生憂慮，因依佛法自有靈感，不致絕糧也。」

在大場陷落的前幾天，他果然到上海來了。從新北門某寓館打電話到開明書店找我，我不在店，雪村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據說，他向章先生詳問我的一切，逃難的情形，兒女的情形，事業和財產的情形，甚麼都問到。章先生每項報告他，他聽到一項就念一句佛。我趕去看他已在夜間，他卻沒有細問什麼。幾年不見，彼此都覺得老了。他見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對我說道：「世間一切，本來都是假的，不可認眞，前囘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金剛經的四句偈了嗎？「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眞理了。」

他說三天後有船開廈門，在上海可住二日。第二天又去看他，那旅館是一面靠近民國路，一面靠近外灘的，日本飛機正狂炸浦東市和南市一帶，在房間裏坐着，每幾分鐘就要受震驚一次。我有些擋不住，他卻鎮靜如常，只微動着嘴唇，這一定又在念佛了。和幾位朋友拉他同到覺林蔬食處午餐，以後要求他到附近照相館留一攝影——就是這張相片。

他回到廈門以後，依舊忙於講經說法，廈門淪陷時，我們很記念他。後來知道他早到了漳州了。來信說：「近來在漳州城區弘揚佛法，十分順利。當此國難之時，人多發心歸信佛法也。」今年夏間，我丟了一個孫兒，他知道了，寫信來勸我念佛。秋間老友經子淵先生病篤了，他也寫信來叫我轉交勸他念佛，因爲戰時郵件緩慢，這信到時，子淵先生已逝去，不及見了。

廈門陷落後，豐子愷君從桂林來信，說想迎接他到桂林去。我當時就猜測他不會答應的。果然，子愷前幾天來信說他不願到桂林去。據子愷來信，他復子愷的信說：「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往生極樂。故於今春在泉州及惠安盡力宏法，近在漳州亦爾。猶如夕陽，殷紅絢彩，瞬即西沈，吾生亦爾，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紀念耳。……緣是不克他往，謹謝厚誼。」這幾句話非常積極雄壯，毫沒有感傷氣。

他自題白馬湖的庵居叫「晚晴山房，」有時也自稱「晚晴老人。」據他和我說，他從兒時就歡

喜唐人「人間愛晚晴」（李義山句）的詩句，所以有此稱號。「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即西沈」這幾句話，恰好就是晚晴二字的注脚，可以寫出他的心事。

他今年五十九歲，再過幾天就是六十歲了。去年在上海別離時，曾對我說：「後年六十歲，若果有緣，當重來江浙，順便到白馬湖晚晴山房小住一回，且看罷。」他的話原是毫不執着的，凡事隨緣，要看「緣」的有無，但我總希望有這個「緣」。

弘一法師之別署

蔡丏因

「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松花食有餘。住久故應人知處，又移茅舍入深居。」此無盡禪師詩。昔年弘一法師游方會稽時，嘗舉以示人，並書之以黏於壁間。蓋恐「豐干饒舌，」引起人之注意也。故師每至一處，必擇茅庵僻室以居，素識往往於行後始知之。埋名遯世，遺棄聲華，素性然也。出家後，舉凡好鋼琴，擅繢畫，吟詩，治金石諸般結習，脫略已盡。惟書寫佛號法語，以結勝緣。署款隨時變易，將以同百八念珠之數。若成蹊，若岸，若漱桐，亦作瘦桐，若廣平，若息，息翁，息霜，若哀，哀公，若欣，若嬰，皆未披剃時名。出家後，由親教師命名演音，字弘一，亦作弘裔。其他別署尚多，今將師書之藏可園者檢出記之。蓋師懼爲名所累，故隨手簽署，不欲人知，而吾人崇仰龍象，宏宣法化，即宜考索，使後人知所珍重也。

曇昉　論月　月臂　入玄　為明　亡言　一音　圓音　勝會　勝月　玄會　勝髻　智藏
善解　一相　善月　嚴髻　勝慧　無依　無縛　智幢　僧慧　增上　雜華　勝解　為舍
為導　如實　不著　勝幢　無作　髻嚴　玄入　慧炬　善臂　大慈　安住　無等　僧胤
晚晴老人　二一老人

兩法師

葉紹鈞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會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丏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

樸素而眞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顛頭。我也顛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頷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爲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攙著一些惝怳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

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眞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脚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脚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脚！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眞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的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

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敎家藝術家大概采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敎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眞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會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閘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

和尙，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尙，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尙剛洗了臉，背部略微傴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尙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麽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

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眞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

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平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尙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一九二七年一〇月八日作

……………

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顛頭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緣

豐子愷

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師雲游經過上海，不知因了甚麼緣，他願意到我的江灣的寓中來小

住了。我在北火車站遇見他，從他手中接取了拐杖和扁擔，陪他上車，來到江灣的緣緣堂，請他住在前樓，我自己和兩個孩子住在樓下。

每天晚快天色將暮的時候，我規定到樓上來同他談話。他是過午不食的，我的夜飯喫得很遲。我們談話的時間，正是別人的晚餐的時間。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陽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電燈。所以我同他談話，總在蒼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籐牀上，我坐在裏面椅子上，一直談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襯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時候，我方纔告辭，他也就歇息。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一個月。現在已變成豐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內中有一次，我上樓來見他的時候，看他臉上充滿着歡喜之色，順手向我的書架上抽一冊書，指着書面上的字對我說道：

「謝頌羔居士，你認識他否？」

我一看他手中的書，是謝頌羔君所著的理想中人。這書他早已送我，我本來平放在書架的下層。我的小孩子歡喜火車游戲，前幾天把這一堆平放的書拿出來，鋪在牀上，當作鐵路。後來火車開畢了，我的大女兒來整理，把牠們直放在書架的中層的外口，最容易拿着的地方。現在被弘一法師抽着了。我就回答他說：

「謝頌羔君是我的朋友，一位基督教徒……」

「他這書很好！很有益的書！這位謝居士住在上海麼？」

「他在北四川路底的廣學會中當編輯。我是常常同他見面的。」

說起廣學會，似乎又使他感到非常的好意。他告訴我，廣學會創辦很早，他幼時，住在上海的時候，廣學會就已成立。又說其中有許多熱心而眞摯的宗教徒，有一個外國教士李提摩太曾經關心於佛法，翻譯過大乘起信論。說話歸根於對理想中人及其著者謝頌羔居士的讚美。他說這種書何等有益，這著者何等可敬。又說他一向不看我書架上的書，今天偶然在最近便的地方隨手抽着了這一册。讀了很感激，以爲我的書架上大概富有這類的書。檢點一下，豈知別的都是關於繪畫音樂的日本文的書籍。他鄭重地對我說：

「這是很希妙的『緣！』」

我想用人工來造成他們的相見的緣，就乘機說道：

「幾時我邀謝君來這裏談談，如何？」

他說，請他來很對人不起。但他臉上明明表示着很盼望的神色。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張橫額，「慈良淸直」四字，卷好，放在書架上。我晚快上去同他談話的時候，

他就拿出來命我便中送給謝居士。

次日，我就懷了這橫額來到廣學會，訪問謝君，把這回事告訴他，又把這橫額轉送他。他聽了，看了，也很感激，就對我說：

「下星期日我來訪他。」

這一天，鄰人陶載良君備了素齋，請弘一法師到他寓中午餐。謝君和我也被邀了去。我在席上看見一個虔敬的佛徒和一個虔敬的基督徒相對而坐着，談笑着。我心中不暇聽他們的談話，只是對着了目前的光景而瞑想世間的「緣」的奇妙：目前的良會的緣，是我所完成的。但倘使謝君不著這冊理想中人，或著而不送我，又倘使弘一法師不來我的寓中，或來而不看我書架上的書，今天的良會我也無從完成。再進一步想，這書原來久已埋在書架的下層，倘使我的小孩子不拿出來鋪鐵路，或我的大女兒整理的時候不把牠放在可使弘一法師隨手抽着的地方，今天這良會也決不會在世間出現。仔細想來，無論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萬萬的「緣」所湊合而成，缺了一點就不行。世間的因緣何等奇妙不可思議！——這是前年秋日的事。

現在謝君的理想中人要再版了，囑我作序。我聽見理想中人這一個書名，不暇看牠的內容，心中又忙着回想前年秋日的良會的奇緣。就把這回想記在這書的卷首。

「子愷漫畫」序

夏丏尊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尙聚居了好幾日，和尙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預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爲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褡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褡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欣然答應了。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已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牀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條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筷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

家人的本等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為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

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尙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囫圇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著衣，何曾嘗到過眞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眞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敎養，卽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憮然！

正憮然間，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在這三年中，子愷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

子愷爲和尙未出家時畫弟子，我序子愷畫集，恰因當前所感，並述及了和尙的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紀弘一師尊攝受因緣

曾文榮

師尊振錫閩南，隨處無非弘法利生，教化所被，千機並育，頹劣如榮，竟亦沐恩。師之垂同體悲，可謂溥矣。溯榮之認識師也，始於民國二十七年，時師爲應永春普濟寺之請，途經泉州。各緇素大德，相繼懇求說法，師一一慈許，悉滿所願。當其在承天寺講經時，榮每日躬預法會。師慈容莊嚴，法音清澈，見聞莫不起敬發心。斯際榮卽發起皈依之念，但以因緣未就，竟成幻想。嗣後師自永而南而晉，榮皆以業障而不獲親近。今者覺圓法師請師居住百原寺數日，榮得訊，乃請蔣文澤居士介紹，於夏曆十二月十五晨，恭趨拜謁，乞求皈依。蒙覺圓法師引進，深感師尊慈愍攝受，遂於寺之大雄殿，舉行皈依儀式，賜法名曰勝榮。皈依禮畢，因又有來覲者，乃少侍而叩別。越二日，復進謁。乞師開示修持方法，師示以修持法門雖多，而按今人根器，當依念佛求生淨土一法，最爲穩捷。先說苦樂欣厭大意，次示以發願之重要，謂修持深淺尙屬其次，惟發願求生，決須十分懇切。發願不止朝暮在佛前宣說，還須時時刻刻，將求生一念牢拴堅固。雖操作世事之時亦不可忘卻，則往生方有把握。若悠悠泛泛，不專不切，則臨終時，定靠不住。又須勸告家眷大小，當一概長期素食，常念佛名。以冀現生增長福慧，將來同生西方。又云：「女人往生西方者，均成清淨德相。以彼土衆生無有女相，純一丈夫相也。」榮此次荷蒙師尊慈悲攝受，諄諄開導，猶

如午夜洪鐘，從此深印八識田中。茲願法益同沾，故爲此因緣之紀述也。

晚晴老人生西後之種種

妙蓮

海量仁者智鑒惠示及布施之紀念刊一份，收悉。茲將晚晴老人身後種種，條舉奉告如次。

（一）建塔事。王拯邦居士曾提議云「於六年前，鄙人在南洋曾與性願廣洽等諸仁者會議，如一公老人在閩南入滅者，當協力集資，爲建塔庵，置道糧，以供養老人遺著法物及舍利靈骸。並集諸學者，承習南山律致，俾使老人法身常住，正法昌明等語。」但近因僑匯不通，故暫不建議，俟後通匯時再行舉辦爲宜。」故建塔事尚未籌備，各處如有供養建塔費，此時未便收受，俟後籌備時再行寄來，請貴刊代爲聲明爲要。

（二）老人在日，極避虛舉，於滅度之前，曾囑身後事宜，極爲簡單，不許張羅。弟既受老人之遺囑，豈敢違命妄爲。故於老人身後，唯入龕送龕闍毘分骸揀舍利等事，是弟本份，皆已隨分隨力如命奉行。其餘諸事，既不合老人生平意願，故弟亦絕未妄舉。前見貴刊「弘一法師生西臨時增刊」中，鈔錄泉州日報「妙蓮和尙主持之生西紀念會」及「壽山居士」實由泉報誤載，倘能加以聲明，感謝無盡。

（三）老人於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時入滅，延至初六上午入龕，下午送龕去承天寺安座，至十一晚七時大衆集會，誦普賢行願品完，起讚佛偈念佛，至八時焚化，（遵老人過七日後焚化遺命）至十時餘即化畢。四衆皆見有多色猛烈之火光。十二日晨拾靈骸裝滿兩罎，當時拾得舍利數顆，其餘碎骨炭灰等，弟均將包起收藏。事後即將靈骸遵遺命送開元承天二寺供養。事畢，弟奉舍利及碎骨炭灰回開元寺自己房內，於百日內常念地藏菩薩。隨於碎骨炭灰內揀選舍利，至百日揀去碎骨炭灰三分之二，得舍利一千八百餘顆，舍利塊五六百顆。本擬照相並做銅版，奈銅版本省無法可製，又照相代價高貴非常，無人負責，故暫時作罷。其舍利塊並骨灰等暫由弟保存，俟後緣熟建塔。桂林獅子吼月刊巨贊法師曾來函欲請老人舍利供養，弟恐開例後供不應求，故已辭謝。

（四）老人之遺著遺物，有一部份由弟收存，暫寄性常法師關內。

（五）至於老人遺囑不必穿好（好的）衣服，只穿舊短袴以遮下根即已等語，實出老人親口。正依律制奉行，爲轉非法等厚葬而舉行也。玆摘錄行事鈔資持記卷四十，十九頁背，瞻病送終篇二十六，四覆屍殯送科，引五分律及五百問論云：五分，屍以衣覆根。五百問云：應先白僧，以亡人泥洹僧，祇支覆屍而送，不得蘊過五錢。犯重。記釋云：覆根，準應裸露。過五犯重者。記釋云：即盜戒波羅夷罪也。觀此文，衆疑可釋矣。專此致復，即頌法樂。弟妙蓮和南。古二月初四晨。

戒珠苑一夕談

蔡冠洛

二十年十一月，大師卓錫紹興戒珠講苑。將去苑之前夕，余與鴻道人爲之寫像，復以纂述年譜請。師曰：「慚愧，生平無足述者。」因話及童年事，謂七八歲時，即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誡之，以爲非童年所宜。及慈親早喪，益感無常，悟無我理。至虎跑出家，仗宿因耳。師論及修持言：「念佛虔誦華嚴經，而行願品爲全經宗趣。」因曰：「古德謂『行願爲略本華嚴，華嚴爲廣本行願。』洵不虛也。予今春病瘧，熱如火焚，虔誦行願品，遂覺清涼。維時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又云：「此次至杭虎跑，適元照法師示疾，余爲助念佛號，淨土相現，生西無疑。荼毘後得舍利三粒。」因出舍利相示，色微黃，堅如金石。言次並以寒笳集見賜。時印西、普行二上人在座，共歎希有之緣也。

驚聞弘一大師生西

其一

妙眞

妙眞於大師固無一面之緣，而神遊大師宇下者亦既有年矣。大師今日法門之梁棟，苦海之慈航，知與不知，見與不見，莫不曰末法龍象，寥寥若晨星。斯人不住世度生，何衆生共業之深如是耶！大師與吾先常慚量公交稱莫逆，每見大師涉身處世，接物度人，似無一不以常公爲可準則堪作先河者，意若數十年來僧伽模範，除常公外幾無多子，而我常公特性亦不願親近多賢，惟於大師聲應氣求，志同道合，妙眞所稔知而熟見者，亦卽妙眞所私淑大師仰慕大師者之一大原因。此十餘年來所日想夜夢，而不能得一捧鉢侍香之機會，曾以爲來晷方長，追陪有日，或可滿所願於他年，不圖一耗飛來，人天眼目遽爾棄大地衆生而西逝矣！德涼業重，宿願莫償，望法海以長歔，對閩南而灑血，今而後惟有步趨大師之梵行，竭其棉薄，努力將來，庶幾他日蓮池會上猶可以追隨法座，與吾常公圖良覿也。玆謹率僧衆爲大師虔求品位之高增，擇於十一月十一日起就靈巖道場誦念彌陀聖號七日，以抒悼念之忱。幸大師常寂光中愍我未見而離之悲痛。凡我法侶恭敬大師，失之交臂，與妙眞同情者，倘亦共灑傷心之淚否乎！

其二

德森

弘一律師生富貴家，少年多才，蜚聲藝苑。忽悟四生幻夢，三界火宅。毅然出塵，歸投大覺。現比丘身，宏毗尼藏。斯誠無量劫來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者也。讀楞嚴經佛告阿難，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摩訶僧祇律云「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佛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犯罪恐怖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釋迦世尊將涅槃時，最後教誡諸弟子之言曰：「佛在世時，依佛爲師。佛滅度後，依波羅提木叉戒爲師。」是知諸佛出世，度化衆生，修六度萬行，滿無上菩提，從凡夫地以至佛地，重重次第，一一全依戒律而爲基本。如造樓臺殿閣，必依地基，方能建築。修持佛法，亦復如是。若離戒律之基礎，則一切佛法，無由建立。故曰「三世諸佛，皆由出家成道。十方菩薩，無不珍敬尸羅」者，是也。時丁末季，戒律廢弛，禪講門庭，日就淩替。師乃將身作則，行頭陀行，精研律藏，皈心淨土。誓振南山之絕學，成就西方之妙嚴。斯誠出格丈夫眞實受用，亦荷佛家業無量深心也。

律師圓具之後，擇依止師，別具法眼。不依高據獅座之長老，不依馳名全國之法師，唯於不言持戒而嚴淨毗尼，不張講筵而博通三藏，不襲宗風而圓契妙心，法法融通而專修淨土之印老，獨爲心折。一再懇請，皈依座下。（見覺有情半月刊及永思集。）其不事聲華，尊賢重道，洵高出常人一等矣。

律師未脫白時，藻思綺情，風流倜儻。及披緇之後，以戒嚴身，以律治心。棲止蘭若，專事苦行。由信而解，深入堂奧。視紛華如毒蛇怨賊，奉毗尼為本命元辰。先後判若兩人，洵末世優曇，人難企及。殆如蕅益大師之流，初示闡提，轉歸至道，現身說法，嚴護律儀，大作佛事，化導同倫，畢竟歸佛，行菩薩道，作如來使者歟。竊望與師有緣之名流學者，勿當面錯過也。

律師西逝，慧日潛輝，人天眼滅，凡熱心法門緇素諸公，莫不悲傷悼歎，各述所聞，各抒所見，以紀律師之高行，期紹律師之志事。德森雖不文，亦承緇素諸公以為文紀述相敦勉。竊於師之道行高潔，久深景仰，惜以緣慳，未親謦欬。勉竭愚誠，略述一二。窺天測海，深愧管蠡。還望與師有緣之緇素文豪，共抒鴻文，用彰道妙爾。

悼弘一大師

震華

弘一律師為當代佛教律宗代表人物，其作止語默，威儀教相，余雖未獲親近，然中心景仰已非一日。嘗為詩寄之云「方廣戒海竭，振起有平湖。始寤先持偈，非時不觸盂。開遮勤剖析，化制力匡扶。瓶鉢經行處，緇流企影趨。」時民國丙子秋也。次年丁丑，中日事變發生，律師蹤跡無從探悉。己卯某日，見中華日報文藝欄有最近圓寂之弘一法師一語，余為之驚悼不已，認為佛門一大損失，思有以紀念之。曾

將舊藏佛教刊物，如海潮音佛學半月刊等，翻閱兩日，輯錄律師弘法文字，欲編爲遺集。繼乃調查眞確，始知該報誤載，律師固安然無恙也。心理頓爲安慰，工作亦告停止，然已抄成之稿，未忍塞諸字簏，至今猶存鎭江夾山稿篋中。

本年三月，余以因緣，由鎭來滬。居士中多有與律師通訊者，於其生活情形，時有所聞。旬前秋湄君來寺，云：「律師於夏曆九月四日示寂，去相甚好，並有遺偈二首，由其弟子從閩中寄來。」余聞之，驚悼如昔。因念時至末季，法弱魔强，非賴有高僧大德，荷擔艱鉅，則刹竿必有動搖之虞。乃印光法師圓寂未久，而弘一律師又以圓寂聞，眞所謂法門秋晚，老成凋謝，言念及此，不禁愴然淚下！

溯律宗自宋元堪元照之後，已難覓一哲匠。明季有古心律師出，力振斯道，弟子中有三昧律師者，獨能光大門庭，開寶華一派焉。清初肇慶有鼎湖派，北京有潭柘派，皆以律標宗，分道揚鑣，然終不若寶華之盛。寶華稱律宗第一山，有見月定菴松隱諸師，繼主律壇，每年安居結界，黑白布薩，歷百餘年，傳承弗替。乾隆而後，漸至式微。經過太平天國之亂，益復不振。賴以延續喘息者，固定式之戒期耳。加之戒期末流，愈傳愈濫，已非律宗之專利品，禪門亦得按例舉行，故眞正之律匠，求之律宗門庭，幾無一可得。民國以來，紹此絕學者，除慈舟律師外，則爲弘一律師。然二師皆無法派傳承，惟遙秉古人，如律行事而已。

弘一律師於民國七年，將文人生活氣習，一肩放下，走入佛門。剃髮染衣，現比丘相。其時已達中年

之階段矣。夫中年出家，必有其特別背景，或在情場失足，或驚鋒鏑餘生，或罹家庭重變，或受生活驅逼，於是以佛門爲逋逃藪，掩護袈裟之下，安心受供。久之故態難忘，大發習氣，作種種不法事，玷辱法門，給社會以不良印象，是輩實爲之階。惟律師生有宿根，在迷能覺，頓撇塵緣，正信入道，觀其祝髮之始，卽能高尚其志擇一險絕偏僻之途，孑然孤征，在恆情視之，皆以爲難；而律師若行其所無事者，是非般若宿熏之力歟。

律師不求名聞利養，不蓄徒衆，凡至一處，惟以律部注疏自隨。見地高遠，不落一般善知識窠臼，綜其行己之要，有二特點。

一不當住持　出家本爲放下萬緣，一心學道，住持一職，在古原只領衆焚修，餘事則不聞問。後來漸至雜以社會交際，乃至開門七事亦須通盤打算，其汩沒身心妨礙道業，莫此爲甚。律師懸爲殷鑑，不但不肯身任住持，卽信徒中有欲特別建築房舍以供養者，亦必婉爲辭謝，而始終度其行雲流水之生活。

二不開大座　佛法貴在弘通，敷座開講，普結法緣，其事非爲不美。然聽衆混濫，複雜是生，律師雖亦徇學者之請，講授律學，但儀式簡單，決不作鳴椎集衆之大規模舉動，召號聽衆。

總之，律師一生，處處脚踏實地，不關虛浮，生活尤極清淡，布衲芒鞋，赤足露頂，體貌清臞瘦削，而精

神有餘。望去如野鶴之伴孤雲，蒼松之植幽壑。動止安詳，威儀寂靜，深得古人平實之風。或以其天生藝才，具超格作略，而一味肥遯自甘，不肯出其所得，淑世利人，是其所短，此實不足以知律師也。律師見佛門所以頹敗如此，正由入世之人太多。夫入世一事，如握金鎞刮目，脫有誤，則貽害非細。今人脚跟未能點地，舉足動步無非戒垢，而欲以之度世，寧非戲論哉！律師慨然有感，決不俗步亦步，而以振興戒律提高僧格爲其一貫主旨，因此特揮蠅頭小楷，製就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先以問世，繼是之作，亦有多種，惜皆在稿中，未能一一刊布。今律師已圓寂矣，余甚望海內好道之士，共同發起，各捨淨資，成就此無上法事，則法門實有賴焉。

弘一律主德惠之回憶

比丘尼　觀願

願障深慧淺，在俗廿四年，幼時常聽基督聖經，廿三歲聽楞嚴經，始聞佛法。後在海仁法師座下聽梵網經，是願聞律之始。每天由長姊攜下，偷開後花園門，出外求法，隨抄隨聽，並寫筆記。從前一天不肯食素菜，自聞殺戒後，良心發現，即戒殺。因寄居外兄府中，不許獨身學佛，故未敢明言，惟食碟邊菜而已。事爲仁公所聞，乃詳詢履歷，多方開示，云：「汝既求法虔誠，何不即出家學佛乎？」余答以無錢，雖有手飾珍寶，所值不貲，但私逃出家，未敢攜帶，恐有閒言耳。公云：「憂道不憂貧，即如我是牧牛童，一發道心，

逃走出家，只要發菩提心修行，何用多金乎！」余聞敎，乃棄捨一切，往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聽敎研律，學覆小座。形雖白衣，心已出塵。道友皆稱帶髮沙彌尼，蓋已隨力學習菩薩戒及沙彌尼十戒，並已能守八戒矣。迨民國十一年，逃往九華山出家焉。

翌年赴寶華山受具足戒，卽發心五夏學律，自己研究四分戒本。當時未有比丘尼律註解書籍，乃誤參看一切有部尼毗奈耶，戒相紛繁，開遮持犯未明，常禮觀音大士，祈默佑早遇律師指導研律。於十六七年間，偶閱弘法社月刊，有故徐蔚如居士介紹云：「當代第一位律師弘一上人，住錫金仙寺。」余大喜慰，若旱苗之獲甘霖，卽裁箋將研律困難之苦衷宏願，詳細上稟，請公勿惜珠玉，函授研究尼律。蒙老人慈悲俯諾，覆函獎譽，命先研究四分比丘律註解疏鈔及南山三大部，惠錫手編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册，又詳細指導應閱讀之律書。願再函稟，爲經濟所困，無力盡數請購。如佛陀一樣大慈悲之一公，卽飛函天津徐蔚如居士，請爲願作護法，凡願所欲研究之律書，徐居士皆樂布施。始得專心研究，如是函授數載，忽接法諭云：「須照續藏經中之南山三大部分科。」余遵命向廣州香港澳門覓續藏，皆不得。公又函囑另抄一部比丘尼律，亦是在續藏中，貧苦學尼，焉有千餘元請續藏乎！老人憫願苦境，乃發菩薩心，擬代募化一部續藏，贈澳門覺一法師。時法師主講華嚴經，法會延續至六年之久，願在澳居士林掛單。上午往聽華嚴，下午回林自修研律。老人意欲使願就近借來分科，如此栽培人才之高僧，

除了一師，再未遇到第二位了。奈因澳門無佛教圖書館，乏地保存，又不能公開借閱，遂中止焉。然願銘感五中，時刻不忘隆恩厚德也。

民二十年間，接大醒上人來示云：「一公欲來閩南過冬。」願即函商醒師及芝峯法師，擬赴閩南佛學院借續藏研律，並候一公面領法誨。惟廈門無尼庵掛單，南普陀寺從來未有比丘尼掛單。醒峯二師憐余遠遊求法，不得已大開方便門，許借閩院旁老和尚關房暫住抄律。願即借徒戴妙明，於十月束裝赴廈。每天旁聽芝師講攝論，餘時在關房自研律。寄居將三月。不幸滬戰發生，阻礙一公不克南來。願不便久居閩院，蒙蘇居士介紹，移居陳嘉庚君令弟婦府中。另給一石室，為余師徒臨時蘭若。一切所需資生之物，皆陳王碧蓮女居士布施。每星期向佛學院借律一次，步行來往費四點餘鐘時間。醒峯二法師曾因訪陳敬賢居士，得晤一次。他們說：「難為觀願跑路來借經，我們比丘也喫不得如此苦。」

守候年餘，始得一公振錫來閩，即往山邊巖禮座，將自己分科之行事鈔資持記呈閱。蒙吾師將自用藍黃紅顏色圈點之科文，借願依照圈點。老人素善美術，故南山律經過他手，亦帶美術化。不過學人要很留心研究，才能領會他之律義。當時有十餘位大僧研律，老人在妙釋寺主講隨機羯磨，由侍者廣洽性常兩法師介願移居將軍祠淨蓮堂，住持者為胡勝清吳開聖二女居士，極承優待。由此天天往妙釋寺親領法音。嗣後凡一公講律之道場，皆特別設一旁聽位給願坐，此乃藉老人福庇，沾光非鮮也。

廿三年間，余因懇託鄒魯先生在西南政務會議提議，將先君楊公衢雲遺骨由香港遷葬廣州革命同志與中會烈士墳場安葬，因此在粵耽擱多時，未返閩研律。常遙憶律餞，形諸夢寐。

今年在慧燈月刊重瞻一公道影，曾修函託妙蓮法師轉呈問律學，正久盼回音，不期噩訊忽至，能不使願肝腸寸斷乎。在吾師撒手西歸，原乃勝事。獨惜人天眼滅，法燈遽暗，誰繼南山之後，重振律風乎！尤其是苦惱尼衆，何時有人編三部尼律注解，利益同袍乎！嗚呼！余今生編律之志已絕望矣。只有專修淨土，求帶業往生，常寂光中親近彌陀及吾師，乘願再來現比丘身。宿根不昧，再編尼律註解，以了今生未了之願。蓋久病善忘，劫後餘生，難遂初志矣。寫至此淚如雨下，哀哉痛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書於九華後山心安寺。

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

性常

於戲！我「志在安養，生弘律範」的大師弘一，依止阿闍梨，今已遽爾俯謝娑婆，神登樂國。使我內心湧動的哀思，海水挹作墨，須彌聚爲筆，也難罄敍於萬一。惟我大師，雖已高預上品，然生平弘律事跡，在在皆有千古不磨之價值。謹據大師十餘年來居閩弘律賜余警策文和手示爲寫材，略寫一點，聊誌哀慕大師之微忱焉。

民國庚午年，余始拜識大師於承天月臺佛學社。時承大師親予「李息翁臨古法書」一冊，并墨寶數種爲紀念。迨民壬申年十二月，自溫蒞廈，時余居中山公園妙釋寺，適大師獨乘人力車到寺，不勝忭踊。遂對寺主建議，將余臥室讓大師安宿。大師甚喜，立卽手書晉譯華嚴經的「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爲一切智慧燈」一長對聯予余。越數日，寺主善契法師對余倡議懇留大師在寺度歲。余偕契師進大師前拜陳此意，承喜諾。斯時瑞今法師同廣洽法師住在太平巖，洽師與大師早有密切關係，屢偕今師前來過訪。今洽二師於晤談次，屢勸請大師傳授律學。大師於未應請前，曾夜中得一奇夢。夢十餘長髯老人結席圍坐談法，大師親求加入席間，坐誦華嚴經偈一長篇，醒已尙憶。乃篝燈寫出贈洽師以留念。大師是朝謂余云：「余於夜闌得是奇夢，係居閩弘律之預兆。」乃開始編四分律含註戒本講義。擇癸酉年正月十六日始講，至二月七日圓滿。大師初開講時，曾述此次講律與未來之希望云：「余於出家受戒之時，未能如法，準以律義，實未得戒，本不能弘揚比丘戒律。但因昔時旣虛承受戒之名，其後又隨力修學，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與諸師互相硏習，甚願得有精通律義之比丘五人出現，能令正法住於世間，則余之弘律責任卽竟。」故余於講律時，不欲聚集多衆，但欲得數人發弘律之大願，肩荷南山之道統，以此爲畢生之事業者，余將盡其綿力，誓捨身命而啓導之。余於前二月，旣發弘律願後，五月居某寺，卽由寺主發起辦律學院。惟與余意見稍有未同，其後寺主亦卽退居，此事遂能。以後有他寺數處，

皆約余往辦律學院，因據以前之經驗，知其困難，故未承諾。以後即決定弘律辦法，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衆，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講律，實可謂余弘律第一步也。余業重福輕，斷不敢再希望大規模之事業。惟冀諸師奮力興起，肩荷南山一宗，廣傳世間，高樹律幢，此則余所祝禱者矣。」大師含註戒講畢日特書「世尊涅槃時，興起於大悲。集諸比丘衆，與如是教戒。莫謂我涅槃，淨行者無護。我今說戒經，亦善說毗尼。我雖般涅槃，當視如世尊。此經久住世，佛法爲熾盛。以是熾盛故，得入於涅槃。」的戒經偈賜余作初聽律遺念焉。

二月八日後，諸同學陪大師移住萬壽巖。大師開始編隨機羯磨講義。三月九日始講羯磨，至五月八日圓滿。五月初三恭值靈峯蕅益大師聖誕，大師是日親爲諸學者撰學律發願文云：「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弘誓願已，并別發四願：一願學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爲善友，互相提攜，常不捨離，同學毗尼，同宣大法，紹隆僧種，普利衆生。一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弘律之時，身心安寧，無諸魔障，境緣順遂，資生充足。一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弘律之時，能得清淨寺舍，安心久住，大衆和合，助緣殊勝。一願當來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衆，廣爲弘傳，不爲名聞，不求利養，願發大菩提心，護持佛法，誓盡心力，宣揚七百餘年湮沒不傳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間，冀正法再興，佛日重耀。並願以此發弘誓願，及以別發四願功德，乃至當來學律一切功德，悉以迴向法界衆生，惟願諸衆生等，共發大心，速消業障，往生極

樂，早證菩提等……」

五月初十後，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主轉物和尚請，十數同學隨駕蒞泉。大師結夏安居於尊勝院，專工圈點南山鈔記。圈畢時自書云「剃染後二年庚申，請奉東瀛古版行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於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檢天津新刊，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譌誤，迄今三載，始獲首尾完竣。是三載中所至之處，常以供養奉持。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薩戒，并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講含註戒本於妙釋寺，講隨機羯磨於萬壽巖。癸酉五月，居溫陵大開元寺。越二月，乃得點錄校竟，並為述斯事始末，以示後賢。」其時大師命余依式標圈是書。余唯命是從，弗分時夜，經三閱月之久，即完圈事。得大師格外喜意。特書一中幅，中題「精進第一」，左右另加題辭，余蒙是特賜，益增慚愧。

七月三十日，大師依瑜珈師地論錄出自誓受菩薩戒文，命余等諸同學隨意自於佛前受之。其時性願老法師等亦自動前來參加行受。八月一日始，大師續編戒本羯磨隨講別錄。廿四日始續講，於講期內，并編南山道宣律祖略譜，彙撰九華垂跡圖讚辭。至十月三日，為南山律祖涅槃日，戒本羯磨初次講解都訖。大師是日追憶宣祖晚年手撰羯磨疏自終南豐德寺出，爰以「豐德」命余別號，使余不忘耳祖之聖蹟。余顧名思義，不勝慚顏。自惟既乏學律之才，難繼大師之志，胡敢拜受斯號耶。十月二十八

日，大師撰梵網本菩薩戒本淺釋。至十一月十五日，稿本撰就。屬瑞今法師往廈妙釋寺代座宣講，余隨今師前往聽習。

十一月十五後，大師應草庵寺主請，由傳貫法師陪大師蒞庵過冬。余在廈聽經畢，遂詣庵伴大師度歲。除夕夜，大師於意空樓登座佛前，爲貫師與余選講靈峯大師祭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文云：「嗚呼！人不難相愛，難於相知。翁眞知我者哉！世縱有一二愛且知者，而志操相攜，某雖不敢擬翁泰山之德，幸三事略無違焉。倘實樸，絀虛文，不肯苟合時宜。註經論，讚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掣其羈縻。嗚呼，以法門耆宿如翁，而旭過蒙知愛，又志操相合如此，其能已於懷也。翁所證深淺，非某能擬。而生平最傾心處，請略紀之。當今知識，罕不以名相牽，利相餌，聲勢權位相依倚，如翁古道自愛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以掠虛伎倆，籠罩淺識，令生驚詫，如翁平實穩當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侈服飾，據華堂，恣情適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階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精選侍從，前列後隨，如翁躬自作役不圖安享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同流合污，自謂善權方便慈悲調順，如翁不肯苟殉諸方，甘受擔板之誚者有幾。故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濫，懦夫立而不傾，伯夷之隘，所以爲聖之淸也，豈似枉尋直尺詭遇一朝者，身雖存名已先淪也哉。某每悲如來正法，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其父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則

翁之道風未滅，必有聞而興起者，庶共砥狂瀾於末葉乎！……」大師是夕開示此文，寄慨時弊遙深，幾於流涕。仰慕大師諸君，讀是文時，必能窺見大師披鬀後操行與思想及熱誠衞教之一斑。大師是夕講開示畢，賜一橫幅，書「紹隆僧種。」右題「歲次癸酉與豐德××同住草庵度歲，書此以為遺念。演音，時年五十又四。」予余。如上所記諸事，為余在癸酉年度親近大師一載之事實。甲戌以後，大師雲遊各處弘律之事因時間關係，一時難盡記出，俟諸來日可也。

卅一年十月廿日寫於尊勝院律淨關大師之故居

弘一法師

印西

昨秋，歷萬劫來天目。其次日，始悉本師弘一音老人已於九月初四日示寂泉州，痛泣悲憫，至今長結胸腹間。回憶西幼時從師錢塘，學音樂金石書畫諸藝事，朝朝奉侍，情同母子，慈眷之深，二十五載來，未嘗敢一日忘。當戊午之春，每以梵典誘導，其善巧方便之意，至湛且篤，於是西始漸漸信奉佛乘。戊辰清明，為掃祖墓西自北平回甌，其時適師掩關城南城下寮，得時時親聞法音，每至日落月上，不知飢倦，家人咸戲呼西曰小沙彌。居兩月，因與繼母有閒言，不諒，被訟於法曹，師聞之，以書召往誠勸，窮數日夜，聆之益有悟，遂決披剃投入空門。是冬往明州天童寺具足比丘戒。閱三載，師屢命參訪海內緇素諸名

宿，乃得行脚西蜀海南及吳越間，數歲無休。壬申初秋，師大病，臥越東白馬湖之法界寺，漿水不進，彌旬臥牀，常呼印西不止。時夏丏尊居士，方亦憩湖上，遽以電告。西自西湖北山靈峯寺，忍炎暑，步行至師前，侍奉湯藥，經二月餘，疾苦始閒，乃集書古德偈語，屏聯，大小數幀，遺西。並告此書甚得意，其玄妙處，恐非尋常書家所能知。復刻貽印石一方，奇珍尤甚。西素知師精篆刻，顧極鮮爲人奏刀，友好間惟馬一浮居士得有數印，餘則未之見也。嗣師因年老厭寒，冬春兩季，胥遊息甌閩，間亦說法他山。乙亥夏，西居鏡湖小雲棲，與賀揚靈居士同倡葺越中諸名勝，未幾蓴梅精舍告成，莊嚴畢具，曾奉書迎養，旋蒙諭允，於秋高氣清時發駕。讀之狂喜，如小兒得餅，不可形容言狀。乃以孽鯨東掀，刀兵遽作，不果南來。師自青島過申，即倉皇去泉州，避隱山中，專事著律念佛，一意西馳。緣慳福薄，不獲繼飲法乳，忽忽八載，顛倒塵山霧海之中，渴念何如。至大前歲春，直師花甲上壽，西與在浙緇素弟子阮毅成徐浩姜卿雲施叔範龔，徵文爲頌。事爲所聞，致書數千里外，屬以所集之資轉奉衛國將士，及避難同胞，庶乎有用。其澹泊慈愍，絕不爲世諦所縛，豈尋常古德所能及哉？西愧下劣，萬不敢以文字贊師之德行，惟念今生得身心出家，獲奉聖教，復能略知詩文書畫，具賴師恩，烏可以無紀？萬劫毀骨，積淚如山，欲報此德，何生何世！書竟淚大下，如雨不斷，仰望星斗，震搖欲墮。

癸未元旦於西天目山智度禪脚

我虔念着弘一大師

慧田

我的認識弘一大師，是在十二歲光景，那時候他恰在大開元寺講律，而我正在開元寺辦的慈兒院中念書。由於先生們的介紹，才明白大師本是個東洋留學生，是個中國藝術界的先進，書畫音樂樣樣都很好。由於兒童的富於高度崇拜心理的緣故，使我從此便老是想像這樣的一個人，為甚麽也要出家，並對於他出家的生活態度，及種種問題，起了莫大憧憬，好奇，甚至有時也會發生一種崇拜，羨慕。常常這樣地疑問着：是不是那種出家生活實在是偉大高尚有意義的呢？不然，為甚麽一個人會抛開了寫意的藝術家生活不過，而走上了這種生活途徑上來呢？是的，一定是的，這樣我便非常堅定地確立了我這種看法，這種信仰，這委實跟我以後出家的因緣，很有關係。更由於吾友陳海量君的鼓勵，說出家是怎樣的高尚，怎樣的尊嚴，可以為人天師範，益發使我心花怒放，以後便由這種似可以說是單純的信仰，也可以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觀念支配着，決定着我後來的出家的生活。并且因為海量君又是接近弘一大師的，而我便也更由於這種關係，漸漸接近了他老人家。說起來這是我與弘一大師的一段香火因緣吧！那這已是過去十年間的事了，十年的光陰匆匆地過去了，十年間多少事象也匆匆地磨沒了，唯有這，唯有這永不會跟着匆匆的十年消逝去的印象，卻仍舊留在我的腦海中作為甜

蜜的回憶。

記得是大前年的一個冬天裏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南安水雲洞外的麥田上伴着工人冬耕，得着弘一大師由永春蓬壺移錫附近靈應寺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丟下了工作，飛也似的三步兩步地趕快過山嶺去拜訪這位多年不見的大師。我見他的時候，已是他老人家到來的第三天，而又是他開始不見客的第一天。聽說他不見客，我也就不敢動問要見他的話，不知卻早有人告訴他說我特地趕來見他，故在我停脚後飯還沒喫完時，他已先來請我進去，說是「特別的會見」，這時使我得着莫大的感慰；然也使我感到意外的不安了。在我未見他以前，本抱了一腔的熱情，同時也積蓄着許多話要向他面談，但是和他一見面，看到他和善地笑望着我，使我忽像塞着了喉，一句話也講不出口，不知是甚麼力量的感召使我這樣。平常放浪慣的我，每見他那莊嚴誠敬確是人天師表的儀態，便自慚形穢地覺得非常的局促不安，心裏突突地跳起來。那時靜默了一二分鐘，他只好先行開口，問我現在住在甚麼地方，這樣才開了我的話頭，告訴他就在附近的一個山上躬耕，實行着我在戰爭期中出家人生活的「農禪主義」，作為自食其力而避免被目為社會蠹蟲的一種嘗試生活。便又乘機請他到我那裏去玩玩，本來心裏是想請他去住的，因為覺得自己住的房子太簡陋，不由得換一口氣請他去玩玩，因我在說話間尙有一種稚氣十足的神情，並說得非常的起勁，竟引起他發奇的問我：「住的到底是

出家人的地方呢？還是在家人的地方呢？」「有幾個人同住呢？」誰曉得他這一問和我的一答，竟成就了他二次件我水雲山居的因緣呢？

由於水雲地方的簡陋，設備的不全，故大師來住的時候，我只能夠於可能的範圍內，打掃兩間簡陋的房間讓他作爲靜修之室，睡眠的牀還是由我讓下的兩扇門板搭成的，在我很是過意不去，而他老人家見了，卻非常的歡喜，滿口都是很好很好的。要曉得世間上最無用最壞的東西，在他心口中都要變成好的，有用的東西啊！認眞地說起來，在他的眼中，根本就一切沒有分別。他又這樣告訴我：「我們出家人，用的東西都是十方施主的，甚麼東西都要節儉的，愛惜的；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氣，乾淨，就好，用的東西只要可以用，不必甚麼精巧華麗，這是太貴族化，我們出家人不應該有的，要受人家的批評。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簡潔清淨而已，用不着高樓大廈，像這樣的房子我們是住得慣的。」大師的話也許是安慰我，也許是訓誨我，而我以地方的簡陋而感覺到不安，眞是忘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出家人的本色，也許是現在一般人所忘記的吧？

誰也知道大師過的日常生活都是「戒律化」的，這不消我再來多所稱說，不過就他住居水雲一段短短時期中，使我又知道他每日的時間都有一定的分配，一定的規則，他給你定下來的每一個時間的工作，你也要守着他一定的時間的分配來做，一點也不要差越。一天，我因忙了自己的事情，竟

忘了爲他泡開水的時間，當自己覺察了的時候，也不過過了一個鐘頭光景，他老人家完全不怪你也不箴規你，卻一定要喫起冷水來。由於我的不關心不準時，讓他老人家喫起冷水來，我以爲無論一個怎樣放誕散漫的人，都會埋怨自己的不該，而下回決不敢再有不準時的舉動。我想大師的「無言之敎」是最可敬佩的。又記得一天大師在寺後田陌上散步回來，恰我在廚房煮菜時，丟了幾個壞的小白蘿蔔在泥淖裏，他雖然沒曾看見是我丟的，可是竟拾了回來，當拾了甚麼好東西似的，歡喜的對我說：「生蘿蔔喫下最是補氣的。」「喫生蘿蔔補氣我是不明白的，而丟了蘿蔔作了孽我是知道。」我這樣地想着，急得我告訴他說：「田裏還有很好的，我可以拿幾個來給你喫。」他堅持不要，就把那泥濘中拾起來的小蘿蔔放了些鹽，甜蜜蜜地喫了起來。在我很是難過的，從此我便也再不敢，并禁止了我的工人，在山上亂丟食物了。我對着大師的惜物精神，眞起了無限的感動。大師的這一種無言說的以身爲準則的敎化，眞是難得，莫說佛敎中需要這種師表，卽儒敎中亦何嘗沒有「求經師易，求人師難」的呼聲呢？嗟夫！師道之難，古今一轍，大師云逝，寧僅佛敎中之損失已耶？對於越是放誕的人越用這種法門來感化他，越是有效，「剛强衆生，孰謂難調？」大師人格的感化力，眞是不可思議呀！

大師又是最明白最同情人的一個；他曾經誠懇地這樣的勖勉着我說：「我總希望你做個上等人，無論出家在家都可以，若出家希望你做個佛敎的棟梁，若在家希望你爲國家社會的中堅，可以做

倡佛教的大護法。要出家就是要親近明師，研究佛法，可以自渡渡人，出家人的飯總是要給用功的出家人喫的，不是要給貓貓虎虎的不用功出家人混的。你總是要自己明白尊重自己，可不要這樣糊塗地混下去，糊塗混下去是很可惜的，是自己糟蹋了自己，這是我對於你的一點希望。」大師用這種誠懇的話激勵着我，嗚呼！當頭有棒，金石為開，就是怎樣鐵石心腸的人，想亦不能無動於中吧？不由得不使你投在他崇高偉大的精神人格的懷抱裏，發誓改頭換面地做個老老實實用功的出家人。午夜自思，撫躬而涕，以大師感我之深，其復能朝夕忘之哉！

我虔念着大師，大師一切都讓我到死地虔念着，下面又是極可虔念的一件事。這事乃起在大師臨終一星期前的一天，天氣是陰鬱的，那天倘在患病的我，的確是好些了，但頭仍舊是昏沈沈，正無精打彩地在房中踱着步伐，想着前天答應替大師搬東西到承天寺來，終因自己一病數天，在昏迷中一點也記不得，未能照辦，然而對大師失信，又是我心中再懊悔不過的，到底還是那天清爽一點，因此便想到大師那裏去看一趟，然而兩腿軟得可憐，終不能越外一步。恰妙蓮法師由外進來，手上捧了些香蕉，告訴我，弘一大師身體不大舒適，要等好了以後，再打算搬過來，請你不要掛礙。他老人家聽說起你在大病，不能過來看你，特地叫我送些藥丸與香蕉給你，並囑向你轉告：「他老了，不中用了，你是年輕的，你快把這些藥丸喫了，快快地好起來，將來可以做佛教的棟樑。」唉！這樣地回想起來，好像大師是

特託妙蓮法師爲我作臨別的贈言了，而我那時從妙蓮法師所說的大師身體不大舒適的口氣中想來，總以爲他老人家小恙不大要緊，並深深地爲他祝福，能早日恢復健康，誰想他竟從此小恙中決心辭世西歸，竟而拋下了要他引渡的茫茫衆生，和茫茫衆生之一的我呢？因而始終也沒法去作臨別最後之一面，這眞眞是我一想起他老人家的時候的最大創痛。雖時我拜受之下，感泣良深，想想自己從小浪跡天涯，而今父母遠隔重洋，生下來以至於現在，簡直沒有享受父母的撫愛與照護，卻也未曾得到他人的深深愛惜過，這樣辱受大師的撫愛，算是生平第一次的愛的感受。當時怎能說出一句眞正足以表示中心極度感激的話來呢！只勉强寫了幾個字，隨手託妙蓮法師替我帶呈，大概寫的記得是這樣的幾個字能：「大師有病，應當服藥，以期早痊，用慰弟子之心。藥丸香蕉敬受之下，感泣奚似，敬達不宣。」嗟乎！一落文字言詮，便著邊際，至此始給我領驗過來。

至於大師的化身閩南，也可說是與閩人別有因緣。他的入滅歸眞，就他而言，是他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進入功行圓滿的境界，我們可不必用着俗情的悲哀，然而對於我輩而言，則失卻了一位中心敬仰的大師，實在也難以做到「太上忘情」的地步，而禁得住不發生痛悼也。猶憶水雲別師時，曾經灑淚懇留大師，亦知我情出懇摯，故婉約我作第三次的同住，孰料現在人天一隔，親近無緣，又怎能使飄蕩在雲水生活中的我，不與明燈遽息，慈航莫接，長抱無涯之虔念乎？！唉！大師！且讓我永遠的

虔念着吧！且讓我在永遠的虔念中喚起一點靈輝吧！

略紀一公大師德惠

師慚

余之得識大師鴻名者，始於印光法師文鈔，及佛學半月刊，寒笳集，及人生之最後等書，心輒慕之。民廿七年，大師主講開元，余預會始覩尊容，然未敢進覲也。嗣後親炙之望，恆住於心。去冬聞師蒞泉，將在百原作數日之留，境緣成就，欣幸靡已，遂於臘月七日恭趨拜覲。大師威儀若泰山，待人遜霽月，一晤面卽曰：「文澤居士你來耶？你皈依印光法師耶？你從上海買來佛書送人耶？很好，很好！」噫，大師如此親切鼓勵，使余感愧交加。竊昔何障而不得拜覲光公，今何幸而又獲親炙一公。作禮乞示，大師曰：「你但依光公文鈔認眞修持，卽十分妥善，此外別無可開示。」偉哉！師之言簡義豐，一應修持涉世之欵，以文鈔二字括盡，余略領此意，故也無開口處矣。

一日，以用功忽發忽弛，而奮發之日，昏沈與夢境反盛，乞示於師。師曰：「無妨也，此係宿業使然，但繼續精進，不起執著，如是諸障，自可漸少。」

又憶一次，以念佛時妄念紛飛，無力掃除，後自發起用聽時鐘動聲繫念，或用觀想漢文之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繫念（每念佛一句想一字，週而復始）此二法，隨意用一，似覺妄念稍減。但恐與經義未

合；或致起諸魔事，因而乞師指正。師曰：「極可，惟所用鐘勿過小，（當以大自鳴鐘爲宜）小則行速，不適於緊聽。又須安放平穩，使丁當之聲，均勻相等，如此聽鐘念佛，妄念當可減少。」又謂「十數年前，亦曾撰聽鐘念佛之文，呈正於印光大師，光大師甚爲贊成」云。至於想字念佛之法，師示以但想阿彌陀佛四字，較爲簡易。所想之字，須十分明顯，並其字體與筆法，皆如在目前，所見之字愈淸楚，心愈安定。每念佛一句，想一字，四字想完，至第五句則總想四字，第六句，再由第一字想起，如此用功，最易遣妄。其他如掐珠念佛，若一句過一珠，則太繁忙，若十句過一珠，恐難記淸，最適當者以四句或五句過一珠，則多寡適宜，而心易歸一。然坐時掐珠，似覺費力，不若聽鐘等爲安也。

臘月之望，介紹曾文榮居士皈依大師。荷垂攝受，爲取法名曰勝榮。皈依時，大師臨佛前指導，禮儀肅穆，令人心境頓捐。

次日，師爲開示法要，皆敦倫及修淨之敎，與我師印光公同一口氣，而於戒殺及發願求生西方等訓，又復鄭重至再。

又一起，余陪楊嚴潔居士趨叩請益，大師告之曰：「修持當一門深入，久久專修，方有成就希望，若心無主宰，見異思遷，志向不一，何由成功。」又曰：「現今修持求其機理雙契，利鈍咸宜，易行疾證者，是在淨土法門，可閱印光法師文鈔，及嘉言錄，尤其是嘉言錄分類易閱，開端處倘未能領會，不妨從中間

較淺顯處先閱。閱佛書萬不可如閱報紙，一過目便歇，須是細心玩索，每日或看一二段，或僅數行，三翻五轉，以文會意，牢記躬行，方得實益。」又囑以勿雜煉丹運氣之法。

六十老人鄭悟現居士，聞大師蒞泉，挽余引覲。大師亦以煉丹非佛法，及得失處，爲之詳示。並勖之曰：「請老居士發心勸各齋堂，朝暮做課誦念佛，實行大乘佛化。把煉丹運氣工夫換作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則得益無量，勸化者功德亦無量也。」

余謂煉丹之法，至極不過登仙。壽命雖較人道爲長，然仍有終盡退墮之日。所謂「別得生理，壽千萬歲，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楞嚴經第八卷末詳言之。若以之求了生死，正喻蒸沙作飯。然彼謬引佛經祖語，雜拉佛教儀式，初發心人，或難辨別。（熟讀印光法師文鈔正編復鄺隱叟書及續編與莊慧炬書，自不致誤。）余昔亦然，故深爲所誤，苟非讀我師文鈔，則亦自以爲道矣。安知其謬哉！又安知有帶業往生，易修速成，但深信願決了生死，直登不退之淨土法門哉！險極幸甚！

今夏釋迦寺，以剃度沙彌儀軌，疑有未妥及餘數端，委余求正於師。適大師閉關溫陵養老院，乃以函稟。旋奉轉諭，期以七月廿一後賜見。余乃於廿二日趨謁。席次，師出剃頭儀式抄本一卷示曰：「自靈芝律師後，失傳約七八百年。今爲刪訂此本，昨已集數師在此演過，此卷，妙蓮師繕贈。將來發心出家者，令依此授之，如未明瞭，請壽山師等指導，當可如法也。」復續析餘事數端，詢寺中概況，切囑守清規持

戒念佛。最後詢及伯遒居士臨終狀況，復勖余修持毋怠忽。此次拜覲，承訓最久，溫諭備至，嗚呼！豈疑已成最後之教也！

今日衆迎大師靈龕赴承天，余幸參預奉翣，沿途心思潮湧。迴憶八度親炙，獲益殊勝。今師遺體爲我等所肩，而慈容已莫覩。凡情未泯，清淚橫流。溯我師光公涅槃，距今未滿兩載，而一公又寂。深障凡夫，頓失導師，險道長遠，將何自恃。至言在耳，鏤骨銘心。敬略紀大師予余之德惠，藉伸心喪之哀忱。

壬午九月初六晚紀於榮蓮之堂

弘一大師遷化感言

楊東

到了末法時代，眞是糟糕的氣運；非但民衆遭苦，國家遇難，就是我們佛敎也漸漸地衰頹下去，高僧尊宿，大善知識，同時慢慢池減稀了。

在中國佛教界的近年來尊稱爲第一流的高僧，淨宗泰斗的印光大師，已於廿九年古曆十一月初四日圓寂。今又聽到弘一大師在本年古曆九月初四西歸的耗音，確有不勝的悲仰啊！

雖然我沒有親見弘一大師的慈顏笑容，但是我的耳朵常常聽到他的行持嚴密，冬夏一衲；我的眼睛也每每看見他的著作偉大，緇素同讚。

推想弘一大師一輩子專揚戒律，實有大大的原因；蓋以釋迦世尊於涅槃時，有弟子哀哀地請問：「佛若在於世間，自然依靠佛而爲師傅；若不在於世間，依靠什麼人而爲師傅呢？」佛就答說：「我去世了，你們弟子無須悲哀懊惱，但祇以戒爲師就是了。」

於此，可見戒法的重大和扼要；因爲戒是證菩提的根本，成佛道的正因，能夠防一切非，能夠止一切惡，若使非惡防止的嚴密，就於諸非的事情無犯，衆惡的業行無造。到此無犯無造的地步，就是無上出世的善根功德，必定究竟圓滿的；這是全仗戒法的力量。所以佛說：「戒爲出生一切善法功德的初基，猶如大地能產能藏萬物的一般。」假使萬物沒有大地的寄託，就不能長大儲成的。

經言：「以戒生定，由定發慧。」這戒定慧的三無漏學，有互相連帶的關係，乃是佛法的綱骨，修道的梯隥。譬如大寶鼎的三足，一足也不能缺少的。

如今雖說佛教衰頹，而佛教的自身本不衰頹；仍然巍巍高大，莊嚴隆重。祇因一班腐敗不堪的僧侶，終日販賣如來的家業，且沒有深達佛乘的意志和研究教理的思想，不僅貽害社會，被詈爲寄生蟲，又累及佛教自身的嘉名善號。這班僧侶名義雖在某寺某門，已經聆納三師七證及引禮師的訓誨，能夠附從承當「依教奉行」的應語。等到了三壇大戒以後，總算是一位堂堂的大比丘相，可是早已背教而走，將「受戒容易守戒難」的一句話置於腦後。一出戒堂，所有的戒相差不多抛棄到東洋大海，

專謀應赴的生涯。……我不敢再描寫下去，恐招了無量口業，還是隨他去罷！或似印光大師所說「業障深重，沒有辦法」的言論相契呢？

不，不，不……據我渺小的眼光看來，依我微細的心境想來，絕對必定有辦法的！只要盼望現在佛敎界具大資力的高德僧伽，趕快醒悟長夜的睡夢，振作無畏的精神，打成一片堅牢的心志，重整僧侶的制度，提倡如來的戒法，淘成純粹的敎徒，以戒爲師的遺訓，恆記在心中勿忘，共同努力實踐履行起來，都學弘一大師嚴密的行持，不忘記大律師偉大的著作。這樣非但眞是如來的行淨敎徒，實爲永遠紀念大師遺化後的誠信弟子啊！

如來的戒法，既要提倡宣揚，那不但可使民衆得益沒有限量，而且可使國家永久幸福，佛敎興盛的氣象當可期望！

因爲一登戒品，人倫的道德日高月增。如人或持一戒，就除一惡；或持五戒，就去五惡；或持八戒，就消八惡；或持十戒，就滅十惡；……乃至無量戒，就斷無量惡。一人照這樣子的行持，便成一人的善；十人照這樣子的行持，便成十人的善；百人照這樣子的行持，便成百人的善；千人照這樣子的行持，便成千人的善；……乃至千千萬萬的人照這樣子的行持，便成千千萬萬的人的善。如此，世間上個個無惡，人人是善，天下自然太平，民衆自然安樂。當然沒有人與人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黨與黨爭，派與派爭，敎

興敎爭，宗與宗爭的不正的氣象了，這樣豈非戒法的功用，眞所謂「如來戒法，大而無外，尊而無對；讚之功德無窮，奉之利益無量，帝王崇之！大人宗之！」我們僧侶雖修各宗的法門，也須臾不能離開戒法的，怎樣受後而忘之呢？「倘願戒幢眞淨法，普周一切益無邊，晚晴雖逝傳燈廣，法鼓常鳴震大千！」

哭弘一大師

愴痕

嗚呼！公之西歸，猶佛日之西沈，孺兒之喪母，苦海之失航，病者之缺醫也。愴依住三載，慈威備至，見愴放逸，便含淚痛責；及愴改過，則歡然撫慰。今日愴之得寸進者悉公之所賜也。嗚呼！須彌可傾，大海可竭，此恩難盡也。

嗚呼！公每對愴太息佛法陵夷，已至極點；僧人頹狀，不堪言喻；以至法門生出種種風波，皆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也。余深盼仁者將來能爲佛敎爭光，法門棟樑，則余無憂焉。嗚呼！愴何人斯，而蒙公若是獎勵，敢不勉旃！

嗚呼！愴於福林患病，得公親爲看護，且用慈音安慰，勸愴放下一切，專心念佛，求生西方。倘愴臨終，自欲盡力爲之助念，決可令愴得生安養。並問愴之原籍，欲預爲作往生傳焉。嗚呼！焉知公竟先我而西去耶！

嗚呼！公爲愴標名律華，自謂義有三解：（一）奉持律敎，如華開敷，當來能結聖果。（今開花，後結果。）（二）敬護律儀，戒香熏修，則淨域蓮華，漸以敷榮。（受持戒律功德能生極樂淨土，見觀經往生論云：「初發心人，極樂寶池，已萌蓮種；若精進不退，日益生長，華漸開敷；其或懈退，日漸憔悴；若能自新，華復鮮麗；其或不然，芽焦種敗。」自新，即改過自新。）（三）行依律敎，啓華嚴。（如律行持之時，復依華嚴經，發廣大弘願。）嗚呼！愴顧名思義，能無愧乎！

嗚呼！公復爲愴書律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復小註云：「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爾者律華××於是偈言深爲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讚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峯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爲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踪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遵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嗚呼！愴誠逆子也，未能如公所期望，他世有緣相會，復何顏以見公哉！

嗚呼！公於未寂滅之前一年，曾遺書於愴，囑愴愼重保存，須待公圓寂後，方可啓示。今啓見之，其遺囑曰：「律華××澄覽，朽人與仁者多生有緣，故能長久同住，彼此均獲利益。朽人對於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欽佩。朽人撫心自問，實萬分不及其一。故朽人與仁者長久同住，能自獲甚大之利益也。妙蓮法師

行持精勤，悲願深切，爲當代僧衆中所罕見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師長。但朽人在世之時，畏他人嫉妒疑議，不敢明言。今朽人已西歸矣，心中尙有懸念者，以仁者年齡太幼，若非親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識，恐致退惰，故敢竭其愚誠，殷勤請於仁者，乞自今以後與妙蓮法師同住，且發盡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師，自稱弟子。並乞彼時賜教誨，雖受惡辣之鉗錘，亦應如飲甘露，萬勿捨棄。至囑！至囑！」

嗚呼！愴當日以業障深重，每感慈訓過於嚴厲，兼妙蓮法師在旁督促，時有興退之念，而今已矣！雖再欲願受惡辣鉗錘，已不可得矣！嗚呼！愴痕！何善根之薄耶！夜深人靜，殘燈欲息，囘溯前情，血淚滂沱，欲寫不成句矣。

追悼弘一律師

文心

壬午季秋九月二十四日余晨餐畢，在吾居樓的後窗，蹤觀山景，興味盎然。知賓賢範師在窗前報告說：「弘一法師死了！」我帶驚疑地反問他「你怎麽知道呢？」他說昨天鼓浪嶼日光巖有同學得到泉州有信息，說死巳半個月了。如此抖擻精神，活活潑潑的一位苦行尊者，忽然西逝，令人不禁悲痛，遂想到佛陀曾說「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來，便成隔世，」眞實不虛。

但弘一律師，自其脫白之後，精研三藏，尤其努力律學，今僅就我個人間接直接與老人的關係，特

寫出以作追悼耳。

余於民之十四五年間，在江蘇常熟破山興福寺法界學院，從湖北慈舟法師及湖南歸元法師，研討曇無德部律的時候，深感律中的輕重罪的起由開遮持犯的判斷，止持作持的嚴格，戒體戒相的條析，非常稠繁，難以具了。復於上海佛學書局購得弘一律師四分戒相表一冊，關於四分大律的一切困難，無不解決。他以科學與藝術的方法，將律中的開遮持犯，止持作持，大小罪由戒體戒相，無不表陳，誠古今中外未曾有的傑作，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一也。

復次於民之十八年冬，余轉入閩南佛學院求學的時候，閩院院長虛大師，弘化西洋回來，而弘一法師亦由他方來閩院，始覩其眞容。兩聖僧相比較之下，而虛大師儀表出俗，彬彬地恰是一個義學沙門，而弘一老人狀貌超凡，皎皎地正是一代頭陀行者。迨虛大師講演之後，請其登臺誨示，立即彎腰，連說不敢，其謙恭之情，俾人我慢山崩，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二也。

復次於民之二十年，余弘敎河南汴梁及湖北武漢。迨民之二十四年春，因閩院院長常惺法師的函聘，余重遊舊地，又值弘一律師安居南普陀寺三門前東邊的功德樓上，他又從日本請回很多名貴莊嚴的法寶，自己研讀，暇時並爲瑞今廣洽師等講授律學大要。余於閩院講課之暇，亦曾參加。有時余亦曾披衣持具叩問要法，慈意殷殷，誨人不倦，曾以名貴竹盒內貯日本式的七卷大乘妙法蓮華經送

我，我又轉送已亡的老友××和尙，現由其徒妙廉妙解等，仍保存白鹿洞，以作鑊山之寶。其法施的廣大，嘉惠的眞摯，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三也。

復次民之二十六年，自盧溝橋事件爆發的時候，全中國漸均成戰區，南普陀寺亦成戰時重地，余遂移居萬石蓮寺。弘一律師又從青島攜帶學僧數十人亦到，學僧圓柮等數十人安居中巖，余安居會泉老法師關房南部，弘一律師安居關房北部，專研律宗，有時亦爲帶來的學僧講律。余唯讀楞嚴經，並持大悲咒及觀音菩薩聖號，以祈禱世界和平。一切食費，均由會泉老法師供養。同居有四五月之久，凡見面雖彼此杜口，然亦合掌爲禮，以示互敬。當其往泉州時，余曾送他老人七律一首，時久不記其辭，徧尋書篋，都未之見，亦一憾事。但他老人往泉州時，覩余書桌除經書外，別無所有，寂寥異常。他老人親手栽三四小磁盆名花，對我很慈愛的樣子，躬自搬到我的書桌沿上，並一一說明其花的名字，其花名我都忘了，曾記有一盆開的很香豔，放在桌上，說了花名，他老人就和悅的轉身回寮了，至今思之，一係慰我寂寥，一係借物以顯其精神常住，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四也。

然此一代大律師，自萬石巖送別，至今已五年餘矣，可謂一別永別，再無覩其慈顏的時期，不勝慟悼之至！

嗚呼！功德山王，忽然倒了，般若燈炬，忽然息了，菩提大樹，忽然枯了，濟生寶筏，忽然沈了，致我等衆

生如何超生彼岸，如何獲大覺王，如何得深智慧，如何契證實相？

你老人家果若不捨衆生，勿享極樂的樂，尙冀倒駕慈航，廣渡苦惱衆生，嚴淨濁惡世界，余以此爲悼，亦以此爲祈禱。

民國卅一年十月初六日在南普陀寺中天禪室南窗下泣寫

悼律宗泰斗弘一大師

性　光

惟夫弘一法師者，誠當代之圭臬，人天之依止也。託神垂像於平湖，養體育智於津衞。旋蹤遊學而東渡，入釋振錫遍寰內。頂奉尸羅以弘範，兼暢淨宗以啓迷。可謂釋迦嫡孫，南山胄裔。承如來之家業，慧燈重明。行菩薩之方便，法幢再立。愍溺類而汎慈舟，以濟羣品。哀重昏而炳火炬，以燭幽趣。淨德昭彰，旭日高擧。聞名者，若春雷之驚幽蟄。聆誨者，似生疾之遇耆域。光雖未親蒙大師之金言，而聞褒讚，閱翰迹，亦觀雲知雨也。

日前嘗聞大師逝世之惡音，而未詳其實。昨覽佛學月刊，方驗前聞不謬也。

嗟乎，人天眼滅，法幢倒植。孤兒喪其估，孺子失其恃。渡溪折橋梁，探寶失導師。吾豈無心乎，能不爲之愴悽。尤可深憾者，未及躬晤嚴儀，炙聆法誨。今大師匿曜閩中，夐絕胡喩。不勝望東越以潸衾，覽鴻箸而生悲。睹玉照以慘惶，啓墨迹而怏悒。奈泱泱玉帶，荒荒萬里，弗克前往致祭，忉愧何似。

然大師以持戒修淨，爲斷惑之利劍。吾儕依之遵行，則何異見師。不曾見師，而猶見諸佛矣。靜念我公，不勝悲慟。敬輓一聯以慰寸忱。

慈德重如山，四衆緇素共讚仰！

師恩深若海，一去界內同沾衣。

悼弘一大師

賢悟

人生的旅途上，
失去了
一盞燦爛的明燈！
佛法的教門中，
倒下了
一株擎天的玉柱！
唉！………
人們爲甚麼這樣的苦惱？
佛門爲甚麼這樣的不幸？

「當，當，當……」壁上的時鐘，自動地敲了八下，這是十月十三日的一天夜裏，慘淡而無光地的一彎像鈎子也似的月色，歪斜着，滿掛在那蒼色圓形如碧波大海般的天空中；幾點星光，羅列着，一閃一爍的明滅着，和微微地顫動着。——這時，在四周圍的空氣裏，都帶上了沈默；大地上的一切——情景，是被一片幽黯所呑沒。遠遠地，只有一陣陣從村裏傳來的衝破寂寞的慘厲的犬吠聲，和一聲聲凄清而帶悠揚的蟲叫聲，以及近處樹上的葉子發出那吹動的乾枯的聲響，示着悽涼的情調。在這——漫漫長夜，月色秋聲中，我們的唯一之導師——弘一老人，他竟靜悄悄地去他的路了！

當我突然得到他老人往西方路上去的消息，我的心驟然的沈重下去，鼻管裏立刻衝出一陣辛酸。啊，我是呆僵了！我的確是失去了知覺！全身是冰冷的，兩目是圓直的，我的眼淚是再也無從淌出！我的胸膛是再也止不住情感的蕩激！我覺得在我眼簾下的一切——山河大地，以及萬物的姿態，甚麽看來，都是寂寞，都是煩悶，都是帶着蕭條的景象！都是能夠引起了我的沈痛，我的傷懷！——我著實的感嘆，著實的替中國佛敎以及人們的命運作一感嘆——「唉！」

我們知道：我們的大導師弘一老人，誰人不知，誰人不識，可以說普天之下，無論三歲孩童，對於他的盛德也都是聞名的！所以一般名流學士的得以與佛敎親近，這一部份也都是受了他老人的感化！這次老人的死，一方面雖說人們失去了依止的導師，一方面對於佛敎上簡直受了莫大的影響！我想：

這也許是佛教將衰的現象嗎，不然爲甚麼一般大德……呼應而去哩？……

老人可以說是和閩南地方最有因緣了！……就是他的「二一老人」之號，也從這里而來的。而且在閩南中的人士們，也都奉爲導師而尊崇的，這……

在民國廿三年的時候，漳泉廈一帶當時出家的年輕佛子很多——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老人因鑒閩南佛教之不振，和覺一般當此正需修學的年輕人如果不使其稍受一點學識，將來豈不一羣羣一羣羣的變成了啞羊嗎；因爲佛教前途設想，和憐憫一班失學的佛子起見，故此老人便極力的提倡開辦佛教養正院，并且自願擔負院長的名義，專門供給一般不識「之無」和稍知「一二」的青年佛子作求學的寶所。（在當時雖有一般所謂佛學院，研究社，講經道場……然都不是這些淺學和沒有學過的人能問津就教的處所！）因此，我也得由歧途而有了歸宿，而給我有了今日的成績，這實在是使我莫名的感激的！在這裏我並希望……效着老人的樣做去！

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總以爲老人是一個「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和「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的老人。其實，這不過不曉得他的細底罷了……老人確是一個具有損己利人的菩薩心腸！是一個以宏法爲家務的盡心佛教的人！他並不像普通一般的人，在他內心裏對於佛教，對於人生，時刻所抱的憂慮，總未見得不深入一層罷！記得以前他在晉水草庵作一聯道：

草藉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
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老人的態度雖然如秋水般的冷淡，然而老人的心情卻是火也似的熱烈！

說到老人的行儀的威德，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八萬三千，我們且不談，就是日常中的所謂「行住坐臥」的四威儀，我想誰也不能和他對比的罷？——當他跨起足步來的時候，自有他的一種不可以形容的儀態，而且足步好像是很沈重的，又像穿梭也似的，一步緊接着一步，和着身子一齊向前的並進着。在他身上穿着的那一件樸素而瘦長的衲衣，當他步伐不止的時候，那飄飄而有力的衣角，總不見得會自然的向下垂着的。……至於老人的臥房，當在南普陀寺時，我也曾經眼過一次的。臥房之內，除掉一隻桌子，一張臥榻，和幾件日用的東西外，環堵蕭然（至於佛像以及經書那是供在佛堂裏的。）一般的凡僧看了，不知作何感想哩？……

至於老人的一切行動，都是非常的奇特的；然都能夠引起人家對他生出一種敬心！……記得民國廿六年春，老人在養正學院講青年佛徒應注意之四項的時候，這樣的對我們說道：「……在我足上穿的這一雙鞋子，是一位同參送給我的；它和我已做了十五載的伴侶了。」然而，我們用着好奇的目光一看；咦，原來還是一絲不破哩；不過比剛從店裏買來的舊一點就是了。聽法師們說：他的一把雨

傘也是他的朋友餽送的，但不知有了多少年數哩？由此，我們可見老人的一般了！……

關於老人所給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很多，不過這里因爲篇幅的不能容許我而且我也無力再盡情的寫了出來。那末只好排在我的心裏，作我一生的回憶罷。總之，我們知道：老人以前是怎樣的人，……然而自他出了家之後，則又是換了另外的一個人：精治梵典，力行律儀；他不爲名爲利，他與人無爭，與世無執！他對於一切都不尙空談，只求切實力行！他對人總是一面具慈的笑容，他……他……這些，都是甚麽人所做不到的；而也是甚麽人所想不到的！——的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我們唯一的模範，都是值得我們的紀念！可是，「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我們的老人他竟與我們機緣盡了！他那清癯慈和的瘦影，只留下他的遺像了，我想，抔土雖可蓋埋了他的遺骨，然而他那偉大的精神，高尙之人格，在百千萬億人的腦海裏，總不會給他消滅的罷？

卅一，十一，十，稿於鷺水之濱

記念弘一法師——死

開達

「世間眼滅，大燈炬滅！
嗟老人滅度一何速耶？」

一　我的心潮

在一個淸朗的秋晨，蕭條排列着凋零的樹木，水灘上點綴着零落的枯黃的葉子，在軟弱的陽光下跟着秋風飄動，道途上蟄伏着幽靜，冷寂，落寞，顯然覺得秋景的淒涼，大地上滿佈着死氣。

我永遠忘不掉的這個秋晨；
我們的引導着弘一法師死了！
噯唷！我的……流淚。
徬徨的道上；
失掉了一盞偉大燦爛的大光明幢！
僧伽們！
面上都滿佈了慘黯愁雲。

得着了弘一法師的死耗，我的心靈感着一種不可名狀的震撼，像受電氣打擊的一般。我的眼淚也禁不住的湧出來了！我一肚皮的鬱氣只迸出一個簡易的「苦」字來。

我想弘一法師，他一生爲了墮落的衆生，在這人羣中救度這班墮落的人。法師現今雖然永久沈寂了！但是法師的精神卻是永遠活躍着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腦海裏。

二　我永不忘的一小時

弘一法師淸癯的面孔，放在我的眼瞳裏，相距現今已七年了！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天，那時我是一

個無知的小孩子，故也不大記得清楚。但是那和藹清白的面龐，和瘦怯怯的身才，上下唇有一寸餘的鬍子，那是永記在我腦海裏的。是在泉州開元慈兒院的大講堂內，瞧着他的算是第一遭。院長葉青眼先生首先告訴法師的來歷，就將法師高深博淵的學問，和從前在社會教育界的成績，說個大略。我的同學們個個都睜開了眼睛，理想中以爲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法師，那知卻是一個穿着灰色的中褂子；脚下踏着一雙百衲的芒鞋。法師立在講壇上，好似一位活羅漢風骨灑脫，那尊莊，慈悲，親切，和善的可敬可親容相，人人見了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印象，法師發出那鏗鏘的音聲，好似奏出極幽美的歌曲。同學們昂首靜聽，連呼吸都不敢虛噓一下，腦經中想呀，這一小時的話是不易多得的哪！

三　我心愛的一句訓話

太陽的熱氣漸漸消散完了的傍晚時，我拿了一本書在獅子石（萬石巖的大殿右邊那塊大石是，）高聲吟讀，一面讀着一邊和同學玩着，接受着那涼風的吹拂，很是涼爽。忽然大殿的邊門開了！跑出一位穿破芒鞋的和尙，走近來對我微笑，這時我的玩皮和種種不正當的遊戲都收掇起來了！很急促的從石上跳下來迎接法師，差一點要跌倒一交，法師用很善親的手把我扶起說：「好孩子！不要怕！不要怕！要好好地用功；將來做個有爲的和尙。」

這幾句話我一生也是忘不了的！我一生也忘不了的！這是一句我多麼心愛的話呀！

弘一法師，今已和我們永別了！我的心房很是苦悶，不能永見法師的慈容。法師在舊曆九月初四日與我們長別了！這是一個我們多麼悲痛的節日呀！

卅一，十二，廿於閩院

我最敬仰的弘一上人

覺星

弘一上人，別署甚多，難以枚舉。師天津產，系出浙江平湖。上人投入空門，脫了西裝，穿上衲衣，法名弘一之後；知識界和藝術界失了一枝柱石，然而佛教中卻添了一枝棟樑，而豎起一座大法幢；這是佛教中的幸事。以前我們佛教中的人，常常被人譏為迷信，謂僧人是蛀米蟲。自從藝術界泰斗李叔同先生，出家作了和尚以後，反對佛教的呼聲，和輕視僧侶的人，便已漸漸的消散了，即此這一點小的事情上看起來，便知道他老人家的被蔭不少了。

上人性喜閩南之風景，因為閩南氣候不大寒熱，可稱溫暖清和之天氣，大概是被冬郎的詩意所薰陶吧！上人來閩南，已有十多年了，對於閩南可以說是特別有緣的。最初他到了南普陀寺，當那個時候，寺中只有閩南佛學院，但院中的學僧程度是高中和大學學士的資格，要算閩南研究佛學的最高學府。然而一般初出家的小和尚們，沒有夠上那種的程度，怎能得進學院求學呢？那末小和尚們只有

學習早晚功課外，再學經懺，替人念念經拜拜懺，幷可得到幾元懺資，像這樣空過了一生的光陰也不知有多少人，豈不悲乎？若是要讀書，實在比登天更難了！上人見了這種情形，心中非常過不去，於是與瑞今法師等，竭力鼓吹提倡小學，創辦蒙養教育，就召集閩南諸山長老會議，便創辦了一所養正院，而各位長老，爲着振興閩南之佛教，爲要培植佛教之人材，不得不各盡綿力，大家舉手贊同。如是我們小和尙們，眞是久旱逢甘雨，大家得到了求學的機會，幷且又有一位難逢遇的導師，無不雀躍歡喜，非仗一公之願力，那裏有甚麼養正院使我們求學，更有甚麼人來作我們的導師呢？上人眞是與我們小和尙有緣啊！我是很福薄的，因爲在那時我還未落髮，等到我穿上衲衣之時，養正院已經開辦二年了。這是民國廿六年的事。記得當時性願法師任南普陀寺主持，我是跟他來廈門讀書的。

上人開辦了養正院，對於學僧孳孳啓迪訓示，幷由瑞今法師在院中領導。凡關於寺中的事，無不爲學僧作遠謀。尤有使我們不能忘者，就是時常教我們惜福，習勞，持戒，自尊等。總而言之，上人一切言行，無不是作我們小和尙的模範：如身上穿的是深墨水粗布的長衫，足上穿的是一雙舊芒鞋，用的東西十分樸素，別人是棄貧趨富，而上人卻是相反。我眞是沒有福氣，與上人住的不久，不能把他生平的言行，一一描寫得很清楚。我看他那種飄逸的神態，眞是清絕人間，毫無一點煙火氣。當得起是僧界導師，律宗龍象，使我們敬仰不忘也。九月初四日，忽然接來桐城的信，謂上人不幸於九月初四日已圓寂，

使我心中哀痛不已：淚珠忍不住的落下來，不由得越想越悲！嗟乎！茫茫苦海中失了一位法王巨子，西去寶筏，羣生失依，我深深地爲閩南的佛教道聲不幸，我僧界中的福薄，不能留上人久住人間，轉大法輪。我自恨少種善根，就是想親近依止，現在也晚了。唉！一公上人呀！一公上人呀！你現在已同我們離別了！我祝你老人家高棲蓮臺於極樂。因爲娑婆是濁惡之地，非可久居啊！但我最後還要一心虔誠禱告，願上人神棲安養，勿忘我們苦海中浮沈着的衆生吧！

弘一大師的遺書

夏丏尊

> 丏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　曾賦二偈附錄於後
>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　咫尺千里
> 問余何適　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　天心月圓
> 謹達不宜　音啓
> 前所記月日係依農曆　又白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依例到開明書店去辦事。才坐下，管庶務的余先生笑嘻嘻地交給我一封信，說「弘一法師又有掛號信來了。」師與開明書店向有緣，他給我的信差不多封封同人公看，

過到有結緣的字寄來，最先得到的也就是開明同人，所以他有信給我，不但我歡喜，大家也歡喜的。

信是相當厚的一封，正信以外還有附件。我抽出一紙來看，讀到「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云云，爲之大驚大怪。驚的是噩耗來得突然，本星期一曾接到過他陽曆十月一日發的信，告訴我雙十節後要閉關著作，不能通信，且附了佛號和去秋九月所攝的照片來，好好地怎麽就會「遷化」，怪的是「遷化」的消息，怎麽會由「遷化」者自己報道。既而我又自己解釋，他的圓寂謠言，在報上差不多每年有一次的，「海外東坡」在他是尋常之事。這次也許因爲要閉關，怕有人再去擾他，所以自報「遷化」的吧。信上「九」「初四」三字用紅筆寫，似乎不是他的親筆，是另外一個人塡上去的，算起來農曆九月初四恰是雙十節後三日，也許就在這日閉關吧。我捧着一張信紙，呆了許久，竟忘了這封信中還有附件。

大概同人見我臉色有異了，有人過來把信封中的附件抽出來看，大叫說「弘一法師圓寂了。」這才提醒了我，急急去看附件，見一張是大開元寺性常法師的信，說弘一老人已於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時生西，遺書是由他代寄的。還有一張是翦下的泉州當地報紙，其中關於弘一法師的示疾臨終經過有詳細的長篇記載，連這封遺書也鈔登上面。證據擺在眼前，無法再加否認，唉，方外摯友弘一法師眞已遷化，這封信是來與我訣別的，眞是遺書了，不禁萬感交迸，爲之泫然。

據報上記載：師於舊曆八月廿三日感到不適，連日寫字，把人家託寫的書件了訖，至廿七日巳不進食物。廿八日下午還寫遺囑與妙蓮法師，以臨命終時的事相託，至九月一日上午還替黃居士寫記念冊二種。下午又寫悲欣交集四字與妙蓮法師，直到初二才不再執筆，算起來不寫字的日子只有初三初四兩天。這封遺書似乎是臥病以前早寫好在那裏的，筆勢挺拔，偈語雋美，印章打得位置適當，一切決不像病中所能做到。前一封信是陽曆十月一日發來的，和陰曆對照起來，那日是八月廿二，恰好是他感到不適的前一天。信中所說，如「將於雙十節後閉關」「以後於尊處亦未能通信」，且特地把一張照片寄贈，諄諄囑嗣後和諸善知識親近，從現在看來，已儼然對我作了暗示了。豫知時至，這兩封信都可作爲鐵證，不過後一封是取着遺書的形式罷了。

師的要在逝世時寫遺書給我，是十多年前早有成約的，當白馬湖山房落成之初，他獨自住在其中，一切由我招呼。有一天我和他戲談，問他說「萬一你有不諱，臨終咧，入龕咧，茶毗咧，我是全外行，怎麼辦？」他笑說：「我已寫好了一封遺書在這裏，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裏發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後來他離開白馬湖雲遊四方，那封早巳寫好的遺書，一定會帶在身邊，不知今猶在否。猜想起來，其內容當與這次妙蓮法師所得到的差不多吧。同是遺書，我未曾得到那封，卻得到了這樣的一封，足見萬事全是個緣。

這封信不但在我個人是一個珍貴的紀念品，在佛教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獻，値得鄭重保存的。

本文方寫好，友人某君以三十年二月澳門覺音社所出「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見示，在李芳遠先生所作送別晚晴老人一文中有這樣一段，「去秋贈余偈云，『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下署晚晴老人遺偈。」如此則遺書中第二偈是師早已撰就，豫備用以作謝世之辭的了。又記。

述懷

范寄東

弘一法師，原籍嘉興平湖，余之同鄉人也。師未出家時，擅文藝，習風流，頗具青年態。及任敎兩浙師範而習性漸改，不數年竟脫俗而作沙門，非常人之所能也。及受具後，深探律藏，惟以研究律學爲務，起居謹度，復不類凡僧，先後若兩人，無論識與不識者異之。余與師相識，已在師出家時矣。師遊甌遊閩時長，未獲常親近，今猝聞離世生西，師之願果已成就，然我輩苟非努力追隨，欲再見而不可復得，別離之痛，誰曰無情。同仁等發起紀念之會，各抒追悼之文，余既與師有相知之雅，自不能默爾而息，爰陳三事，聊罄私衷。

一　交遊之瑣蹟

民國七年師將出家，大捨其在俗所有書籍筆硯以及書畫印章樂器等於友生。道出嘉興，持杭友介紹書見訪，垂詢出家後方針。余與約，如不習住寺，可來此間佛學會住，有藏經可以閱覽。故師出家後，卽於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會中佛書每部爲之標簽，以便檢閱，會在精嚴寺藏經閣，閣有清藏全部，亦曾爲之檢理，住時雖短，會中得益良多。時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余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贈寺。余及余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居會約兩月，杭州海潮寺請一雨禪師打禪七，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此後嘗住杭清漣寺，居士程中和常親近焉。時余每年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九年春講十二門論畢，與會友遊清漣寺，衆請師開示念佛，師以擷普賢行願品疏鈔相託，余返里擷之於課餘，至暑假卽赴杭會講演。翌年師將赴新登山上閉關，程居士卽出家名弘傘，皆伴往護關，余與會友往送，攝影而別。自後師入山而先後遊衢遊甌，北返則息影於慈北之金仙，上虞之晚晴。迨十八年後，游閩講學著書，絕少返北，與余相見之緣遂爾終斷，間或因問法及介紹歸依，稍稍通訊，師輒答以郵片，僅二三語而已。

二　志趣之表彰

師出家時，友生供養之，咸以爲當今僧界多無學，得師參加其中，必能教育僧徒，振興剎宇，而師出家後，孳孳焉以閉關自修爲務，殊不足以饜彼等之奢望。豈知師之出家，眞實爲道，爲己半生之放逸多過失也，故力求懺悔以洗濯之，復以僧界不振之因在不知戒律也，故深研律藏以弘傳之。此二者乃自利利他之基本工作也。又愍在家居士之戒相太簡，無從受持，於是有在家居士律要之輯，此等工作對於振興佛教實有最大力量，惜往生太早而願有未圓耳。彼講教者爲理論之宣傳，師乃從事於實踐之開示。佛教三學以戒爲首，佛學三慧以修爲終，吾師注重弘戒而以修爲握要，眞乃握成始成終妙道，豈可以尋常弘經法師視之。師初出家在虎跑寺，見其懺地藏課甚嚴，瓣香靈峯蕅益，奉宗論爲圭臬，又知法門唯淨土爲最方便，教義唯華嚴爲最完備，而華嚴普賢十大願王又有導歸極樂之功，與淨土法門有密切之關係，其弘律宗南山，南山之於教亦依賢首，故綜師之佛學，於律於教於淨，一以貫之。至其臨終付囑，猶矜矜於啓予手足，誦普賢願，唱念彌陀，而爲助往生西之具。吾師平日所爲後進開示者亦不外乎此，而其去後再來之遺言，足以慰後人於無暨矣。師又嘗以文藝爲佛法導俗之具，若詩歌，若書畫，（輒命弟子作之）迄今或影印或刊板，流通於學界者，亦復不少，彼愛而寶之者，卽於佛法生愛敬心，古德有未出家前作謗法論者，乃出家則大弘佛法以懺悔之，師之以文藝作佛法之宣導，亦猶是也。師一生不作法師，不作住持，與光公相似，而持名稱佛決志生西，與光公亦無多讓，今而後師於光公，必追

隨於七寶蓮池之上，同爲淸淨海衆，而將有以乘願相伴再來者耳。

三　紀念之方法

今師去矣，所謂人天眼滅，法梁頓折，誠堪悲悼。凡屬師之友朋弟子，莫不以勸請住世不得爲憾，而欲思所以紀念之者。然則紀念方法，當如之何而可，我思之我重思之，紀念者非空言所能畢事也，要有事實實現，方足以爲眞紀念。第一當學師出家，繼師法業。師以文藝家而學生徧國內，現在文藝家之生徒，繩繩相因，推本窮源，莫不傾仰於師。然既有慕師愛師之心，而欲令師之志趣永久留於世間，卽當學師捨文藝而出家。出家而學師之學，行師之行，是則師雖去猶不去也。師之生徒中不乏青年如師當時出家之年齡者，當作此以身紀念法紀念之，斯爲第一。第二當以居士身入佛導俗。凡師之友朋生徒，既不能學師出家，當體師志，卽以居士身皈依三寶，以文藝宏揚佛化，方不愧爲師之友朋生徒也。其已歸佛者，生慚愧心，勉力宏化，其未歸佛者，從速歸佛，發菩提心，依教奉行，雖不能完全以身紀念，亦得以少分以身紀念，斯爲第二。第三集印遺著流通文化，蓋既不能以己身對師作紀念，祇得以師之著作留作師之紀念，凡師之友朋生徒，苟藏有師之書畫文章信札照片等，各交紀念會中，不少吝，由會中將其墨蹟或影印，或抄錄排印，彙集成書，可以各得全部，所需經費量力負擔，不足之數，另法募集，務令師之遺墨住世，使撫玩覽賞者，不啻親見師面，此爲以實質物品作紀念者，斯爲第三。第四設圖書館普利後生。

師友朋生徒中較有財力者，起而創設一圖書館；即以師名名館，此館完全體師之志，以佛典爲主，以文藝爲輔蓋滬上圖書館雖多，而佛學圖書館之具廣大規模者無聞焉，此館成立，利益學佛後生功德詎可限量，此無量功德完全賴師紀念而生，此爲以名譽功德作紀念者，斯爲第四。

嗚呼，吾師往矣往而不往全在紀念之成就如何，余因重思，出此四法，倘望諸同仁與師有關係而傾慕備至者，取何法而作紀念。余老矣，第一法已不及行之矣，望青年學人行之。第二法是余猶及行者，自當勉力，然不能書畫藝術，是猶得半之道耳，慚愧之餘，倘望能者之起而行也。至第三第四法，隨各人所有及能力而進行，亦仍合衆力而後可成耳。然三四之名實紀念爲末，而一二之以身紀念爲本，師之友朋生徒乎，跂余望之矣。

余與大師之關係

袁希濂

遜清光緒丁酉，余肄業上海龍門書院，是年秋闈報罷，余集合同志，於本書院每月月課外，假許幻園上舍城南草堂，組織城南文社，每月會課一次，以資切磋。課卷由張蒲友孝廉評閱，定其甲乙。孝廉精研宋儒性理之學，旁及詩賦。戊戌十月文社課題爲「朱子之學出自延平，主靜之旨與延平異，又與濂溪異，試詳其說。」當日交卷，另設詩賦小課，散卷帶歸，三日交卷，賦題「擬宋玉小言賦」，以題爲韻，是

時弘一大師年十九歲，初來入社，小課擬小言賦，寫作俱佳，名列第一，此為余與師相識之始也。師俗姓李，名成蹊，號漱筒，亦號瘦桐，後更名廣平，又更名息，字曰叔同，又字曰惜霜。原籍浙江平湖，世為天津鹽商，家貲甚富。其父入宛平學，與李文忠公鴻章為會試同年，年七旬而生師，蓋庶出也。師本為富貴公子，自幼即敬老憐貧，疏財仗義，年少多才，新學舊學俱有根柢。戊戌政變後，京津之士有傳其為康梁同黨者，乃奉母南遷。初賃居於法租界卜鄰里，翌年己亥，乃遷於青龍橋之城南草堂，與許幻園同居。師於詩文詞賦外，極好書畫。其與江灣蔡小香，江陰張小樓，華亭許幻園及余，尤為莫逆，吾等五人遂結金蘭之誼，誓同甘苦。翌年庚子三月，在上海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為同人品茶讀畫之所，每星期出書畫報一紙，常熟烏目山僧宗仰上人及德清湯伯遲，上海名畫家任伯年，朱夢廬，書家高邕之等俱來入會。翌年小樓赴揚州東文學堂之聘，師入南洋公學，余入廣方言館，幻園納粟出仕，蔡小香醫務加忙，無暇於文藝，於是書畫會遂以停止。壬寅年各省補行庚子科鄉試，師亦納監入場，報罷後仍回南洋公學，於課餘之暇，並擔任某某報筆政。然吾五人因各有所事，不能常聚首矣。余於癸卯鄉試落第歸來，未入廣方言館，就瞿姓教讀一席。星期日吾二人偶或聚首。甲辰余東渡，留學東京法政大學，師亦於翌年東渡，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中國學生之得入日本美術學校者，以師為第一人也。顧雖同在東京，而各人功課俱繁重，不能時常聚首。辛亥年余就事天津，旋任法曹。師為直隸模範工業學堂圖畫

教員，星期常得聚首。其家在天津某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余曾數次飯於其家。師之兄為天津名醫，兄弟極相得，且富有資產，一倒於義善源票號五十餘萬元，再倒於源豐潤票號亦數十萬元，幾破產，而百萬家資蕩然無存矣。民國元年，師應上海太平洋報之聘，主持筆政，賃一室於西門外之寧康里，安置眷屬。旋至浙江杭州為師範學校圖畫音樂教員，有音樂雜誌之出版，寫作之佳，千古獨絕。民國三年甲寅，余調浙江法曹，再得與師時常聚首，並有老友夏丏尊亦與師為莫逆交。公餘之暇，吾三人常徘徊白蘇二隄，領略湖光山色。翌年己卯，余調任永嘉，又與師及丏尊分袂矣。朋友會合如此其難，不禁感慨系之。民國七年戊午，余再調杭州，而師已出家。余因公務大繁，不克尋訪。翌年己未，余調任武昌，知師在玉泉寺，乃往走別，師謂余前生亦係和尚，勸令朝夕念佛；並謂有安士全書，必須閱讀，不可忘卻等語，鄭重而別。顧余當時對於念佛未起信心，而安士全書無從購覓，且身為法曹，不事交遊，每日案牘勞形，夜以繼日，更無與僧侶往來之機會，然念念不忘安士全書也。直至民國十五年在丹陽縣任內，始得安士全書，急披讀之，始恍然於學佛之不可緩，乃於署中設立佛堂，每晨念佛，並跪誦大悲懺，頂禮諸佛菩薩。十六年交卸後，急尋印光大師皈依之。是年臘月，乃從根本上師持松師父學密。直至今日，未敢一日懈怠，是則余學佛之機，不可謂非弘一大師啓迪之也。十七年師來上海，住江灣豐子愷家，余與小樓幻園同往訪之。其時蔡小香早已去世，相與歎息，不勝今昔之感；於是吾四人重攝一影，並由師親

筆題跋其上，此照片爲黃鬻頑借去遺失，殊可惜也。十八年又於夏丏尊家與師會晤，以後遂不克見師之面矣。幻園已歸道山，小樓在重慶，聞其專修密宗，精進不懈，然亦久未通信。今師已涅槃，余自謂苟能常此修持，正其知見，不停不變，將來常寂光淨土中必能相見也，願與學佛諸同志共勉之。

追憶大師

姜丹書

噫，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三，卽陰曆九月初四日，老友弘一上人已圓寂矣。余於民廿五年，曾爲作一小傳，近又續成後半段，關於其一生大德盛業，已敍述如彼；茲再將余所知之庸言細行及余之感想，隨筆記之如次。

上人少時，甚喜貓，故畜之頗多。在東京留學時，曾發一家電，問貓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時雖錦衣紈袴，風流倜儻，演新劇時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爲教師時，已完全布衣，不著西裝，上脣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分，下顎亦留一撮黃鬍子，及臨出家時，則翦幾根黃鬍子包贈其日姬及摯友爲紀念品，及既出家，當然鬚髮剃光，而成沙門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當爲杭州第一師範同事時，與余同住東樓，每走過余室時，不必見其人，祇須遠聞其脚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於黎明時必以冷冰擦身，故其體格雖清臞，而精力頗凝鍊，極少生病。

上人對於煙酒賭等毫無嗜好，平日勤於職務，有暇則寫字。

上人為敎師時，對學生素無厲聲正色之責讓，至不快時，只於面貌上稍見惱色，而連說幾聲「無趣」「無趣」，即是頑劣學生亦無不敬畏悅服。此種感化力實為常人所不及，余等輒戲之曰魔力也。

上人通四國文字，除國文外，精日文，英文，意大利文，當然於國文之造就最深。

上人於西畫，為印象派之作風，近看一塌糊塗，遠看栩栩欲活，非有大天才眞功力者不能也。於國畫，雖精於賞鑑，初未習之；但晚年畫佛像甚佳，余曾親見一幅於王式園居士處，筆力遒勁，傅色沈着，所作絕少。

上人書法最精，寫字亦最勤，惟出家以前多在滬杭所寫，經過幾度兵燹，遺留者已如鳳毛麟角，爾時作風，多具漢魏六朝氣息。出家以後僅寫佛號贈人以結墨緣，佛號以外所書絕少，即書亦屬經典語，其氣息亦如不食煙火食者焉。

此次發表遺偈二首，固是絕筆，而我先母墓誌銘，可謂其在家絕筆，亦可謂為出家後開筆之作，因其時人尚住在校中，但已封筆不書，感余跽請之誠，乃破格書之，故已署釋名，詰朝即入山剃度矣。

入山之日，未破曉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僅一校役名聞玉者，肩一行李蕭然隨行。及

至虎跑寺後，上人易法服，便自認爲小僧，稱聞玉曰居士，坐聞玉，茶聞玉，頓時比在校中，主賓易位，已使聞玉坐立不安。少頃跣足著草鞋，打掃陋室，聞玉欲代之，不可；自掮舖板架牀，聞玉强請代之，又不可；聞玉乃感泣不可仰視，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聞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別云。

民國五年在虎跑寺試驗斷食，是引起出家之最大動機。上人所記斷食日記，關於身心一切情形頗詳，據其自言所以爲此試驗者，乃仿效日本學者某氏之成法也。此日記原存堵申甫居士處，未知此次兵燹有否遭災。

上人書法及書札，在夏丏尊劉質平豐子愷三居士處最多，而質平處爲尤多，雖一明信片信封及其他片紙隻字，無不珍藏。惟此次是否遭災，亦未可料。

上人有一件百衲衣，計有二百廿四個布釘，皆親手自補，老友經子淵奇而留之。今子淵與上人相繼蛻化，余不勝人琴之慨矣。

上人出家於虎跑寺，受戒於靈隱寺，世稱受戒第一人爲戒元，第二人爲戒魁，那屆戒元爲上人，戒魁爲余另一鄉友俗名彭遜之釋名安忍者，與上人亦爲文字交也。據云欲爲戒元者，須量力捐貲爲施食結緣之用，故上人最後三個月校薪，預支取來除劃出一部分作呈請省政府詳部脫籍手續費（他人爲僧並不如此，此亦爲上人別致之處）及間接帶給日姬爲紀念金外，餘卽備作此項捐貲之用。

俗說「和尙出家無家」固然，佛眼對於衆生，一視同仁，對於人類，一律平等，對侯王是居士，對乞丐亦是居士，對父母子孫是居士，對路人外人亦是居士，而上人本爲多情之藝術家，佛教又以慈愛爲宗旨，故於民十四五年間計及其兄七十歲時，猶發宏願赴天津爲之誦經。過滬時吾儕延至壽聖庵喫素齋，藉知其早已過午不食。惜津浦路以時局關係中斷，不果行，若果行，則與乃兄及諸舊眷屬相會時，不知是喜是悲，將作如何情辭耶。據聞其兄子名聖章，爲法國留學生，曾任北平國立中法大學校長，其子某曾爲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職員云。

悼弘一師

顯念居士

壬午十一月三日晨課畢，閱報見載有弘一師圓寂訊，謂「師於今歲卓錫泉州大開元寺，夏曆八月二十三日攖微疾，二十七日即斷食，只飲開水，延至九月初四日晚八時，安詳圓寂於晉江不二祠」云云。四大無常，身爲苦本，師今往生，原無可悲；惟人天失此導師，則可愴悼者也。

余之初識師也，距今三十四五年前，在東瀛留學，有時邂逅於集會場所，然尙未及訂交也。民元師應聘來杭，任浙江一師敎職，時余亦在一師任課，彼此上下敎室相値，或遇開敎務會議時相與研討，始知師之沈默寡言，和藹可親，而其立品之高超，學識之淵博，又爲余所銘刻於心而未嘗或忘者。民三余

北上就食，乃相分袂。憶當民八夏秋之交，接浙一師舊雨來書，告以師已脫離五濁塵世而出家爲僧矣。此後又約經十年之久，余於民十九年春間於役甬江，遇友人夏丏尊於甬江旅舍，丏尊告以汝常念師，今遊蹤所至，適駐錫城內白衣寺，如欲參謁者，可於翌晨同往進見。次日偕往，則見闊別將近二十年之老友，已非昔日風度翩翩之李叔同，而儼然爲人天師矣。

斯時春寒未全消，余尙服薄棉，師則衣短褐，赤足納草履，一見卽向余謂「聞君已皈依三寶，走入光明之路，很好很好。今在甬埠，有兩事必須做到，一諦閑法師適在觀宗寺講經，應抽暇至少須往參聽一座，以結善緣。二應到天寧寺參謁由滇省來遊之老法師，此老法師入定可到二十一日之久，爲目前海內所不易遇見者。」自後卽未與謀面，今已圓寂，更不能再接謦欬，緣何淺耶。

茲將由舊雨中有談及師之往事者三端，謹略記如左，以供修持者之省察而留紀念焉。

（一）師於未出家前，先研讀佛經，繼則供佛像，定常課，終則凡爲僧者日常應守之戒行，一一加以預習，卽此一端，可見師之立願爲僧而以頭陀行垂範於世也明矣。

（二）民十五年，浙省政局未定，異議橫生，尤以對於三寶之毀謗爲甚。師適在吳山常寂光寺閉關修持，迨聞有毀寺驅僧之說，乃函告友人堵申甫謂「余爲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囑爲照所附致之名單，先爲約定到寺面談。其名單中所列者，卽當日主張最烈，而爲師任教一師時之舊生。是日堵君

先去代爲布置，來會者雖照名單所召未全到，逮見師出來，儀態嚴肅，手持親筆所寫字條，分致各人，人各一紙，適符到會人數，堵君頗以爲異，而所分致之字條，是否人盡相同，堵君以未寓目，不敢懸揣。惟見到會諸人各自默視其所交之字條，靜默不言，中有甚至慚汗溢出於面部者，會散，毁寺驅僧之議遂熄，而今日吾杭之寺院幸得保存者，皆賴師當時所召集之一會耳。

（三）師以弘揚淨土爲主，就其所書彌陀佛號或觀音聖號等分贈索書者，可推見之；然當此末法時代，叢林之規，尙遠非昔比，而爲天人師之僧衆，亦難免不有逾越清規，授人以口實者，故師特重昌明戒律，就其遺著，卽可見其婆心之所在也。蓋凡人有所不爲而後始可有爲，此爲儒家之明訓，而況修持佛法，期成佛果乎哉！

師之行誼言論，見知於世者多矣，固不待余之表白。今唯撮舉所知以草此文者，亦藉以申其景仰之心云爾。

我與弘一大師

胡樸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弘一大師圓寂於福建泉州大開元寺，覺有情爲大師出紀念專號，无我居士致書樸安曰：「一師爲南社舊人，與君有同社之雅，追思過去，諒亦慨然。請撰紀念文以賓

尊號。」樸安與弘一大師不僅同社而已，民國元年與大師同事於太平洋報。大師俗姓李，號叔同，精書畫，擅刻印，朝夕共處，常覺其言論有飄飄出塵之致。後在杭州出家，薙髮於虎跑，受戒於靈隱，寄寓於玉泉。樸安每到杭，必謁大師。大師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樸安謁大師於靈隱寺，贈詩云：

我從湖上來，入山意更適，日澹雲峯白，霜青楓林赤，殿角出樹杪，鐘聲雲外寂，清溪穿小橋，枯藤走絕壁。奇峯天飛來，幽洞窈百尺，中有不死僧，端坐破愁寂。層樓聳青冥，列窗挹朝夕，古佛金爲身，老樹柯成石。雲氣藏棟梁，風聲動松柏。弘一精佛理，禪房欣良覿，豈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靜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爲我說禪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風寒，樓外山沈碧。

大師書「慈悲喜捨」一橫幅答之，語樸安曰：「學佛不僅精佛理而已，又我非禪宗，並未爲君說禪宗，君詩不應誑語。」樸安囿於文人之習慣，不知犯佛敎誑語之戒，於是深敬大師持律之精嚴也。文人學子學佛者多學禪宗，或學相宗，近世多學密宗，大師獨精嚴戒律，此所以德高而行嚴也。近十餘年，未見大師之面，而大師之德愈高，而行愈嚴，爲海內外學佛者所欽仰，不僅樸安一人。茲聞大師圓寂之訊，而樸安尤覺慨然者，樸安自二十八年四月犯腦溢血證，半身偏廢，長齋讀佛，以自寧靜，時欲親近善知識，開我昏迷，乃於未學佛之前得大師之敎導，不能於既學佛之後得大師之啓示，自謂來日方長，他時得以親近，而一旦圓寂，此樸安之心所以尤怦怦不能自已也。惟以我輩流轉生死之凡夫視之，同覺

慨然。若大師早已出於生死，入於不生不死也，詩以頌之。

凡夫迷本來生死一大事，知者頓然悟，去來原一致。自性本清淨，是乃眞佛子。我言弘一師，泯然契佛旨，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何緣之慳

馬敍倫

四十年前，有諸暨馮先生，館於余同居之倪氏。倪氏主人方任上海巡防同知，實少年紈袴，席父蔭，以入貲而仕，每夕般樂妓寮，馮先生因與焉。馮先生授倪氏子讀，暇則憑榻吸鴉片煙，而常喜談柳巷花街故事，語及天津李叔同豪華俊昳，不可一世。時上海有中外日報者最風行，先生因指報額曰「此卽叔同所書也。」既而又貽余小冊，則皆臨摹周秦兩漢金石文字，無不精似，余知叔同自此始。

後十年，余歸自廣州，任敎於杭州，與叔同同事於師範學校，然轉不甚相見；而余於建國二年卽赴北平，自此滯蹟不歸者久，而叔同又披薙爲方外之士矣。時余雖亦略涉釋氏敎典，然與叔同異趣，故未嘗有往還問難，且亦未審叔同出家何往，傳鉢何名也。及十三年余攝敎部事，忽得一書，署名曰弘一，察書蹟知爲叔同；叔同以涉公事者相關白，書亦不得存，至今余處無叔同一字。

十六年，余歸杭州，聞叔同已爲名法師，且卓錫杭郊，訪之則又未得。其後數數譩貞其所在，言者不

能審。今秋晤夏丏尊先生，乃告余師止於泉州開元寺，寺又余於十五年亡命時曾履及者也。猶想復涉其地，而況叔同在焉。顧困於所遇，不能遂余志，因託丏尊致七言絕句三章，乃未達而師圓寂之音至矣。師已洞達無生之恉，寧復有分別心，余亦不以師存亡爲戚戚，蓋余固一在家僧也。獨以余知師之早，而蹤蹟轉最疏，向服其書法，而竟不得其一字，今方欲乞其書，而師又游寰外，不能不自惜耳。今錄拙詩於後，以當輓歌可乎。

五陵裘馬最豪華，看盡長安陌上花。歌舞霎時齊放手，一枝禪杖一袈裟。

四分律戒已森森，一味歸依平等心。降龍伏虎人何在，道向泉州寺裏尋。

天台初祖妙書傳，智永千文八百篇，我亦乞師書一紙，藝林珍重比前賢。

去去就來

李圓淨

大家不要過於悲戚罷，大師說過「去去就來」的。

接到泉州報知弘一大師已於夏曆九月初四晚八時圓寂消息之後，悲仰中不自覺地翻檢大師的遺札，劈頭就見：

朽人近年以來，精力衰頹，時有小疾。編輯之事，僅可量力爲之，若欲圓滿成就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

娑婆，乃能爲之。古德云：「去去就來，」迴入娑婆，指顧間事耳。

這兩行加了密圈，我讀了又讀，再看下去：

吾人修淨土宗者，以往生極樂爲第一標的，其現在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弘法之事，皆在其次。時節到來，撒手便行，決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毫貪戀顧惜之心。朽人所云編輯諸事，不過姑作此想。經云：「人命在呼吸間，」固不能逆料未來之事也。余與仁者友誼甚厚，故敢盡情言之，乞勿以此信示他人，他人見者或爲驚詫也。

當時我果然不敢以此信示他人，現在大師是往生極樂了，我才把來公開，大衆不至於再驚詫了罷。見說迴入娑婆指顧間事，許會轉悲爲喜罷。

事情是這樣的，民廿四年，大師來示囑託再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時夏丏尊居士主任開明編譯，卽由丏老付印。書後印有南山律苑叢書出版預告，如次。

一行事鈔資持記表解（凡鈔記之文未易解者，列爲圖表，并略解釋，共四卷。）

二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日本古德釋鈔記者有數家，原書爲古寫本，罕有流傳，都三十册，今删其繁蕪，擷取精粹，輯爲十卷。）

三比丘尼鈔集解（依南山靈芝諸撰述輯錄，共六卷。）

四含注戒本隨講别錄（在南閩講時所錄，今更删補，輯爲四卷。）

五刪補隨機羯磨隨講別錄（同上四卷。）

六刪定僧戒略解（此書簡明易解，傳戒期中依次講之數日可畢，共一卷）

七羯磨略義（羯磨文義至為繁密，學者茫無頭緒，難於入門，是書略舉大綱，詮釋淺顯，最易了解，甚便初學，共一卷。）

八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習解（日本古德解者數家，今為刪治，輯成二卷。）

九南山律在家備覽（摘取南山靈芝諸撰述中關於在家人者，輯為此書，共四卷。）

十南山律在家備覽略本（依前廣本，提其綱要，文義簡明，甚契初機，共一卷。）

十一南山律宗傳承史（依僧傳及日本古德諸書編輯，共四卷。）

十二南山律宗書目提要（臚列南山宗諸家撰述目錄，并附記其綱要，共二卷。）

十三南山大師撰集時代略譜附修學遺事（依僧傳及其他諸書輯錄，共一卷。）

十四六物圖解集（日本古德解者甚多，今摘其精華，彙為一編，共二卷。）

十五南山律苑文集（諸雜文等合輯，共二卷。）

迄民廿七秋，大師以時局因緣，避離廈門，我擔心着大師的著述原稿，馳書叩詢，旋得覆示。

惠書誦悉，今年在各地講經（泉漳廈門惠安）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律部參考書，皆在廈門，所撰編之書完成者

二三種，尚須删訂者二三種，此外多編輯粗成，尚未錄寫。近來身體如常，精神甚衰，倘天假之年，精神康健，能返廈門時，乃可著手編錄也。略復不宜。

這幾年我常常請求大師將律部諸箸提早完成，大師覆謂：

朽人近年對於自己之著作不願輕易出版者，一以凡夫情見僭爲編述，恐未能契理契機，必須先生西方，迴入娑婆，乃可負荷弘法之重任。二因律學專門之撰述，出版之後，無人能讀，難於流通；昔蔚如居士刻南山律書近百餘卷，除贈送之外，罕聞有人出資請購者，即贈送與人，讀者亦希，僅藏置高閣耳。即如朽人近編之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因普被在家人故，將來出版之後，慕名而請購者或尚有一二百人，若眞能披讀而研習了解其義者，或亦僅有仁者及古農幼希數居士耳。

我繼續地懇請，於是大師打算把在家備覽先行脫稿，來信說：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第一冊宗體篇，至今晨已將第二次正稿寫竟，尚須整理增删，然後再寫第三次正稿，以前預計四五月間可以將第一冊稿本寄奉，近以目力不佳，恐須延期至五月以後乃成就也。南山年譜於數年前已編就，今存鼓浪嶼，僅有數紙，以後擬再編靈芝年譜，材料甚少，亦僅三四紙，將來即附於在家備覽第三冊後也。羯磨講錄久已編成，將來尚擬再爲整理，乃能出版；戒本講錄亦久編就，下半尚可用，前半須重編，以上兩種，皆須俟編輯在家備覽畢乃著手也。

至民國二十九年冬，大師終於把在家備覽第一冊宗體篇精寫稿本寄到了：信中除指示印法外，幷謂倘紙價昂，不妨緩印，因此書流布不廣，解者希有，遲早出版無甚大關係也云云。接到稿本後，洽定由愛儷園主任印，旋以迦陵夫人入寂，其議遂寢。厥後鋅版原料益缺，連史與毛邊紙來源均成問題，遂至擱淺；欲候第二第三兩冊到後一幷付印，也不知因郵運關係未能寄來，抑或尚未完全脫稿，至今消息杳然；打算發函泉州性常法師處叩問究竟，一面先將在家備覽第一編宗體篇由覺有情半月刊按期發表，以快先覩，僅刊布至第四次，即聞大師圓寂消息，痛哉！

話得說回來，大師雖云時節到來撒手便行，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其顧惜之心，卻是對於護生畫集一事，始終重視，不願忽略過去，並非我這個被稱所謂護生專家者故放厥辭，有書為證：

護生畫集初集及二集皆由仁者主編，乞皆收入瑩庵叢書中，以爲永久之紀念。豐子愷發心畫至六集爲止，每十年一集，三集之畫七十幅，四集八十幅，五集九十幅，六集百幅。朽人不久即往西方，此畫亦不中止，亦乞仁者隨時督促之。

事緣初集五十幅出版時，適值大師五十世壽，乃於大師六十壽誕更刊續集六十幅以爲紀念，遂有六集百幅之議，果然大師於舊年六月間來信，鄭重地說：

近以友人請住檀林鄉中結夏安居，故得與仁者特殊通信，發起一重要之事，以護生畫集正續編流布之後，頗能

契合俗機，豐居士有續繪三四五六編之弘願，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擬提前早速編輯成就，以此稿本存於上海，俟諸他年絡續付印可也。

信後詳舉辦法六條，已見去年佛學半月刊中所載，何期大師卒未肯待，撒手便行乎！若依前信所說不久即往西方，此畫亦不中止，囑余隨時督促子愷等語，現在子愷兄掌教川中，我不嫌師走得遠，當然要時時督促，以符師願的。

臨了，大師的傳記，想不久即有時賢撰述，以詒久遠，這也是大家盼望的一樁要事。我想大師在這二十年來，如閒雲野鶴，行蹤無定，且常閉關，謝絕通郵，這使得我們知道他的出家以後的堅苦行持者太少，而曉得他在家時候的經過事蹟者偏多。即如向來各處發表關於記述弘一法師的文字，便有這種情形，幾位老友門生，對於大師過去的流韻幻迹，不厭描影繪聲，他們於佛無緣，亦何足怪，卻是信徒們也津津樂道，就可不必。至於這回閩報所載，急就成章，恐也未必完全翔實，所敍圓寂的前後，原是先由他人口述，再經筆記，如果採爲師傳材料，卻須詳查博考，方宜落筆。說到大師的境界和作用，那裏是淺學如我者所能窺測其萬一，所以他的傳記，倒也有些不很容易著筆的地方，所有史料，應否流傳，似宜細酌，務期符大師的悲願，契衆生之機宜，方爲至善。

好能，橫豎是去去就來的，大家不要過於悲感罷！

何以紀念大師

觀一居士

弘一法師生西，世所驚悼，法師生平事迹，必有人爲之蒐集傳播，毋待多言，竊有欲饒舌者，則吾徒須體法師平生遺志凡一切近於裝門面撑架子之事，均不可做，宜集中一切力量宏揚律宗，以符先志。法師平生著述有關律宗者，速爲流布，其他可以從緩，亦不宜多立名目，有類俗套，因爲法師在世時所深惡也。獨憶民國二十六年，法師將往靑島湛山寺應講律之聘，道經上海，余詢其乘何船前往，爲致電湛山寺迎接，以廬法師人地生疎，且寺中應盡地主之誼，非有他也。旋知法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其不騖聲華一至於此，今日一般舍本逐末之僧徒聞此，宜知所戒焉。

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

蔡冠洛

一天傍晚，有個從上海來的朋友說：「弘一法師圓寂了，上海各報都登載着這個消息。」這使我立刻感到人生的無常，一旦與世長辭，素來相知的，那能不悲從中來呢！何況弘一法師對於我佛法的啓示，更特別有着深切的期望的。我雖然一無所成，而他老人家那種殷殷諄囑的態度，常使我感激涕零，不能忘懷，現在他圓寂了，竟不能和他老人家再見一面，思之淚下。但我終不信這個消息是確實的，

到了第三天，接到了夏師上海寄來的信，內裏說：

弘一法師於舊曆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時在泉州圓寂矣，豫知時至，有遺書與余相訣，爲賦二偈。……聞臥牀僅三日，此遺書當成於臥病之前。……

法師圓寂的消息，竟這樣的被證實了。但一面又想到佛法對於生命是並不怎樣貪戀着的，他認人生只是一個成佛生天的階段，所以有「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的話，像法師的深解義趣，二十多年來精勤清修，沒一天的放逸，而臨到危難或疾病的時候，修持更來得急切，他常常對人說「那一回病痛，實在給我不少的進益」而且就是平常時候，也不肯忘記危難或病痛時候的景象。幾年前，他在福建山中的一個草庵裏生了一場大病，那草庵的時鐘是不準的，要遲慢一點鐘，以後他到別的地方，都把時鐘開遲一點，人家問他這鐘爲什麼這樣遲，他說「這是草庵鐘。」他深怕遇着安逸的日子，生了放逸心，妨礙了他勤求佛道的志願，所以名聞利養是他最不喜歡領受的，屢次閉關和朋友謝絕通訊，也是這個緣故。他到處隨緣清修，不避危難。廿六年北方戰事爆發，他在青島湛山寺，報上的消息，青島已成丁軍事上的爭點了，形勢十分緊急，有錢的人都紛紛南下，輪船致於買不到票子，我就急急的寫信去請他提早南來上海，有安靜的地方，可以卓錫，但他的來信卻說：

惠書誦悉，厚情至爲感謝。朽人前已決定中秋節乃他往，今若因難離去，將受極大之譏嫌，故雖青島有大戰爭，亦

不願退避也，諸乞諒之。

這種堅毅的態度，完全表出他的人格了，是無論何人見了，都要爲之感動不置的。

當「秋色來天地，燈火倍相親」的當兒，他依着豫定的時期，離開了青島。信上說，過滬時大約暫住新北門外的一個小棧房。

但是那時黃浦灘上已變成了礮火的孔道，新北門外正是最危險的地方，我就寫信去告訴他，非住別的安全地帶不可。但是他來了，仍舊住在那棧房裏，徹夜的聽着礮聲，毫沒有恐懼的樣子，倒要往福建。問他老人家什麽時候可來上海，他說：

要看機緣，或者就在西方相見。

此後來信又說：

衰老日至，但願早生安養耳。……

他到廈門，又值變亂，他怕我和夏師罣念他，來信說：

廈門近日情形，仁等當已知之。他方有諄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定居住廈門，爲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

其實那時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已經寫信去勸請他移居了。不久，又得到他的復信，甚而至於說：

惠書誦悉，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廈門，倘值變亂，願以身殉，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謹復不具。

這可以看到法師對於生命並沒有懷戀的意思，而且願意早脫娑婆，往生西方。現在讀他的遺偈：「花枝春滿，天心月圓，」已明明白白的道出他廓然無礙的境界，更明明白白的證明他「戒乘俱急，」已經得到無上妙果了，這又使我覺得歡喜。

至於我和弘一法師見面，是在他初出家的一年，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杭州的朋友學生知道了，一道在一個庵裏設齋，也有送他佛經，送他詩句的。我跟着加入裏面，但並沒和他說話，只見他握着念珠，跟着一般和尚繞着佛像念經，丁丁的銅磬聲，很有韻律的傳入耳中，覺得清涼愉快，和街道上的嘈雜聲一比，眞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了。

大約是在第三年吧，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來，同事李鴻梁孫選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他船到了，一一的見了面，他的一襲行李，外面包的是破爛不堪的草薦，網籃裏的木製面盆，已褪去了原有的紅色，眞想不到名盛一時，以西洋畫奏庇亞諾擅長的李叔同先生，竟會儉樸得這樣；而且他對這些破敗的東西，還愛惜得如同珍寶，不肯輕易丟棄。我知道他是過慣豪奢生活的，又見過他演茶花女時很豔美的假扮照相，眞想不到，他會儉樸得

這樣。俗語說：「出家是大丈夫事，公侯將相所不能為，」但是拋撇妻孥，捨棄田宅，還不怎樣難，而把多年熏習，具有深造，像他的愛好繪畫善奏樂曲的習氣，也一概拋去，專心一志的求他所希望的涅槃，這決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他這回到紹興，在城南的一角野裏叫做草子田頭小庵裏住了好多天。我們休假日，終是跑去見他的，但並沒和他多說話，往往是面對面的默然坐着。那時雖然有許多的問題，或是關於人生的，或是關於佛法的，很想請教一些，而對着他那副真誠的態度，和慈祥而帶着微笑的顏面，似乎覺得一切已解決了，已明白了，這已是人生應有的態度，佛法終極的趨向，已不必別有所求，如果落了言詮，反而虧損了這具體而現實的道範了。以後每回見面，他總是「廓爾亡言，」因想世尊在靈山會上，不立語言文字，拈花示衆，就是最美滿的一個法會。

但我那時正在研究唯識學，常常有些疑問，要想質正於高僧善知識，苦於沒有機緣。有一回，聽得杭州某法師開堂講經，並許聽衆提出所要討論的問題，我便於聽講之後，提出我的疑問：「世尊在因地，為了傷害了一隻鷹，竟至受盡苦報，但為什麼又說念彌陀佛的名號，就得帶業往生呢？理可通得，事卻有礙，請求開示。」而那位法師，雖然對我說了很多的話，總不能解決我橫在心中的疑問。有一天，在法師面前提出這場公案了。法師聽了，只是微微的一笑，並不回答什麼話。後來他要離開紹興往溫州

去，就送了我一幅豫先寫好的橫披，前面是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個大的篆字，篆字後面，是許多蠅頭般大的細字，寫的是明朝靈峯蕅益大師雲棲蓮池大師等的法語，卻是對準這個問題而下的鍼砭，現在把重要的幾段，鈔在下面。

佛爲初機之人，必深談理性，欲其以理融事，不滯於事也。若爲深位菩薩，必廣談事相，欲其以事攝事，不滯於理也。不滯於事，則一事通達一切名理事理無礙；不滯於理，則一事通達一切事名，事事無礙。（以上靈峯蕅益大師法語）

理是從事的上面產生出來的，必得事理圓融，才算無欠無餘，這因爲佛法原不是什麼戲論，只要能夠動聽，就算成功，也不是什麼政治宣傳，只問需要什麼，就主張什麼。像梁漱溟的談佛法，就是因着當前環境的需求來立論的，什麼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最適宜的是什麼文化，這樣談佛法，曾不知和佛法相去幾千萬里，類乎政治的設施，不能不以民族國家爲限域，就是把這思想擴充至極，也是以人乘爲本位，而不是佛乘爲本位的。佛法自當以佛乘爲本位，他所談的，是眞相，是實相，也不是一種的擬議，而是「法爾」如是的。所以他的實相，很不容易用語言文字來詮釋，因爲語言文字本身就是極不完全的東西。那時我不免墮入「理障」，輕視事相，讀佛經常常把序分忽略過去，至於談理的部分，就喜歡細細玩味，所以世親無著以及此土窺基圓測的著述，總是不離案頭的東西。現在得了法

師的啓示；便如找到一條「拂迹入玄」的捷徑，比之分別神識，詮釋名相，確乎好得多了。老子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學是爲人的，道是爲己的，自己覺悟才能覺人，這又有先後輕重的分別，而並不是對唯識淨土有所軒輊。我佛說教，判分八時，正如醫生應病與藥，決不能執定一個藥方來治許多病的，必得法法投機，才能盡普渡衆生的宏願，於此就可見法師啓示我的苦心了。

又這下面，是積極教我念佛的幾段法語：

我勸你咬釘嚼鐵，信得西方及切切發願持戒修福，以資助之。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此千古定案，汝不須疑。（靈峯蕅益大師法語）

著事而念能相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蓮池大師法語）

以後他常常和我通信，指示我讀佛書的次第——就是佛學的次第，因爲這裏可以看出法師超凡入聖的途徑來，我就把法師指示我的信札，依着前後，鈔在下面。

書悉，讀淨土十要竟，專研華嚴疏鈔甚善。彭二林華嚴念佛三昧論，應先熟讀，論僅十數紙，詮義甚精。……

兩書誦悉，懸談八册，昨夕亦齎至，今郵奉疏鈔十一册，又往生論注一册，亦併假與仁者研尋。楊仁山居士謂修淨業者須窮研三經一論，論卽往生論也。鸞法師注，至爲精妙，楊居士謂支那蓮宗著述，以是爲巨擘矣。附奉上行願品一册，敬貽與仁者讀誦，並希檢受。華嚴懸談，文學古拙，頗有未易瞭解處，宜參閱宋鮮演華嚴談玄決擇（共六

卷，初卷佚失今存五卷收入續藏經中）及元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常州刻經處刊行，共十冊）反覆研味，乃能明瞭。

此外阿彌陀經各種著述，法師教我讀明朝蓮池大師的疏鈔，舉其最重要的，大略如是。我就依着他的指示，逐一誦讀，雖然覺得心安理得，而迫於營生，雜念縈遶，要做到事理圓融，悲智雙修的境界，卻是相差很遠。何況華嚴一部大經，唐譯凡八十卷，佛說經的時候，也有小機未入，如聾如啞的話，在諸經之中，華嚴開演最早，後賢比之太陽初出，先照高山，鈍根衆生要理會他，又談何容易呢。就是清涼懸談大疏，也詞句古質，義理玄奧，一字一句都得細細研味，方能瞭然於胸中，但我讀他，正如一槳一櫓的小船，漂入茫茫無際的海洋中，雖然景象萬千，無不足以賞心悅目，實在有不能一一賞會的感想。一面苦於少有讀書的時間，一面又想把八十卷的文字和懸談疏鈔都讀完，他便不能不任明珠瑪瑙，錯落眼前，這是何等的可惜，又是何等的喜悅呢。又法師對華嚴經的著述，信上有這樣的批評：

仁者若欲窮研華嚴，於清涼疏鈔外，復應閱唐智儼搜玄記及賢首探玄記。清涼疏鈔多宗賢首遺軌，賢首復承智儼之學脈，師資綿續，先後一揆。三師撰述，並傳世間，各有所長，寧可偏廢，乃或故爲軒輊，謂其青出於藍，尋繹斯言，蓋非通論，前賢創作者難，後賢依據成章，發揮光大，亦惟是纘其遺緒耳，豈果有異於前賢者耶。至若慧苑刊定記反戾師承，別闢徑路，賢宗諸德，並致攻難，然亦未妨虛懷甄采，異議互陳，并資顯發，豈必深惡而痛絕耶。春寒甚深，

手僵墨凝，言豈盡意。

其實不管怎麼大的一部書，只要找出他的要點來，便如大洋的船，得到了指南鍼了。但賢哲的著述，有的解釋文義，有的發揮義理，如分而談，不作一客氣語，便是上乘的著作，此中全要憑自己的眼光去別擇，不過像這麼大的一部經，後賢的著述又那麼多，要一部一部的讀完他，才來分別孰得孰失，不是很費功夫麼。法師的批評，實在是讀華嚴的一盞明燈，至少可作一種參考的資料。

佛經文義煩複，從姚秦道安以後，多分其文句，段落，一如現在的列表，使長篇大文，節次章目，一目瞭然，這方法再好也沒有了。法師敎我讀華嚴疏時，也不可廢科文，而對時賢刻經，删去科文，頗致非難，信上說：

華嚴經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續藏經第八套第一冊有此科文，他日希仁者至戒珠寺檢閱。疏鈔科三者，如鼎足不可闕一。楊居士刻經疏，每不刻科文，厭其繁瑣，蓋未嘗詳細研審也。鈔中雖略舉科目，然或存或略，意謂讀疏者，必對閱科文，故不一一具出也。今屏去科文而讀疏鈔，必至茫無頭緒。北京徐居士刻經，悉依楊居士之成規，亦不刻科，所刻南山律宗三大部，爲近百冊之巨著，亦悉删其科文。朽人嘗致書苦勸，彼竟固執舊見，未肯變易，可痛慨也。

讀華嚴疏鈔與科文對照讀之，則起落分明，不致茫無頭緒，所謂「科者，斷也，不得斗而知其數，經

得科而義自明。」不過後世如河西憑江東瑤、以至光宅，不免隨義立品，自分章節，而且愈分愈細，耶未免太過了。曇鸞法師說：「細科煙颺，雜礪塵飛，」就是對分科太細而說的。

法師曾有一個大願，想把現行本的華嚴經下二十年的功夫，重新來「釐會」「修補」和「校點」一下，再刊版流行，這因為現行本華嚴疏鈔多有節略的地方，文義不相銜接的也不少，還有因當時校對不能精細，訛字奪文也不能免。他是華嚴宗的大師，這繁重的事業自然只有他來擔任了。當時有這麼的一封信給我，

書悉，近與傘法師發願重釐會（今之會本，為明嘉靖時妙明法師所會，彼時清涼排定之科文久佚，妙師臆為分配，故有未當處。）修補（妙明會本後有人刪節，甚至上下文義不相銜接，龍藏仍其誤，今流通本又仍龍藏之誤，以上據徐居士考訂之說。）校點華嚴疏鈔，傘法師願任外護，并排版流布之事。朽人一身任「釐會」「修補」「校點」諸務，期以二十年卒業。先科文十卷，次懸談，次疏鈔正文。朽人老矣，當來恐須乞仁者賡續其業，乃可完成也。此事須秋暮自廬山返杭後再與傘師詳酌，若決定編印，尚須約仁者來杭面談一切。

可惜這麼重要的工程，終以因緣不具，沒有實行，但他的大體，卻在他送給我的一部華嚴疏鈔的首幾葉裏，注着細密的字迹，得見其一斑了。

說來真慚愧，法師對我是懷着深切的期望的，他後來還寫了一大幅的日課，教我禮誦華嚴，一共

有好幾千字；這因爲讀佛經，並不像讀別的書，讀了就算。每部經的流通分，常常提起禮拜誦讀的功德，也是應該注意的。除寫好日課寄給了我以外，又在信札上加以詳細的說明，這更可見出法師對我的殷重心了。

仁者禮誦華嚴，於明年二月十五日，卽釋迦牟尼佛涅槃日始課，最爲適宜，……自是日始課者，紹隆佛種，擔荷大法義也，仁者勉旃。

茲郵奉日課一葉，幷懸談八冊，希收受。日課中說明甚簡，茲略補記如下。

禮敬之前，應先於佛前焚香供養（能供花尤善。）偈贊所書者，爲舉其一例，所誦之偈贊，可以隨時變易，以己意選擇華嚴經中偈文，悉可用也。誦華嚴經用疏鈔本亦可，若欲別請正本，以杭州昭慶慧空經房之本最善。（句讀稍有舛誤脫落，但譌字甚少，若大字摺本卽俗稱梵本者，校對尤精。）三皈依亦應延聲唱誦，依此課程行持，約須一小時三十分，初行之時，未能熟悉者，至多亦不逾二小時。每日讀華嚴經一卷之外，幷可以己意別選數品深契己機者，作爲常課，常常讀誦。（或日日誦，或分數日誦。）朽人讀華嚴日課一卷以外，又奉行願品別行一卷爲日課，依此發願，又別寫錄淨行品十行品十迴向品（初迴向及第一迴向章）作爲常課，每三四日或四五日輪誦一徧，附記其法，以備參考。

現在把他錄在這裏，海內總不少禮誦華嚴的，就當以此爲法。（再參閱法師華嚴集聯三百末後

所附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但他是淨土宗的大師，爲什麼要從一大部的華嚴經裏去討根源呢？這因爲華嚴每會雖然有很多的事相，很多的妙義，而善財徧參知識，於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爲說十大願王，令皆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圓滿佛果，可見華嚴經和淨土三經始終還是一貫的。在灰胡爾巴顏喀拉山尋到長江的源頭，自然比認岷山爲長江的源頭來得澈底，這似乎和印光法師是不同的，所以一種學問，結論雖然一般，而求得的方法，竟可各各不同，正如二加二爲四，二乘二爲四，六減二也爲四一般，因著求得的方法不同，而每個四的含義，便不當等量齊觀。「皮球落在地上了，」出在小孩子的口中，和出在牛頓的口中，一定是不同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自己說他的哲學結論，並沒特別，而從心的分析物的分析來求這個結論，是和人家不同的，也是一樣的意思。這可見不論是形上學，形下學，方法總應當尊重的吧。

弘一法師的法派，和明朝蕅益大師最相近，也最尊重，對他所著靈峯宗論，嘗摘其警策的議論，刊爲寒笳集，今原稿在可園，實有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景象。有了這，似乎不必自己著作了。他爲蕅益大師立了一個牌位，常以香花供養，這牌位在他離開白馬湖晚晴山房的一年，託了姓楊的朋友，連明朝鐵華軒所製的鉢和經論手寫本等，一概寄存在可園裏，現在還保存着。當時他的來信說：

惠書具悉，寄存之書共三十包，其中大部之書，有晉唐譯華嚴經，賢首探玄記，大本起信論疏解彙集等，是等諸書，

朽人他日倘有用時，當斟酌取返數種，若命終者，即以此書盡贈與仁者，以志遺念。

這些書有的已由法師來取還，大部分則保存在可園裏。我很想在園裏造屋數間，前面種些白楊綠柳，雜花異卉，至於桃李佳果種之十數年，已是合抱的大木了。這園佔了四十畝的地面，碧流迴環，遠隔囂塵，是頗適宜靜修的。屋中就陳列法師的遺墨法物，作為永久的紀念。無如世亂如麻，成功的希望很少，每回想到，也不禁為之長嘆。

他又是一時的律學大師，律為三藏三學之一，不論那一宗派都應該恪守的。此土從唐朝南山道宣依五部律中之四分律，弘通戒律，後人尊為律宗，所謂「四分律宗」就是，可是到了現在，已經衰落極了，不但沒有講律的大師，就是能夠依遵普通戒律的也很少很少。法師對這非常傷痛，所以一力研求律戒，想把南山已墜的法緒重振起來。他近年在福建開行願品華嚴大意地藏菩薩本願經，而大部分時間，則為僧衆講律學，而他自己始終守着過午不食的戒律，就是結夏，自恣也無不以律為歸。他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分別開遮，條例極為明白，間注大德警句，可使讀者深省，實為出家僧尼必備的要籍。他親自書寫，親自畫表，非常精工，原稿在可園。這戒相表記出版時，法師寄來一部，他的信上有這麼的幾句話：

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今已石印流布，是書都百餘大頁，費五年之力編輯，并自書寫細楷，是屬出家比丘戒

律，在家人不宜閱覽，但亦擬贈仁者及李居士各一冊，以志紀念，開卷之時，不須研味其文義，唯賞翫其書法，則無過矣。

法師書法極有工力，上規秦漢篆隸，而天發神讖張猛龍龍門二十品諸碑，更是法乳所在。但出家以後，漸漸脫去模擬形迹，也不寫別的文字，只寫佛經佛號，法語，晚年把華嚴經的偈句集成楹聯三百，有人請他寫字，總是寫着這些聯語和偈句的，用筆更來得自然，於南派爲近，但以前學北碑的功夫，終不可掩，因之愈增其美了。據他自己說生平寫經寫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廬山牯嶺青蓮寺所寫的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含宏敦厚，饒有道氣，比之黃庭。太虛法師也推爲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法師寄來時也極珍重，信上說：

此經如石印時，乞敦囑石印局萬不可將原稿汚損，須格外留意，其簽條乞仁者書寫。

後來華嚴經集聯三百印成，來信又說：

邇來目力大衰，近書華嚴集聯，體兼行楷，未能工整。昔爲仁者所書華嚴初迴向章，應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後無能爲矣。

我最愛他近十年中所寫的字，純用豪端，體兼行楷，工力全在「淡」字和「拙」字，而卻愈拙愈妙，愈淡愈有趣。現在他已脫去人寰，這些遺墨也只有日見其少了。

我和弘一法師還有一段法緣，是請他爲世界書局編輯佛學叢刊，原擬分輯出版，繼續的出他四輯六輯，可是第一輯出版不久，戰事發生，連保藏着的紙型也被毀滅了，這是很可惜的。當時每輯的內容，大都由法師擬定，看下面的來信

……如第一輯所選者以短易解，切要，有興味，有銷路爲標準，但如此類之佛書，實不可多得，故第二輯以下，須另編輯，且擬每輯變換面目，以引起讀者之興味也。第二輯擬專收音所編輯者三十種。（或舊編者如寒笳集等此外新編，由一人負責。）第三輯擬專收佛敎藝術，余可以編輯數種，此外由同人分任，共三十種，所豫定者，大致如是。第一輯所收者，經論雜著之部類略備，第二輯多爲警策身心，剋除習氣之作，第三輯爲佛敎藝術，以後若續出者，每次變換面目，每兩年出一輯。

這是他豫定的計畫，現在已沒有實現的可能了。總之，法師是富於天才的人，平生多有藝能，書畫以外，鐵筆也很擅長，但我們要知道，他是最不喜歡使才的，出家以後，更取向上一著，力學苦行，以求涅槃，雖然是一些小小的事，也不肯掉以輕心，大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景象，當拙不當巧，就是他老人家偉大的地方，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大乘入楞經說，「一切法因緣生，」譬如種子爲因，雨露農夫爲緣，因緣和合，才能生出穀粒來。法師現在雖然圓寂，而我和法師既有這樣的殊勝因緣，漸次熏習，攝入八識，成爲種子，引起現行，現行互

為因果，加增上緣，他日或得自靜其心，淨念相繼，臨命終時，親見彌陀，以毋負法師的囑咐，這就是我自己應該勉勵自己的吧。

憶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師

朱文叔

夏先生來說，弘一大師——李叔同先生——圓寂了，要我寫一篇短文做紀念。對於李先生，我實在只有佩服，佩服到無可言說。勉強寫一些，也只是世俗的觀感，且鈍根拙筆，決不能寫出先生德業之萬一。

在我的學生時代，李先生是教音樂的，那時我對於先生的觀感只有一個字——清。

人是清癯的，身裁適中，可是因為清癯的緣故，在我的目中顯得高，尤其當他站在講壇上的時候，心中每不期而起「仰之彌高」的感覺。音樂教室的前面是一個校園。有時先生在那裏觀賞花木，亭亭靜立，也使我起一種「清標霜潔」的感覺。

目光是清湛的，無絲毫垢滓，更不含絲毫嗔怒之意。因為他不多說話，和他日常相見，每有極短暫的相對無言的時候，在這時候，只見他雙睫微垂，覺得好像有無量悲憫之情從他目中流露出來。

語聲是清越的，無論在上課時，在日常相見時，他的說話總是那末輕緩，可又那末有力，能使聽者

澈於耳，入於心。

至於容止氣度，眞是一清如水；惟其清，所以潔淨，澄澄澈澈，遠離一切汚染，身上布衣一襲，淨無微垢，室中明窗淨几，潔無纖塵，這且不說，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覺得有一脈清氣，浸潤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慚形穢，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復存於心。

惟其清，所以和悅，溫溫穆穆，從無疾言厲色。我記得在學業上，所有同學都沒有受過先生的訓斥，可是對於先生的功課，大家都誠心誠意的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數，只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悅，更歡喜。

惟其清，所以靜，安然謐然，從不遑遽惑亂，就是同學們，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課上，也不會有躁急煩囂的表現。

惟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見他有過得失之色，羨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眞像光風霽月。清斯秀，先生眞像花中之蓮，木中之松。

我在學生時代，對於先生之觀感是如此，離校不久，先生也就做了和尚，以後二十五年間，只見過先生一次面。現在先生是由漸而頓，到了德無不備，障無不盡的圓滿境界了，對着案頭先生的小影，眞覺得無可言說。

紀念晚晴老人

陳祥耀

兩年前我將離開福建的時候，最後爲覺音月刊寫過息影閩南的弘一法師一文，此時再執筆寫紀念這位老法師的文字，就算我到滬後破例寫下的第一篇雜文。我這回來滬，立意除把數年來積之於胸的對淸詩的意見寫成淸詩評論一書後，便埋頭讀外國語和硏究幾部和吾國古代史頂有關係的經書，不願分心他事。這次爲了這位我所虔敬的老人的謝世，我的心逼我不能再已於言，我的感情本易動，每或碰到一些輕微的變化，都不禁要顫動心弦，引起感慨。近來年歲較大，環境的磨練，種種的刺激，使我稍已有些痲木，有些不輕爲苦樂所動，然而也由此稍失我心靈的活力，使我常常剩下一點空虛，所以這次老人的謝世，也只使我感到一種淡淡的哀思，我只能從這淡淡的哀思中喚起一種恬美的囘憶，細緼着一縷綿邈的虔誠的愛心和永恆的悼意，我願意永用這種心情來紀念這位老人，我想，也許只有這種心情是最適宜於紀念這位老人的。我寫覺音一文，老人在永春，我在泉州，我只能希望在囘泉時再見他一面，末了我只能深深地向他祝福。現在，我更無望於與他有再見之緣，我對他所能表示的也只有再深深地祝福他的安息，祝福他永遠的安息，在那「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圓滿的境界中。

近來閩滬郵件時多躭擱，一信往往累月始到。這次我接到老人圓寂的報告信，卻十天左右卽到，我非常驚奇，立卽轉告申報館，三天後申報館才把我的報告略事增删的發表。一星期後，才又接到他圓寂時的照片，寄給丏尊先生，丏尊先生處尚未見到。此時上海方面能夠看到老人圓寂的照片者，應該感謝泉州寄像人周先生的用力設法。本日下午，接丏尊先生信，云紀念刊已付排，囑速將紀念文字從速補寄，故此文欲成於晚上數小時之中，匆匆眞有無從著筆之概，預擬的要詳論老人的詩詞古文一段，又因手頭無南社叢選及其他參考文籍在，亦只好再俟異日。照理此文應該負責多記點個人所見聞的老人在閩狀況，一則因前覺音文中已寫個梗概，一則我向不喜寫敍述文字，只喜稱心談去，因之下面亦只成拉雜的感想回憶，印象等的拼湊的雜文了。

我認識這位老人，我虔愛着這位老人，或者也還對其他僧人發生好感，由於我的好佛麼？不，可以說由於偶然的因緣，或者可以說由於我的喜歡跑佛寺，由於我的閱讀興味的廣泛。我向來讀的書，只問其爲適合自己的脾胃與否，不問其爲一般人所謂「正統」的，抑爲「外道」的，所以也曾有個時候很醉心於海潮音上的太虛法師的論文，所以至今也還推服着佛門中的三個法師，——一個卽爲老人，餘則曼殊及太虛。我把老人看爲超越的藝術家，典型的高僧，把曼殊看爲浪漫的才人，把太虛看爲淵博的學者。曼殊才情的奔放爲世人所共知，太虛思想的敏銳，見解的現代化，理論文章的具有哲

學學者的氣派，實不可多得。大概他們兩人的才思，都是向外橫溢的，唯有晚晴老人，他的才思，他的一貫爲人的態度，都是向內收斂的。他和太虛不同道，一個傾向藝術，一個傾向學術，和曼殊最大的分野卻在此，這不是由兩人出家後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看出，從兩人早年的文學作品中，就可知道。老人的舊詩詞，雖也多近綺豔，但風格很異曼殊，說水，曼殊的使我想起春波的嫩綠，老人的使我想起秋潭的空碧；說花，曼殊的使我想起帶着清明煙雨的樓角的梨樹，老人的使我想起夏日清池中的蓮蕊；曼殊的較有穠烈的感情，較有動人的丰韻，較爲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論文學的，也較爲偏取這一種，老人的綺豔詩，慢慢地想收斂上芳潔的一途，想洗淨到司空表聖所說的「體素儲潔，乘月返眞」的一途，就詩的「品」言，我們或許還更有取於老人的。

說起晚晴老人在藝術界的成就，繪畫音樂，我全是門外漢，就詩詞書法兩者言，老人後者的造詣要高出前者數倍了。他能入於漢魏晉之中，脫於漢魏晉之外，得漢魏晉諸家之神，遺漢魏晉諸家之迹，獨創一種自己的書體，這是不算重要，重要的我們可從他的書法中，發見他的整個人格，整個的修養趣尙。假如我們說「晚晴老人的字，是整個晚晴老人的表現」，決不誇張。特別的，吾國的書法，能夠成爲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藝術，這中間就表現着吾國許多藝術家的不同的人格和個性，大凡一切藝術品之成爲藝術品，全在它是藝術家個人的人格的表現而不是他們的技術上的製作，創造也者，創造

此人格耳。我百分之百的堅認，寫字的成爲藝術，決不會自寫字中來，直接的練習并不會比間接的身心學問的修養來得重要，一個沒有學問上的修養只憑苦練而能成爲書法家者，終永遠不會有這麽一回事。我的經驗告訴我，碑帖并不是供我們摹，而是供我們讀，像我們的書本給我們讀，給我們增廣眼界知識一樣。學字時心中早應有字有帖，案上不必再有字有帖矣。詩中之我，明白存在，書中之我，更是如此。老人的字，骨力深秀而高遠，清瘦地，磬逸地，正是老人的影子，老人的長身直立的姿態，瀟灑盎和的風神，他那種起落筆時的斂神藏鋒的功力，更使他的字的「境界」直臻高絕，字要有「境界」本難，要有老人那樣的「境界」非是有老人的向來才不外露的本性，出家後的謹嚴奉律的修養，和對己對人對物全出誠敬的一點不稍放逸的胸懷，整個精神凝會在極端悠然恬然的覺得一切無不圓滿此心無不自得的寧泰的境界中所能有的結晶了，個人每當情緒散漫昏昏擾擾地需要恢復安適的當兒，嘗多倚藉效法老人之字。我深知學老人的字，很可幫助我們收束「放心」，這話希望讀者不要誤會是故涉「神祕」，凡稍能觀照藝術的，未始不能得到類似的意味也。聽說能得老人的音樂繪畫的心傳者，有豐子愷劉質平二先生，然而老人一去，他的書法，就成「廣陵絕調」了，個人對此久爲他業所廢，心日旁騖，親池墨者日少，撫躬惶愧，幾不敢卒斯所論。

老人唯一使人永久紀念的，當是他的使人一見便不會磨滅的親切的印象，關於這點，我想棄聖

陶先生的兩法師已抒寫得頂好。他用稀疏的輕鬆樸摯的筆調來描述對於老人的親戚最為調和。周予同先生，是同葉先生同時訪謁老人的人，曾親口說「在他所會見的人物之中，老人是最富美感的一個。」葉先生說「和老人在晴秋的午晴中對坐，覺得有難言之美。」我也說過：「看見老人的和善的笑容，是接觸宇宙中一線寶貴的光輝。」老人所給人的印象是這樣的深呀。老人對人，在他的紅潤而略帶皺痕和疏髯的臉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的微微掀動的嘴邊，永留着和善的笑意，這笑表示他內心長時的欣悅，長時的謙泰，——是的，老人永遠是安詳謙泰的，永遠是盎和恭敬的，他永遠是使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偉大的修養，他的寬虛懇切之懷，他的高夐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後躺在牀上示寂的刹那，還沒有失去他這一切常德。他的聲調非常鏗鏘，說話既極悅耳，吟詩時的聲情綿遠，尤能引人入勝，我應該感謝他給我以對龔定盦詩的情調的啓發，我應該把我在今年六月間所寫的論龔定盦詩中，關於老人對我的理解定盦有何影響的一段摘下。

……這就是「悱惻遒上，如萬玉哀鳴」的更是定盦的心聲了，……定盦寫這些詩時的心境，正可以在他的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結段找到很好的說明：「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歟！」初秋是歷盛而感覺到衰的，初秋是要從雄奇哀豔的少年場悟徹地歸到了蕭疏澹蕩

的定境的，……初秋是疲倦後喜歡休息的，是惜別的，是甘心逃禪的，……是能夠寬容一切的，……是覺得一切情懷都不必加以深貶，初秋是天地最清明，靈魂最安定，心情最綿邈的季節，尤其是一個最多情，最富於春夏的豐富熱烈的心靈的轉入這個季節的歌唱，一切都更格外加重了他悵惘，追思感喟的深長的情調，一切都更格外表現了他心靈的發展變遷，和埋在最內在的眞切懇摯，所以初秋是「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的，要體會定盦詩的好處，就請體會這兩首詩那種縹渺的，幽深的，低徊一唱而三嘆的情調。……吾第一次陶醉在定盦「古今誰免餘情繞」一詩的情調中而由此悟入這情調是研究定盦詩與定盦性情的主要之點，是在……承天禪寺裏邊聽弘一老人講述他入世出家的感想而口誦此詩作收場語的時候，只有多情而又懂得音樂像弘一老人那種人念起這種詩，那才眞是奏成說不出的縹渺悱惻的音樂呀！吾說弘一老人爲多情老人或不以爲唐突吧。

今者，我們所怕唐突他的老人，已謝我們而去，檢校舊稿，曷勝於邑，噫！或者我們所設想的定盦平濟時的心情，就某種意義言，或有近似老人的心情的吧——有了老人當天講話的神情，使我才敢於這樣推測，「才子中年多學道，」定盦豈不又告訴我們這句很可玩味的話麽。但是負才使氣的定盦，究竟和我們從早就傾心收斂的老人殊其途轍，我們的老人，結果完成他修道的德業，定盦只合走完他詩人的途路，老人的身心得着永遠的和平，得着永遠的安息，定盦卻不免於要永遠的陷在矛盾和

悔恨中，使我們只合對老人有敬愛而對定會有同情；因此由我們的俗眼看來，高僧才子，原同是多情氣類，至他們的不同的歸向，學佛的可以說這是他們的所「覺」的高下，我呢，只能說這也是他們的「性」的不同了。

感言

懺罪生

嗚呼，弘一大師西歸矣，前歲靈巖老人示寂，今茲師又辭世，法門耆宿零落盡矣，鏡暗影沈，水昏月隱，非大德之捨棄衆生，衆生當自懺也。學人聞訊之餘，惟自悲福薄緣慳，悲感交集，拉雜書之以當懺悔。

歌臺舞榭，回首成塵，酒陣歡場，浮生若夢，大師示才子身，居富貴地，蜚聲藝苑，脫屣名壇，並聲色而俱空，作文人之棒喝，開涅槃之正路，啓甘露之妙門，以豪華公子，披緇而嚴淨毗尼，本錦繡才人，遁世而陸沈學地，示跡之奇，末世罕儔，悲衆生之迷深，願大人之作略，嗚呼，大願深恩，歷劫難報也。

大師離俗之後，專宏戒律，輔以護生，早歲之豔情綺思，一掃無遺，前後雖若兩人，精神實乃一貫，請申吾說。

風清月白，麗於五色繽紛，清磬梵鐘，和於八音諧暢，妙色非色，至聲不聲，世間眞美，潔其至矣。惡無不止曰潔，善無不行曰美，潔也美也，一物之二面，一事之二名也，推斯義也，則謂眞正美術惟毗尼足以

當之可也。

夫發殺機，血肉橫飛、醜惡腥羶，只供掩鼻，穢濁之氣，貪欲所生，貪欲之萌，口腹爲最，欲離濁染，首息貪饕惡風，明德惟馨，里仁爲美，太和翔洽，物我同春，美之至也。推斯義也，則謂眞正美術惟護生足以當之可也。

嗚呼，大師示跡之奇，神化無方，先以美術現同慧業文人，繼以離俗正顯世間眞美，其示跡之奇一也。示生富貴之家，現身歌舞之場，忽爾脫屣塵垒，俾悟無常非實，其示跡之奇二也。麗詞藻思，易爲梵行，簡淡高古，操履平實，其示跡之奇三也。吾人景仰大師，當悟其披緇之前所現之跡幻而非眞，只爲悲心深重，接引有緣，其披緇之後乃爲大師眞實行履，畢生歸宿，若忽視其廿四載之苦行高詣，徒沾沾於其前半生之空花幻影，斯深負大師之悲心，亦可痛矣。

大師行宗靈峯，願宗地藏，九華垂跡之圖，大師攝受衆生之一大因緣也。地藏菩薩云：「吾觀閻浮衆生，舉心動念，無非罪者。」知舉心動念之皆罪，故不得不嚴淨毗尼以對治之，律儀善法饒益有情，妙麗莊嚴，吁其至矣。

悲夫悲夫，漫天劫火，傷我生之不辰，匝地烽煙，哀羣倫之失怙。山頹梁壞，空餘景仰之思，障重福輕，彌深沈淪之懼。八風競煽，六賊交乘，瞻烏爰止，浩浩業海之波，見龍在田，乾乾君子之德。邦人諸友，有肯

念亂而與以繼大師之志者乎，斯則末學所馨香禱祝者已。

晚晴老人與靈峯老人

志　西

晚晴老人，弘一大師別號也。大師示寂之訊一傳，學佛同人與大師友朋弟子無不驚悼。小子與大師無一面緣，而私淑之心十年如一日，今聞此訊，既傷衆生之失導師，復悲己之寡緣薄福，從茲以後，卽欲皈依而不可得。滬上各佛敎雜誌徵文紀念因不揣不文，敬將淺陋之感想寫出，以附於紀念文之末，亦聊以抒余痛也。

大師十載以來，息影閩南，國內人士懷私淑之誠而未一瞻禮，與余同病者殆當不鮮。自念以往，既瞻禮之無由，斯抱恨之無已，欲弭此恨，惟有繼大師之志，體大師之心，師大師之行，則雖未見大師之面，而大師在常寂光中必莞爾而笑曰，孺子可敎。但欲達此目的，則有二事不可不先辦，一大師遺著之發表，二大師傳記之編述，今各刊物之紀念文字，或者卽其先聲乎。

側管窺天，所見非天之全體，而不可謂非天；竊本此義，就淺學所見粗略陳之，以爲宏揚大師遺敎之一小小助力。

大師早歲才名震一時，詩文書畫音樂並爲世所宗，出家後一洗而空之，專研戒律，精修梵行，行師

靈峯老人，皈心地藏菩薩，依地藏之宏願，攝苦海之衆生，使之止惡修善，念佛生西，斯誠大士之宏規，末法之慈航也。

靈峯老人未出家時，亦才氣縱橫，不可一世。既出家後，其以文字般若接引學人，溯其未出家前之幻跡，與既出家後之化緣，與晚晴老人如合符契。晚晴繼靈峯而作，末學妄見，或即靈峯乘願再來示現爲才士以度有緣乎。

我輩在家人欲師兩老人之嚴淨毗尼，固不可能，然在家五戒則可自勉，尤要者須皈心地藏菩薩，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吾輩多劫以來，輪迴六道，沈淪地獄之時何限，吾輩多劫以來之父母妻子六親眷屬至今尚在地獄者何限，吾輩今日倘不求生西方，則一息不來，仍復輪迴六道，自身之重入地獄與六親眷屬之重入地獄者又將何限，一念及此，心肝爲摧。是故吾人倘不信兩老人之教誡，仍持一已斷滅之見，謂一死永滅，無輪迴，無來生，無地獄，則不必復言，倘猶有仰慕兩老人之心，承認兩老人之智慧高於自己，兩老人之道德高於自己，則以兩老人之道德智慧，斷不爲盲從無聊之事，斷不說欺騙無聊之言，則來世誠有，輪迴誠有，地獄誠有，則我輩誠不可不追隨兩老人之後，以地藏菩薩爲導師，以西方極樂爲歸宿也。

是故吾人之誠心仰慕大師者，斷不可再夾雜一點懷疑大師侮辱大師之心理，謂輪迴之說爲迷

信，斷當以淨信心凜遵大師之遺教，持五戒，修淨土，其斯爲眞紀念乎。

私淑弘一大師

宗性

數年前聞人道及弘一大師之名，不知何故，便有敬慕之意，其後所聞漸多，敬慕之心亦與之俱增。及讀「兩法師」與「子愷漫畫序」二文，則師和藹之神情，無分別之風度，宛然如在目前，益使我神往。師不似本師光公之諄切嚴厲以誨人，卻善以藝術風格使人潛移默化於無形。

後因學音樂，對師愈增親切之感，取清涼歌集讀之歌之，覺如浴清泉，如翔太虛，嘗發願若道路通時，必一親師之風範。

年來從夏先生學，得常見師之函牘與法書，其字裏行間皆具解脫風味，嘗乞得其結緣法書一幅，供佛堂中，不敢以尋常名蹟視之也。夏先生齋中懸師影一幀，神清氣和，藹然穆然，課暇每瞻視，便覺塵念一空。嗚呼，師之音容，師之謦欬，余未得一接，而師之襟抱，余已有緣間接感到，不可謂非幸事矣。

師辭世偈云：「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執象而求師，何其愚陷也。蘇子瞻有云「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也，」則師之眞體，固無時不大放光明於我輩之前，特恨吾輩業深障重，不之見，或所見不全耳。

師辭世偈又云「花枝春滿，天心月圓，」夫春，無形者也，其來，不可見也，而於花枝滿時見之，卽無花之地，日之所接，無往而非春也。月到天心，而見其圓，未到天心，何嘗不圓，晦朔不見月，月落不見月，而月仍在，且圓如故，其形雖不可見，其體固未泯也。今師之象雖不可見，師之體固無不在。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但明此心，佛尙可見，師亦可見，奚悲爲！

香火因緣話晚晴

陳海量

弘一大師垂迹人間，度生緣息，示寂閩南，固知隨緣應化，宴坐水月道場，師於法門衰落之秋，現比丘身，弘布毗尼，指歸淨土，操履平實，髣髴雲棲，追蹤澫益，媲美靈芝。海量年十九，漫遊至閩，遇師於雪峯，以愛語攝我時罔知佛，問曰：「鬼神有否？」師言：「可讀佛書，日後自知。」惠我竹窗隨筆，大乘起信論直解，印光法師文鈔等十餘種，朝夕披覽，深懷慶慰。有疑義，師爲剖釋。旋得禪宗書，大樂，告於師，願習禪，師曰：「善法無高下，難易在人，子樂習禪，夙因有自。」遂郵金陵刻經處請來之宗範一部，舉以贈余曰：「習禪須覽是書，以防岐路。」又言：「應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余謹奉教。

庚午春，居慧泉，師來視我，語次，余言：「僧多濁俗，且尠戒行，對之憎厭，難生信仰，吾頗自知，理不應爾，貢高我慢，莫能袪除，何以治之？」師曰：「說人過失，殊非所宜，彼不如法，干卿底事，出家沙門，凡聖交

參，吾烏從知而起我慢自失功德；況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作如是觀，敬倘不違，矧敢慢耶！」聞言悅服，師下山，余送之，遇一僧，其僧椎魯無所知，師向之伏地禮拜，余知是以身教我，因大慚，爾後不敢輕僧。

師居鷺島五老峯下，一日，余往謁，邀余散步海濱，師策杖行。爾時風和日麗，碧海青天，一望無際，悠然意消。有二犬相鬥海灘，師憫之，喚使解。平等行慈如日普照，故凡識師者，靡不以爲親己。

歲辛未，師居五磊山，愛其寂靜，招余往遊，束裝登山，相見甚歡。居兩月，從師下山，抵金仙寺，小住數日，余返天台，與師別矣。越二載，得師書，招余入閩，家人泥我，未赴。丙子冬，居上海，供職報社，師聞之，勸余赴閩，不果往。辛巳春，師復招我，囑攜妻兒入閩，當爲安頓，顧以世亂，關山險阻，終未成行，負師多矣。

余嘗山居念佛，師於數百里外，惠致棉衣，慮我寒也。悲心顧復，有若慈母，夢中數覯師，輒喚先生，蓋前世因緣。辛未別師，於今十載，乃聞圓寂泉州。昔本不生，今寧有滅，法爾如是，「天心月圓，」臨終垂誡，助念次第，周詳審至，示範於人，防蟻上龕，良工苦心，「人間愛晚晴，」願毋忘晚晴老人之行。

余自識師，未嘗見其疾言厲色；其自利利他之行，有契於華嚴經第三十五卷所云：「佛子，此菩薩，四攝法中愛語偏多，十波羅密中持戒偏多，餘非不行，但隨力隨分」耳。

弘一大師生西有感

陳秋霞

當代律宗碩德弘一大師，於廢曆九月初四在閩南生西，羣盲失導，人天共悲。大師學問之卓，道德之高，戒律之嚴，不僅佛教徒尊爲模範，即不信佛法者亦一致景仰。茲將大師臨終時情形，略述一二於後，以資追思。

大師臨終前預知時至，臨終際從容安祥，臨終後遺容溫穆，此非平生持戒精嚴，曷克臻此哉。

大師多才多藝，舉凡詩文書畫音樂金石諸技，莫不精工，然出家後，以持戒故，悉棄不爲，惟書法則求者必應，所書悉錄佛典成語，蓋以美術爲方便，令見者生歡喜讚歎之心，因以起信於佛法也；而大師一生最後之墨寶，則爲「悲欣交集」四字，係於生西前數日力疾書之者。

又大師臨終前預囑其侍者妙蓮法師爲之助念佛號，且告以如見其眼中流淚，則爲悲欣交集之表示，萬勿誤會云云。揣大師之意，殆欣者欣自身之西歸，悲者悲衆生之猶迷也。嗟乎，世變方亟，人心未悔；大師於撒手西去之際，而以此四字留遺響於人間，其意義顧不深長歟。

大師臨終之前，微示疾，然拒不進藥，謂其侍者妙蓮法師曰：「你們要我住世，實在眼光太淺，我繼續住世，實不能有所作爲，不如到了西方去，乘願再來，屆時廣度衆生，便一切可以圓滿了。」噫，大師之

悲願深矣，固去即不去也。

大師遺囑，在舉行茶毗（火葬）之前，其安置遺體之缸，四脚須墊以四隻碗，碗內滿盛清水，使地上螞蟻無法爬上缸來。所以然者，蓋恐遺體發臭，螞蟻聞之爬集，茶毗時有傷其性命也。嗟乎，臨終時猶以微小生物如螞蟻者之生命爲念，非大師不能慈悲深至如此，亦非佛法不能博大至深，視衆生平等如此也。（按以大師生前持戒之精嚴，其遺體應不至有臭味發生，大師豈不自知，所以如此般般顧囑者，當爲後人樹榜樣耳。）

大師入寂之際，侍送者僅有妙蓮法師及另一人，然另有一物，亦隨侍禪榻之畔，默送大師西歸者，則大師一生隨身攜帶之樹枝一根也。此樹枝者，蓋大師當年呱呱墮地之際，有異鳥銜之入室而遺之於牀前者，大師父母視爲異兆而珍藏之，及大師長，遂終身長攜身畔，以紀念父母生我劬勞之大恩。夫異鳥銜枝入室之兆，何所取義，雖不甚可解，然亦足見大師之生有自來也。

大師生西之所，爲泉州之不二祠，祠在泉州北城，爲全城地勢最高風景最佳之所，爲唐代歐陽貞之家廟，所以名「不二」者，則唐代開龍虎榜取士，甄別嚴格，榜發中者僅歐陽貞一人，其後人爲之造祠，乃以「不二」名，言無第二人，蓋榮之也。與不二祠左右毗連之二宅，爲宋代朱文公（熹）及另一儒者講學之所，當時文風極盛，今則冷落。大師生前用功，喜擇幽靜僻遠之地，故安榻於此也。

話舊

陳无我

要寫紀念弘一大師的文字，不得不聯帶紀念我自己，說來慚愧，望閱者原諒罷。

我天資魯鈍，小時讀書，成績很壞，但性喜文學。七歲入塾，讀唐詩三百首，覺得津津有味，我的愛好詩歌，就從此始。十五六歲時，當遜清光緒戊戌己亥年間，維新之說正盛，士大夫提倡開報館，啓民智，上海一處，原本有申新滬三種日報外；時務報商務報等定期刊物陸續出版。一般自命新派的洋場文士同時組織許多小報，如李伯元的游戲報，吳趼人的采風報，沈敬學的笑報，周病鴛的消閒報等等，這些報的內容全是游戲文章與妓院戲館的新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主持筆政者於舊文學都有相當根柢，所以，就文藝言，卻有一看的價值。我那時最喜愛這些小報，每種都定購一份，珍藏起來。那些報上常載着騷人墨客的詩詞之類，像天南遯叟王紫詮；倉山舊主袁翔甫，廣東的潘蘭史，上海的高太癡，這幾位是很有名的。後來我卻發見了一位無名的詩詞好手，這人是誰，就是李惜霜先生，就是後來的弘一大師。

我那時不知李惜霜先生是何許人，祇愛讀他的作品而已。後來在他的署名上知道他又號叔同。

不久，庚子國變發生，一般維新志士，愛國青年，紛紛到日本去留學。其時梁啓超先生創刊新民叢報，風

靡一時。各省留東學生也爭辦雜誌，以灌輸新思想。什麽浙江潮，洞庭波，江蘇，湖北學生界，新湖南，新廣東，雲南，晉乘，豫報等等，五花八門，幾乎每一省有一種刊物。其中有主張排滿革命的，也有主張保皇立憲的。我那時思想也已改變，對於這些刊物，熱烈歡迎，也每種訂閱一份，珍藏起來。從這些雜誌上偶然又見到李叔同先生的新作品。又知道李先生在東京組織春柳社，排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他自己扮茶花女及解爾培夫人等女主角，粉墨登場，一時藝苑爭傳，我對於李先生的印象，從此又深刻一層了。

到了宣統年間，柳亞子先生創設「南社」，編印社集，以文字鼓吹革命。社集裏面也有李先生的著作，雖然那些著作只是些哀感頑豔的詩歌韻語，並沒有慷慨激昂的政治文章，可是它的字裏行間充滿着懷古的幽情，愛國的熱淚，有心人讀之，李先生的悲天憫人的一腔孤憤，是躍然如見的。那時我已投身報界，革命思潮一天高漲一天，對於李叔同先生的文學，格外欽愛，對於他的人格，也有清楚的認識了。

不久，武昌起義，共和肇建。民元春夏間，陳英士先生等辦太平洋報，主筆葉楚傖，總理朱少屏，我也濫竽在編輯部內，那太平洋報特闢文藝一門，用連史紙石印單張，隨報附送，那主編文藝的原來就是李叔同先生。與李先生聞聲相思多年的我，這纔和他有緣識面，可是李先生的性格與衆不同，他喜歡

離羣索居，他獨自住在報館三層樓上一間小室裏，睏覺看書編稿子，都在這裏面，每天除了喫飯下樓之外，簡直碰不到他的影子。我偶爾有事上三層樓去，經過他的房間，那門總是關的。有一天，難得發生例外，那門是虛掩着，我向內探窺，見李先生伏在案上運筆如飛，我不敢驚動，祇好過門不入。在這樣的情形下，所以我雖然和他同事，實際卻和陌生人差不多咧。

太平洋報出版了兩三個月，經費發生問題，就關門大吉，一班同事，風流雲散，李先生也襆被而去，從此一別，我與他就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民國六七年間，聞人說李叔同先生已經出家爲僧，大家稱他弘一法師，并且有人述說他拋妻別子割情斷愛的勇猛堅決情形。我聽了，覺得這位李先生的人格眞太偉大了。我當時雖尚未踏入佛門，卻因爲先曾讀過譚嗣同夏曾佑章太炎梁啓超蔣觀雲諸位先生的談佛文字，所以對於佛法頗有接近的傾向。現在聽到李先生也做了和尚，使我對於佛法的尊重心格外增長起來。然而我只知李先生的値得讚歎，只知佛教的應當尊重，可是我自己還沒有眞實覺悟，還是糊裏糊塗過日子。直到民國十七年，因緣成熟，我終於投在釋迦世尊座下，而我的決心斷肉持齋，還是與弘一大師有着密切的關係，這眞是不可思議。

我於那年秋間，由陳白盧先生的指導，從某法師學法，見同門的男女居士多數是喫素的，我也發了茹素的心但還游移莫決。不料過了幾天，就看見時報上登着某處贈送弘一大師題詞豐子愷先生

繪圖的護生畫集，我討了一本來看，懺悔之心登時大發，喫素的願也就此決定了。所以，弘一大師的出家是開啓了我入佛的門路，弘一大師的出版護生畫是促成了我戒殺持齋的願心，弘一大師之於我，眞是一位善知識呢。

我與大師雖有這樣的因緣，可是我自慚學識譾陋，文字荒蕪，不敢與大師隨便通信。後來爲了護生畫集再版校對等事，我以李圓淨居士的囑付，略効微勞。李居士去信提起我的名字，我也附筆問候大師起居，蒙大師復我一信，這是民國廿二年的事。其後彼此續通過一兩次信。廿六年夏大師到青島講經，預期再到上海講經，不料事變突起，大師囘閩過滬，耽擱兩宵，匆匆而去。我事後始知，不及禮座問法，至今遺憾。廿八年冬，我發起覺有情半月刊，請天台陳海量居士幫忙，海量居士曾親近大師多年，又與大師門下廣義常明妙蓮諸師相識，常常魚雁往還，所以覺刊上也常載着弘一大師的雲游踪跡與法語墨寶等等，這是我與覺刊的莫大榮幸了。

今年六月間，李圓淨居士將大師所著的南山律要在家備覽手寫精稿交覺有情半月刊登載，那字跡的秀朗，用紙的潔白，編寫的美化，處處表現出大師精金美玉的精神來，陳几瞻對，肅然起敬。我不敢怠慢，每期發稿，親自抄錄，子細校勘，何期甫登四期，大師遽以圓寂聞了，痛哉。

臨了，我有一點感想，我以爲有了李叔同先生（就大家通知的名字說）纔會有弘一大師，弘一

大師與李叔同先生，是一而二，二而一，我們要認識弘一大師，先要認識李叔同先生，不應該分做兩橛看的，所以不辭嚕囌，寫了這一大篇，還把自己也紀念在內，慚愧慚愧，還望讀者原諒。

弘一大師書簡集序

蔣維喬

弘一法師，以名士出家，鑽研律部，闡有著述發揮南山奧義，精博絕倫，海內宗之。余於法師雖嚮往已久，並未謀面。而友人張小樓袁仲廉時時稱述。夏丏尊爲我述法師出家因緣頗詳，神交蓋已數十年矣。迴憶戊辰己巳間，上海清涼寺請應慈老法師宣講華嚴經，余恆往列席。某日有一山僧翩然戾止，體貌清癯，風神朗逸，余心異之。但在法筵，未便通話，歸而默念，莫非弘一法師乎。既而會中有認識法師者告我曰，是也。余擬於散會時邀之談話，而法師已飄然長往矣。是殆偶經滬濱，聞有法會，參加一二次，即去，眞若閒雲野鶴不可得而慕也。去歲閩南李子芳遠，與余通信論學，每提及法師近狀。余乃附書存問，李答言法師正閉關，出關必有答覆。今夏果得法師函，且贈余橫披一幀。法師今年六十有三矣，而函中字跡細若蠅頭，神韻獨絕，令人敬羨。芳遠言正輯弘老書簡集，囑爲製序。余塵勞凡夫也，業重福薄，至老尚不能放下。對於法師之嚴淨毗尼，精持梵行，徒增惶愧，安敢以不文玷辱法師耶。然重違李子之請，遂略書數語以塞責，法師覽此，當亦笑而頷之歟。

記弘一法師

曹聚仁

李叔同師（法名弘一），上月在福建泉州僧院圓寂了，對一個「外生死」超塵絕俗的世外人致哀悼之意，誠無所容口；但他的死訊，終究使我，這個世俗人不能恝然無所感呢！

我是素來討厭所謂「出家人」的，而一切厭世的消極態度，也不敢苟同；但對於弘一法師，仍是「高山仰止」「吾無間然。」他是藝術修養最高深的美術家，沒帶半點所謂「浪漫氣息；」在東京春柳劇社演話劇，他是扮演茶花女那一角色的，一舉一動，非常嚴肅，以忠於藝術的態度，開出中國戲劇的新作風。民國初元，他做我們的美術教師，不獨他的藝術天才在我們眼前閃光，他的語默動止都感化了我們。我自知對於美術並無興趣，也曾為他所鼓舞，發瘋地一早起來唱音階。他和經子淵師，那時都是我們的人格導師。後來他老老實實地出家了；他是遠公以後最虔誠最淵博的高僧。有一回我看他喫黃米飯蘿卜乾，喫得那麼香甘，大為感動；一個美術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們祖父（老農夫）一樣地懂得生活意義呢！

在這兒，對一個晶瑩如玉，忠於自己生活的老師，表示最後敬意。他的這一道光輝，永遠使我的靈魂覺到溫暖。其他的話，我知道師友中，如夏丏尊，姜丹書諸師，葉聖陶，宋雲彬，豐子愷，劉質平諸兄，定有

更好的紀念文出來，我不必多寫了。

懷弘一法師

劍痕

十月十五日的早上，得到了弘一法師於十三日在泉州圓寂的消息，我反覆地讀着報紙，我斷定這消息是確實的，一陣莫名其妙的悲哀，使我體會着人生的眞意。我一面通知曾詞源先生——弘一法師的崇拜者，約他一同趕赴泉州看看情形，或者也可以幫忙料理一下。下午二時半到達泉城，在一家小館子裏用了點心以後，匆匆趕上北門的養老院去，那時候，剛好是法師的靈龕要從養老院移到承天寺供奉，我便在成千成萬的善男信女後面跟隨着恭送。一路上向妙蓮法師詢問着病中的情形，治喪的狀況。送到承天寺之後，我恭恭敬敬拜了幾拜，便從人中偷偷地跑了。一代高僧而今示化，廿年師弟，永隔人天，叫我怎不悲哀，怎不流淚呢。

使我回憶起廿四年以前事情了，是一個開學不久的早晨，雖然暑氣尙未全消，可是湖邊的秋意，已經表現十足了，全校哄傳着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李叔同先生眞的做和尙去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全校起了一番騷動，甚至於整個杭州城也當作一件珍奇的新聞。他出家的經過，據我所知道是這樣的：

那年的暑假，他老人家在虎跑寺避暑（虎跑是杭州數一數二的叢林，在寺院裏租一間房子過夏，在杭州是很尋常的。）他那時，對於佛經已有相當硏究，並且已經起了信仰。在虎跑寺他曾經試驗過「斷食」，據說整整七天七夜，除飲開水以外，不曾喫過別的東西，他深信修鍊這一回事情是可以成功的。於是準備出家的念頭，卽發芽滋長了。在別人聽去，以爲這是隨便講講的，似乎不大理會，不大注意，不料那一天的早上（記不淸是某一日了），他叫他自己的一個老當差，於晨光熹微之中，挑了兩件很簡單的行李，一直從學校（杭州貢院）出湧金門，經淨慈寺，到距虎跑僅僅半里路的地方，他叫老當差停住了步，開起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老當差呆呆地望着他說：「李先生，你做什麽！」他卻回答道：「不是李先生，你看錯了。」於是自己肩上行李，如飛地跑進了虎跑寺，一任老當差在後面哭喊！

他一進寺門以後，便閉起關來，不與任何人接見，記得他那位日本籍的姨太太曾經在寺裏悲悲戚戚地哭過十幾天，也終於得不到一面。

當年的李叔同先生，眞是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瘦瘦的身材，白白的面龐，雖然沈默寡言，可是滿臉堆着微笑，十分和藹。他長於繪畫，他善於彈琴，他會做詩，會塡詞，尤其寫得一手好字，他的才名，早已遍大江南北，而書法高古挺秀，直逼漢魏，與周承德，梅道人，楊學洛稱杭州四大名家，而先生實居第一。

他在校中是最惹人注意的人物，無論師生沒有不敬愛他的。

他出家不久，便離開了虎跑，大約因爲杭州熟人太多，不能清淨的緣故吧！（他與靈隱寺大約不曾發生過關係。）他開始雲遊，到些什麼地方，我不知道，也不輕易告訴人家。一直經過好幾年以後，在某一年春雨連綿之日，他老人家戴着斗笠，背着包裹，出現在上虞百官附近的一個涼亭裏面，恰巧遇着一位同學，他說是要到寧波去，於是這消息被他的老朋友經亨頤夏丏尊二位先生知道了，（時經先生任寧波第四中學校長，夏先生任敎員，）多方打聽，才從一個很小很小的寺院裏找到了他。他經不起兩位老朋友的苦勸，他答應在白馬湖與二位老朋友暫住些時，於是經先生爲他建築一所「晚晴山房」於湖邊的山腰。山房的左右，是經先生和夏先生的家（同時建築的，）以便朝夕過從，但不知歷劫以後，現在是什麼情況了。

他愛好閩南的天氣溫和，他稱贊閩南的風俗敦厚；他似乎對閩南特別有緣，一踏上了閩南這土地以後，他就决心在此宏法，有終焉之意。廈門，漳州，泉州一帶，有不少的地方是他住過來的。

廿七年的秋天，他於劉延灝前輩處，聽到我在安溪的消息。劉先生一面又寫信通知我，說：「老法師已經到了泉州，住承天寺，聽說你在安溪，甚爲喜悅，有便望來泉一謁。」我卽於某次因公之便，在一個暮靄蒼茫的黃昏，在承天寺大殿右邊一個大園的盡頭，一間小小的矮屋以內，去拜見老人家。房間

是那麽狹小，一几一榻以外，僅能容膝。我和他對坐着，談些別後的事情，他特別關心經先生和夏先生的事。我告訴他經先生已經仙逝了，夏先生則前年（民國廿五年）冬天在上海見過的，原來他比我知道得更詳細，他說：「經先生晚年太不得志，夏先生近來又死了一個兒子，他經營開明書店和美成印刷所，統統被礮火糟塌了。」言次，不勝感喟的說：「我早已告訴過他們，人生一切都是空的。」既而又轉了口氣，哈哈大笑道：「不要緊呵，經先生書畫千古，夏先生文章千古啊！」

深秋的天氣，已經帶點寒意了，法師精神奕奕，僅僅穿着一件短短的單袈裟，我問他「會冷嗎？」他回答我說「出家以後，身體更健康了，每日過午不食，即嚴寒天氣亦僅著夾衣而已。」約莫坐了兩點鐘，我向他告辭，他提着一盞油燈送我到那短屋的門口。

這一夕的相會，是很值得紀念的，據一位近他的和尙告訴我：「老法師晚間從來不肯會客，出家二十年，不曾點過燈火，這次爲你，是很特別的。」

過了幾天以後，我接到他一封信，附着他寫的一幅單條，一副對子，對子寫的是華嚴經句，是勉勵我做好官的；單條上則寫着一首唐人的五言律詩，「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其書略云「錄唐人詩一首，頗與仁者在寺相見情景相似，……」亦足知他心中的感慨了。後來我每過泉州都去拜見他，他依然當我是小孩子，對

我很親切。有一次告訴我：「明年（卽廿八年）我六十歲了，得想到浙江去看看許多老朋友。」到第二年正月初一這一天，他又給我一信，略云：「獻歲發春，朽人世壽六十，爲多寫字以結善緣，貴友如有求余書者……」大約浙江去不成，是要以寫字結緣了。實在說，法師的墨寶，在閩南似乎很尋常，在浙江或者其他地方，都是珍視到萬萬分的。

廿八年夏天，他從泉州赴永春桃源寺習靜。兩三年來，我既栗碌風塵，東奔西走，他亦經鉢飄零，行蹤靡定，僅歲時佳節，偶通音問而已。去冬重到泉州，卽聞法師掛錫銅佛寺，因駐身拜謁，一進大門，覺圓法師（銅佛寺住持）向我拱拱手說：「老法師偶然看報，知道你來惠安，非常歡喜，原說今天要寫信去的，現在他出門去了，大半午後可以歸來。」我卽和他約定下午三點鐘再來，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愉快，可是法師的容顏，較前衰老得多了，我心裏這樣想只不敢說出口來。他告訴我，明後日卽擬還駐石獅檀林寺。我聽不淸楚，拿着筆寫，他看着我的自來水筆，在我的日記本子上寫了「檀林」二字，手有些發抖。我看他眼力有些差，因問道：「近來目力可好？」他囘說：「還好，平常人五十歲的眼力，身體呢，也着實可以，還能走三十里路。」他雖然如此說，我總有些爲他的健康不放心似的。我請他到惠安來住些時，以便朝夕領敎，他答應開春以後，天氣暖一點再說。後來我又託曾詞源先生專程赴石獅迎迓，他囘信說，過了二月二十日（陰曆）天氣放晴，卽便動身，末附數條云：「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二，不

迎不送，不請齋。三過城時不停留，逕赴靈瑞山。」我當然是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旨的。

在惠安一個多月，我一共上山去三次，他進城來一次。我帶我妻和我的女孩子去見他，他很歡喜。我們曾經拍過一張照。他勸過我茹素唸佛，他昭示我做人應該「存誠」，做官不可「嗜殺」。他評改過我的詩，他指點過我的字，我覺得他是多才多藝和藹慈悲，克己謙恭，莊嚴肅穆，整潔寧靜，他是人間的才子，現在的彌陀。他雖然避世絕俗，而無處不近人情。汪煌輝前輩對我說：「弘一法師畢竟由儒入佛；不比一般和尚。」

五月十一日的早晨，他從靈瑞山下來，在曾詞源先生家裏，喫過了齋，動身返泉州去，我送他坐上黃包車，到現在，我的腦海裏還深深印着他老人家在車上的後影。

十一月三日清晨寫於台江之畔新新旅社三樓

弘一法師之生平

蕭然

法師為中國新藝術的開山鼻祖，嘗留學日本，肄業於東京美術專門學校。舉凡西洋繪畫，音樂，文字，戲劇，無所不精，對於數理，亦造詣頗深。法師在國內為南社鉅子之一。在日本曾演「茶花女」蜚聲三島，譽為中國唯一藝人。

歸國後，執敎於浙江優級師範，創美術專科，奠定了中國藝術敎育的始基。旋入民國，學制變更，優級師範取消，法師除繼續執敎於該校後身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外，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藝術科講座。現代中國的藝術名家，頗多出自法師門下，如漫畫家豐子愷氏，音樂家劉質平氏，皆係法師及門弟子。

法師善書法，用筆脫胎於龍門張黑女誌，但秀麗挺健實過之。未爲佛門弟子時，作書必須用極度的濃墨，求者須要先請求許可，然後於指定時間內將墨和紙放置於法師房間中，一會兒卽書就。出家後，好寫佛經之類，字跡更美好挺秀，有如處子之靜，有如仙佛之淸，超脫凡塵，神而化之。今日海內藝林中，無不以片紙隻字視爲珍品。記得杭州西湖西泠印社山上華嚴塔上所鐫的華嚴經，乃法師手筆，此石刻，必將與法師高名同傳不朽！法師能治印，古雅可愛，出世後，將生平所刻金石，盡藏西泠印社山壁中，凡游者拾級上山時，常能見「李叔同藏印處」的小小石碑現在眼前。

法師生活頗恬靜，淡泊，卽屆溽暑，倘能著灰布大褂而不覺其熱。他的心地的平諡，眞非一般人所能學到做到。每上課堂，不多言笑，如繪畫時，學生的求正者，輒依次序，先提木炭測石膏像在畫面上所應處的地位，然後劃一二筆卽去。經法師這一二筆後，畫面突然改觀，受業者無不現驚異喜悅狀。法師善鋼琴，據聞學習時因手指間距離太短，有時感覺飛蹤不靈，曾施手術助長之。當時第一師範校內，有

鋼琴二三架，四組到五組之風琴五六十具，課餘飯後，歌聲齊起，法師實爲這種美化生活的倡導者。

法師的思想與生活的轉變，是很夠使人驚異的一回事，不過以常識來推斷，大凡極度聰明與極度灑脫的人物，他的轉變的迅速，當非常人所能想像。法師的和佛家接近，同學們告訴我是這樣的：他在離開教書生活之前，對佛經梵文，已經頗有心得。某年暑假，他因試驗「斷食」，移居西湖南山虎跑寺，在一個時間內，他竟不食五穀，僅飲茶水，這樣以後，頓覺心胸中無所掛礙，神志有飄飄之概。但我以爲這種原因，還不能道破這一代才人爲什麽要避世絕俗的究竟。

法師圓寂了，但願中國新藝術的花朵，能夠芬芳燦爛地環繞着他的墓門前開放出來。

弘一法師遺書遺囑

王夢惺

當代高僧弘一法師，自農曆八月十五日，在泉州溫陵養老院宣講八大人覺經之後，即覺精神頹唐，至廿三日，示微疾，廿七日即斷食，但飲開水，至十月十三日晚八時（即農曆九月初四日）在該院晚晴室圓寂，世壽六十三歲，僧臘二十又四，訂本月十九日荼毗。其彌留時，神志清醒，念佛如常。於十二日下午五時，自擬遺囑一紙，交付妙蓮和尙病間並寫致夏丏尊遺書一件，原文槪錄如左：

（一）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皆不得干預，國曆十月七日弘一。

（二）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一偈，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又本年致夢惺小札二，已見衰象：

夢惺居士文席：居惠安一月，昨夕返泉。惠書，忻悉，仁者精進嚮道，甚慰。八關齋戒可緩，乞先素食一年。朽人兩來衰老益甚，何時能入桃源，未可預定，至用歉然。齋額寫奉，空白處乞請鄭老居士誦跋，並希代爲致候。謹復，不宣。

農曆三月廿八日　音啓

夢惺居士文席：惠書，誦悉。朽人老態日增，精神恍惚，未能往尊邑弘法，至用歉然。菩薩尊號，附奉上。屬書聲語，以精力不支，僅能書數葉，俟他日暇時書就，託人奉上。不久閉門靜養，謝絕緣務，誦經念佛，冀早生極樂耳。承寄旅資，已無所需，附以寄返，乞改作他用，並乞代向諸居士致謝，諸希鑒諒爲禱。謹復，不宣。

七月廿六日　音啓

此爲公寄夢惺最後一札，距謝世僅月餘耳。公自丙辰十月去永，淹忽二年，初居槓林福林寺，今歲春晚，歸臥溫陵。吾邑諸居士，數勸還山未果。不意就此作訣。蒼茫塵劫，頓失皈依。維公海內大德，佛道夙成，報身雖盡，儀範長存。吾人念茲在茲，生死無間；每誦道言，猶如接席侍教時也。歲在壬午重九佳節弟

子王夢惺敬跋於永春圖書館西齋。

弘一法師的心靈之歌唱

余靜之

大凡不漠視生活的人，最容易悟徹禪機佛理。弘一法師慧根天賦，以一代藝人的資格參與未還山前的當時社會現實，由其體驗之深，所以有其後來所得的成果之大。他對於藝術上造詣之深宏與其流傳影響之廣，始終是個偉大藝術家的身份。

我以為對於弘一法師的認識，應該分成三個階級，即未出家前，還山後與生西以後，這三個階段的演進，自有其一定的因緣，本來是一貫相成未易分開，但為行文簡便起見，儘可以這樣地說。弘一法師之所以還山，以及還山後對於其佛道之圓成，未嘗不可以說一部份應歸功於時代的影響。法師的「落花」「月」「晚鐘」三歌正代表這一時代的刺激而反映於心靈的三個境界，我們且看「落花」：

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
憶東風之日暄，芳菲以爭研；
旣乘榮以發秀，倏節易而時遷，春殘。
覽落紅之辭枝兮，傷花事其闌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俛念遲暮，
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衰；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再看「月」：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祕，靈光常仰望！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祕靈光常仰望！

「落花」與「月」說明了他從中年後對「衆生無常」的感觸，由鬱悶而發出超現實的思想，所以終於步上了「晚鐘」的誓心稽首於神恩。那是歌詠西洋名畫「晚鐘」的歌，故稱神而不稱佛。

且看「晚鐘」：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煙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飄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靈響徹心弦，眇眇幽思凝冥杳。
衆生病苦誰持扶？塵網顛倒泥土污，
惟神憫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陳虔祈。
倏忽光明燭太虛，雲端彷彿天門破；
莊嚴七寶迷氤氳，瑤華翠羽垂繽紛。
浴靈光兮朝聖眞，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雲，若現忽若隱！
鐘聲沈暮天，慈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無外。

時代是不斷地教育着人生。弘一法師自有其一部未寫成書的人生哲學，代表着某一時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法師於民國七年出家，）要研究這一社會的形態，拿這部人生哲學做為印證資料，我想是很適宜的。異日如有人認識弘一法師忽略了社會背景與歷史發展的階段，他就不能全然了解弘一法師的人生哲學（這至少是世人應該認識的一部份。）

法師生西了，生人的我也深深地感到「悲欣交集！」

一九四一，十二，廿五於東南聯大。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志　雄

歷來論藝事的，在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以外，並須着重作者的品格，特別是我國的書法和所謂「文人畫。」我們知道每一藝術作品，牠完全是表現著作者內心的意志和情感，同時也是代表每個藝術家不同的人格和個性，因此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不但努力於技術上的學習，並且更應該注意

於身心學問的修養有高尚的人格，堅強的意志和正確的人生觀，然後其所表現出來的作品乃有可觀，否則不論技巧怎樣精工，還是一個「匠」。

我們看弘一法師的字，質樸沖淡，骨力深秀，整齊雍和而無一點人間煙火氣，這完全是他人格個性的流露，不是別人所學得來的。

他給許晦廬先生的信曾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這句話實在是「有文無行」者的一個當頭棒喝，說明藝術家的人格比技術更屬重要，我們要知道他這種說法絕對是尊重藝術文藝，而不是貶低藝術的價值。

從前王覺斯（名鐸）的字，深得羲獻的正傳，在明季說，可是書學中興之主；但因爲他是明朝的閣臣而失節事清，所以他的字便不爲人所重視，他的「擬山園帖」便因此而失了顏色。又如鄭孝胥的字，筆力堅挺精悍而有剛氣，爲近代書家所不及，可是因爲他附逆，他的字便也連帶損失了地位，這又足以說明氣節的重要——也就是「士先器識」的道理。

我憶法師

許霏

一　我的回憶

我不是佛徒，而且對於佛學是門外漢，但我對於一代藝人與高僧的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卻十分崇敬，他也對我表示極度親切。現在他「示寂」了，我心中像有千萬句話要向他訴說，並且懺悔我對他的疏懈，我對不住他……

我的確被他的巍巍大德，煦煦仁慈太感動了，雖然我仍舊以藝術前輩看待他。當我每次和他會面，他總給予我無上的歡悅，清癯的面龐，老是帶着和善的笑容，像傍晚柔暉的陽光的可愛，他的心懷永遠是安祥謙虛，盎和恬適，絕沒有一絲不得意的神氣或拂然的辭色。他雖然出家後對藝術事並不措意，但對於我們的藝術工作卻很同情，每次談話中和書信中總給我許多啓示。他和我的刻印特別有緣，在廿七年冬，他曾在我的百幾顆印稿中，仔細加圈選取數十方，輯成「晦廬印存」一集，並署簽題跋其上。（此印存我在廿九年二月出版。）他因爲出家以後自己絕少鐫石，每有所需，輒命我刻製，因此他所常用的印，很有幾個是我刻的。他每對人稱道，但我自視所刻並無特異處，這也許是他老人家「善善從長」吧？今年二月他還叫我刻小圓形印一顆，我因社中工作太忙，年來繪事久疏，對此雕蟲更無暇顧及，因此一擱便擱了數月，如不是張人希兄屢次催問，幾乎把它忘卻了。現在大師已往，此印還沒有結果。唉！我又負弘師矣！追懷往昔，不禁泫然。

大師做人一向是「才不外露」的，他本於「愛人以德」之心，每勸我「以德爲上，文藝次之。」

又常說：「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但我終於爲了工作的責任，用力於藝事者多，用力於德性修養者少，未免辜負他諄諄的勸導。他又屢次贈我許多學佛的書籍，我自恨無緣，對這一點毫不能領受。對他那偉大的仁慈，覺得萬分惶愧不安！

二　我對於師的理解

弘一法師在家時，曾經轟轟烈烈的幹過革命工作，爲同盟會的老黨員，主過太平洋報筆政，組設「强學會，」對當時矛盾的封建社會加以口誅筆伐。又做過許多教育工作，在他的門下產生了許多有名人物。他少年的澎湃的熱情，是何等的緊張，對國家和文化，是何等的努力積極！

他也因爲當時社會的難以救藥和家運衰敗，親屬死亡的種種不如意，給予多情敏感的他以鉅大的刺激，於是他除用詩詞文藝發洩其傷感忿懣外，便也浪跡煙花，寄情聲色，戀名妓，捧坤伶，做浪漫不羈的風流才子的行動，這是他積極中採取了消極的辦法。但他究竟是具大智慧的人，在過份刺激的生活之下，結果悟出了「如幻」「無常」的道理，於是他又走到另一個積極的階級，——堅決殉教，普救衆生的路上去。

本來他對於藝術是有濃烈的興趣而造詣極深的，但是當藝術一向被士大夫階級作爲消遣品，（至多是被當作個人發洩性感的工具，）而對於藝術的社會價值和改造人生的作用與力量還不

被人了解的時候，雖然他的天才高人一等，也難免對這藝術的積極性和眞正目的發生了模糊，所以他對於藝術只是用以抒寫性靈，發洩內心的抑鬱，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發揮它積極的力量。況且一個藝術家出了家也是一個走上極端的常有的現象。因此作爲一個藝術家的他，而出家做了和尙，也並不是一個希奇的事。

他出家以後藝術雖大都放棄，然而也不絕對是消極的，因爲他對於寫字一項，永遠一貫的保持着向上的力行的精神，廣施於人而不稍感厭倦，這種精神，實在値得我們效法——雖然他爲的是結緣。

他對藝術的放棄，完全是在努力道德上的進修，而把別的居於次要的緣故，所以我說他的出家，在他的主觀上，仍然是積極的。他那精持戒律的毅力，他那殉教的大無畏精神，更足令人歎服。讀他的「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之句，誰說他的出家是消極呢？

三　師的書法

弘一法師原是多才多藝的，他對於書，畫，文學，金石，音樂，劇戲，都下很大的工夫，得到高深的成就。這裏我們要談的是關於他的書法，繪畫，鐵筆三部門，固然他對於音樂，戲劇都有相當貢獻，但因爲這造形藝術在我們的認識比較深刻些，所以便憑了個人所意識到的隨便談談。

法師一生對於書法最勤，流傳最廣，因爲他的工夫深，所以成就也大。其於周之獵碣，秦之鼎彝石刻，以及漢魏六朝的造像墓誌，無不致力臨摹，博採衆長，於張猛龍天發神讖龍門二十品諸碑更爲得力，所以早年所作，多有魏漢六朝的氣息。（所作篆書氣息古厚，骨力挺秀，但出家後已不多作。）出家後更脫略形迹，戛戛獨造，斂神藏鋒，拙樸平整，筆力聚於毫端，沒有一絲踐人履跡，那一種冲淡靜遠的韻致，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說：他的字完全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現。

他曾經說他的書法「依西洋圖案畫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可知他對於章法布置的注重，整齊而不呆笨，於謹嚴之中饒有恬逸之趣。他雖然自稱「字畫，筆法，筆力，結構，神韻，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決不用心揣摩，」其實他早年也未嘗不注力研究，其臨摹——特別是北魏——的功夫終不可掩。唯其「得其環中，」然後才能「超乎象外，」所以他現在只著意於章法之勻稱，以配合他高潔的人格，而不肯再作其他的「揣摩，」這與他的只求德性的精修，而不事才藝的表露，是同一的理由。

四　師的繪畫

弘一法師的繪畫——西畫，流傳很少。出家以後更絕不創作，所以看到很難。我們知道他是畢業於東京美專西畫系的，（中國學生入東京美專的第一人，）因爲他的天資聰敏和爲學之勤，所以他

的西畫又極出類超羣，作風接近於印象派，而兼有寫實派之長，筆觸老練，調子清新，其佳處不讓於塞倘之作。對於國畫雖未曾研習，卻精鑒賞。晚年以其寫字的筆法繪佛像，清新勁練，天趣盎然，每一線條，如生鐵鑄成，筆筆不苟，間有設色，也很雅淡可愛。

五 師的鐵筆

晚近印學凋敝，學者競巧弄奇，醜狀百出，毫無理意。吳昌碩的氣魄雄厚，筆力蒼勁，一變而爲牽强霸道。趙撝叔的清新離奇，吳讓之的委婉多姿，一變而爲邪僻纖弱。欲求沈穆渾厚，不失漢法的實在百不一覯。

大師治印，取法秦漢，精研鑄鑿，而以沖淡質樸出之，意致高遠，像他的做人。他出家的時候，曾將平生所鐫的印，封於西泠印社石壁中，刊字曰「印塚」。自此以後便絕少刻作，即其所自用的印亦以友好刻贈爲多。聞有所刻，如白文「大慈」印一方，是他出家後所作，刀法圓勁，配置勻稱自然，在渾穆之中含秀挺之致，其氣魄蒼勁略似吳缶老而古穆過之。涅槃後遺印數十方，由妙蓮法師保藏，友人吳志雄史其敏二君爲輯印「晚晴空印聚」以留紀念。

拉雜說來，還是一些廢話，因爲這膚淺的概念，并不能傳出大師才藝的萬一，也不能當作什麼研究，祇算是浪費筆墨罷了。

憶李叔同先生

傅彬然

筆者直接受教於先生者大約有兩年多之久。先生教授的是圖畫和音樂兩門功課，說來慚愧，自己的藝術天資未免太差了，就這兩門功課而論，從先生那裏實在並沒有得到甚麼。可是先生的學問和人格，先生的生活態度，卻給與筆者畢生忘記不了的印象，並且從而得到關於教育上的許多啓示。

先生平居不多言笑，常衣灰布大褂，寬大而整潔，總見得到挺直的褶稜。先生的儀態，平靜寧謐，慈和親切，但望之卻又莊嚴可敬。上課時所說的話，似乎是北方話，說得不大順口，同學們實在不很聽得懂。教圖畫，著重於木炭寫生，靜寂而明朗的畫室裏，先生在雜亂的畫架間踱來踱去，看到同學們構圖有甚麼不對的地方，或教同學讓給坐位，他先提木炭測量石膏像在畫面上所應處的地位，然後擦這麼一筆兩筆而去。教唱歌，著重於音程練習，音調或拍子有些微不合拍，不和協的地方，非得重唱過不可。教彈琴，多在課外的時間；初學時特別著重於基本的指法練習。指法有一點點錯誤，拍子有一點點不準確，先生就輕緩而和悅地說：「蠻好，蠻好，明天請再彈一遍」一定要達到完全準確的地步，纔得「通過。」先生的教施，實在談不到甚麼方法，也從來不向同學們多說甚麼話，可是在他高尙的人格和深邃的藝術薰陶之上，全校四五百個同學，凡是懷有藝術天才的，他們的天才無不被充分發揮出

來了。

因了李叔同先生，又使筆者聯想到當時母校裏別的許多情形來。當時學校裏各種的設備，都相當完備。音樂圖畫上有特建的音樂教室和圖畫教室。音樂教室建在花園裏，有供寫生用的許多不同種類的石膏像，有鋼琴，有三五十架的風琴。黎明薄暮，課餘飯後，歌聲琴韻，洋溢於全校。在民八五四運動以前的時期，所謂「學生自治」「民主」「自動」「自覺」以及「發展個性」之類的新名詞，還沒有流行，然而學校裏的種種措施，卻多與這些名詞脗合。校長經子淵先生主持大體，瑣細小節，他從不過問。有校友會的組織，全校師生共同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及自治活動，均由校友會來處理。教師中與李叔同先生最相得的是夏丏尊先生，他做舍監，處事很嚴正，絲毫不肯苟且；然而對學生的個人生活卻很關切。其他學問深湛的教師很多，有幾位國文教師，如單不厂先生等，後來應蔡子民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學裏去擔任教課，都不失爲名教授。當時候一般辦學校的人，對於藝術，體育這一些功課，都看得很隨便。我們的母校，卽對體育亦甚著重，淳樸，勤奮，自由，和諧而又有規律的校風的養成，筆者囘想起來，實在與藝術陶冶及體育鍛鍊有著很大的關係。又因爲是師範學校，學校裏教育空氣相當濃厚，大家對於教育事業，都有相當深刻的信心。一班一班的同學畢業出去，分散在社會裏，直到現在，似乎仍還以在教育文化這一個圈子做事的爲多。雖然沒有見他們做出甚麼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

可是大多數人都很蹈實負責；假使有人說他們都是社會裏的中堅分子，那實在可以當之無媿。由此足見當時的教育是成功的！

「爲政不在多言」，敎育之道亦不在多言。敎學過程中最主要的條件，應該是敎育者本身的學問與人格；學問深湛，人格高尙，學生自然會信從，自然會跟着好起來。否則，卽使有精純熟練的敎學技巧，卽使上起課來口若懸河，亦是徒然的。——作者並非主張敎育可以不要方法，這裏只是說敎師的學問人格，實在比敎法更重要。其次，所辦的不是敎育則已，如果辦的是敎育，那麼在學校的門牆之內，自由與和諧的風氣，應該要看作與我們日常呼吸着的空氣同樣的重要。他如學生自動，自覺的精神，無不需要加意去培養，有許多用「兵法部勒」的學校與狹義近視的功利主義的學校，確實培植不出甚麼像樣的人才來的。筆者做師範生的時代，距離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社會應該是進步的；然而就我們的敎育園地來看，比從前進步的地方固然很多，反而不及從前的地方，卻也著實不少，原因究竟在那裏呢？這似乎是值得大家深長玩索的。

把話扯得太遠了，回頭再來談李叔同先生的事情。先生出家以後，筆者曾與同學豐子愷兄專誠到杭州西湖玉佛寺去訪謁過。先生的態度，依然是那麼寧靜，慈和而又莊嚴。在筆者當時的心目中，除了看見先生披着一身寬大的袈裟之外，好像並不會覺出與以前做敎師的時候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來先生做和尙以後，怎樣苦行修持，勇猛精進，夏丏尊先生曾經有幾篇文章記述過。軍興以來，常常從子愷兄那裏得知一些關於先生的消息。廿八年秋，子愷兄與筆者同客桂林。子愷兄的書齋裏，懸掛着一張先生的相片，面容淸癯有如深山古木。今年春天筆者有渝蓉之行，道出貴州遵義，宿子愷兄寓一宵，午夜在微弱的蠟燭光底下，見到了一幀先生的近影，面容似乎反比三年前所見到的豐滿一些，頗感到一點喜悅。子愷兄還告訴我，假如去年太平洋戰爭遲發幾天，先生也許已經去新加坡講經了。因此在報紙上突然看到了先生圓寂的消息，一時頗爲之愕然。先生世壽六十三歲；臨終時遺書夏丏尊先生，並附一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予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覺把死看得自然，有虔誠的宗教信仰的人，對於死的看法，自可以與俗人不同。人，原與衆生同屬於生物；正與衆生一樣，也同受着自然律的支配。對於生之執着，生之戀，都屬人情之常。然而到了不可避免的時候，無論其爲病死老死也好，爲成仁取義而死也好，則也就無所用其留戀。這一點，在常人似乎有點難能，然而古今來忠義革命之士，到了緊要關頭，亦莫不能視死如歸。對於宇宙及人生意義的了解，宗教家與忠義革命之士自然不會相同，可是他們在最後一瞬間，把死看得十分自然，了無恐懼，

了無罣礙的一種境界，恐怕彼此是全無二致的吧？

紀念弘一法師

顧一塵

今年春假我回泉州，無意中碰見廣義法師。他特地吩咐我道：「弘一法師已經來泉州了，他在懷念你，請你到銅佛寺去看看他。」我到幼嚴老師那裏坐談的時候，他也說：「弘一法師在詢問你，你要去找一找他。」眞的，弘一法師我是很久沒有同他見面了，雖然心裏非常想念他，可是機緣很不湊巧。我常四方奔波，他也去來無定，名雖同在閩南，可是能夠見面的機會幾年來就非常希罕。不過我知道弘一法師的脾氣，他爲避免人世酬應的煩囂，常常「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的遷徙了。就是對他的知交也是所謂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約人家去看他，非有特別的事情這是罕有的，於是我過敏的神經，不禁生起了一種感覺，我在心裏暗暗自忖道：弘一法師恐怕不久要永遠離開我們了，他老人家頗能自己知道，前年他回給豐子愷先生的信上也說「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往生極樂，」所以現在他想和我見面，或者是想和我作一次最後的晤面吧。

當我去見他的時候，我在歡欣之中更襲來了一陣幽憂的感觸，他淸癯的面龐，現在是更淸癯了，低微無力的聲音，比以前更低微了。他的聲音，眞的有點近於嘶嗄而抖顫，可是他還是很興奮而生動

的說話他表現着非常歡喜而熱烈。

在這小別後的五個月中間，弘一法師圓寂的消息卻終在報紙上發現了，當這閃電似的消息襲到我心頭的時候，我彷彿看見他那次和我最後相見的神色，又如他最後所寫的那四個字「悲欣交集」的神色。

弘一法師雖然是出家做和尙了，但我卻覺得他始終給我的印象和刺激，都是積極的，雄壯的，歡喜的，豁達的，絲毫沒悲觀和消極。他第一次寫給我的書法，就是這樣的寫着：「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卽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你看，一個人能夠不惓戀着過去，幻想着將來，而著著實實的抓住現實，把握現在，「只今便道卽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和境界啊！「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也是他所常寫的句子。我們看他實生活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也眞的抱有這種精神和態度，他著作，講經，寫字，幾乎沒有一日休息，尤其是他以書法來給人無畏施，一下子應求的都是幾百幅，幾千幅，這是多麽喫苦的事啊，但他卻抱定了他的信念和態度，所謂「盡力弘法，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卽西沈……」夏丏尊先生亦稱他這幾句非常積極雄壯，毫沒感傷氣。記得我從前曾毫無涵養的，當面問大醒法師爲甚麽要出家，弄得他不好對答。當時卻有一位很聰明的朋友立刻替他答復了，他說：「他們宣傳佛法還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啊！」我現在覺得弘

一法師也正是這樣的。

弘一法師在家時也是積極的，雄壯的，他曾加入同盟會，幹過革命工作，他兼過太平洋報筆政，設「强學會」對封建社會加以口誅筆伐。他有一妻一妾，而又走馬章臺，折柳平康，這時代他正如尼采所說的達奧尼蘇斯那種類型。他是熱烈的，衝動的，興奮的，冒險的，狂喜的，「他盡量爭取剎那間的歡樂，如醫如癡，隨着生命的狂瀾流轉。」可是到了一個時期，與其說他是出了家做和尚去，到不如說他是走上其他藝術家也常走到的另一極端的路上去了，這時候他正是那另一種類型的亞波羅，他是和平的，冷靜的，安閒的，智慮的，玄想的，但并不是消極，他像「亞波羅憑臨奧林庇斯高峯，雍容肅穆，轉運他奕奕生輝的巨眼，普照世間一切，」這也就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極端主義」的藝術家。像歌德有時丟開一切抓住一個女性狂戀，有時卻埋頭日夜苦幹，像富家子的塞尙離了家庭躲到鄉間，埋頭向畫面發揮；像哥根抛棄巴黎的布爾喬亞生活，而孤零零地跑到荒涼的蠻島，執着畫筆。弘一法師的出家眞的像這些大藝術家的行徑，專心攻鑽他的藝術——書法——和哲理，雖然他把其餘的姊妹藝術丟開了，但這由博返約的辦法，正如尼采所說：「不但要博，還要偉大，」他是絲毫沒有消極的。與稚暉先生說：「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作，偏去當和尚，」這恐怕并不是弘一法師的知心之言。

我親近弘一法師的時候，始終以一位藝術家看待他。他接受過我贈予的詩章，他讀過我的「飲

翠廬四時漫興，」都對我表示非常同情。他自己寫了很多書法贈送我，行書，朱書，篆書，甚麼都有，所寫的又都是灑脫的詩章，飄逸的名句。他替我做「飲翠廬題記，」稱我為「勝士，」為「賢首，」為「居士，」為「隱者，」卻又叫我皈依他作弟子，賜我以法名，可惜的是我不能常常親近他，也不能知道他更確切，更詳細點。現在我就把以前贈他的一首律詩，寫在下面也算作紀念吧。

月水清姿迴出塵，奇僧奇佛亦奇人。靈根悟澈千般夢，慧業修成萬里身。法雨化沾雷霹靂，詩心煉就月鐮新，揮毫腕底天風落，海宇共欽健筆神。

一九四二，十，廿八於清溪龍津觀

讀弘一法師與李居士書札

蔡丏因

近讀李圓淨居士去去就來一文，引弘一法師遺札云：

朽人近年以來，精力衰頹，時有小疾。編輯之事，僅可量力為之；若欲圓滿成就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娑婆，乃能為之。

吾人修淨土者，以往生極樂為唯一標的，其現在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弘法之事，皆在其次；時節到來，撒手便行，決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毫貪戀顧惜之念。

末後更戒「勿以此信示人，他人見者，或爲驚詫也。」昔年與弘一法師晤面時，請其多多撰述，宏揚佛法，法師亦曾以此意相告。夫以法師著述之謹嚴，刊落聲華，簡潔嚴靜，而函札更叮嚀敦勉，使人崇敬。然每有詔告，未嘗輕自著語，輒錄古德法語相示，而於靈峯宗論，尤有深契，所刊寒笳集，即其所摘錄之警闢文字也。比丘戒相表記亦多錄古德教誡，發人深省。至華嚴經集聯，更深深以戾原經指義爲懼，戒後人勿輕賡續。佛法廣大徧於虛空，博地凡夫囿於知見，有所論述，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可深懼也。凡輕言著述者，法師每切戒之，以爲貽後日之悔，胡寧愼之於始，己亦嘗以愚夫愚婦自處。其意以謂未至寶山，逢人說金，終不免貧子氣耳。隋唐譯經，有口授，有筆述，有證義，有潤文，其愼重如此。玄奘法師更舉五不翻之例，實慮譯義或乖，有背我佛度人之旨。法師當代龍象，應化昭著，而摧我慢幢，折貢高心，有才而不使才，有學而不矜學，小心翼翼，消盡多年結習，決心往生西方，其所以昭示後人者，可謂至且盡矣。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績諸世間，」抒寫文字，固不在侈陳義理，片言隻字，亦足見其道力。並時諸老，躁氣未除，檻猿狂象，紛紜心目，或雜以謔言，或掉以輕心，傷逝曾無哀憐之意，諍誡每少殷重之心，油腔滑調，連篇累牘，風會所趨，狂瀾莫挽，茲可慨也。惟靈巖老人詞氣嚴正，少有假色，爲人天耳目。法師所作，讀之更足靜躁立懦，仿佛晉唐高僧復出世間。僧伽文字，亦應與世間有別；信筆所及，不衷於義，終非學佛者所應有也。法豈以必見佛證果，迴入娑婆而後著述，方能契理契機，契理則理事圓融，一相具一

一相，契機則智愚同登，一一相具一相。凡夫，知見，不出人生界域。卽古昔聖賢未證菩提，種種說法，亦僅爲利益人生而設。由儒之道，愛有等殺，由墨之道，兼愛兼利，由蘇格拉底，耶穌之道，愛人猶己。由互愛而有社會，擴社會之量，而有國家，然社會相仇，法所必誅，爭城死事，祀爲國殤，互愛之量有限域，而誅賞之法乃不同。若佛法者，以度衆生成佛爲本，慈心所被，無間物我，譬之登山，所陟愈廣，所包愈大，登泰山西至金剛崖高矣，及登日觀峯，下視金剛崖，不啻培塿。澤之所及，豈域於同類，苟係一本，無不在慧照之中。人者，四大爲身，常與苦會，惟較鬼道差爲勝之。若乃諸天，耽習衆樂，少奮勤心，猶之熱帶地域，日食所需，不煩力作，習於怠惰，斷至淪沒；而北極沍寒，勾萌不生，竭其才智，且難事畜，以視諸天鬼道，亦復如是，故人生者，實爲成佛生天之機，若復得聞三寶，緣會增上，彌足貴耳。古德云：「人生難得，佛法難聞。」既得爲人，復得聞法，便宜發勇猛心，勉勤至道，時節到來，一念生西，方不辜負人生。抑衆生皆有佛性，卽皆可成佛，要在去迷合覺，背塵向道。念佛法門，更仗他力，故爲翕合機宜。歷來祖師，無不崇敬。謂其簡略，而別求險途難修之法者，實危道也。昔鳥巢禪師告白居易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眞佛法。」白云：「三歲童兒亦道得。」禪師云「三歲童兒道得，八十歲老翁行不得。」可不深長思乎？近人談弘一法師，勤修淨宗，每致疑怪，以爲法師在俗，富於文藝，奈何安於簡易，如愚夫愚婦之所爲？嗚呼！誰知愚夫愚婦之所爲，登入九品，而聰明睿智之士，反墜落而不知所歸哉！蓋道愈高而愈夷，法愈廣而愈近，愚者不以夷

且近而棄之，而賣弄聰明者，必別求途徑，歷盡千山萬水終不可得，及至翻然改圖，而生命已不我待。古來多少英雄豪傑因此淪沒萬劫，可不痛哉？或者視佛法爲宗敎之一，不過尊尚一宗，藉以炫俗，禮拜如儀，便得生天。彼敎主悲天憫人，原亦出於一念之不忍，而以一己所證者爲極則，斷斷焉孜孜焉，詔告人人，使皆宗仰於我，以導之於康衢。無如所證之位不同，邪正高下有別，準之佛法，猶歸涔之水，而與大海等量。不特此也，諸敎皆由於假設，皆由於擬議，故在政家視之，神道設敎，可輔刑政之不及，倡導利用，又與敎主倡敎之意，夐乎遠矣！佛法者，稱性而談，導歸覺路，覺者，醒迷之謂，非醒迷之外，別有所得也。其不得視爲宗敎，亦已明甚。蓋眞誠敬一，仁慈惻隱，爲佛法與諸敎之共相，普利衆生，無間物我，以證無生法忍，是爲佛法與諸敎之不共相。共有不共，所證獨高；不共有共，包舉一切宗敎學術而無乎不備，故非深契機理，不容率易而談。弘一法師以生西爲急著，述俟當來，其意蓋甚微也。或又視佛法爲哲學，哲學崇疑，疑則思，思則通，故凡哲學之興，每在糾前說之偏，補衆論之缺，其實己所立者，亦偏亦缺，何也？不偏不足以彰特色，不缺不足以應時需也。馬克斯糾資本主義之失，而倡共產主義，偏之偏者也，缺之缺者也。不在昔希臘盛時，百家競起，各以其說鳴；中古時代，一遵於經；逮及近世，浪漫思想，遂佔優勢。時變爲大，與佛法如如之義，固不同耳。佛法雖有十一宗之別，性海所流，初無二致。時節因緣，遂生爭議，譬之於醫，補瀉各有所當，烏附苓連，各有所用，應病以定藥，不執方以治病，念佛生西，實最體合機宜。若弘一法師之

善逝，不更信而有證乎？彼以佛法爲哲學者，大都囿於唯物唯心之論，其通蔽得失，亦能觀縷言之，乃以方枘入其圓鑿，曰：「佛法唯心論也，吾於某某諸經見之，」曰，「佛法唯物論也，吾於某某諸經見之。」羣議譸張，莫能相決，捫槃摸象，各執一是，由明者觀之，未有不啞然失笑者。或且崇彼抑此，一語一義，與西洋哲學或合，則動色相告，曰：「佛學實有研究價值，叔本華其知佛法者乎？吾於其厭世哲學而知之。」柏格森其深通佛理之人乎？吾於其直覺哲學而知之。」意在張皇乎佛乘，而不知入井以觀天，終無由見天之大也。治周秦諸子學，一以現代學術政制相紬繹，若梁任公之所爲者，不與諸子面目太遠哉！以佛法作世間學問觀，亦同於此。次則輕視事相：以經文所序，同於小說，架空而談，務在怡悅，「白髮三千丈，」必無其事，「蓮高十丈藕如船，」只是筆妙，將佛菩薩一切應化事蹟，同於齊東野人之談，而概以勝華鬘視之，買櫝還珠，抑胡太左！又其次則就現量以證知，就比量以推知，棄聖敎量，謂非所知。聖敎之決定量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吾人心識，由無始劫來，善惡種子，念念不絕，眼中所見，豈是眞像？鼻中所臭，豈是眞臭？筯入水中，其見則曲，觸之以手，其直如故。鼻聞糞穢，吾覺其臭，而緣廁之蛆，方且甘之。重重識因，重重業緣，而得共生此土，共受苦報，樂報，不苦不樂報；或不共受苦報，樂報，不苦不樂報：以徧計所執爲實有，而難聖敎量謂無極樂世界者，於此亦可恍然矣！其下者，則披尋文句，點綴詞章，不特義趣模糊，而意境亦不相關涉；指律祖爲禪宗，以敎誡爲捧喝，語非極成，諸過橫興，而沾沾自喜，此則文人

之慧業，尤當切戒者也。弘一法師苦行力學，垂二十年，世緣既盡，撤手西行，絕不留戀；他日乘願再來，必將以宏難信之法，垂不刊之典，蠲除世間一切戲論，摧破文人所有業障，具勇猛心，轉大法輪，而獨謂「勿以此信示人」何也？豈其立身於護法而怯於人言耶？蓋弘法以利益衆生爲主，以其譏嫌，長人罪過，卽有背我佛之教律。今法師西逝，圓淨居士發表此信，必有以世間法爲衡量者，故爲俱論之如此。

悼弘一大師

楊勝南

竊聞海內大德，以印光，諦閑，弘一諸大師最顯，識與否無異辭也。諦公宗天台，擅說法，印公揚淨土，弘公持律，屹然鼎峙，爲泰斗，而諦公寂滅最蚤。前歲，印公生西，今秋，弘公復入寂。於戲，人天眼滅，法樑摧折，山頹木壞，安仰哲人。諸大師，當今龍象，幸逢並世而親炙無緣。弘公蒙攝受矣，迺不獲覲侍，親顏色，何佛法難聞如是，抑宿業特深而故靳之歟。

師高風亮節，述之者多，且師自有可傳者，不在述或否也。然余沐恩深，安可以默，爾謹舉所知及皈依因緣，志哀思云。

師悟證，弗克窺，未敢僭罔。其忠貞殉教之精神，則不可以無述。丁丑冬，師駐廈之萬石。時戰事方啓，廈島瀕臺灣，臨前綫，緇素多勸師內避，師爲護法故，不忍離。顏其居曰殉教。旣而弘法龍溪。廈淪陷，憩承

天，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句，贈各方，相警策。去冬，擬衕請赴菲弘法，以太平洋戰作，不果。其與鄭健魂居士書曰：「鄙因傳貫師勸往菲延期，遂免於難，否則囚居古浪矣。但對付敵難，捨身殉教，朽人於四年前已有決心。曾與傳貫師等言及。古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吾人一生之中，晚節最爲要緊。願與仁共勉之也。」並繫以詩曰：「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其凜然高節，與印公掩關報國，不避敵彈，姑蘇陷後，遁跡靈巖，足不出戶，孤高卓絕，媲美並耀，如一轍也，而予倡宗教無國界者以棒喝矣，於戲偉哉。

師在俗時，與曼殊法師善，並爲南社巨子。曼師名作斷鴻零雁記，傳嘗就正於師，而加以潤色者。二師俱精藝事詩文辭，論者並稱，目爲方外二傑。顧曼師豪放，師祝髮以來，嚴持毗尼，勤精進，以重振南山自任，與曼師實有別，而擬不於倫也。

有以師少倜儻瀟灑，後先相判若二人，詫以爲謎者，有惜師不用於時而逃禪者，皆未知師也。其毅然披髮入空門，正其妙悟卓越處，絕頂聰明處，果敢精進處，蓋以法眼視之，四大莫非空，三界盡火宅也。原其出家日，家人繞屋悲號，終不一面，師性仁慈，而恝然若無聞睹，非大徹大悟大智大勇者，其孰能之。夏丏尊居士述師軼事曰：曩聞師出家苦修持，每不安。近以師勸親內典，識因緣不可思議，其弘法度生，夙願使然，爲希有功德。其有得之言乎。

辛巳春，歸自滬，聞師卓錫泉之福林寺，冒昧函皈依，蒙俞諾，錫法名勝南，書華嚴經句一幀，賜供養。叩進修，以閱佛學叢刊（師所親輯，世界書局出版）告，且詳示讀法次第，煦然剴切如耳提。頃之，於里閭見師書古德法語橫披，喜甚，以宣紙郵丐書，師不以爲迕，小楷錄蓮池，藕益，印光諸祖法語，以朱墨加句讀，余奉爲瓌寶，而師之慈悲垂愛，猶溢於行間也。或以師書類率爾不甚經意者，實大謬，蓋逸而謹嚴，婉而勁邁，書如其人也。其示余書，作蠅頭細字，辨之，無一畫苟，非誠且篤者莫能就。師高行多，書雖精，不足爲輕重。其縷縷者，舉一以概百，見微而知著耳。余牽塵勞，無寸進，重媿負，述此以自訟云。

師留閩十餘載，曾蒞榕之石鼓。時余尚少，失交臂。然閩南去余家僅數百里，平時，車日可達，宜可覲謁也，迺以戰故，路毀不易通，方冀承平專程叩關，乞啓迪，而今已矣。秋七月，姪在明卒於泉，擬赴其喪，困於囊澀途阻，未果，使戍行，猶及謁師也。既媿對亡姪，復永訣師，孤夙願，疚痛無已時。月來，哭姪，哭陳芝齋夫子，今又傳師訃矣。人生若夢，繫慨無窮已。

師持律而志安養，尤欽崇印光大師，推爲三百年來，僧侶未嘗有。一生不收徒，不主寺刹，守大師風，今者相繼涅槃，四衆失依怙，余空入寶山，負恩最甚。師誓願宏深，有教無類，衆生芸芸，迷津儔指，慈悲如師，其果乘願再來乎，余小子斫夕馨香所禱禱也。

壬午九月藥師如來聖誕日於燕江之有所不爲齋

記余所仰慕之弘師

白韻

某日晨，海量居士告余曰：「弘一法師生西矣。」余乍聞言，驚愕良久，繼則喟然歎曰：「惜哉，淨宗又失一良導師矣。余無緣，余無緣。」時內心之悲戚，與二年前一普陀僧告我印師生西之消息時無有異也。

然則余與二大師，曾未謀一面之緣，隻字之交，所以聆名私欽佩，聞耗增我悲者，自有其故。

憶余十年前，肄業於甬江四中，師長中如洪師集林，劉師質平，黃師寄慈等，均與弘師交誼極深。諸師各有特點，洪師爲浙省大儒，博通經史，劉師長音樂，黃師擅書畫，且均好佛，不同流俗，最爲余所喜親近，而弘師之名，及其在俗時之逸聞，出家之情形，即於是時聞諸諸師口中也。後閱護生畫集，見所題詩詞，亦甚歡喜，自忖：「如此多才多藝之人，肯削髮出家，決不是個平常和尙。」余童心所種弘師之印象，蓋已甚良好。

稍長，負笈赴杭，肄業於省立杭師，課餘最喜音樂文藝，間嘗得弘師詩詞，喜其清新流麗，婉轉可誦，和聲作歌，愛不忍釋。此等詩詞，約爲出家前之作品。余同時亦喜讀曼殊法師之作品（俗名蘇玄瑛，母爲日人）覺二師之才藝堪相伯仲，即性情亦多相類，惟出家後之造詣，則曼師瞠乎後矣。是時姜師丹

書，亦執教杭師，朝夕親近，於弘師之生平，常有聞及，而余之欽慕於弘師者，較童穉時又深一層矣。

然則余若不信佛，其所得於弘師者盡於此矣，烏得再進。所幸宿業雖重，佛性不泯，機緣成熟，使余亦得受三寶之加被，知弘師戒律精嚴苦行清修，具地藏之慈悲誦普賢之行願，私心之欽慕，可謂五體投地矣。

於此，余當略述信佛之因緣：

當戰事起後，余肄業於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因用腦過度，患咯血甚劇。旋即休學，返里休養，數年於茲，二豎之擾我良苦。舅氏憐余，以印師文鈔相授，教誦觀音大士聖號，並述當代高僧弘一法師之出家因緣，亦爲肺疾，於杭州虎跑寺求大士而愈，遂發心出家，又舉弘師之苦行事略。余於斯時，方寸重起仰慕，遂披閱文鈔，重覆數遍，歎爲觀止。始悟宇宙人生之眞諦，皆吾人當前一念所造成。以後每讀經典，必欲窮究其理。而余之諦信佛法，已於其時牢不可破矣。

余既讀文鈔而生信，於印師之仰慕亦甚，私欲皈依，惜印師亦於其時生西，余自歎緣淺。來滬之後，專詢弘師消息，蓋弘師已成爲余最理想之良師。知師駐錫閩南，編纂律書，關山遠隔，翹首何及。而今噩音忽至，薄海同悲，人天眼滅，法樑頓折，而余又增無緣之歎矣。

余以爲出家非難，如弘師之才藝雙具，出家爲難，而其出家後之成就，則尤難。觀乎師之刻苦修行，

嚴持戒律，大慈大悲（師之慈悲，但觀其書法即見其人矣）在在皆可爲末世僧衆之表率。凡學佛弟子，如能以弘師之志爲志，弘師之行爲行，則今日紀念於弘師者，庶幾乎近。

弘一大師生西感言

幻緣

我常常想，世上文人及美術家，最容易與佛法接近。因爲這兩等人，富於智慧及情感的緣故。富於智慧，便容易了世如幻。富於情感，便容易悟世無常。所以編文選的梁昭明太子，深通佛法。作文心雕龍的劉彥和，竟出家爲僧。善書的王右軍，善畫的顧虎頭，皆與佛教有極深的關係。

所以弘一大師以文人，以美術家，而出家爲僧，是很自然的事情，並不爲奇。但以享慣了富貴生活的人，而竟能苦行，能嚴持戒律。以才名豪氣不可一世的人，而竟能老實念佛，能閉戶潛修。對質樸闇淡的生涯，能甘之若素。這卻非有大智慧，有大勇氣，不能辦到。這實在值得我們頂禮膜拜，稱揚讚歎。這比僅只能寫幾篇舉世傳誦的詩文詞曲，能畫幾頁供人玩賞的名畫，那價值要高過千萬億倍。因爲天才的文人，和音樂家書畫家，世間常有。像大師這樣的人，卻間世難遇。

天才的文人書畫家音樂家，他們的情感，優美豐富，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大師的情感，他那優美豐富之程度，比一般的文人書畫家音樂家，似乎也要超過許多倍。他不但能領略世間的美，他更能領略

出世間的美。而且深入了出世美以後，有人求他作字作畫作詩文詞曲，他都拿來表達出世之美。對於世間之美，已不再留戀。這非有超越尋常的優美豐富之情感，是不易做到的。

大師自出家後，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喫的飲食，都是儉樸到了極點。在別人看來，是很難忍受的。但是大師卻很以爲安樂。那一種閒適風味，仍不改美術家的態度。而閒適之中，又有一種莊嚴淵穆之意，則非美術家之所能及了。

大師情感之最美處，可於其提倡護生一事見之。因爲人類最美的情感，是物我同春。但是世人蔽於我愛我慢，這種最美的情感，便不易發現。即使發現了，也易受戕賊。就中最大的障礙，是貪口腹之欲。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口腹去喫物類的肉，那物我同春之意，斷不能存在。存在的只是殘忍心和自欺心。這兩種心都是極醜的。所以要求世間的美，第一個先決問題，便是戒殺。

最高的優美情感，便與智慧同體。因爲這個五濁惡世，究竟無眞美之可言。大師的毅然出家，便是把握住了這一點。不但佛教徒要認識這一點，凡是大師的知交和弟子，都要認識這一點。因爲大師所以不同於其他文人美術家，高出於其他文人美術家的，全在這一點上。我們認識了這一點，便知大師自有一種妙麗莊嚴之境，決非任何文字音樂圖畫所能表現出來。我們敬愛大師，便要學他這一點。不要留戀他的詩文字畫，來表演我們的愚癡。現在大家商量紀念大師，想搜集遺文遺墨，以宏揚大師的

教澤。請大家共同發心來成就這件事，千萬別再固執我愛我慢，使大師的教澤，湮沒不彰。那便對不起大師，也對不起一切有情了。

怎樣紀念弘一大師

高根深

我們的導師——弘一大師——在寫完了「悲欣交集」四字後，竟捨了我們——在虛幻中作夢的芸芸衆生——西逝了！這髣髴是一顆光明燦爛的巨星在宇宙間失卻，於是人天眼滅，大地陸沈。

在文字上致悲，在辭藻上讚歎，這是不足以追念大師的，在我們瞻仰着大師的遺采，空望着松楸的當兒；我們是應該如何的去找尋着大師永久存在人間的精神，學識，風格，去完成大師所未完成的志願啊！

浮風四浸，律綱在中原是多麼的凋落，目前的蓬勃之氣，不能不說是大師的成功。爲了報大師的慈恩，更應當是如何盡心地保護着戒儀，使它莊嚴璀璨，在這一個不乾淨的土地上重新豎立起來，我誠懇地希望着景仰大師的人們，共同勉之。

紀弘公與余之因緣

勝義

余記得十餘年前，在中學肄業時代，思想隨科學潮流遷移，認學佛這一件事情爲迷信。及在某雜誌，讀弘一法師在俗時的一般書畫詩詞作品，觀玩仰慕不已，覺得端麗曠絕；更由一般聞人的介紹評論，知爲風流不羈之名士，使余覺得佛學必有大學問在焉。不然，何以能引起當世所推崇之一代才子，決然出家修持學佛，且而轟動人羣傾仰；此余對佛學之開端注意，諒世人不少如余因弘公之爲和尚，而重視佛學也。但乏人指引，雖然有其心，不得其門而入。間亦出予景仰心事與出家人談之，結果不得要領，空空洞洞，未能滿余意思，眞是佛法難聞，悶煞之極。至余從周師學古琴，朝夕相聚。周師素究佛學，余乃得閱心經，周師時爲指導佛學之要；余獲益甚大，思慕弘公之心與日俱增。至丁卯年弘公與惜陰居士，由溫州來廈，由日光巖清智上人及廈鼓諸居士之要求暫住巖上，並許講心經三天，先嚴禮請順途至鼓寓供養，余得瞻仰道貌，欣喜無量。講經勝會三天，無日不到，每瞻慈容，及聆法音，私心渴仰，卽欲皈依，但勇氣不足，未卽實行，僅欲恭求書寶因周師云彼正用功戒律，以俗事相擾，甚是罪過，又不果。至己卯年，葉老伯青眼居士，由蘇參加印光大師生西紀念會，回泉道經鼓嶼，始荷引進託名皈依，蒙賜法名勝義。及余由鼓逃回內地，私心竊喜可參拜師父，不料在漳卽聞生西，煩悶累日。人天眼滅，可痛之至。余何幸而得皈依，何不幸未得再親謦欬也。弘公在藝術上之天才一時無二，造詣甚深，爲世所共讚，及其出家，而掀起藝林智識界之巨浪，固其宜也。無怪世人之種種測度，其出家之持律嚴身，前後如出兩

人，此乃了達世故，一出家便鶴立雞羣，非再來人其孰能當之！蓋世人欲除些少嗜好習氣尚且不能，何況出家爲大丈夫事！故余謂弘公，乃大菩薩再來，豈平常出家之人可比。憶印光老法師，不願少年人出家，而贊成紅塵修行，欲眞嘗盡世間之苦，方能眞爲生死而發菩提心，而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國土，蓋菩薩應化羣迷，非爲一己，如弘公所常教人讀誦華嚴經偈語，「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是也。嗚呼！今公已西歸，人天失導師，能不令人悲心無極，永留印於我人心目中者，在俗在僧，亦各人不同，而弘公之乘願再來爲共禱也。

弘一法師與我

黃福海

我初次見弘一法師，是在泉州承天寺，那時是二十八年冬季某一天的下午。

法師問了我姓名與來歷後，很欣慰地領我進他的禪房去坐。禪房矮小，光線幽暗，房內佈置整齊妥貼，大多東西都呈着淸潔的淡灰色；這裏沒有一點灰塵，也無一點聲音。法師面部淸癯，兩眼若開若閉，口含慈祥的笑，在正襟危坐着，態度莊肅，顯露慈威；在這樣嚴淨環境中，像一位道地的活菩薩。把一個素來行動浪漫不羈的我，噤得規規矩矩，不敢亂動，不敢做一聲，又捨不得就辭出，只是木偶般地坐着，獃獃地望着他。大約這時法師看出我這個孩子的尷尬相，遂笑嘻嘻地以爽快而輕鬆的語氣對我

打話說：「我會寫字，你要我寫字嗎？」

見過法師的第二天清晨，我還買了四個一樣大的櫈子，低着頭，躡着脚，悄悄地將櫈子捧進法師禪房。法師隨即離座起立。我一聲不響輕輕地將櫈子放在旁邊小桌上，並堆成一個金字塔形。法師不像世俗人那樣的說「謝」或謙拒不納，而以長者的口吻說聲：「你還買櫈子請我啊？」

臨走，法師送我早已爲我寫好的一卷字；當時我一面心奇法師寫字的迅捷，毫無一點世俗書家因循及驕傲的習氣，一面恭恭敬敬地雙手捧過字卷；大約因了過分的歡喜感激，我竟忘卻說謝了！

法師答應我和他去攝一張紀念照片。我低着頭跟隨法師以輕捷的步子向照相館走去，正走之間，他忽然步履轉慢；我擡頭看見前面遠處走着個矮和尚，法師指着他的背像，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所以我這時要慢一點走，不能走到他的前頭。」

在照相鏡前，法師雙手捏着佛珠，立定不動。我請問：「怎麼樣照才好？」他很客氣地答：「隨便。」我與照相師佈置背景，調適光線，又請問：「這樣照如何？」他答「就這樣好。」

法師過後在相片上題了幾句：「己卯二月二十日與黃柏（我的別號）賢首同寫影於淸原。時年六十，將往永春山中習靜（印）」

我在石獅，有一天張人希君來說：「法師已由永春來了。」我一聽到這話，很爲歡喜。隨卽問他住在甚麼地方。

「住在本區檀林鄉福林寺。剛纔我就是去皈依法師來的。」

「皈依！要叩頭，要守五戒的啊？」我問。

「是的，法師說穿着洋裝，鞠躬也就可以。又說：先守不飲酒不邪淫兩戒，其餘慢慢的來……我順便告訴他說你在石獅呢。他問你的住處，還說與你已有好久不見了。」

我卽於次日從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獨自跑到福林寺。由傳貫師領我上樓，法師正憑着欄杆，左手捧着一本經，面對東面一個水塘在遠眺。他轉首見我來，隨卽邀我進客室。先說給我一點他的近況，又問我來石獅的原委，以及我離開江蘇省的年數；隨後彼此默默地對坐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我終於耐不住靜默，遂向法師告辭。

過了幾天，法師託人帶來贈我的一幅小中堂；上寫韓偓絕詩兩首，詩爲：「炊煙縷縷鷺鷥棲，藕葉

枯香插野泥。有個高僧入圖畫，把經吟立水塘西。」「江海扁舟客，雲山一衲僧，相逢兩無語，若個是難能。」前一首詩，似爲法師寫照，後一首詩正是彼此相逢時之素描！

一個小和尙遞來書件一大卷，說是法師送給我的。我急忙地撕去封皮打開看……奇怪？除書件外，還附了許多大小寬直不等的白紙條。小和尙說：「這是你從前送去許多的紙張，裁了書寫後，所剩下來的零碎紙條；法師將牠附還你。」又聽小和尙說：「我曾看見法師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條，寶貝似的帶回去，洗乾淨了留着補綴破衣裳。」咦！法師竟連一點廢紙碎布，都捨不得拋棄呀！

我曾大膽這樣地請問：「法師！你雖是出了家不願再談藝術，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認定法師是一位老藝術家。」法師聽到這裏，很客氣地應了一聲「不敢當。」我接着說：「我始終從藝術觀點來瞻仰法師。法師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釋一書中，論佛法非迷信，非宗敎，非哲學等等，獨未說到佛法非藝術；我可不可以這麽說：佛門中的生活，就是藝術的生活呢？」法師點點頭說「各人的觀點不同，也可以這麽說。」

一次，我做了一個不速之客，未經通報，直接地進晚晴室見法師。他正在寫字，一見我來正要放下筆，我很快地迎上去說「法師！你莫客氣，仍請寫字，容我在旁邊看。」法師便順我的意思仍舊寫字。我幫着按紙，定睛細看他的用筆和按指。法師一面寫，一面說：「我寫字，好像在擺圖案；其實寫字不背圖案的法則。」我乘機說「我很喜歡學法師的字體，曾將法師從前贈給我的一部珂羅版印的金剛經，（原底本爲法師親筆所書）作帖臨模，已經臨了好久，可是寫得總是不像。」法師擡起頭，用慰勉的語氣，將筆指着我說「我看過你的字，寫得與我很相近！」

我很愛聽法師講話。他聲音的高低，正合鋼琴上C調的音。他講話：語調自然，表情肫摯，咬字清晰，國音準確。當他講話時，我好像聽到一位老劇人唸臺詞。他每句話中的每一個詞，好像經過洗鍊，而合於修辭學的某種辭格。他好像按着六個W講出每一句話；就是說：他在何時，何地，對何人，爲甚麼說，怎樣說法，說出甚麼話。法師有時沈默無言，讓空中的風，草中的蟲，或樹上的蟬……講話給我聽。

這一次，怎麼地突然間來了一個噩消息說法師有病，不知究竟是甚麼病，我心中很急。羅元慶君以爲他是瘧疾便買了十二粒奎寧丸交與我，我又憑着意想買了幾種藥，連同羅君的奎寧丸用紙包

在一起，不喫午飯，趕緊地送到溫陵院去見法師；法師面部略瘦，站立還有精神，心中竊喜！隨即放開紙包，將各藥呈奉。法師收了別的藥，獨不收羅君的奎寧丸；他說：「這藥目下是很貴的，我不是瘧疾，請帶還羅居士轉施別人！」我見法師堅不肯收，便這樣說：「既羅居士送來，請法師收下一半吧！」法師順我的請求，收下六粒。其餘六粒，我回來時交還羅君；豈料羅君不等我把法師的意思講明，便責備我說：「你爲甚麼不請法師一齊收下！」

過了兩天，仍在病中的法師已將收下的六粒奎寧丸託人贈送給承天寺裏一個患瘧疾病的小和尙服了。

「弘一法師圓寂！」當三十一年陰曆九月初五日，從泉州報報來這個惡耗時，我目瞪報紙好久，不禁一陣心酸。我拋開被眼淚浸溼的報紙，隨去換上一身素服，若有所失地走到香店，買了一束貫香拿在手裏，俯首走到溫陵院。院子裏的氣象悽淸慘淡。晚晴室的外門鎖着，我從室的東邊玻璃窗望見窗內向西吉祥臥的法師遺體；我燃香插於窗外土中，便就地向窗內行三個頂禮，以送法師的永別！時妙蓮師拿來一個字卷給我，口吃吃地說道：「這…這…這是法師在病…病…病中爲你寫的一幅座右銘。法師在病…病…病終前一天交……我，囑…囑我在他歸西後，等…等…等你來時轉交與你！」

我恭敬地接過，又含淚向窗內一拜，以表謝忱。我即將字卷拿去裱褶，現在懸於室中，作爲永久之紀念物。我常常面對着這幅紀念物癡癡地望，默默地想。

記寂雲禪師兼懷晚晴老人

陳海量

寂雲禪師俗姓謝，名國樑，號仁齋，天台椹溪人。性豪邁。早歲留學日本，習法政。返國後，服官東三省。家故殷富，食非肉不下箸。素不信佛。一日，遇異僧於途，僧告之曰：「我與你生前是道友，特來度爾。」師搖手斥其妄。僧舉師隱事以質，乃異之，願受教。僧勸之喫素念佛。正娓娓問答間，僧忽指曰：「身後來者誰？」返顧，失僧所在。師大駭，即日茹素。嘗問法於弘一大師，獨貲造極樂寺於天台蒼山之麓，供養大師。大師小住數日，即他適。大師在閩，嘗謂下走曰：「謝居士（其時師尚未出家）勇猛精進，晝日在阿育王寺拜舍利，汗流及踵，地爲之溼。禮拜期間，晚夕忘疲，忽然開悟，是天台出類拔萃之人也。」

師與尤雪行居士（號惜陰，無錫人，革命黨先進，即今居南洋之弘如法師）嘗發願往暹羅弘法，以彼邦士女未聞阿彌陀佛洪名也。在滬候輪時，適弘一大師行脚經滬，晤於客寓。大師曰：「兩居士收拾行李，到何處去？」答言：「弟子等到暹羅教化去，明天動身。」大師欣然曰：「好得很！明天我也同你們去。」翌日，遂下輪，結伴南行。時民國十七年戊辰冬月。道經廈門，大師爲閩人留住，此大師出家後首

攻入閩之因緣。

師與尤居士等南渡抵暹，教化念佛，收效頗偉。師留暹羅數載，歸國從閩中大善知識轉逢老和尙剃度，法名寂雲，號瑞幢。近聞寂雲師入蜀挂錫峨嵋山中。余言及此，前塵影事頓現心鏡。下走昔共弘一大師西歸比丘居五磊山上。大師語西歸師顧下走而言曰：「將來有緣，我們三人到四川一走。」以四川外道之多甲於全國，且以西歸師蜀中人也。西歸法名顯眞，在俗供職軍政界，與軍閥劉湘忤，時已信佛。知戰爭非計，救國救民，其惟大雄無畏之佛敎乎！乃離蜀東行入浙，居五磊山，從弘一大師學佛，苦行逾恆，大師深許之。

今大師示寂閩南。西歸師以體弱，棲止華頂峯頭，而下走則滯跡海上。因憶東坡居士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蹋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入蜀之願，期諸他生矣！

弘一師生西感言

鄭頌英

我和弘一大師未曾見過一面，通過一信，也沒有發生過任何關係。而平時每一念到大師，就有無限的感動，傾慕和敬仰啊！至德動人，有如此者！

大師的書，畫，詩，文，詞，音樂，藝術，譽滿士林，無待贅述。我曾經在佛敎日報上看到他東渡留學時的

一首詞，慷慨激昂入人至深，誰也想不到這樣倜儻雋拔的學士才子，會做起持律精嚴的苦行頭陀來。從來文人多耽禪宗，獨有大師躬持律儀，那就是大師的過人處！

我從前在慈溪淨圓寺裏參見一位觀佛像禪關內嚴持沙彌戒自稱小沙彌的大德定華大師，他談到當世的律學久廢，眞是痛哭流涕，而提起弘一大師，則又敬慕到五體投地。我又聽許多僧俗人等講說大師掛單四明時，一肩行李子身自負，打開來，裏面只有一個枕頭，一條薄被，一隻夜壺。種種孤介清高的頭陀苦行，和謙和慈愛的態度，早已膾炙人口，深深地印入人們的心坎裏，所以一談到大師，沒有一個不忻慕感佩無似的。大師最喜書寫華嚴經，出家以後，很有不少神通流露的事蹟，其殆歡喜地以上善知衆藝的華嚴菩薩應化人間歟？

從前蓮宗祖師省庵大師行在梵網，志在西方；現在弘一上人嚴淨毗尼，歸宿淨土，得非遠紹省祖之高風乎？

眞的，眼前佛教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重振律學；因爲目下一般人對於佛教有兩種誤解：一種是但看到燒紙錢請鬼神等的流俗巫風，以爲是佛教，而加以詬病。一種是以爲佛教只是些哲理或是玄學，聊資寄託或談助而已。不知佛教是要躬行實踐以達了生脫死明心見性的實學。前者的淺見誤解，不能惑明眼人的正見，固無足輕重。而後者似是而非的誤解，卻疑誤了不少學者，當面錯過，不獲實益。

晚近律學不振，僧制溷濫，爲世詬病已久，所以我們要注重實行，尤其要提倡律學，以弘一大師爲師範，佛敎那會不發揚光大，僧伽那會不受人尊敬呢？

弘一大師生淨土了！我們怎樣來追念大師呢？我想是：一，刊印流通大師的遺著；二，提倡實行大師所倡行的律學和淨宗而已！

千江印月集

——一名紀弘一法師盛德

葉青眼

現代高僧上弘下一老法師，於歲次壬午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時，在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室示寂。臨終致書其故友夏丏尊及門人劉質平二居士云：「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二偈於後，偈曰：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予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吾人哭師，敬依斯偈意義，仿世輓章輓之云「歎我公畢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上乘，堪稱一物不遺，寸絲不苟。信溫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得影響，應似千江印月，萬木迎春。」茲又將參與敍述公之盛德，即取如是意義，於各篇之首，總名之曰「千江印月集」，蓋自公遷化後，吾人此心耿耿，寤寐如見，匝月依然，吾人此日之心亦無異千江印月中之一江月也。於戲，「菩薩清涼月，常游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薩影現中，」其斯

之謂歟。

（一）敘述緣起　間嘗竊思，公之一言一動，無不中規中矩，無不是遺教，無不是盛德，與吾人之一言一動無不是罪過，蓋適相反。以如是罪惡叢於一身之人，何足以知公之盛德。即使知其一二，又何足參與敘述現代高僧盛德之重任，蓋此等事，是所望於海內外善知識也。繼又竊念善知識既已遠在海內外，公之盛德，又既獲親見親聞其一二，若又安於緘默，任其湮沒不彰，是亦不能無罪焉。且余於公，不但得受證明皈戒，曠大恩師關係而已，公在閩南弘化十餘年中，在家弟子，余獲親近較早，相從亦較密，凡公講經說法，幾無一次不參加（指在溫陵一方）雖塵勞山積，往往抽空撥冗，以一見顏色一聆謦欬而後慰。故此次敘述盛德，雖年老健忘，應力為記憶，雖下劣無文，應勉強從事，庶幾減少夫罪戾，而亦可以一致其哀思。爰是謹將平日所聞所見，抆淚稽首逐一而敘述之，俾他日公之故舊，公之弟子，與諸善知識之在海內外者，將欲明白公入閩之後，繼續所發何願，所修何行，所成就若何，得有所參考，而不致於恍惚，是亦不無少補焉。此則敘述緣起之微意也。

（二）重興律宗　律為戒律，所謂五戒，十戒，菩薩四百戒，苾芻二百五十戒，苾芻尼五百戒，此為諸佛之本源。衆生受而能持，可由此轉凡入聖，不能持而犯，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故戒之在佛法中，如眞寶鏡，如牟尼珠。諸戒戒相，今差幸有存，苾芻二百五十戒，佛入滅後，傳之優波離尊者，唐之道宣宋之靈

芝二大德尙得其傳。靈芝而後，因三部忽失，缺於典籍，七百餘年以來，茫茫墜緒。律亡，僧亦隨之而亡，良可浩歎。乃公以朱門子弟，半世風流不羈，一旦發心學佛，一躍而登佛位，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此非其宿根廣大深厚，今世志切心堅，何以有此。由此苦心孤詣，遂爾感應道交，由日本獲得三部遺篇，益發弘願，獨肩道統，埋頭苦幹，著有南山律苑若干篇，在家備覽若干篇，不知費了多少心血。一面又擬多聚靑年學子，講授律學，庶幾傳之其人，垂諸千秋萬世，雖因緣未大就，而公諸弟子中，以公人格感化，發心學律，繼公遺志，或則同學毗尼，或則閉關自修，以期五比丘實現，不少其人。此則公之精神不死，重興律宗之工作，將有完成之一日也。

（三）弘揚淨土　公旣銳志重興律宗，居恆敎人修學，當然以持戒爲先，但方便說法，每勸人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對弘揚淨土不遺餘力。嘗聞公曰：「我於諸佛法中，最崇重淨土法門，於諸善知識中，最欽仰印光法師。」又對於印光法師所著文鈔及嘉言錄，輒勸人熟讀諦觀，推崇備至。公之所以爲此者，非於他法門有所左而於淨土有所右，於他善知識有所嫌而於印光法師有所阿，實因淨土法門，此時最爲當機，印光法師一生費盡心力，勸人勤修淨土，確爲方便第一，徒以格於科學時代，物質文明影響，以致信者有人，疑而未信者亦有人，顯然自失大益，辜負大師苦心，故爾竭力單提淨土，跟蹤大師，作獅子吼，俾已信者益信，未信者生信，譬之險道行舟，風逆流急，印光大師執舵在前，公乃撑篙力助於

後，其宏願蓋有如此者。

（四）愛護國族　七七事變後，聞公嘗於當食之頃潸焉出涕，謂其弟子曰：「吾人所喫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為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於心乎！」此是何等語氣，對國族方面是何等精神。又諸山求字，公特為撰句云：「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此則明明謂救國念佛實二而一也。又戊寅元月一日，公在草庵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二月一日復講是品於承天，三月一日又講華嚴經大意於淸塵堂，幷切囑緇素弟子讀誦行願品十萬徧，以此功德囘向國難消除，民衆安樂。衆感公誠，十萬偏行願品文字非常多，卒於十二個月工夫完成。公又一面發願書寫華嚴偈頌，共同囘向。此其愛護國族作風，迥非常情所可測度已。

（五）竭誠衞教　公之竭誠衞教，可分為平時戰時二種言之。聞公前年赴惠安錢山，為聞是處土瘠民貧，某某教會利用民衆弱點，恆以小利引誘民衆入教，鄉民無知，趨之若鶩，公乃與其弟子傳貫師，不憚跋涉往彼弘法，從事破邪顯正工作。又某甲以信奉邪師，轉慕公名，屢來溫陵謁公，出其得於師者，所謂祕籍，呈政於公，其意以為公閱覽後，或可與彼合作，有事可做，妄想至極。公覽後，教之曰：「你只宜念南無阿彌陀佛，要做事，可加入溫陵養老院董事會作事。」此二事為公平時衞教之一斑。溫陵處

戰事最前綫，當艦隊出入飛機轟炸之際，公乃於此時獨往獨來，集衆演法開示，不但置一己生死存亡於度外，抑且萬一不幸，以頭目腦髓替代衆生受苦，亦所甘心，此亦非有所勉强，教本如是也。我佛如來，累劫重誓，不惜身命，爲衆生故，況怖心難生，善心難發，正唯恐怖之時，發大善心，利諸衆生，實暢本懷，夫唯如是，故其在萬石也，時厦門戰事正在緊張，各方勸公避入內地，公曰：「爲護法故，不怕砲彈。」題其室曰「殉教室。」及公之在檀林也，時永寧方有日艦來迫，開元曇昕上人往謁，幷獻菊花數朶，公卽託菊寄興，作詩以贈上人，詩曰「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其詩，溫陵人士多有傳誦，此爲公戰時衞教之一斑。

（六）樂育青年　公本名教授，亦名記者，於學校社會方面久樹典型，不但爲各界人士所欽式，而亦爲一般青年所心傾，而公對此一般青年，亦特爲另眼相待，遇有來質疑問難，無不解答，來求書索題冊子，無不答應，一一如所樂欲，各令意滿。其中有天資聰慧而處境困難者，又爲之廣設方便，使得其所，故一般青年對公印像甚深，隱隱然於學校社會教育科學書籍以外，另得一種足以安慰內心之途徑，而不至如前之撲朔迷離。吾人認爲公之造於我溫陵，此點極關緊要，視考亭過化，一峯講學，尤爲遠過之。乃公樂育青年之心無盡也，最後講八大人覺經時，藉諸善友印經分送因緣，又特爲鑒定最新人生觀一篇而附印之，以指示青年安身立命之鵠的。其意若曰，我之𢦏愛諸青年乎，今後人生觀應作如

是觀，如是修行，如是感化朋友，則眞正人生觀無不獲得，眞正人生價値亦無不獲得已。

（七）平等行慈　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富貴貧賤，人之常情，法師絕對不爾，達官貴人請法，爲之開示，孤兒獨老請法，爲之開示，乞丐流氓疲癃殘病請法，亦爲之開示，故自法師到溫陵後，前後十餘年間，泉州開元慈兒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溫陵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等慈善機關，承法師蒞院說法，同飮法乳，蓋不知其若干次矣。又每次說法，必先詢彼等生活狀況，然後因機利導，一一安慰之。又有時自動爲老人平民證明皈戒，證明時特別高興，讚歎演說，遇同行有力者，則勸令出錢布施結緣。又有時勸老人離俗出家，并爲之介紹剃度師父，安單處所，務令安穩而後已。又有時以嘉賓資格，參與院中行政，反覆討論，不厭厭煩。法師之視諸老人平民孤兒殘廢，如父母，如兄弟，如姊妹，如子女，如一家人，而無以異，以故諸老人平民孤兒殘廢等感其恩德，亦歷久而不能忘焉。

（八）惠濟貧病　惠濟貧病此一件事，爲法師生平最深切大願，世人亦有未盡知者，茲謹述所知一二如次。一，法師對信施絕不輕受，但遇有不能卻者，則轉贈苦學行人或貧病人，如量施捨，一文不留。二，遇所知貧病苦惱者，常爲親念大悲咒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聖號，以求加被，并勸令苦惱者自念，常著奇效。三，公嘗切盼溫陵能建立一所藥師寺，專供藥師如來聖像，其意以爲是如來因地所發十二大願，對一般貧人病人極有饒益，故願此方人士爲之。四，公生平最喜教人讀誦受持普賢行願品偈

頌中之一四句偈：「十方所有諸衆生，願離憂患常安樂，獲得甚深正法利，滅除煩惱盡無餘。」因此一四句偈對於貧病二者，有澈底解除之效力故。五，如近年上海劉傳秋居士，以千金託蓮舟法師由鼓浪嶼輾轉贈與法師。法師聞開元道糧奇缺，轉贈開元買米供衆。適某要人在座，即由某要人爲作證明。於戲，法師一貧僧耳，破衲之外無長物，而惠濟貧病之深心，則有如是，是所謂因於衆生而起大悲，昔者我聞其語，今乃我見其人。

（九）愛惜物力　公自移錫入閩以至溫陵捨報十餘年中，生活四事，無非三衣過冬，兩餐度日，數椽蘭若，一隻蠡椅而已。生平頗好鮮花，往往翠柏一莖，紅花數蕊，裝置一小瓶中，供諸佛前，便覺生意彌滿，莊嚴無盡。此外即一枝火柴亦不輕用，何況其他。（在溫陵養老院五個月，院供火柴二匣，不曾動用一枝，由蓮師返交院董，余親爲接收。）其應諸山說法也，時間約定，輒先期而至，無勞主人接待。路近稍可步行，即步行，不乘車。有一次，某軍事長官以公爲一代高僧，亦是革命前輩，特仿古賢尊師重道遺意，請公定一時間地點，俾彼召集所部官佐，共聽教益，籲請至爲懇切，公亦歎爲難得，結果未受所請，僅許多多書寫文字結緣，替代講演，謂書法即是佛法。或謂公辭卻微意，無非爲在此非常時期，道路交通已感不便，往來供應，諸事煩苛，故爾不允所請，容亦有然者。觀公愛惜物力如此，無疑其爲當代大德，個實行頭陀行者。然另一方面，公則盡量講經，盡量說法，雖至力竭筋疲，脣焦舌敝，最後一點血，亦無了

願輪諸衆生，而毫無吝惜。於戲，義之盡，仁之至，在昔孔子讚禹之德曰：「禹，我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爲治世之聖人，公爲出世間之大德，禹爲東方政治標準領袖，公實爲東方佛化標準和尚焉。

（十）飭終莊嚴　公之盛德莊嚴，見之於飭終之際，可得而述者有三：一曰示疾如無疾然，二曰示死如無死然，三曰示化如未化然。何謂示疾如無疾然？公自八月十五十六講經，精神雖然奮興，然聲音語氣已微帶有黯然神傷之意，開端結論，字句略露朕兆，衆或不大注意也。迨九月廿三日爲道逢二老寫大柱聯後，下午卽云身體發熱。廿四日食量遂減。廿五復爲學生寫字。廿六日食量減去四分之三，又照常寫字。廿七日整天斷食，只飲開水，醫藥悉被拒絕。廿八日叫蓮師抵臥室寫遺囑。廿九日囑臨終助念等事。三十日整天不開口，獨自默念佛號。越至九月初一日上午，爲黃福海居士寫紀念册二本，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蓮師。初二日命蓮師寫回向偈。初三日因蓮師再請喫藥，示不如念佛利益，及乘願再來度生等囑。初四日因王拯邦居士力懇喫藥及進牛乳，說十誦戒文等。是晚七時四十五分鐘，呼吸少促，八時正遂吉祥西逝。如是謂爲無疾，明明有發熱不進食，謂爲有疾，何以旬餘減食停食寫字說法如故，故曰示疾如無疾然。何以謂示死如無死然？公吉祥西逝後，蓮師等依照遺囑助念已，關鎖晚晴室，退出。翌晨緇素弟子來，悉在室外，焚香獻花禮拜，一日無動。初六日晨刻，將裝入龕。余入室頂禮，

瞻其遺貌，見遺體向西側臥，兩腿端疊，左手垂於腿上，右手扶顋，蓋以被單，面隱隱帶笑容，脣際尚略現紅色，與在生無異，然此時距氣絕已三十五六小時矣。如是謂為未死，已氣絕一二日，謂為已死，何以面色如生，故曰示死如未死然。何以謂示化如未化然？過七日是為十一日晚，在承天寺化身窰荼毗，舉火纔逾時許，衆方恭敬圍繞，忽爾異彩一道突從窰門燎出，熾然照耀，辟易一切，衆為震動，厲聲念佛，異彩須臾散去，未幾已告化盡，猛捷無與倫比。翌日衆檢靈骨，分為零整兩種，整的質呈堅固，潔白兼帶青色黃色微紅色，零的千百碎片；其中輒檢出舍利如綠豆大者多枚，余亦檢出一枚，為血色，最奇者，越二十餘日，蓮師猶檢出一枚色澤勝常，投諸磁盆中，鏗然有聲。舍利者，梵語設利羅，戒定慧忍力功德之所薰修也，如是謂為未化，已迅疾薪盡火滅，謂為已化，何以有堅固舍利大小一千八百餘枚，故曰示化如未化然。噫嘻，鏡花水月，夢中佛事，世人或未易明，吾人不可不特別注意及之。

此外又有遺囑三紙，二付蓮師，一付溫陵養老院董事會，謹附諸後，是諸遺囑謂為一字一珠可，謂為一字一淚更無不可，付蓮師遺囑如下。廿八日下午五時囑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皆不得干預。」又叮囑謝絕一切弔問，廿九下午時付囑計五事：「（一）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時，即須預備助念應須之物。（二）當助念之時，須先附耳通知云，我來助念，然後助念。如未吉祥臥者，待改正吉祥臥後，再行助念。助念時誦普賢行願品

讚，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後再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不擱木魚，大聲緩念，再唱回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諸含識，當在此誦經之際，若見予眼中流淚，此乃悲歡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三）察窗門有未關妥者關妥鎖起。（四）入龕時如天氣熱者，待半日後卽裝龕，涼則可待二三日裝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卽已。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五）待七日後再封龕門，然後舉火。遺骸分爲兩罈，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開元寺普同塔，另在裝入龕以前，不須移動，仍隨舊安臥牀上，如已裝入龕，卽須移承天寺，去時將常用之小碗四個帶去，墊龕四脚，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愼。再則已送化身窰後，汝須逐日將墊龕脚小碗之水加滿，爲恐水乾去又引起螞蟻嗅味上來故。」付溫陵養老院遺囑（初三日上午公囑由遠師手寫交與院中）：「（一）請董事修臺（卽指過化亭一部份破損應卽修葺者。）（二）請董事對老人開示淨土法門。（三）請董事議定住院老人至八十歲應舉爲名譽董事，不負責任。（四）請董事審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彼自己雖樂爲助理治圃責任，應改爲庶務，以減輕其負擔。」

（十一）同溯淵源　初公之將由溫州入閩也，時則有多年好友志同道合，尤惜陰居士，聯袂偕來。及其克抵閩南也，時則有性情柔和，常樂清靜，長老性願法師，及思賢如渴，至心向道，陳敬賢居士，與公晤面之後，有若宿契，相與朝夕親炙，歡若平生。又因諸長老居士之介紹，遊訪名山古剎，若普照，日光，

太平，萬石，以至紫雲月臺，百原草庵，雪峯慧泉等。又有一班在家出家好學青年，小心翼翼，時時啓請演說開示。公初意本擬南度曼谷遊化海外，及至閩南，見氣候溫和，山川靈秀，又見一般人士情意懇切，風俗醇厚，至是乃悠然心喜，因而變計，於此方作終焉允臧之意，而讓尤居士獨自長征，此閩南十餘年遊化勝跡一段因緣之所由來也。吾人回溯當年，對於一脈師友淵源，不能不起特別鄭重之心，與無限感謝之念焉。不然，使公初涖鷺門，不遇善侶，亦如過去某處所遭枝梧境界，則閒雲野鶴飄然遠引久矣，欲求一瞻顏色，亦不可得，又何有十年殊勝化蹟哉！古德云：「佛法難聞，善知識難逢，」誠有然者矣。惜乎勝緣難再，世諦靡常，於今尤居士在檳城，已早現比丘身，性長老在菲島，爲太平洋戰事，久無消息，敬賢居士數年前已謝卻世緣，超登極樂，所恃以爲吾人晨夕依止，示我周行者，唯公一人而已。今公又復西歸，孤露無依，踽踽獨行，胡能不悲哉。

（十二）發願重來　公之不捨衆生，發願重來，實不自近始。戊寅春月，余一日爲聶居士雲臺求公繪彌陀相，因聶居士時年六十七，星者謂壽終是年，以有老母在，故求繪聖像供養祈延年。公時謂余曰：「我今年亦六十，星者亦如是說，故我擬即謝絕一切，專修淨業，以求往生。」言下意志堅決。余聞是言，私心鬱抑，跪下請曰：「願依華嚴經普賢行願，請善知識莫入涅槃之義，求公久住世間，利益我等。」公曰：「汝有所不知，一手一足之力度得幾何，不如力求上品上生，再來，力量乃大耳。」似此，故知發願重

來，不自近始。又公生平對於勸人誦普賢行願品，勸人念地藏菩薩本願經，特爲殷勤，於二大菩薩可謂服膺至深，二大菩薩累劫發弘誓願，廣度人天，公之發願重來，實無可異。且公世壽六三，僧臘二四，遭逢世變，限於環境，化緣似狹而未廣，悲願實賒而少酬，重來濟度，實爲勢所必然。公既重來，諸有緣者應獲度脫，未成就者應獲成就，所謂桃李盡在公門，可喜孰甚焉。唯是花枝春滿，天心月圓，此中消息，有關時節因緣，斷非凡情所能測度，宋僧有詩云「鎭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徧隴頭雲，歸來笑說梅花下，春在枝頭已十分。」苟吾人現前一心，時時憶公念公，於公宏願，不相乖異，則比如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從生至生，有同形影，公獲重來，我獲重見，何以殊此。如是應即是春滿枝頭月圓天心時也，竊願與諸有緣者共勉之。

因公之盛德無盡，茲述僅其少份，又多餘意，故復偈以頌之，偈曰：

時逢季世法時秋　溫陵佛國亦復爾　況當浩劫正臨頭　無量衆生齊叫苦　龍天推出法師來
認定一乘堪濟度　一肩擔荷南山律　廣行方便牽入道　應以音樂說音樂　應以翰墨說翰墨
應以歌劇說歌劇　應以雕刻說雕刻　展盡天才藝術家　能畫世間心華怒　怪癖慢憧世盡有
致曲虛心令覺悟　覺函童子戒勤勤　淡血寫經皆可導　無錢入校有讀書　一部論語殷勤道
名山古剎靡不遊　村營聚落皆樂到　達官貴人一拱手　孤獨殘廢諸無告　軟語溫顏爲說法

說盡生老病死苦　人生晚節最爲難　皎皎蒙汙入邱墓　爲是殉教血殷紅　老圃黃花表吾素
又因邪教正披猖　迷衆妖師亦無數　惡紫奪朱鄭亂樂　辟而闢之不計度　痛念世上諸有苦
爲因破戒深自誤　殺戒爲苦因第一　力將螞蟻細調護　非於螞蟻有所私　愛惜生命一體故
救苦無越毗尼藏　毗尼住世獲良果　因諸竭盡平生力　誓把衆生持戒度　棲神淨域爲依歸
履蹈典型爲初步　眞實男子應如是　可以成人可證道　道之不行乃著書　南山律苑神爲疲
普濟閉關著便覽　爲便在家二衆持　又有警訓寒笳集　悲音直欲沁心脾　若見此書不流淚
其人天良大可知　最後又著晚晴集　溫陵絕筆繫我思　此外人生之最後　我願人人諦觀之
一年臘月三十日　最是吾人緊要時　戰戰兢兢公知免　吉祥西逝不我欺　大家至此應殷重
公歿以公言爲師　公友來書商整理　責任未知付阿誰　紫雲屈指數開士　數到於公八十二
開元尊勝院沙門　弘一演音及勝臂　生平於此有因緣　尊其位實尊其志　二一老人不二祠
先哲後哲同一地　晦翁晴翁先後過　過化亭前有題字　此處古有松竹梅　歲寒三友誰措意
唯公注念不能忘　晨昏與共歷時序　緬懷盛德說難盡　擬槊浮屠伸微意　敬祈靈爽永式憑
千秋萬歲天花墜

親受證明皈戒弟子葉青眼和南謹識時年六十有七

痛念弘一大師之慈悲

大空

弘一大師西歸時，留題「悲欣交集」四字，作最後之絕筆。嗟乎，此爲大師示現其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之廣大菩提心也。末學敬瞻大師之遺墨，恭讀其行傳，不禁悲仰讚嘆，不能自已也。

大師實爲乘願再來人也，無量劫來，本自具足悲願，故雖在家處俗，卽已悲天憫人，淳靜慈悲，不同凡流。迨出家之時節已至，卒能捨富貴妻子名利技藝，而勤修梵行，皎然以「難捨能捨難行能行」之模範，示現於世間，化度於衆生。大師在不生滅中，所以幻生於娑婆者，皆因不違悲願，恆順衆生耳。以是之故，當觀大師一生之精神，應化之幻迹，所表現於世間者，除持律淸淨念佛精深「梵行高遠」之外，尤有「慈悲一切」之大慈大悲，令人深感其廣大深刻也。及至最後往生，仍將大慈悲之精神，全體表現於此「悲欣交集」之四字中耳。

溯此「悲欣交集」四字，原出於蕅益祖師之言，蕅祖跋地藏菩薩占察善惡業報經云：「一展讀之，悲欣交集，」蕅祖之所謂「悲欣交集」者，悲乃悲末劫之衆生業重障深，沈淪於生死之大苦也，又悲地藏大士誓願弘深，普救衆苦，而感其恩德之無盡也。欣乃欣末世衆生可依占察經禮拜懺悔，罪障得消，戒行得淨，又可以依經所說專志念佛，往生極樂世界而得圓滿菩提也，此爲蕅益大師以地藏菩

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心為心，以地藏菩薩拔濟衆生同歸淨土之慈悲大願為誓願，如是發心，上求下化，所以「悲欣交集」也。一公大師出家以後，亦依地藏懺法，以清淨其律儀，又以地藏之慈悲大願為其大願，所謂「地藏人人地藏」其志其行實追蹤蕅祖。其題自輯「地藏菩薩聖德大觀」一書云：「輯寫既竟，悲欣交集，敬挈撫蕅益大師續持迴向偈中四偈而為發願迴向。」偈云：「我誓以身心，奉上地藏主，隨我塵剎劫，永處衆苦中，普代衆生苦，令得先成佛，劫石或可移，此願終不改，我所修福業，懺悔發宏願，種種勝善根，體性同法界，一一皆迴向，普施諸含識，悉願證眞常，同歸寂光土。」（按蕅益大師於彌陀要解及教觀綱宗中所判常寂光土，即為上上實報莊嚴無障礙淨土，以稱性五塵為體，具足遍法界之依正莊嚴者也。）觀此一公之發願迴向，則足以見其慈悲大願矣。故范古農老居士謂「一公出家，即依蕅益大師，禮地藏，誦普賢，歸心淨土，」即此是其證也，猗歟大哉。

迨乎一公之將示寂也，此期之化緣雖畢，未來之行願無窮，六道衆生依然有沈淪生死，衆生界終不可盡也，吾同體大悲安能已乎；無上佛果今猶未圓滿徹證也，吾往生淨土何可忽乎。吾若往生淨土，入一無盡法界，則能入一切無盡法界，面奉彌陀，歷侍諸佛，不經僧祇之永劫，即證一生之大覺，親蒙授記，囘入塵勞，然後能如普賢地藏，以法界身應法界衆，現身十方，化度含識，成就大慈大悲之宏誓大願也。故一公大師以徹底悲心，重寫悲欣交集之四字，以教化於世，斯則仍為題地藏菩薩聖德大觀時所

有之慈悲大願也。

大師之所謂「悲」者，悲衆生之沈溺生死，悲娑婆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門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慢而難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廣大，總之爲慈愍衆生而起之「稱性大悲」也。大師之所謂「欣」者何，欲求極樂，欣得往生，欣見彌陀而圓成佛道，欣生淨土而化度十方，卽大師臨終前謂妙蓮法師所云：

我生西方以後，乘願再來，一切度生的事業，都可以圓滿成就。

又卽大師預知時至，且以慈護心兼囑李圓淨居士所云：

朽人近年以來，精力衰頹，編輯之事，僅可量力爲之，若欲圓滿其業，必須早生極樂，見佛證果，迴入娑婆，乃能爲之。

吾人修淨土宗者，以往生極樂爲第一標的。

如是則於最後示寂往生極樂之時至矣，大師焉得不「欣」耶，故曰大師之留此四字，卽爲示現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之廣大菩提心也。卽以此大慈悲語，下金剛種，作增上緣，使一切衆生見者聞者咸發大菩提心，以眞信切願念佛往生極樂世界，而共上成佛道下化衆生也。

蓋大師於民國二十七年復其弟子豐子愷敎授書中卽言曰：

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卽往生極樂，故於今春在泉州及惠安盡力宏法，近在漳州亦爾；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

卽西沈，吾生亦爾，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紀念耳。

觀此則知大師之所證實不可測，一心圓明，深入念佛三昧，澄然正定，故能於四五年前卽已預知往生之時，且其生平不時流露神通不可思議事，此亦定能發通，德厚流光，終不可掩耳。然則大師之云「悲欣交集」，豈非曲爲衆生示現此慈悲之語，俾令有情皆發同體大悲欣求往生極樂之意乎。

大師之慈悲示現，不僅此四字而已。他若不須助念，而有令人助念之次序也，決無蟻患，而有令人停龕以後，以水碗承墊龕脚，防蟻被焚之方法也，已知時至，而誦經迴向之格式則隨喜人心也，以及涅槃吉祥臥之瑞相也，凡此種種，無一非慈悲示現，令人知助念之重要，知物命之宜護，知往生之具足瑞相，以起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之心歟。昔者徹悟大師省元大師及印光大師等，皆已深證念佛三昧，預知往生時至，其定力願力均足以脫然生西，本不必助念，然皆叮嚀衆人相共助念，今一公之心亦猶悟師等慈悲示現之心也。前祖後祖，古今導師之切實行持慈悲化導之至意，心同此心，理同此理。嗚呼，於此等祖師示現處，最足以見祖師攝受衆生示教衆生之深慈大悲也。翻觀慈悲心薄之士，惟以智慧聰辯自尙，雖然未斷見思惑業，方應帶業往生，而偏以「無執」爲口頭三昧，偏以信願念佛欣求極樂爲執著，偏以帶業往生恥爲不屑，悉置自身及衆生之能否出離三界了脫生死於不顧，其視一公與印光大師等之敎人助念，必將以爲執著情深而不屑爲也，其視一公臨終遺敎由普賢願王導歸極樂，印光大

師臨終遺教之所謂「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大家要努力念佛，要發願，要求生西方，要助念，」必將以爲執著未忘，情見熾然，而不屑道也。顧世上偏有惑於虛名，深信其說，亦爲好名心貢高心所貽誤者，嗚呼惜哉，吾人何不認取切實修持操履平易之聖僧所慈悲示現之模範，以敬仰遵行耶。

且夫弘一大師之深慈大悲，猶不止此耳。大師嘗謂王小徐居士曰：「弘法之文，與人論議，不可過於尖刻。」（原文已忘，憶意如此。）又擬自寫字典中字以鑄印佛經，至刀部之字，嘆其皆有殺意，不忍再書，遂止之。此大師於起心動念幾微之處，常存佛心之慈悲普覆，光明正大有如是也。他若作飼鼠文，倡護生集，而以戒殺護生化導於世間，印地藏菩薩垂迹之圖，輯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勸「教養院」持誦十萬行願品，書阿彌陀佛聖號數萬紙，而以悲願淨業示教於衆生，斯無一非深慈大悲之菩提心沛然遍滿於法界耶。今大師雖已西歸，而一期幻化之典型，將永爲後學之津梁，萬世之師表也。

復次，大師遺偈云：「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此偈即謂大師自證念佛三昧，決定往生唯心本具之極樂淨土也。昔徹悟大師念佛百偈有云：「一句彌陀，妙眞如性，春滿華枝，像含古鏡」「一句彌陀，大般涅槃，一輪明月，萬里空寒」一公之一偈，即此二偈之本義也。徹祖之二偈，本謂阿彌陀佛法界淨土，極樂世界之萬德莊嚴，即是當人妙眞如性本源心性所本有之性具功德，空有同

時，寂照不二，譬如朗月之有光輝，又若明鏡之影含萬像，陽春之遍妍百華也，蓋鏡含影像，則非離含像之鏡別有明鏡，此喻性具極樂淨土，則非離本具極樂淨土之眞性以外另有妙眞如性也。春滿華枝，若捨華枝則何以見陽春景象，此喻心造極樂淨土，若捨極樂淨土則何以證大菩提心佛果常樂。天心月圓，而流輝耀彩，光明照於十方，此喻涅槃眞空而佛土佛身，莊嚴遍於法界。以是三喻，則可顯知無上佛果，本源心性，本自具足萬德莊嚴也。一句佛號，即因阿彌陀佛已成佛果，圓滿三身四土六通十力之無邊萬德而得名，此即是以德立名，全德即名也。一念佛號，即將阿彌陀佛三身四土六通十力之萬德佛果全體提起，全體相應，念念彌陀則念念相應，此即是以名召德，全名即德也。然須有眞信切願而念佛，方能相應耳。是以吾人欲求速了生死，欲得速成佛果，必須以眞信切願念佛名號，欣求極樂，至心往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句彌陀既然全德立名，念念彌陀勢必全名召德，故能於念念之中圓顯本空，圓證本眞，圓淨四土，圓念三身，而圓成無上妙覺也。念念如是，終身不休，至於命終，即以此念佛在定之正念，蒙佛接引，往生極樂而圓滿無上菩提矣。一公深證念佛三昧，即同徹祖等之念佛三昧，故一公所述之遺偈，同於徹祖之先覺也。並非一公毫無實證，徒然剽竊徹祖之言以自鳴高耳。余恐世有假借一公遺偈，以空談理性，而廢棄信願念佛求生極樂之實事實修者，故特略釋如此。抑吾人以「悲欣交集」及「廓爾忘言」合觀之，則彌足以見大師之悲智雙運，慈悲示現，化導衆生同歸極樂之至意也矣。偉

哉大師，慈哉大師，令人悲仰讚嘆，曷有極耶！淨業弟子大空頂禮。

紀念我的師父

謝勝法

日月如駛，我今年十七歲了。我從生下來不到半個月，母親便去世的，爲了生我而死，不知道怎樣才能報答親恩。我又覺得人命無常，時常發生感慨。那時聽不到佛學，沒有人指敎，家中歷代都不信佛的。到了十四歲離開故鄉紹興，父親送我到上海，進打浦橋某店做練習生。每日早上八點鐘，總聽到隔壁店家的收音機唱香讚或誦起經來，非常好聽，禁不住走到隔壁去問道：「你們相信佛敎嗎？我也信佛，不過不明白佛的道理，請你們指敎。」店東翁慧常先生說：「我有幾本書，講佛法的，是白話文，送給你去看。」我非常感謝他。後來翁先生介紹我進大法輪書局做事，我在附設於書局內的佛學圖書館借閱佛書，偶然看到一本覺音的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我看了幾篇，心裏大大地感動起來，就想歸依，請陳海量先生寫一封介紹信給大師，我也寫了一封信附去，是前年寄的。到了去年四月裏回信來了，是雙掛號信，連忙拆開來看，信內有小中堂一幅，對聯一付，我高興極了，還有一張箋上寫明歸戒文如左。

我謝與法，法名勝法，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爲二戒二分優婆塞，如來至眞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

我謝興法，法名勝法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盡形壽，爲二戒二分優婆塞竟。三結

盡形壽，不邪淫，是優婆塞戒能持。

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能持。

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

大師賜我法名「勝法，」信中並說：「殺盜妄三戒，微細難持，故暫不授，爲望實行耳。以後有緣，來滬時再正式授。」我心中恨不得立刻就見到了大師的慈容，虔誠地禮足啊。

一天又一天，很快的到了十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六點鐘時候，我和陳先生正在談天，聽到外面敲門，原來是蘇慧純夏丏尊二位先生同來。他們說：「弘一法師在九月初四日圓寂了。」我聽了毛髮聳然，不覺流涕起來。蘇先生對我說：「你師父生西了，你應該好好的念佛，求生西方。」夏先生說：「大師弟子不滿十個，你是最後的。」慚愧的我，此後應該怎樣地奮勉，以期不辱沒大師座下的一箇小弟子啊。

弘一律師

內山完造

夏丏尊先生來，這已是十年前某天的事了。他「呀」地打過招呼，就坐下來，加入到漫談羣中。

「想介紹一個人和你相見，如果我有電話來，請就到……」我就道謝約定。隔了數天，電話果然來了，地點是北京路的功德林。我到那裏的時候，客已全部到齊，只在等待我了。我道了遲到之歉，加入座中去。

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兩邊並坐着十來個人，右排上首有一個和尙和夏先生相向坐着，其他列席的大半是在我書店中常進出的熟人，可謂是一個無拘束的集合。夏先生先將這位和尙向我介紹，我才知道他是弘一律師，淸癯如鶴，語音如銀鈴，此外我就無話可表達當時的印象了。

午餐當然是素席，老實說，我的知道功德林，這是第一次。餐畢以後，又談了好多時候，聽到了許多的事情。

據說，弘一律師俗姓李，名岸，又名哀，字叔同，曾留學東京，學洋畫於上野之美術學校，又在音樂學校學洋琴。在留學時生活曾大大改變，早浴，和服，長火鉢，諸如此類的江戶趣味，也曾道地地嘗過呢。

又據說，他曾是中國戲劇革命先驅春柳劇社之主幹，在東京公演過茶花女遺事等劇。直至今日爲止，油畫的造詣尙無出他之右者。留學回國以後，在浙江杭州師範學校任敎繪畫音樂，後來以種種因緣出家爲僧，多年來行雲流水，居無定所，這次是從溫州到久別的上海來的。

我用日本話談講，看他神情，似乎一一都懂得，但他自己卻像個全把日本話忘記了的樣子。

夏先生拏出一本律師所著的書本名叫「四分律比丘戒相……」的書來，說要將此書三十冊交給我，代為分贈希望者。我於此道一無所知，只好道着謝答應下來。這時律師說：

「還有一種叫『華嚴經疏論纂要』的書正在印刷中。這書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後，也送到尊處，拜託你。」

他這樣說，我也只好答應照辦。我雖門外漢，聽到印數只有二十五部，就知道是相當鉅大的書籍。二十五部之中有半數送給日本，那末送給那一個機關呢，我問他。他說「一切託你。」在繼續談話之中，他說：

「在中國恐不能長久保存，不如送到日本去。」

據說律師曾在福建鼓山發見這古刻的板子，這板子在現存的經典中，是很古的東西，日本的大正大藏經裏也沒有收入的，由此可見這經典的珍貴了。

我談到傍晚才回去。次日，弘一律師與夏先生及另外二三個朋友同到我店中來，內人也見到他，於他去後曾說：「聽到他的話聲，見到那崢嶸的額角，就知道是一位高僧。」

數日以後，從夏先生那裏送來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三十五部。我就把牠掛號分別寄贈到東西京兩大學以及大谷，龍谷，大正，東洋，高野山等各大學的圖書館去。西京大學圖書館裏有一個

僧籍的司書，寫信來稱這書是貴重的文獻，希望能得到一部，於是又寄了一部去，以後各方面常有來索取的，合計共送去了一百七十餘部。

此後由夏先生居間，弘一律師和我通過好幾次信，贈過我好幾張法書，可是現在我連明信片都沒有一張，因爲全被朋友討去了，他送給我的字幅也被內地的擎走了。

光陰如箭，不覺過了兩年。一天，友人高岩勘次郎和一個畫家同到我店中來，這畫家叫武井猗闌子，在日本俱樂部創有畫社，是一個從西洋畫轉向到日本畫的人。

從前上海有一家武井洋行，經營雜糧輸出，規模頗大，後來老板死了，就此停業。這位畫家，正是武井洋行的小主人。他性情相當特別，至今還未娶妻，在上野寬永寺中借屋一間，營着獨身生活。其所作之畫也不同凡俗，饒有枯澁之趣。

事有湊巧，這位武井畫家在上野美術學校時和弘一律師是同學，他聽到我談起弘一律師的事，說：

「記得的，那時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和我鄰席，大家描着同一的模特爾，所謂弘一律師者一定就是他。」

我因此奇緣，就以快將送到的「華嚴經疏論纂要」十二部的分配問題和他商量，請他指導。他

回東京以後，和田中文求堂主人及寬永寺管長共同協議，替我決定了贈送的範圍，記得是下列十五處。

東京帝國大學　京都帝國大學　大正大學　東洋大學　大谷大學　龍谷大學　京都東福寺　黃檗山萬福寺　比叡山延曆寺　高野山大學　大和法隆寺　上野寬永寺　京都妙心寺　（失記）（失記）

在其中選定十二處，把書冊用箱裝了，乘友人王君往大阪之便託帶至神戶裝火車運去。後來東福寺挽了我的老友中原氏託設法取得一部，我就寫信給弘一律師代爲請求，他叫廈門南普陀寺某居士補送了一部來，由我用小包郵便發送至東福寺。妙心寺也挽友人滕井和尙來託求一部，我於是再寫信向弘一律師商量，好久以後，出於意外地由天津某居士寄來了一部，聲明是受弘一律師的委託代寄的，受人委託，總算有以應付，我也很歡喜。

以後，弘一律師又寄來了一部，信上說留在手頭恐不能永久保存，叫我代爲放在適當的地方。翻開來看，這是他自己閱讀的一部，仔細地加着朱筆的圈點，這確是很好的紀念品，因爲沒有人來要，就暫時留了下來。

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我抛了商品與財產，避難到本國去，西京市外小倉村，是個產茶的地方。

記得有一天，我散步到了黃蘗山萬福寺，作閒寂的清遊，在掛有大木魚的接待處與一個好像是值日師的和尚閒談，無意中談到那部華嚴經疏論纂要的事，且和他作約，如果回滬時書還存在，就贈給寺中。那和尚聽到我如此說，就急急走進去，過了一會，恭敬地著了法衣捧出茶來，那種前倨後恭的樣子，當時曾叫我苦笑難禁呢。

事變一經終結，我仍回上海，幸而店中無恙，（第二次上海事變時我也曾拋棄了一切避難到本國，後來也幸而沒有遭受甚麽損失。）我就依約把那部書用小包寄贈給黃蘗山寺中，收到後有謝信寄來。我把各處的謝信集在一起轉給弘一律師，這段贈書的公案總算就此結束。

後來「中外日報」上曾有關於這事的記載，因之又有一處想得此書，託人來請求，我毅然拒絕了。

此後，我與弘一律師老沒相會之機會，只替他代向日本購求過幾次經典，可是第二次事變一起，連這點都不可能了。

不知他近來住在何處，一定仍在苦修吧。每一想起，他的面貌髣髴在我眼前，但願他平安無恙，但願久別重逢的日子快些到來。

我草此文的几前，掛着弘一律師寫給我的直幅，直幅上這樣的寫着：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偈
完造居士供養　沙門一音

我對這字幅注視，窗外但聞瑟瑟的寒雨。

（夏丏尊譯自「上海霧雨」）

弘一大師出家的研究

容起凡

其一

記得吳稚暉先生曾說過一句話：「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做，偏去當和尚。」有許多人對於這句話是具有同感的，稍微知道弘一法師（李叔同）的身世歷史的人，都以爲這位對圖畫金石音樂、文學戲劇，都曾有着濃烈的興趣和高深的造詣的藝術家，這位風流倜儻的濁世佳公子，這位曾經從事革命，辦過報紙的同盟會老黨員，爲什麼在中年以後竟捨棄一切事業和作爲，而悄悄地倔強地皈依到佛門去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實在是一個「謎」，要探索這個「謎」的謎底確是件不容易的事。假如能以社會科學的眼光，於弘一法師的身世環境，個性，學術思想等等來下一番精透深刻的研究，或可得到諒解與結論，但是，這種工作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人有整個系統地在做。（至少是還沒有發表貢獻出來。）

理解整個的弘一法師，還有待於「弘一法師評傳」或「弘一法師的思想研究」這一類撰述問世，但這件工作是巨大與艱難，撰述的人對於社會科學藝術佛學都要有深博的修養基礎，對於法師生平的事蹟和著作要有詳細的一貫的熟悉，才有辦法下筆，才能希望得到正確的堅實的結論。筆者才疏學淺，缺乏上述諸項的素養，而手頭參考材料又極少，當然不敢企圖替讀者「解謎」，不過為了紀念這一代高僧，我只想在這裏提出弘一法師為什麼會出家這一點來談談，作為個人對弘一法師的虔誠的紀念。

人固然可創造環境，但環境也可影響人性；而環境對於人性的影響又以幼年期內最容易和強烈。弘一法師出生於巨富而又崇佛的家庭，他的父親李筱樓先生是個清朝進士，是個研究禪宗，篤信佛教的長者，晚年尤樂善好施，設義塾，創備濟社，專事賙濟孤獨鰥寡的貧人。法師生長在這個家庭環境中，庭訓之外，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在他童真的腦海中，定有着深刻地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印象；他的佛性的憫世的人道精神或許早已無形地植根於此時。固然凡生育於錦衣玉食的一般世家子弟，大多是物質慾與名利慾很炎熾的，和佛家的解脫堅苦的生活對照起來是不調和的，假如說弘一法師出家的精神完全是萌植於他幼年生活，而沒有以後的機因，實未免失之太單純。但是，在幼年即有「人生猶似西沈日，富貴終如草上霜」之詩作的李叔同，中年以後的出家決不是偶然的因緣或一時的激動啊！

弘一法師少年時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娶有一妻一妾，而且亦曾有走馬章臺，拈柳平康等放蕩

行爲；他戀過名妓，捧過坤伶，交好於歌郎。又生長在那個以嫖妓爲文人學士的韻事之一的時代，脫略不羈的李叔同，也就染有這種癖好了，這似乎不足驚奇。然叫人感到詫異的，是這個風流才子，怎樣後來覺能斷然地遁蹟空門呢？我們知道聲色縱樂只是一種官能上的刺激，這種刺激是容易變化與幻滅的，同時又極容易厭倦的，正如糖喫得太多是容易膩一樣。極端的享樂常常是極端枯寂的前奏，所謂動極思靜，濃極返淡。一個多情自命的人，在某一種環境之下，常放縱於一己一物之愛，但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感受上，經過思想的變化，這種豐富的情感便有可能在自愧自反之下，擴放成爲廣博的衆生的愛，所以我們認爲弘一法師的出家，是他的心情由於脂濃粉豔的境地，參澈情禪，「衆生無常」「色相皆空」的新生活，當然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敏感聰明的他是要忍受許多心理上的矛盾的苦悶和衝突的。試摘看他贈歌郎金娃娃的詞（調寄金縷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雖然前面儘管是「泥他粉墨登場，領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但是已可見他寄情聲色，是爲了「奔走天涯無一事」而徬徨苦悶，他內心是如何的抑鬱與痛苦啊！把「聲色」視爲「兒戲」，雖不能說情種已具佛性，可是至少已有出世的解脫的精神流露於字裏行間了。再說，法師少年時家運的淩替衰敗，親屬的死亡相繼，以及在家人難以相安之下扶母飄泊南下等等淒涼的情味，一方面足以刺激他放浪形骸，一方面也會使他增加滄桑幻滅之感的。

照新的解釋：藝術是反映人生，表現人生，評判人生的武器，所以藝術的目的是積極的。弘一法師是個研究藝術而有高深成就的人，他放棄他的藝術的筆，而捧起貝葉的事情，也頗曾教人費解，但是這也是有理由解釋的。弘一法師雖然是個藝術家，但是他的作品一貫地缺乏廣泛的建設社會意義，在那時他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封建制度鑄定了要沒落的時代，在時代的齒輪下，社會激盪，家景遷移，他眼看着自己階層的衰落，內心充滿抑鬱，悲傷與憤慮；但是又限於他只是個舊社會的才子，不能理解藝術的積極的作用和力量，所以他的詩文只是發抒個人的悲歡情緒，與藝術的社會意義是沒有多大關聯的。又如他對於美術，音樂，金石，也只是一種純藝術的研究。所以作爲一個藝術家的他竟會出了家，是沒有什麽奇怪的。再如上面所引的他有「人生猶如西沈日」這樣傷感的作品，反可證明文學倒是使他接近宗教的津梁哩！雖然我們不能抹殺他表現於前半生事業上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但是，這種思想和精神並不多量的溶注於他的藝術作品中。

弘一法師生長在那中國民族革命思潮最澎湃的清末時代，那時帝國主義以礮艦打開中國門戶，以不平等的條約桎梏民族，作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侵略；同時，清室內政不修，外交脆弱，也使國勢益發阽危，有志之士目睹心愴，遂相率起而倡革命維新之說。他又曾經在日本留學，目擊日本政治的進步及國勢的昌强，自然遭受刺激，他的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是那時一般留學生和知識份子憂國憤

時的熱情的激盪和表露。但是他由革命者的生活轉入僧侶生活之時，中間已過相當沖淡閒適的隱士一段歲月，這段閒適的生活使他漸漸澄滌了過去奔放的積極的革命熱情，而代替它的卻是「普救衆生」「同登覺岸」的佛家思想。我們揣測在弘一法師的主觀意識中作爲一個救國救民的革命家，和一個發願度世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宏願的苦行僧在思想的本質或者並沒有什麼區別呢！

總之，弘一法師在家時，雖然曾是濁世佳公子，藝術家，革命者，但是，他出家的這一個轉變的心理過程，我們似乎可以從他的矛盾生活上，找到足以解釋的線索哩！

以上所述僅是憑一人膚淺的直感，對於理解弘一法師的思想與人格或者竟沒有一點裨益，而且「瞎子摸象」錯誤之處又必在所不免。

其二　了緣

在佛法中，出家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是由迷入悟的一個過程。所以說：「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王侯將相之所能爲。」又說：「因地不眞，果招迂曲。」假使說「弘一大師的出家，不是悟徹人生，只是主觀錯誤」那便是因地不眞，如何能成一代高僧呢。我們觀察弘一大師的出家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智慧，二是情感。

大師幼卽敏慧，讀書過目成誦（見僧睿撰略史）天資穎悟，外倜儻而內恬醇（見姜丹書撰小傳。）以如此智慧悟人生之幻，本不爲難。何況身遭家國社會之變呢。若非智慧，縱遭受人生痛苦，不憤而入於破壞，卽痛而至於自殺，斷不能入解脫之門也。

大師情感淳厚優美。厚，故愛人而能入佛法慈悲之門；美，故自愛而能達佛法純潔之境。所以大師出家後極力提倡護生，卽慈悲之表現；嚴淨毘尼，卽純潔之表現。

此尙就淺處說。若就實在道理說：「八識田中，不具般若種子，決不能成出家事業。」故金剛經云：「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故知出家者皆是般若薰深，解脫緣熟也。但此指眞正出家說（出三界火宅之家。）若形式出家（出兩扇大門之家，）身雖出家，心未離俗，那便不在此限。豈有一代高僧，不是眞正出家的呢。所以我們觀察大師，不可從俗情出發啊。

哭亡師

李芳遠

亡師弘一上人，蓋亦老氏之所謂嬰兒者也。早歲遭母喪，悲愴無依，由是浪迹煙花，寄情聲色，與名妓謝秋雲歌郎金娃娃，爲藝事深交。東渡后與曾孝谷等於藤澤淺二郎導下，創立春柳社。其間排演西

洋名著，尤以小仲馬茶花女一劇，師自飾瑪格麗特，聲騰日本。日本文學家孟憶菊曾云「使李叔同繼續俳優，中國藝界豈讓梅蘭芳尙小雲輩露角耶。」爾後加入同盟會，獻身革命。師於書法，尤爲上乘，自周秦漢魏乃至歷朝名家碑帖，無所不臨，而以爨碣臨摹，神韻絕倫。民六，柳亞子遊杭州，邂逅名伶小子和馮春航爲亡妓馮小青題碑，樹諸墓側，乃出吾師手筆也。後聞拓本，恆見書坊。師於養痾虎跑之翌年，披剃大慈山。爾後一肩梵籍，雙袖淸風，芒鞋藜杖，雲遊南北，水邊林下，隨意棲止。余於十二歲時，識師於鼓島日光巖，師事迄今，蓋已七八年矣。其間師北上青島弘律，余蟄荒江。無何，盧溝橋事起，烽雲連天，余避地永春。己卯春晚，師亦振錫而來，掩關蓬山，優遊林泉，日與白雲翠鳥爲侶。自謂來南閩，於余最相得。平素遇事，專求己過，無責人非。居年餘，移錫靈應寺，余送之至邑東冷水村橋，曾寫曉風惜別圖，鄭香江亞子丹林二公爲題讚。予詩有銷魂冷水句，未料竟成今日讖語也。客歲秋天，余擬留學滬江，邀之同行。師擬取道菲律濱南洋羣島，以入恆河，參方佛蹟。余以時局動盪，苦勸緩行。未幾，太平洋戰起，此計胥成泡影矣。乃師心彌堅，嘗賦一偈，有殉敎應流血句，足見英威之氣，未滅刀光劍影時年耳。病時，致余露片，有西山落日字樣，令人黯然，詎於九月初四，遷化溫陵矣。越明日，余馳泉州，助理身后事，到則入龕矣，獨恨蒼旻，何靳我最後一面。嗟夫，寶鼎香銷，弔流魂於異域，而此廢寺寒螿，引悲而來，怨不自持。輟管賦詩，詩成夜闌，目瞑意冷，皓月窺窗，罡風樹影，嗚呼，吾弘師之魂，其來歆乎！

鐘傾入漢化周宣，涵澹騰波似海川。二十詩文驚海內，亦會京兆鹿鳴筵。

紫櫻會把紅情繫，走馬章臺弄竹絲。金粉歌殘脂冷後，茶花聲色壯蝦夷。

埋骨西施實有靈，千秋氣馥美魂馨。更從鴻爪留碑后，湖海墨林認小青。

披髮原爲亡國恨，西風異域幾悲秋。寶刀一曲英雄淚，唱向神州憾鼠儔。(披髮佯狂走師留別祖國辭也)

載寶沈湘一笑湮，幾會虎跑辟紅塵。只因悟澈娑婆事，歸向西方拜美人。(師出家後日持觀世音尊號)

道義深宏能表戒，海靑百衲見歸眞。掩關日作超生計，憐恤愚蛾不點燈。(師於一草一蟲莫弗視同骨肉)

踏破天南千萬岑，芒鞋裹錫氣蕭森。投荒未竟身先死，遺偈猶存瀝血心。

蓬山細雨尋芳日，漫踏山花話昔遊。我再來時人已去，一山黃葉喚啼鳩。

銷魂冷水成詩讖，歲晚梅居不可期。病榻尺書遂絕筆，西山落日使人悲。(余曾約師往梅香界渡歲)

冲霄劫火出壇來，此別音容去不回。七載相依成影事，黃花一束伴公埋。(荼毗禮時曇昕師以余所薦黃花入龕伴焚)

澄潭皓月冷如冰，願把寒梅種滿陵。他日移灰蘇塔畔，題碑南社兩詩僧。(曼殊大師在西湖)

弘一大師與曼殊和尚

陳心純

提起近代以詩人(或說藝人)而出家的有名的僧人時，一般人往往會將不久之前示寂於閩南的當代律宗碩德弘一大師與當年的曼殊和尚相提並論，同列於高僧之儔。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

錯誤，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了。

道所謂「本」，是指一個「高僧」所絕對必需具備的根本條件「精嚴的戒律」而言；而所謂「末」，則是指弘一大師與曼殊和尙所同具的藝人的「才華」而言。

弘一大師出家後，戒律之精嚴，邁越前賢，當然足當「高僧」之稱而無愧。至於曼殊和尙呢，我們如果撇開佛法不講，單就世法上來看：那麽曼殊天性肫至，行事率眞，溫文磊落，肝膽照人。美麗淒豔的情調，孤芳高潔的氣品，求之叔世，眞是鳳毛麟角，稀有難得，值得我們崇拜讚歎。但是，如果我們把他當作一個受過戒的出家人看，而從嚴正的佛法的立場上來批評時，那就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了。但看他脫卻袈裟，穿起西裝，花天酒地，喫魚喫肉；說不得，簡直是一個糊塗和尙，是一個荒唐和尙，說得典雅一些，說他是一個浪漫和尙罷，那裏配得上稱做一個高僧呢！

但是，以「浪漫」兩字冠諸「和尙」這個稱呼之上，實在是滑稽而矛盾！「和尙」這個稱呼，現在雖早已成爲了一個婦孺皆知的濫熟的名詞，而其實就牠的本義而言，實在是對於出家人的一個極尊嚴的稱呼，其意義爲「親敎師」，謂能敎人學戒定慧，猶俗家之有業師然。試想以這樣一個莊嚴尊貴的稱呼，而冠以「浪漫」兩字，豈不滑稽矛盾！但是，以這滑稽矛盾的頭銜加諸曼殊，卻偏偏恰當！事實如此，又有什麽辦法呢？這是無論如何愛護曼殊的人也無法爲之辯護洗刷的喲！

弘一大師未出家之前，或者說弘一大師的前身李叔同先生，風流跌宕，豪華蓋世，其藝人風格才子作略，何遽不若蘇曼殊！但是他宿根深厚，生有自來。一旦時節因緣來到，便頓然大徹大悟，參透色空之旨。通體放下，一了千當，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刀兩斷。以佛法爲依皈，以毗尼（戒律）自嚴淨。結果證到了澈底圓滿自在解脫的境界，而曼殊和尚呢，幼年出家，生計所迫，本非出於眞正的信心與決心。而詩人氣質，情根難斷。逃禪無計，學佛破戒。重以身世之悲，增其隱痛；不惜以慢性的自戕，自夭天年。徒然留下了不少哀怨纏綿的詩篇，一個美麗淒豔的影子，博得普天下詩人墨客，多情種子灑幾滴同情之淚，道一聲「好一個天眞可愛的天才詩人喲！好一個慧多情深，有愁無命的薄命詩人喲！」如此而已；實際上絲毫也無補於其在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的沈淪苦惱的喲！

江南劉三贈曼殊的詩道得好：「祇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贏得淚痕粗！」某人也有兩句詠曼殊者：「自是情多難解脫，逃禪更感八雲箏！」這都是對於曼殊和尚一生的最恰當的總評。唉！這個神祕的「情」之一字喲！就世法上講牠是維繫人類的至寶，推動宇宙的原動力；而就佛法言，則牠正是一切可憐憫的衆生的生死根株喲！這個無量劫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情關，弘一大師是澈底把牠打破了，而曼殊和尚卻還沒有跳得過。

弘一大師在未出家之前，曾有句道：「世界大千皆淚海，爲誰惆悵爲誰顰！」曼殊和尚也有句道：

「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這兩者固都是體味到了佛家「冤親平等」之旨，但在弘一大師則爲大悲心的流露，而在曼殊和尙則終不免僅僅是詩人的口頭禪；口頭說得豁脫，而實際上是終於沒有親證到平等三昧的境界的喲！曼殊縱然聰明絕頂，但是比諸弘一大師的大智大慧大雄大力，卻畢竟還相差得遠呢！

那麼，曼殊和尙不能算是一個高僧，卻能不能算是一個詩僧呢？我的回答是：「也不能的！」爲什麼也不能呢？因爲所稱爲一個詩僧者，必須先立乎其根本，完滿具備了一個「僧人」的資格；然後餘事爲詩，或自道境界，或方便接引（以詩的方式宣傳佛法，引人起信）亦復斐然可觀，足以名世，乃得稱之爲「詩僧」。譬如淸末民初的僧人八指頭陀，幼年出家，本不解吟詠。其後參悟，一日登岳陽樓，忽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如有神助。自此之後，詩思泉湧，其淸霏淡遠，上可儗於王孟，不愧爲近代僧衆中一個傑出的詩才。又如唐代的寒山拾得兩僧，各有詩偈傳世。雖旨在警世勸人，而辭旨深入淺出，精闢動人，首首是絕妙的白話詩。所以這兩位當然也是名符其實的詩僧。而曼殊和尙呢？本之未立（卽未能具備眞正的僧人的資格，）固如上述。卽以詩論，其所作也全是身世的哀唱，戀情的呻吟，綺語連篇，自違佛制。只是詩人之詩，而絕不是詩僧之詩喲！

至於弘一大師呢，其前身李叔同先生，本也是一位詩詞好手；但出家之後，以持戒故，不復再事吟

哦。譬如有人拿東西請他題詠，他也只是題上「某年月日敬觀」等字，寄回就算，從不隨喜題詠，故當然不能算是一位詩僧。不過大師出家之後，卻也不是絕未做過一兩首詩。據我知道的，有一首詩，是大師臨去某地時口占，以留別其庭院中的數株牡丹，蓋大師來時手植者也。其句云：「我來爲種植，我去花未開。豈無顏色在，留待後人看！」還有一首，是前年（按舊曆言）秋間所作，係詠晚菊之作。其第一二兩句，我已不能確憶其字句，意義則爲形容晚菊之亭亭矗立，獨標芳節。其第三四兩句則爲：「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每首寥寥四句二十字，都是託韻語以見志，非有意於做詩。前者是役己利人之意；後者則似爲對時局而發，尤足充分表現出這位晚晴老人（大師別署之一）的孤芳勁節來。

懷弘一上人

柳亞子

以方外而列南社社籍者，曰湘僧永光，曰粵僧鐵禪；而逃釋歸儒之曼殊，與逃儒歸釋之弘一，其入社時乃咸不以方外稱焉。今永光西歸已久，鐵禪且罹塵網，曼殊弘一之名乃復大著。溯余與二人之因緣，殆有可得而言者。曼殊本香山蘇氏子，父傑生，商於日，私幸日婢若子，是生曼殊，命其妾河合氏撫育有成。年二十，披剃惠州某寺。顧弗甘食貧，旋竊其已故師兄南雄趙氏子釋名博經者之度牒以逃。自是周歷暹羅錫蘭，歸而教授長沙蕪湖，兩至南都，曾主講楊仁山居士祇垣精舍。容貌洵逸，蓋在僧俗間。洎

與余同游海上時，則毳衣革履，無復行脚僧故態矣。弘一俗姓李，名廣侯，字息霜，家世浙西鉅族，官籍天津。父筱樓，以名進士官吏部，精陽明學，晚耽禪悅。弘一爲孽子，早失怙。生而茗秀，翩翩裘馬，徵逐名場。壯游櫻島，習美術，舉凡音樂繪畫以及金石書法，靡不精妙。尤嗜戲劇，創春柳社，演茶花女，自飾馬克，觀衆詫爲天人。尋挾日妾以歸。值民國新建，余與亡友朱少屏輩組太平洋報，據滬瀆。弘一主編畫報，既刊曼殊斷鴻零雁記，復乞陳師曾作插畫，署朽道人。說者謂僧道合作，實則曼殊早返初服，弗當復以僧名，顧亦未料識乃終屬諸弘一也。有言曼殊此書，弘一爲潤飾之，此語謬甚。曼殊譯拜輪詩，乞餘杭師弟商榷，倘近事實，若斷鴻零雁記，則何關弘一哉！曼殊逝世未十年，弘一遽擯其日妾，入西湖大慈山爲僧。余亦自此不復見弘一矣！戰事既興，弘一閉關閩海，度其六秩世臘。李生芳遠馳牋索詩，余壽以偈云：

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大雄大無畏，跡異心豈殊。

又云：

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

見者縮項咋舌，顧弘一不以爲忤，亦報余一偈云：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嗚呼，洵可謂善知識已！（下略）

悼弘一法師

陸丹林

去年冬間，聽着弘一法師的怛化，心中有點難過。本來一個人的生死，原是宇宙間生物的循環，值不得大驚小怪，何況一個四大皆空的出家人圓寂，是西歸罷了，更用不着有什麼留戀和歎息。可是在人的情感方面說，任你怎樣的達觀，聽見着一個有關係的人，驟然去世，在剎那間，甚至終身，都免不了抱着哀悼的傷感情緒罷。

當着民國初年，我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由一位朋友的紹介，加入南社。過了半月，就收到柳亞子先生由蘇州黎里寄給我南社叢刊，有好幾集，和一冊南社社員姓氏錄。因爲這一冊南社社員姓氏錄，便引起我和弘一法師的一般交情。原來這本社員錄的題署字體是六朝造象，是出於弘一法師的手筆，當時署款是黃昏老人。承一姓蔡的社友紹介，於是我們便通訊起來。記得當時的息霜先生先後給我的信，總共有五六封，并替我刻了兩顆石章，印文一是「丹林無極」，一是「紅樹室」。這些信札和石章，可惜在民國二十七年春間，我由滬南歸香港的時候，放在上海的屋裏，沒有攜帶。至今上海法租界的故居，雖然無恙，可是交通梗塞，人事靡常，他日回申一看，也不免如駱賓王所說「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

過了些時，息霜先生剃度出家了，他的出家的因緣，用不着贅說。從他出家之後，一直直到圓寂，我們沒有機緣直接再通過一封信會談過一次了。但在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的幾年間，我有時從經子淵姜敬廬兩先生處得到他的雲遊消息。有一次，由經先生轉來他所寫的一副五言楹聯。我還記得這副對子的上款，他是寫「自在長老法鑒」的稱呼哩。又當我四十歲的生日，他寫了一個大佛字送我，他在一張四尺宣紙破幅，佛字寫在上半截，下半截是留空的。我得着，就請王一亭先生補了一個佛像在空白的紙上，法書名畫，是「二難并」了。我先後兩次收到他的墨寶，都託原人復信申謝。

法師六十壽辰的一年，澳門的覺音雜誌特出紀念專號，主編的遠來徵文，我曾寫了幾句頌詞給他，同時幷代求葉遐菴居士題詞。老實說，宗教的信仰，我是沒有的，我是本着友誼做出發點，和藝術的愛好而已。記得有一次，汪亞塵先生們在上海替法師舉行書法展覽會（欣賞性質，絕非售品）我讀過之後，在申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把法師所寫的各體字，都詳細地紹介一下，給社會一個認識。

記得在民國二十九，三十年，我在香港主編大風文史半月刊，因特約撰述黃耘農先生的因緣，得和黃先生的內弟李芳遠先生通訊。這時弘一法師寄居閩南的永春，芳遠先生是法師的弟子，因此常常託芳遠代候起居，傳達雙方消息，并常得着法師的墨寶。可惜在前年冬間，香港淪陷，這些拱璧般的法師手蹟，和我歷年收藏的許多書畫文物稿件等，都化為劫灰了。現在回想起來，只有「增其歎息，」

還有什麼呢?

去年春間，我從香港脫險歸國，住在粵北的坪石，讀書寫作，是日常生活。有一天，到曲江去，在火車上閱報，無意中看到一段消息，說高僧弘一大師在閩南圓寂。因此回到寓所時，就寫了一信給芳遠，詢問報上所載的噩耗，是否確實得復知道是眞的，他并說將要編印紀念刊物，要我寫幾句話，我就馬上寫了下列的感悼詞寄給他，來表示哀感，詞云：

發大願力捐棄世網，行潔志堅，光燄萬丈。濁世明燈，苦海慈航。滔滔之波，泱泱之水。湛深微妙，莫可相匹。撒手塵寰，感悼靡極。追晞高風，吾誰與歸。

芳遠先生的來信，并說到弘一大師在去年夏曆元旦，用朱筆替我寫了一個齋額，是大師在世最後的朱書筆蹟，最可珍貴。這個齋額，現下挂在我的廳間。「紅樹室」三字是硃砂篆書的，題款是「丹林居士屬書壬午元旦試筆，晚晴老人時年六十三」下鈐「弘一」朱文長方章，額的左上方，鈐有造象的壓角章。覩物思人，眞有不堪回首的慨歎。

這便是我和弘一大師廿多年來的經過，時到今日，「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

當年我在廣州法師替我刻章，所附的一封信，雖然相隔了廿多年，信中文句，還能背誦，所以聞得芳遠先生從事編輯法師的遺牘，我就錄出寄去。未盡的話，也就拉雜的再寫些我們二人的交情作爲

文字因緣的紀念。本來還有些弘一法師中年的詩詞，登在大風半月刊上，可是現在沒有方法去找尋，人生如電亦如露，那麽，我這篇追憶的記述，似乎也是「多餘的話」。不過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思今念往，發洩幾句，心裏也感到一些慰安罷了，除了這一點意義之外，不想再談其他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寫於坪石白沙橋畔之薇居

憶弘一法師

孤芳

讀一月三十日的涇縣宣報，知道弘一法師已在福建泉州僧院圓寂了，不禁泫然。

法師與我相熟，而且在三十一年以前，在上海太平洋報共事頗久。太平洋報，是那時候本黨的一個宣傳機關，姚雨平將軍任總經理，朱少屏先生任經理，葉楚傖任總編輯，一班編輯是柳亞子，余天遂，林一厂，姚鵷鶵，蘇曼殊，胡樸安，胡寄塵。法師因爲擅長藝術，專任廣告編輯。

在那時候，法師尙未出家，人人稱他爲李息霜先生，或李叔同先生。他是天津人，曾在日本留學多年。他擅長的藝術，當中除了音樂之外，還有書法，花鳥畫和篆刻。太平洋報的報頭，是他的手筆。報上的廣告文字與圖案，大半也是他寫的和畫的。他關於廣告的設計，很有研究，在那時候中國報紙的廣告除了文字之外，沒有圖案的，祇有太平洋報的廣告有文字，有圖案，都是法師一人所經營的，而且他設

計的廣告，文字和圖案，都很簡單明顯，很容易引起閱者的注意，但是他沒有一點市儈氣，這是法師平日讀書養氣工夫很深的緣故。他除了編輯廣告之外，還編一種太平洋畫報，附在太平洋報內，贈送讀者。畫報出版的定期，或三天一期或五天一期，有時候連幾天都有，是用中國連史紙印刷。編輯也很別緻，畫報的紙張，每期大小，亦不定規，完全視內容而定。畫報的內容既不是點石齋的新聞畫，也不是沈伯塵的百美圖，更不是錢病鶴馬星馳一流的諷刺畫，牠是一幅立軸，或一方冊頁，或一副對聯，大半是法師的手筆——書法和花鳥。法師那時候的書法，近似鄭文公碑而更雄健，花鳥亦如他的書法，雄健遒勁，寥寥數筆，別有風緻。那時候太平洋報有兩位畫家，一位是當時的和尚——蘇曼殊法師，一位是未來的和尚李叔同先生。蘇曼殊法師，名玄瑛，廣東人。母爲日本籍，有人說她是一個棄婦，所以曼殊幼小就出了家，并自己稱做畸零人。也擅長山水畫，取材多古寺閒僧，或荒江孤舟，一種瀟灑孤僻的意味，和他的性情絕不相類。法師的花鳥，雄健遒勁，也和法師的性情絕不相同。

那時候光復不久——民國元年，人民因爲事業成功的容易，大家多有點浮躁的習氣。尤以一班文人，積習不能除，就中風頭最健的，要算南社的社友。南社創立於滿清末年，以文字鼓吹革命提倡氣節，民初之間，最爲黃金時代。社中書記——即社長柳亞子，他在那時主持太平洋報的文藝欄，報館裏一班編輯，也都是南社社友，他們在編輯完了時，多向歌場酒肆徵逐，或使酒罵座，或題詩品伎，不脫東

林復社公子哥兒的習氣。蘇曼殊以一個日本和尙——曼殊好著和尙裝，也廁身其中，酒肉厮混，獨弘一法師孤高自持，絕不涵入，靈機早露，在那時，或已看空色相了。太平洋報出版未一年，就停了刊，同人星散，法師的行蹤，也不知道。到了民國三四年，忽然聽見法師在上海城東女學校教課，後來又不知道他的行蹤。又後來忽然又聽見說他已出家了，……在寧波天童寺坐關了，……在杭州淨慈寺靜修了。

是那一年——我不記得了，有一個熟朋友，在淨慈寺忽然遇見法師，法師曾經贈給他幾張自己寫的墨寶，字作北魏體，和當年近似鄭文公的書法，絕不相類，墨寶係用硃墨書寫，每紙僅「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並沒有題名，承他也贈給我一紙。

在太平洋報的時候，我祇有十九歲，初次投身於社會做事，在報館裏僅僅是一個小職員，本談不到和法師有多麽深交，然而卻蒙法師的器重，有時候命我爲他私人代代勞。他有時著西裝，有時穿長袍馬褂，身段很長，面貌很淸癯，嘴上是八字的鬍鬚，今日倘可回憶得出來，然而法師卻已圓寂了。

追念弘一大師

朱良春

弘一大師已於夏曆九月初四日晚入時圓寂了！這消息的傳來，使我茫然地失去主宰，在淚光憧憬中帶來了這深切的回憶。

我是一個受過所謂科學洗禮的青年，曾經新思潮薰陶過的一分子。因果律，善書，和尙，菩薩，廟宇，這我雖不會謗毀及反對過，但在腦膜上的印象，卻是異樣的淡薄的。——素來沒有發生親和性的接近和愛好——所以羈寓姑蘇讀書時，常隨同學詣報國寺內之弘化社請閱善書，結果在意識上竟無若何感應，心弦上也絲毫未起共鳴，正是如入寶山空手而還。但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給我拜讀了「子愷漫畫集」中夏丏尊居士的一篇序文——記述弘一大師的生活的一個片段——，後卻深深的爲一公超世的藝術的精神所感動，幾乎流下淚來！自此以後，我的心版上深刻的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幕，——大師慈和謙介清超的德行——而頓然破除了我執我慢的桎障。敬慕之心，私淑之忱，無形中使我進爲佛教的信徒，使我默識了自己，瞭解了過去未來以及周圍的一切：現在得能化地獄種子，爲菩薩萌芽，我是不能不萬分地感謝一公大師的。隨後又獲識了海上陳居士，蒙諄切誨導，慈悲指示，因此使我對於一公有進一步的認識，更深切的敬慕。茲摘錄陳居士致余函一節於下：

弘一大師不輕易爲人揮毫，昔年有中央委員某送師數百金，求題數字，師不受其金，亦不爲其揮毫。然師每見有德行操守之人，雖其人至貧，師輒以墨寶相贈；若以勢干，雖求其片字不可得也。居士既酷愛師墨寶，容當爲居士圖之。師年來謝絕各方通訊，惟與二三有緣者間通音問。弟業障深重，過愆殊多，蒙師諄諄誘誨，慈悲攝護，愧弟無狀，有負師訓耳！師具有神通，弟所深知，師頗自祕，不使人知。師嘗言弟前身是天台山老僧，今落風塵中，良足悲耳！……（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在我讀完上函時，除敬慕外，德薄的我，本不敢作何奢望；但兩個月後的某日，竟接到一公賜題的墨寶二幅，拜覽之下，感奮無似，有說不出的喜悅和策進；我想有機緣時，一定要晉謁拜瞻，跪求攝受。

可是不幸的消息出人意外地竟突然傳來，緣慳的我，接到這噩耗，如跌入五里霧中，茫然了半響；哀心失卻主宰，從此難以瞻依，唉！……悲愴是無裨於實際的，要補報一公的恩德，景崇一公的超行，只有打起精神，從每人的自身做起，嚴遵堅貞卓越的戒行，效法孤高不二的清德，那麼，一公雖去猶在。同時李圓淨居士說：「大家不要過於悲感罷！大師說過『去去就來』的。」我們靜候着吧！

法味

豐子愷

暮春的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來了一張郵片說：

「近從溫州來杭，承招賢老人殷懃相留，年內或不復他適。」

我於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閘口鳳生寺向他告別。以後僕僕奔走，沈酣於浮生之夢，直到這時候未得再見。這一天接到他的郵片，使我非常感興。那筆力堅秀，布置妥貼的字跡，和簡潔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沈思。做我先生時的他，出家時的他，六年前的告別時的情景，六年來的我……霎時都浮出在眼前，覺得這六年越發像夢了。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過了三四日，這就被實行了。

同行者是他底老友，我底先生S，也是專誠去訪他的。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幾乎要行六小時。我在車中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就是現在的弘一師——教我繪圖音樂那時候的事。對座的S先生從他每次出門必提着的那隻小篋中抽出一本小說來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車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續奔來的深綠的桑林。

車到杭州，已是上燈時候。我們坐東洋車到西湖邊的清華旅館定下房間，就上附近一家酒樓去。杭州是我底舊游之地。我的受李叔同先生之敎，就在貢院舊址第一師範。八九年來，很少重游的機會，今晚在車中及酒樓上所見的夜的杭州，面目雖非昔日，然青天似的粉牆，稜角的黑漆石庫牆門，冷靜而清楚的新馬路，官僚氣的藤轎，叮噹的包車，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直使我的心暫時反了童年，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一切的事情來。這一夜天甚黑。我隨S先生去訪問了幾個住在近處的舊時師友，不看西湖就睡覺了。

翌晨七時，即偕S先生乘東洋車赴招賢寺。走進正殿的後面，招賢老人就出來招呼。他說：

「弘一師日間閉門念佛，只有送飯的人出入，下午五時才見客。」

他誠懇地留我們暫時坐談，我們就在殿後窗下的椅上就坐，S先生同他談話起來。

招賢老人法號弘傘，是弘一師底師兄，二人是九年前先後在虎跑寺剃度的。我看了老人底平扁

的顏面，聽了他底黏潤的聲音，想起了九年前的事：

他本來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數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訪他，且在途中預先對我說：「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時曾當過團長（？），親去打南京。近來忽然悟道，暫住在玉泉寺爲居士，不久亦將剃度。」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着灰白色的長衫，黑色的馬褂，靠在欄上看魚。一見他那平扁而和藹的顏貌，就覺得和他底名字「中和」異常調和。他底齒底整齊，眼綫底平直，面部底豐滿，及臉色底暗黃，一齊顯出無限的慈悲，使人見了容易聯想螺螄頂下的佛面，萬萬不會相信這面上是配戴軍帽的。不久，這位程居士就與李先生相繼出家。後來我又在虎跑寺看見他穿了和尙衣裳做晚課，聽到他底根氣充實而永續不懈的黏潤的念佛聲。

這是九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見，覺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層老熟與鎭靜的氣象以外，聲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樣。在他，九年的時間眞是所謂「如一日」罷！記得那時我從杭州讀書歸來，母親說我底面龐像貓頭；近來我返故鄉，母親常說我面上憔悴瘦損，已變了狗臉了。時間，在他眞是「無老死」的，在我眞如滅形伐性之斧了。——當S先生和他談話的時候我這樣想。

坐了一回，我們就辭去。出寺後，又訪了湖上幾個友人，就搭汽車返旗營。在汽車中談起午餐，我們

準擬喫一天素。但到了那邊，終於進王飯兒店去喫了包頭魚。

下午我與S先生分途，約於五時在招賢寺山門口會集。等到我另借了三個也要見弘一師的朋友到招賢寺時，見弘一師已與S先生對坐在山門口的湖岸石埠上談話了。弘一師見我們，就立起身來，用一種深歡喜的笑顏相迎。我偷眼看他，這笑顏直保留到引我們進山門之後還沒有變更。他引我們到了殿旁一所客堂。室中陳設簡單而淸楚，除了舊式的椅桌外，掛着梵文的壁飾和電燈，大家坐了，暫時相對無言。然後S先生提出話題，介紹與我同來的Y君。Y君向弘一師提出關於儒道，佛道的種種問題，又縷述其幼時的念佛的信心，及其家庭的事情。Y君每說話必垂手起立。弘一師用與前同樣的笑顏，舉右手表示請他坐。再三，Y君直立如故。弘一師只得保持這笑顏，雙手按膝而聽他講。

我危坐在旁，細看弘一師神色頗好，眉宇間秀氣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環視座中諸人，好像要說話。我就乘機問他近來的起居，又談及他贈給立達學園的續藏經的事。這經原是王涵之先生贈他的。他因為自己已有一部，要轉送他處，去年S先生就為立達學園向他請得了，弘一師因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請求過而久未去領，故囑我寫信給那二人，說明原委，以謝絕他們。他囘入房裏去了許久，拿出一張通信地址及信稿來，暫時不顧其他客人，同我並坐了，詳細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詞法。這種丁寧鄭重的態度，我已十年不領略了。這時候使我頓時囘復了學生時代的心情。我只管低頭而唯唯，同時

俯了眼鏡見他那絆着草鞋帶的細長而秀白的足趾，起了異常的感覺。

「初學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號。起初不必求長，半小時，一小時都好。惟須專意，不可遊心於他事。要練習專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計算，以每五句為一單位，凡念滿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滿五句，摘念珠一顆。如此則心不暇他顧，而可專意於念佛了。初學者以這步工夫為要緊。又念佛時不妨省去『南無』二字，而略稱『阿彌陀佛』。則可依時辰鐘底秒聲而念，即以『的格（強）的格（弱）』的一個節奏（rhythm）底四拍合『阿彌陀佛』四字，繼續念下去，效果也與前法一樣。」

Y君的質問，引起了弘一師普徧的說教。旁的人也各提出話問：有的問他阿彌陀佛是甚麽意義，有的問他過午不食覺得肚飢否，有的問他壁上掛着的是甚麽文字。

我默坐旁聽着，只是無端地悵惘。微雨飄進窗來，我們就起身告別。他又用與前同樣的笑顏送我們到山門外，我們也笑着，向他道別，各人默默地，慢慢地向斷橋方面蹀去。走了一段路，我覺得渾身異常不安，如有所失，卻想不出原因來。忽然看見S先生從袋中摸出香煙來，我恍然悟到這不安是剛才繼續兩小時模樣沒有吸煙的原故。就向他要了一支。

是夜我們喫了兩次酒，同席的都是我底許久不見的舊時師友。有幾個先生已經不認識我，旁的人告訴他說「他是豐仁。」我聽了別人呼我這個久已不用的名字，又立刻還了我的學生時代。有一

位先生與我並座，卻沒有認識我，好像要問尊姓的樣子。我不知不覺地裝出幼時的語調對他說，「我是豐仁，先生教過我農業的。」他們篩酒時，笑着問我「酒喫不喫！」又有拿了香煙問我「吸煙不？」的。我只答以「好的，好的，」心中卻自忖着「煙酒我老喫了！」教過我習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荸薺省給我喫。我覺得非常的拘束而不自然，我已完全孩子化了。

回到旅館裏，我躺在牀上想：「杭州恐比上海落後十年罷！何以我到杭州，好像小了十歲呢？」

翌晨，S先生因有事還要句留，我獨自冒大雨上車返上海。車中寂寥得很，想起十年來的心境，猶如常在驅一羣無拘束的羊，才把東邊的拉攏，西邊的又跑開去。拉東牽西，瞻前顧後，困頓得極。不但不由自己揀一條路而前進，連體認自己的狀況的餘暇也沒有。這次來杭，我在弘一師的明鏡裏約略照見了十年來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覺得這次好像是連續不斷的亂夢中一個欠伸，使我得暫離夢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個車站，使我得到數分鐘的靜觀。

車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滬車又載了我顛簸傾蕩地跑了！更不知幾時走盡這浮生之路。

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音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葉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不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料Vermilion 數瓶。」末又云「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與S先生等七八人合買了八瓶 Windsor Newton 製的水彩顏料，又添附了十張夾宣紙，卽日寄去。又附信說：「師赴廬山，必道經上海，請預示動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過上海恐不逗留，秋季歸來時再圖敍晤。」

後來我返故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尙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裏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裏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古裝的，有留鬚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後的照相，有出家後僧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所不爲的，將來一定要還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尙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裏的同事們學生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爲甚麼做和尙？」

暑假放了，我天天袒衣跣足，在過街樓上——所謂家裏寫意度日。友人W君新從日本回國，暫寓我家裏，在我底外室裏堆了零零星星好幾堆的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喫了牛乳，坐在籐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底柳行李底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尙在尋問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外室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陌人來了！」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了，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喫午飯，不必多備菜，早一點好了。」

我答應着忙走出來，一面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面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於十一點鐘開飯。因爲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子裏辦了盛饌請弘一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鐘，弘一師只喫了一點水果。今天此地離市又遠，只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底主人公竟來坐在這過街樓裏了！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尙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罷！

我把牠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師面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爲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D君問起他家庭的事。他說在天津還有阿哥，姪兒等；起初寫信去告訴他們要出家，他們覆信說不贊成，後來再去信說，就沒有回信了。

W君是研究油畫的，曉得他是中國藝術界的先輩，拿出許多畫來，同他長談細說地論畫，他也有時首肯，有時表示意見。我記得弘傘師向來是隨俗的，弘一師往日的態度，比弘傘師謹嚴得多。此次卻非常的隨便，居然親自到我家裏來，又隨意談論世事。我覺得驚異得很！這想來是工夫深了的結果罷。

飯畢，還沒有到十二時。弘一師頗有談話的興味，弘傘師似也歡喜和人談話。寂靜的盛夏的午後，房間裏充滿着從窗外草地上反射進來的金黃的光，浸着團坐談笑的四人——兩和尚，W與我，我恍惚間疑是夢境。

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着指甲向兩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歡喜畫畫，又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着頭，汗淋淋地抱住印牀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傘師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說：「像現在這麼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應報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說「殺生她本來是怕敢的。」弘一師贊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話題轉到城南草堂與超塵精舍；弘一師非常興奮；對我們說：

「這是很好的小說題材！我沒有空來記錄，你們可採作材料呢。」現在把我所聽到的記在下面。

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着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這屋底所有主許幻園是他的義兄，他與許氏兩家共居住在這屋裏，朝夕相過從。這時候他很享受了些天倫之樂與俊遊之趣。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四十□歲！」大家庭裏的一個庶出（？）的兒子，五歲上就沒有父親，現在生母又死了，喪母後的他，自然像游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甚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在日本時的他，聽說生活很講究，天才也各方面都秀拔。他研究繪畫，音樂，均有相當的作品，又辦春柳劇社，自己演劇，又寫得一手好字，做出許多慷慨悲歌的詩詞文章。總算曾經儘量發揮過他底才

華。後來囘國，聽說曾任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又當過幾個學校底重要教師，社會對他的待遇，一般地看來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種深的苦痛，所以說「母親死後到出家是不斷的憂患與悲哀，」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底永遠的思慕。

他說那房子旁邊有小浜，跨浜有苔痕蒼古的金洞橋，橋畔立着兩株兩抱大的柳樹。加之那時上海絕不像現在的繁華，來去只有小車子，從他家坐到大南門給十四文大錢已算很闊綽，比起現在的狀況來如同隔世，所以城南草堂更足以惹他底思慕了。他後來教音樂時，曾取首悽惋嗚咽的西洋有名歌曲 My Dear Old Sunny Home 來改作一曲憶兒時，中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託，」之句，恐怕就是那時的自己描寫了。

自從他母親去世，他拋棄了城南草堂而去國以後，許家的家運不久也衰沈，後來這房子也就換了主人。□年之前他曾經走訪這故居，屋外小浜，橋，樹，依然如故，屋內除了牆門上的黃漆改為黑漆以外，裝修布置亦均如舊時，不過改換了屋主而已。

這一次他來上海，因為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橋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於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那裏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着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裏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不過換了洋式的窗戶與欄杆，加了新漆，牆上添了些花牆洞。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裏做課了。近旁的風物也變換，浜已沒有，相當於浜處有一條新築的馬路，橋也沒有，樹也沒有了。他走上轉角上一家舊時早有的老藥鋪，藥鋪裏的人也都已不認識。問了他們，方才曉得這浜是新近被塡作馬路的，橋已被拆去，柳亦被斫去。那房子的主人是一個開五金店的人，那五金店主不知是信佛還是別的原故，把牠送給和尚講經念佛了。

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興奮得很，說：

「眞是奇緣！那時候我眞有無窮的感觸呵！」其「無窮」兩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後來他又說：

「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學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積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知江西信於昨晚寄到，已決定今晚上船，弘傘師正在送行李買船票去，不在那裏。坐談的時候，他拿出一冊白龍山人墨妙來送給我們，說是王

一亭君送他轉送立達圖書室的。過了一回，他就換上草鞋，一手挾了照例的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隻角已經脫落的蝙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

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那裏是浜，那裏是橋，樹，那裏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走進超塵精舍，我看見屋是五開間的，建築總算講究，天井雖不大，然五間共通，倘不窄仄，可夠住兩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們，說這是公共客堂，這是他底書房，這是他私人的會客室，這樓上是他母親的住室，這是掛「城南草堂」的匾額的地方。

裏面一個穿背心的和尙見我們在天井裏指點張望，就走出來察看，又打寧波白招呼我們坐，弘一師謝他，說「我們是看看的，」又笑着對他說「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歲年以前，」那和尙打量了他一下說「哦，你住過的！」

我覺得今天看見城南草堂的實物，感興遠不及昨天聽他講的時候濃重，且眼見的房子，馬路，藥鋪，也不像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美而詩的了。只是看見那寧波和尙打量他一下而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眼前髣髴顯出二十歲年前後的兩幅對照圖，起了人生剎那的悲哀。回出來時，我只管耽於遐想：

「如果他沒有這母親，如果這母親遲幾年去世，如果這母親現在倘在，局面又怎樣呢？恐怕他不會做和尙，我不會認識他，我們今天也不會來憑弔這房子了！誰操着制定這局面的權分呢？」

出了街，步行到附近的海潮寺一遊，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的素菜館裏去喫飯。

喫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為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

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新建的四層樓洋房，非常莊嚴燦爛。第一層有廣大的佛堂，內有很講究的坐椅，拜墊設備很豐富，許多善男信女在那裏拜懺念佛。問得尤居士住在三層樓，我們就上樓去。這裏面很靜，各處壁上掛着「緩步低聲」的黃色的牌，看了使人愈增嚴肅。三層樓上都是房間。弘一師從一房間的窗外認到尤居士，在窗玻璃上輕叩了幾下，我就看見一位五十歲模樣的老人開門出來，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弘一師脚下，好像幾乎要把弘一師底脚抱住。弘一師但淺淺地一鞠躬，我站在後面發呆，直到老人起來延我入室，始回復我的知覺。才記得他是弘一師的歸依弟子（？）。

尤居士是無錫人，在上海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業，是相當知名的人。就是向來不關心於時事的我，也是預早聞其名的。他底態度衣裝，及房間裏的一切生活的表象，竟是非常簡樸，與出家的弘一師相去不遠。於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和尚是對內的，居士是對外的。居士實在就是深入世俗社會裏去現身說法的和尚。我初看見這居士林建築設備的奢華，竊怪與和尚底刻苦修行相去何遠。現在看了尤居士，方才想到這大概是對世俗的方便罷了。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為我們

預請尤居士將來到立達學園講演，又爲我們索取了居士林所有贈閱的書籍各三份。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

舍利室是一間供舍利的，約二丈見方的房間。沒有窗，四壁全用鏡子砌成，天花板上懸四盞電燈，中央設一座玲瓏燦爛的紅漆金飾的小塔，四周地上設四個拜墊，塔底角上懸許多小電燈，其上層中央供一水晶樣的球，球內的據說就是舍利。舍利究竟是甚麼樣一種東西，因爲我不大懂得，本身到也惹不起我甚麼感情；不過我覺得一入室，就看見自己立刻化作千萬身，環視有千萬座塔千萬盞燈，又面面是自己目眩心悸，全我被壓倒在一種恐怖而又感服的情緒之下了。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過，就魚貫出室。再參觀了念佛室藏經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又拍拍他底手巾包笑說「做電車錢的銅板很多！」就轉身進衖而去。我目送着他，到那瘦長的背影，直到沒入人叢中不見了，始同W君C君上自己的歸途。

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思議；在舍利室，又領略了一點佛教的憧憬。兩日來都非常興奮，嚴肅，又不得酒喝。一回到家，立刻叫人去打酒。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奠章

其一　　閩南諸僧徒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農曆九月初十日，中國佛教會晉江縣分會全體會員，泉州大開元寺轉道圓瑛轉物廣義，承天寺轉塵瑞今，崇福寺妙月常凱，南安小雪峯轉逢廣淨，漳州南山寺廣心，代表閩南僧徒，就於溫陵養老院，謹以伊蒲之齋致奠於重興南山律宗上弘下一大師之靈曰：

猗歟佛日東舉，光芒萬丈，當麗中天，萬類融融，迨將西沈，江山變色，及其沒也，大地昏黑。嗚呼，衆於大師，亦此譬焉。師籍平湖，生長天津。英年博學，蜚聲藝林，東渡留學，肆力革命。主報滬上，海內推崇。執教蘇杭，學子莘莘。善根夙植，時節頓萌。虎跑斷髮，人天皈敬。靈隱受具，魔外震驚。新城研教，永嘉問津。五十以後，飛錫南閩，或泉或廈，足不暫停。闡教宏律，著作等身。書經寫字，緣結萬人。化緣已畢，捨我西行。嗚呼，人天眼滅，苦海筏沈。孺失慈母，國殞干城。哀我弟子，根淺福輕。茫茫前途，孰爲依憑。伏願乘普賢願，再來示現，廣度羣迷，同出苦輪。臨當閉維，効純陀供。願其來格，用慰衆情。尚饗！

其二　　閩南諸弟子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秋九月丙辰朔，越十日乙丑，溫陵養老院董事，弟子伍澤民，朱詩蓮，陳達才，張振廷，尤廉星，鄭其波，李秉傳，周文格，鄭玉樹，曾穎津，王朝宗，葉青眼，徐宏智，陳德芳，張錦蓮，暨泉州開元兒童教養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諸弟子等，謹以香華時果諸儀，致祭於

弘一老法師之靈，曰：

於戲，公以聖賢應化之身，出現於南閻浮提，其土衆生，具有大乘根器之中華國土。時而遊行學舍黌宮，時而遊行藝苑劇社，時而遊行梵宇覺園。出其文心雕龍手腕，天女微妙舌根，鐵畫銀鉤筆法，迦陵頻迦音聲，作種種善巧方便，於種種族類，種種衆會，種種道場，種種說法，化度衆生。寒暑星霜屢更，而無有疲厭，東西南北關河跋涉，而未嘗告勞。慨南山宗之茫茫墜緒，力闡毗尼，而律身唯謹。觀淨土宗之契合三根機宜，教人念佛，求生西方，而以身作則。世疑印光老法師，爲大勢至菩薩應化而來，而於我公則疑爲文殊師利菩薩，境界高深，誠非凡夫俗眼之所能了別也。公於現代佛化，爲中興一大尊宿，於傳南山宗軌範，則八百年來一人而已。而於閩南一帶，有大因緣，於溫陵一隅，尤爲殊勝充滿。觀於十三年中，除起一次赴申江，一次赴青島，一次赴溫州外，卽在漳之南山，尊經，思明之普照，萬壽，萬石，妙釋，太平，日光，南安之雪峯，慧泉，樹德，水雲，靈應，惠安之靈瑞，淨峯，永春之桃源，蓬壺等處。宣流法音，隨緣赴感，以佛悲智，入衆生心想中，而佛日之增輝，法輪之常轉，中心機構，厥在溫陵。溫陵者，泉州之別名，卽有宋朱晦翁，於

城北小小山邱，築亭種竹，講學其中，因以爲號也。公既於溫陵有充滿殊勝因緣，以故內而院中董事，及諸老人，外而溫陵四週古刹蘭若，若桑蓮，紫雲，若鷓山月臺，若崇福，若百原，若光明寺，若草庵，若檀林，若適南，若安海水心，乃至開元慈兒院，溫陵養老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泉州晉江平民救濟院，清塵堂等，或宏律講經，或結夏安居，或念佛閉關，或爲諸佛子證明皈戒，或濡墨揮毫，與各界人士結文字緣。以平等慈悲之心，隨順衆意，各得饒益，各滿樂欲。一人不失，一事不遺，如大海之廣納細流，如虛空之包涵萬象。夷考最近芳踪，原擬應菲島性長老之約，南浮於海，繼又擬應壽上人之請，作閩東之遊，普濟三濆，雪峯再請，卒以他方時節因緣關係，此方人士機感相應，治裝不發。遂爾第二度俯徇衆請，卓錫溫陵養老院晚晴室，與弟子結一百二十餘天之因緣。有一日，笑謂吾等曰：「余與妙蓮師，逐日飲食，不須另備，可作兩個老人看待，與諸老人同受供養已夠。」由是每日兩餐蔬食菜羹，度其絕對清苦生活，以至於示疾，以至於涅槃。有此因緣，不但使弟子等得有朝夕親近，備聆敎益，以利及身心，又得造成最後一大法緣。中秋十五，十六兩日，集合四衆，廣及多士，講說八大人覺經，幷開示淨土法要。以現代學生，留學歐美，然後再來貢獻社會國家，力量較爲迅速偉大，以喩學人修習淨業，求生西方極樂國土，見佛聞法，再來娑婆廣度衆生，爲較有本領。要語不繁，而奧義畢宣。於時天上月圓，秋高氣爽，緇素男女數百人，一堂濟濟，圍繞觀聽，肅穆異常，弟子等，瞻仰我公慈容，欣睹大衆秩序整齊，自己心廬不禁慨然恍然曰：今日菩薩

入吾室中，吾等應如何感激奮志，以求向上。并以此推測羣衆心理，此日皆大歡喜，發無上心，蓋可知也。

於戲，勝會難逢，法緣易散，正擬俟我公靜養有日，法體安悅，然後再合諸山，稟請慈示，通知各界，作一較大規模講經會。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以普利同倫。罔料法體稍有違和，遽爾世緣告盡，極樂世界多一尊菩薩，娑婆世界頓失一位大導師。一時天地晦暝，日月無光，（公示寂之日起，三日內天時陰翳，日色無光，只有攝影時透露一點曙光而已。）萬衆愁容悲戀，如喪考妣，雖大士法身自在，本無生命，而弟子等心懷鬱抑，各自愴傷。際茲宏揚盛德大會，并舉行荼毗典禮之日，謹具心香，共表微誠。尙饗！

其三　　廣覺

嗚呼！律苑凋零，不遺一老。義天黯淡，竟隕大星。噩耗北來，正燕地秋深之候；安詳西去，應花枝春滿之徵。一面緣慳，恨吾生之福薄；寸心哀擣，悵佛子之無依。何以爲情，天胡夢夢。蕭然遽寂，夜更沈沈。豈最勝子世不久留，實數取趣罪無可逭。

溯師之誕生也，雀有銜枝之瑞。及其志學也，書得漢魏之傳。天涯五友，社結會文；海上三賢，會開強學。楊柳樓臺，有風皆雅；櫻花上野，無美不專。春柳社遺事，演茶花，嶄然頭角；天馬會文章，宣革命，獨具眼光。辟穀效留侯，覺芽已茁；瞻儀欽衲子，世念胥捐。虎寺剃髮，斬與人知。蝦姬抱兒，末由面訣。斯則師頓斷

塵緣之日也。既而硏敎乘於貝山，表戒相於永邑。七塔掛單，晚晴小住。寂光護敎，普陀瞻風。飛錫太平崖，移居小雪嶺。庚午講戒大闡南山之宗。壬申蒞泉，始結開元之會。閉關日光巖，傳律湛山寺。草堂倡殉敎，抱無畏之精神；安海演法音，度有緣之緇素。靈瑞山應聘講經，頭頭是道；養老院爲衆開示，法法全彰。斯則師演律弘法之時也。方期覺樹長春，永留庇廕；何意法躬示疾，遂般涅槃。八大人之覺，江上峯靑；十一祖之名，天中日麗。

嗚呼！浪浪雪涕，無處可揮；鬱鬱傷懷，何時方釋。羣倫失恃，地慘天愁。大著等身，耀今鑠古。不違本願，知大師自必再來；乃息春風，問諸子將何所事。廣覺濫廁僧倫，未探律藏，旣賦住之堪羞，復啞羊之是懼。瞻依無自，臨風興孤露之悲；繼起何人，對像抱無窮之慼。短章誌痛，不知所云。

其四

林奉若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序屬季秋，十九日甲寅。永春縣壺西鄉普濟梵華精舍，弟子林奉若，備香齋，致奠於弘一法師覺靈座前曰：

恭維我法師律祖降世，重興毗尼。棄榮歸隱，富貴雲如。東瀛春社，藝術遊戲。樂音書畫，絕技冠時。敎鞭造士，師範多賢。終歸佛道，爲人天師。南山律典，推行於斯。普天僧範，賴以化移。量周沙界，道契眞如。煙霞淸

淨，水月空虛。法門龍象，塵世璠璵。貝葉百偈，梵典五車。朝夕稽研，日月居諸，興同體悲，起無緣慈。衆生苦惱，滅度無餘。掛錫此舍，宏著律書。來閩久住，無過於茲。爲佛效命，靡計拮据。肩荷大法，清磬木魚。躬親浣濯，百衲是衣。過午不食，佛戒精持。莊嚴功德，曠代所稀。龍天讚嘆，緇素皈依。頻垂悲憫，大沛法施。丁茲末劫，正持啓機。何圖法駕，涅槃歸西。月圓天心，春滿花枝。誦公遺語，薄海齊悲。抱憾緣淺，頓失導師。惟願再來，廣度衆生。三年前此，六秩壽詩。今日追悼，依古軌儀。宣揚佛號，藉作西賓。適逢觀音成道，好隨毫光歸與。伏祈往生極樂國土，端坐七寶蓮池。哀哉尙饗！

其五

曾璧奎　徐宏智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農曆十月廿四日，爲我一公老法師生西七七週期。弟子曾璧奎，徐宏智等就於晉江南門外后寮朵蓮寺，洗滌身心，虔備香花茶果六塵妙供，致奠於我公遺像前。五體投地，爲文以稟曰：

公自農曆九月初四夜八時，捨我而西去兮，弟子如孺兒失母，日夜哀慕，零涕而徬徨。曾日月之幾何兮，已週七七之期限。慨人命之迅速兮，恰如石火電光。弟子溺湛湛之苦海兮，誰作寶筏慈航。興念我公之重來兮，猶久旱之望霓翔。我公在西有知兮，應予弟子以美滿之願望。茲虔備六塵妙供以供獻兮，願我

公來格來嘗。尙饗！

其六　陳重

維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農曆壬午年十二月十五日），主祭官陳重領各界人士於開元兒童教養院大禮堂，謹以香花上獻於弘一大師遺像前而祝以文曰：

嗚呼，時丁末運，道義云亡。人心奸險，制弱恃強。攘土奪產，貪心似狼。傾軋不已，釀成戰殃。礮火徧界，安望清涼。緬維大師，降跡冀北，遊化南方。秉如來教，駕慈悲航。救世利人，婆心殷重。爲迷途導，作昏夜光。二十年來，化道孔彰。中外緇素，泰斗瞻望。眼前災劫，正待救方。何期遽去，極樂蓮邦。芸芸衆生，險道徬徨。嗚呼大師，偉大人格，與日爭光。風世勵俗，令人崇尙。適逢百日，集衆一堂。上香獻花，藉表欽仰。頌功稱德，永傳芬芳。公在光中，含笑受嘗。並盼重來，娑婆濁場。振此災黎，同登慈航。伏請慈鑒。

其七　潘守正

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後學某謹以香花供養一公大師蓮花座下，辭曰：

生何自來？死何自去？生也無生，何方何處；死而不死，何延何遽。四相遷流，原如日御。不斷輪迴，朽索難馭。悟此無常，泯憂絕豫。示現涅槃，衆生是慮。眞性常存，幻身何與！大師李姓，名曰叔同，息霜其字，別號息翁。

天津縣籍，貲產素豐。天才敏妙，人目神童。書畫金石，無所不攻。數理音樂，造詣尤工。蜚聲藝苑，早歲留東。學成歸國，譽望益隆。之江師範，教席聘充。及門弟子，藝術精通。心遊象外，身處寰中。了知世法，一切皆空。精神感應，具足因緣。民國肇建，紀元七年，西子湖畔，養疴未痊。虎跑寺主，法華勤宣。木魚清磬，聲達九天。大師夙慧，寢不成眠。充滿法喜，欲究其詮。上前問訊，和尚靦然。捧經一誦，讚歎妙圓。出家志決，鐵石比堅。啓請具戒，衣鉢相傳。法輪大德，素仰師賢。爲授皈戒，紹繼法王。佛門龍象，蘇浙播揚。一妻一妾，啼泣徬徨。庸夫俗子，驚訝發狂。大師處此，淡然若忘。八風不動，慧劍揮鋩。三界火宅，衆苦備嘗。救人救己，豈敢徜徉。勇猛精進，夙夜不遑。法華因地，華嚴是宗。八十一品，鍛鍊陶鎔。普賢長子，安養相從。持名念佛，暮鼓晨鐘。毘尼嚴淨，無間夏冬。雙修福慧，靈秀所鍾。自杭而衢，芒鞋竹笻。溫州稍憩，旋即入榕。遨遊石鼓，禮拜金容。卓錫鷺島，又赴永春。溫陵往返，亦具前因。天和氣暖，離俗絕塵。財法侶地，適合高人。開元駐錫，歲序更頻。承天寶刹，時或逡巡。今年秋節，葉君啓陳（青眼:）衆生福薄，請轉法輪。八大人覺，演說詮眞。莘莘學子，復請書紳。揮毫伸紙，不憚勞辛。時光如駛，倏爾浹旬。維摩示疾，四大失調。預知時至，安處僧寮。辟除藥食，凡歷八朝。專心念佛，達旦通宵。自書遺囑，力戒煩囂。屏絕弔問，遜謝來軺。重明節日（九月初四）意態清癯。晨進涼飲，略潤枯焦。妙蓮傳貫，助念殷勤。夜分戌正，壞印成文。安詳捨報，見者歡欣。僧臘廿四，懋集厥勳。丈夫事業，遐邇共聞。橫超三界，永播芳芬。屈指世壽，六十有三。一期報盡，如月印潭。前塵回首，悉等

優曇。世人不悟，迷夢方酣。熾然三毒，瞋癡與貪。殺盜淫妄，嗜若飴甘。四海鼎沸，大亂需戡。三世因果，其誰能諳。當茲末法，可憫可悲。指迷開悟，唯賴大師。再來乘願，蓮馭早移。娑婆極樂，不隔毫絲。舒廣長舌，運無緣慈。同登覺岸，決定無疑。香花迎請，望勿遲遲。誠懇誠摯，謹此致辭。伏乞大師慈悲攝受。

其八　　澄徹

壬午十月上澣，澄徹聞寺僧云「師圓寂溫陵。」不信。越旬餘，見滙寄覺有情，始證實。駭告倓公暨他師，聲中斷幾不能續，傷之甚也。澄徹識師最晚，僅湛山寺數面而已。師初至島上，市當局設齋官廨，師以詩辭，不赴，當局頗不懌。朱子橋將軍取其詩而懷之，曰：「此高僧墨寶也。」居湛山時，住持倓公，供以精饌。師問諸寺衆有否，或答曰「無」，遂璧回，並粥飯亦不進，其不受別請與特供也如此。己卯秋，師年六十，海上諸白衣倡議，徵詩文以壽，曾作一序，主師而賓曼殊上人；蓋以上人昔爲吾校畫師，而師之往事，又多與曼殊上人同也。序中引春柳社一語，人有以此爲不檢而嫌其短師者，不知此正師之所長，爲大覺之表現，豈常人所能及哉！

師初爲天津世家子，文藝著一時。長負笈扶桑，參與革命大業。回國後，蜚聲黌舍，士論尊之。中年舍妻子，謝珍好，毅然出家，此更非常人所能爲者。披緇後，不騖名聞利養，獨致力於南山律部，成四分律比

丘戒相表記，暨在家菩薩戒本諸書，以弘戒律，振末法爲職志。又輯諸經論，成佛學叢刊一書；寒笳集，亦所輯之一也。又書寫諸經，或單行品，如金剛三昧經，普賢行願品偈等。一瓶一鉢；飄然往來江海間，此又豈當世僧侶所能及哉！師於考編律部之餘，兼修淨土，崇樸惜福，一如印師老人。惟色身羸弱，自審住世不可久，故示人將乘願再來。而「悲欣交集」四字，竟爲師之絕筆。其中懷隱痛，委曲宛轉，蓋明眼人可以測者。先是師隱居閩嶠，常書「救國必須念佛念佛不忘救國」十二字，傳示緇素。嗚呼，假令師身處承平，力行大願，其西歸當不若是速乎！

師生平喜結文字緣，在湛山時，曾爲澄徹作直橫兩幅，書古今大德治慾格言以應所請，不幸爲兵燹所燬。去年春，修航師擬赴永春，曾寓書丐致，而修師卒未往，此書猶存其篋中，是區區翰墨，竟有不能存不能達之慨，豈亦定數也耶！炎朔修途，兵戈險阻，澄徹竟不能弔師於溫陵，惟持佛號，禮彌陀，以禱師早日重來忍土，光大毘尼，而度拔苦衆也。嗚呼，尚何言哉！

贊誄

其一　　太虛

以教印心，以律嚴身，內外清靜，菩提之因。

其二　　持松

夫法運顯晦，存乎其人。在昔隋唐之世，什會三千之盛，奘門七十之賢；章安荊溪，紹台衡之績，清涼圭山，接賢首之風。其他宗派，亦多命世高悟，丕承洪緒，故緇律浩淼，勝義雲披。洎夫宋元以降，眞規潛逝，憲綱殆紊。縱有挺茂之才，亦曠世千載，偶然利見而已。且接誘彌勤，而傳嗣終鮮，此各宗未嘗聯轍而繼軌者也。戒律一宗，自南山宣律師後，時絕時續，無異他宗。近有弘一律主，慧目高瞻，神思遠慮，審戒法之陵遲，悼時流之狂邪。乃奮雄志，扶起律幢，聾南山之要籍，精研詳校，次第流通，以鍼季俗。而持躬淑愼，自秉戒以至一期報盡，如玉瑩珠鑑，無瘢無疵。是非乘時以振絕學，應神而弘梵輪者耶。然蘊懷神寶，繼志無人，啓訓之緣有限，一化之迹忽終。驟聞噩耗，中心悲哽，乃賦七絕三章，用當薤露。

津梁摧折法筵空，四衆聞聲感悼同。我亦恆情悲不勝，幾番揮淚對西風。

海畔天南各一涯，遺編空對獨咨嗟。從今怕向春林過，愁見枝頭滿樹花。

身後怕傷螻蟻命，返眞證得月圓明。莫教耽戀西方樂，捨卻娑婆苦衆生。

其三　妙眞

導師剛去，公又云亡；宿淚未乾，此身焉託！苦海舟沈，人天眼滅；衆生業重，我悲如何！

其四　楊東

偉哉一公，爲教栟檬。嚴持毘尼，與佛理同。當初才子，文墨精通。革命出力；未泯鉅功。捨家棄俗，超踰世雄。冬夏一衲，澹泊家風。緇素共贊，道德高隆。教化有情，苦口寸衷。今載去也，悲仰無窮。末季時代，誰芟闒茸。幸覩遺形，憶念尤濃。馨香祈禱，復來度蒙。

其五　照寬

大哉律師，巍巍堂堂，藝術超羣，師範聲張。流風餘韻，中外名芳。參透人生；拋出世膓。返樸歸眞，精究律藏，修戒定慧，功齊法王。亘著四分，製明表章，重興南山，魔外受戕。德高日月，普放光芒。勤修淨土，發願稱揚。白雲深居，宏法自强。劫火彌天，利生務當。知化緣盡、鶴返蓮邦。山猿驚啼，草木色喪。三江水冷，五嶽頂霜。印老而後，又暗一光。哀哉正法，時失棟樑。惟願再來，倒駕慈航。

其六　惠安青蓮寺

惟大覺慧，證果西天。拈花一笑，我佛千年。

其七　　惠安平山寺

飛錫閩南，蓮花一龕。萬緣了了，瑞現優曇。

其八　　范寄東

一師出家，即依蕅益大師，禮地藏，誦普賢，歸心淨土。逮後弘律，爲末世振僧綱，亦猶大師之志也。大師決定生西，詎一師而不隨學乎。觀其於念佛聲中捨報安詳，生西瑞相，不是過焉。須知華枝春滿者，香莊嚴也。天心月圓者，光莊嚴也。謹題

香光莊嚴

四字以證師之預知往生極樂云爾。

其九　　李蒼巖

者老翁，本鴻儒，詞章聲利薄時趨。脫青紫，出塵途，作個沙門大丈夫。根塵識，眼中無，三心四相有何拘。光混俗，道交孚，究竟家風復故吾。燃慧炬，照昏衢，免教大衆費馳驅。到如今，仰聖模，難將妙意讚形圖。禪宗乎，儒宗乎，眞宗到底總無殊。

其十　王魯石

大哉法師，舉世無倫。巍巍其德，煦煦其仁。掌教南北，桃李滿門。鼓吹革命，樹立殊勳。披髮入山，抱璞守眞。萬象爲幻，超然離塵。伊人宛在，瞻望慈雲。高躅遺蹤，千載如春。

其十一　柴鵬飛

稽首大師，道高德重。戒行精嚴，專持律誦。乘願再來，緇素咸頌。奈何示寂，中外感慟。

其十二　陸丹林

發大願力，捐棄世網。行潔志堅，光燄萬丈。濁世明燈，苦海慈航。滔滔之波，泱泱之水，湛深微妙，莫可相匹。撒手塵寰，感悼靡極。追晞高風，吾誰與歸。

其十三　吳增

泉南一方，古佛國也。派別繁多，律宗蓋寡。忍飢耐寒，惟師刻苦。衣不過三，食不過午。閉關禪定，心如太古。末學多魔，好騰曲說，游談無根，口頭生活。事事無礙，莫與檠栝。師抱悲憫，以身示法，律重邱山，細入毫髮。行住坐臥，無一可缺。南山崔巍，當頭棒喝。

其十四　　蔣維喬

野鶴閒雲，飄然離世。節彼南山，永言仰止。

其十五　　呂碧城

大哉一公，濁世來儀，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輗軏羣倫，是優波離。昔爲名士，今人天師。須彌之雪，高而嚴潔，阿耨之華，澹而清奇，厥功圓滿，罔世慭遺。土歸寂光，相泯圭畸。公既廓爾亡言兮，我復奚能贊一辭！

其十六　　許宗炳

平生何爲，鐵硯文章。感世何如，雲狗蒼蒼。攜此破衲，欲度十方。法燈乍晦，人天渺茫。

其十七　　王心湛

民國三十一年夏正九月初四日，弘一法師示寂於閩南泉州小山故址，世壽六十有三。嗚呼悲夫！法燈隱耀，含識同哀。經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余與公世出世間，俱有勝緣。爰述公之道行，以示後世。公本中原之秀，即世所稱李叔同先生也。其行義之清高，藝文之精深，學者無不仰之。今不書者，大正法也。公初發心時，在杭習學，一日課餘靜坐，聞南屏鐘梵，飄慕永明，誓願學佛。其後捨俗入道，大致如范居士所言：「一師出家，即依蕅益大師，禮地藏，誦普賢，歸心淨土。逮後弘律，爲末世振僧綱，亦猶大師之志也。」若夫公之文字般若，弘法度生，嚴淨毗尼，以身作則，秉戒雙圓。余嘗歎爲希有。昔湧泉欣云：「見解人多，行解人

萬中無一。」如公者，可謂行解人矣。余於公夙承聞熏。自公卓錫閩南，音旨久闊，今聞公遷化，遠莫能詳，然讀其訣別夏居士二偈，亦可見公之末後句矣。謹依偈語，乃爲誄曰：

公之宗旨，永明湖水。公之道行，靈峯同里。我爲公誄，讚嘆何言。唯傳公語，天心月圓。

其十八

張一留

弘一大師，今之一字師也。時當末法，律學久衰，獨大師燃寶炬而講木叉，以嚴持戒律歸心淨土，自利利他之骨目。近見其著南山律在家備覽，綱舉目張，大乘精神，活躍於四分律上。方冀終南遺範，一經數演，光大廓涯。而執意尙待終編，遽歸安養也。聞訊，古曆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時，大師圓寂於晉江晚晴室，先是應諸居士請，講八大人覺經，未幾違和，斷食而獨自念佛，自言當往生極樂，賦二偈致其友。命終之頃，正念分明，瑞應種種決非偶然。夫傳持戒律家中，篤志淨業者古來甚多，弘十誦律之羅什，傳僧祇律之佛陀跋陀羅，固均與淨土有緣。而光統律師慧光，自內證亦爲淨土往生。他若專持四字名號之元照，以及道言，宗利，思敏，法照，行說，用欽，戒度諸師，皆所謂「生弘律範，死歸安養」者也。今大師亦以此八字，爲四衆所欽。大師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又嘗署息翁，金石書畫靡不精，出家前已鐫用「息翁歸寂」「管領湖山」之印。余之邂逅大師，卽在此時。師主講東大，余執教一農，文字往還，初不知其一悟一切悟，始弘律，終乃直指乎樂邦。師今往矣，猛憶前因，不能無感，欲申微意，謹綴俚詞。

咄咄一字師，胡爲遽作古！聞道預知時，安然歸淨土。淨土勝妙門，衆生無衆苦，中有諸上人，佛位一生補。

憶昔戲人間，雨花臺上雨，鷄鳴山畔松，盤桓偶一撫。我亦曾經過，不敢小農圃，夢影歷心頭，於今何足數。

年來不見師，但聞殊音語，爲欲振僧綱，木叉燃寶炬，爲欲悟無生，常憶清淨所。世路任茫茫，樂邦本無阻，

自度度小凡，非斯而誰與。斯道最易行，良由金口許。與其滯塵勞，孰若伴勝侶，讀師遺人書，知師得去處。

其十九

孟定常

學人去歲曾侍應慈老人華嚴講席，叩詢海內宗華嚴者能有幾人。承示云：「民初在清涼寺講華嚴，居士之中能得其堂奧者，李叔同一人而已。」叔同者誰，卽今之弘一大師也。後覩其集華嚴偈頌以爲聯句，圓融混成，非將華嚴整個吞入者，曷克臻此。大師宏法閩中，親近無從，方期春秋正盛，他日得追隨杖履，幸何如之。不料在海量居士處驚悉大師於九月初四遷化，龍天悲淚，衆生無依，臨終瑞相，見諸報章，不贅。惟讀其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二句，不禁有感。夫華枝春滿者，因成就也。天心月圓者，果圓滿也。萬行因華，莊嚴佛果，普賢行願偈頌聲中，安詳而逝。若非生華藏世界，實蓮華中，其安歸乎？謹集華嚴偈頌以讚：

衆生心海念念殊，爲救世間而出現，所說無邊無有窮，具修廣大波羅蜜。法身示現無眞實，如其成敗種種相，彼亦不來亦不去，聖寂滅樂爲最勝。

其二十

葉紹鈞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其謝與缺，罔非自然。至人參化，以入涅槃。此境勝美，亦質亦玄。悲欣交集，遂與世絕，悲見有情，欣證禪悅。一貫眞俗，體無差別，嗟哉法師，不可言說。

其二十一

王夢惺

大中華建國三十有一年歲在壬午九月初四夜，南山律宗弘一大法師，遷化於福建晉江縣溫陵養老院。春秋六十三，戒臘二十四。侍者妙蓮等奉遺命在承天寺荼毗。予以塵障叅禮無緣，驚至人之云亡，悼眞風之永閟，寄懷毫素，以表我哀。其辭曰：

律學之興，蓋惟唐代。倬彼道宣，爲時俊乂。繇及有宋，元照承風，纘烈前軌，彌臻圓融。法運旣末，律始贅旒，崇振頹波，匪哲奚繇。蔚有大師，示生名族，夙懷聰茂，器宇淵穆。如彼冰壺，不著纖塵，如彼秋月，輝光照人。丁年志學，東走扶桑，藝林獨步，令聞孔彰。都講杭州，敎化昌明，彬彬儒雅，爲士作程。乃眷閻浮，有感其懷，生滅無常，愴焉興哀。神游沖漠，迹絕浮華，未躋中歲，求道捨家。掩關巖谷，慧業是修，毘尼嚴淨，近古無儔。偉哉我公，誓願宏深，南山逸響，抗手嗣音。鉤沈萃渙，述作巍然，昭示羣品，若日麗天。超超玄典，洞窺其奧，有妙斯臻，無微弗到。一乘極唱，諸宗密護，慈起無緣，導歸覺路。昔歲在辰，飛錫蓬壺，小子不敏，幸參坐隅。區區文字，辱荷公知，殷勤說偈，高遠見期，錫我鍼砭，直指方寸，道惟存誠，法無漸頓。嗟予小子，履之勿遷，汪汪大海，庶吸涓涓。遠離兩載，滿望重還，頻貽翰墨，恍對淸顏。孰云俄頃，天喪靈暉，蒼茫塵劫，痛失皈依。嗚呼我公，居閩踰紀，應盡源還，竟止於此。師亡道晦，四衆同悲，睠懷恩紀，更切哀思。溫陵望斷，圓相莫瞻，抒毫述德，式表幽潛。

其二十二　　林獻其

鐵心皈佛祖，富貴如糞土。辣手演經文，功名爲芥草。悲盡人天劫，欣上涅槃臺，悲欣已交集，乘願當再來。

法雷開聾瞑，慧雷豁衆生，毫光輝震旦，普被無無明。

其二十三　　姜丹書

天生異人，必有自來，代天行化，一木支頹。少爲才子，藝文雙魁，長爲良師，桃李廣栽。乃皈三寶，妙法宏恢。以如此始，以如此終，其花絢爛，其果圓通。萬象爲幻，四大皆空。哀彼貪者，觸物眼紅，哀彼瞋者，若雞爭蟲，哀彼癡者，畢生夢夢，不有正覺，孰振瞶聾。嗚呼休矣，蛻然西歸，西方添設蓮座巍巍。華枝春滿，香莊嚴兮，天心月圓，光莊嚴兮，如此境界，極樂奚疑。

其二十四　　袁希洛

無明偶動，忽生五濁。無明本無，朗然大覺。西子湖邊，心月可捉，武彝山頭，還子眞璞。六十三年，脫此軀殼。八功德水，供子湔濯。春滿月圓，舍利在握。

輓詩

其一　馬湛翁

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爲師。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祇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滿，天中月相圓。一靈元不異，千聖更何傳。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蓮。要知末後句，應悟未生前。

其二　前人

僧寶空留窣堵磚，一時調御感人天。拈華故示悲欣集，入草難求肯諾全。師出家不領衆，臨滅手書「悲欣交集」四字示學人。竹葦摧風知土脆，芭蕉泫露識身堅。南山靈骨應猶在，祇是金襴已化煙。

其三　謝嗇庵

渡水終相見，連牆更不知，儒林纔昨日，僧臘便多時。淡漠平時盡，莊嚴一念持，全身同啓足，免卻鑠中泥。

其四　前人

琢磨休疑鏡喻磚、一朝撒手動諸天，同歸詎有殊塗礙，渙汗方看正令全。略示悲欣知化及，獨留霜月證

冰堅。平生著力寧回顧，幻翳消時火是煙。

其五

丁桂樵

海東相見春無際，彈指人間鬢已蒼，光緒之季，余與師初見於日本江戶，今三十六七年矣。濯行冰霜高一世，愁余風雨近重陽。上生西土登初地，誰與南山繼道場。師深明律學，持戒至嚴，假以數年，南山一宗，庶幾復振，遽聞示寂，爲世痛惜。瞻部芒芒方刧火，法雲何日澍清涼。

其六

費慧茂

卅載南山否運開，賴公高舉律幢來，大乘氣象猶儒者，餘事文章亦美哉！世上龍蛇胡應識，門前松檜已成才。遺余造像香花供，如侍泉州說法臺。

其七

張覺明

時雨宏施勝法揚，忽聞示寂倍心傷。三年兩見明燈熄，印光大師方於二十九年冬十一月西去。黯淡愁雲遍十方。

慈心廣被護羣生，所題護生畫集風行全國。更借丹青覺有情。大師題地藏菩薩應化事跡圖，工細絕倫。嚴淨毘尼三

絕備，臨終應已具三明。

欲禮慈容願未酬，殘篇庋閣裝經秩。余前譜佛學歌讚，擬就正於大師，迄未如願。茫茫業海爲誰度，塵世難逢般若舟。

苦行精勤道業成，法雷震耳醒羣盲，縱然雙樹安詳去，無盡燈燃萬世明。

其八　屈翰南

泉州寺裏晚晴室，甍直西行眞丈夫。一代名流歸佛法，早年合問勤江湖。書宗漢魏息深厚，行在毘尼志不渝。才藝英賢皆是蔽，羨君乘得聖人桴。

鼓山釋道霈所著聖箭堂述古僧亡名息心銘有句云：「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沈溺淫麗。」黃山谷書其後曰：「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弘一上人才華蓋世，由儒入佛，人多惜之。竊以爲正是其受用處，且能解脫於文藝之中，頗與宗殆有相類處，藉表之以爲激勸。

其九　厲勝通

高人去已遠，摛藻寫哀思。佛法多方便，戒深始可師！傳燈惟一紙，遺翰具千儀，僕仰慕師尊持戒威儀之嚴，承賜法書，以證歸依。師嘗語人，吾字即是法也。別有關情處，時拈鵲踏枝。

其十

莊子才

老龍敎海廣無邊，獨與溫陵最有緣。往日慧泉欣卓錫，祇今叢竹鎖秋煙。慈雲出岫難長駐，好月行空不久圓。叫佛西方歸去後，衆生未度有誰憐。

紫羅峯上鎖愁煙，亂世蒼生更悄然。覺樹摧枯難再茂，曹溪焦涸已無泉。小山雨足雲歸岫，叢竹風清月在天。般若文章深妙裏，於今無復有眞詮。

其十一

朱大炎

絕代才華絕世姿，一生身世一篇詩，朱門年少空門老，藝是宗師禪法師。

其十二

詹饒棠

行李歸遊且息肩，西湖課讀草如煙。有生懊惱人間世，無相空明劫外天。羅漢苦眉參昧性，金剛怒目對枯禪，觀心自在遺清累，獨抱雲霞古樹眠。

日落疏鐘度短垣，孤燈寂寂淡無痕，歌殘春柳江南月，夢冷秋風金谷園。靈腕偶因題妙字，焦脣終爲說眞言，此身願作菩提樹，世界十方多苦魂。

艸鞋布襪歷千岑，井里迢迢歲月深。贏得禪牀老南國，也曾詞筆壯東林。妻孥淡漠無爲意，師友溫存尙記心。偶向紅塵留一刻，眞如夢幻去來今。

半壁東南胡馬過，天涯托鉢淚痕多。故都戰火驚狐鼠，荒榭刼灰罩薜蘿。石約三生化圓澤，身超諸數悟維摩。靑燈午夜千聲咒，一室淒涼阿彌陀。

其十三 福善

令我憶賢長老，鷺江同搭普陀，心持道義融徹，身從律禪懺摩。頻年音塵隔絕，南山消息如何。寧堪辰君忽告，撒手已辭娑婆。

弘老，海內知名之律宗碩德，九年前與在廈門南普陀寺掛搭。戰事初起，聞有赴菲之行，繼聞仍隱泉州鄉間。自香港淪陷後，南山消息何如，不復知矣。乃在渝新民報之張鬱劍（卽辰子）先生以逝世告，忽感大德凋謝，愴悼殊深，因占六古一章，以憶念長老也。

其十四 陳重

卓錫南來覓定居，指頭見月證如如。宣傳革命書兼畫，寄託精神佛與儒。曾把文章空南社，也培桃李滿西湖，卽今撒手生天去，始信大師禪不枯。

高懷曠代盡知名，看似無情卻有情。了悟幻空成大道，解除疾苦振蒼生。少年東國才攸著，晚歲南山律更精。戎馬匆匆慚我輩，心香一瓣表精誠。

其十五　顧一塵

聚散隨緣不可期，死生垂老若知時，果然一念成終別，顏色淸淸見喜悲。

夕陽斂彩驚何適，自是生西證涅槃，無限光明與極樂，花枝春滿月華圓。

西湖落手氣如雲，倜儻年時筆底春，難得一朝生慧劍，屹然三宿斷情根。弘公舊句有：西湖落我手，流宕欲何之。

南國飄然擬雲行，回頭萬有一毛輕，閉門料理千秋墨，道藝兼傳幾卷經。

一炷香消一惘然，歌殘春柳盡成煙，依稀三十年前夢，夢徹大千又卅年。

其十六　陳嘉詒

藝苑高名海內傳，滿門桃李道無邊。同盟東島曾留學，了悟西湖偶結緣。春柳劇情成隔世，茶花韻事記何年。高僧微笑祇遺偈，千里天心見月圓。

其十七　塊然

平生教不在多言，培得春陽桃李妍。愛國長歌金縷曲，揮毫遍植玉池蓮。欽師勇割千生愛，恨我慳無一面緣。惟祝重來酬本願，南山奧義待眞詮。

其十八　虞愚

抉擇南山律，篇章四海傳，功深羣籍裏，德邁古人前。論學情無隱，貽書墨尚鮮。微言不可接，吹淚溼江天。

其十九　張斗南

不會識面早聞名，一片葵心屢自傾。法雨已沾靈隱寺，道風又播刺桐城。忽偕退筆成雙塚，無復梵鐘答五更。緣紙芭蕉誰管領，沈沈音響剩空明。

未着袈裟溯少年，風流才子最翩翩，歌徵桃葉春如海，劇演茶花韻若仙。頓悟菩提能證果，盡空色相樂參禪。世間富貴人爭豔，笑煞邯鄲一夢然。

雲游到處闡三乘，要渡閻浮彼岸登，降伏四魔憑慧劍，追從六祖續禪燈。惠崇留畫爲時重，智永遺書舉世稱。脫屣飄然歸樂土，蓮花趺坐最高層。

其二十　林枕玉

螺城香火證春三，古佛前身曾一參。衲有甃雲披講座，鉢如秋月照禪龕。了無住着身從北，爲有修行足又南，不道溫陵剛卓錫，忽傳清磬寂江潭。

一代才名海內欽，鄭虔三絕伯牙琴。社開春柳青猶昨，庵種叢蕉綠到今。墨妙通靈傳粉本，詩清拔俗見禪心，可堪果證菩提去，風雅教人片羽尋。

其二十一　張國輝

勘破塵寰夢，皈依大覺王。談經消晝永，說法引更長。菡萏生詩思，芭蕉染墨香。溫陵聞解脫，清磬冷禪房。

其二十二　趙寬

芒鞵兼布衲，隨處印泥痕。避世名偏著，隨緣道更尊。歌殘春柳社，踏遍紫櫻村。法師曾留學東島 從此黃昏後，誰敲月下門。

其二十三　蔡瑞書

書畫琴詩酒一尊，塵寰踏破入空門。平生德業千秋在，早世文章片羽存。春柳清歌拋蝶夢，黃花晚節勵忠魂。茫茫苦海慈航遠，西望溫陵落日昏。

絕世高賢仰大師，紅塵撒手竟西歸。茶花幻滅蓮花秀，桃葉飄零貝葉飛。特向溫陵尋淨土，初從靈隱悟禪機。而今說法生公渺，（師曾蒞崇講經）識面因緣與願違。

其二十四　宛方舟

黃粱世夢撒匆匆，梵行深持萬衆崇。人本若書饒道氣，心專宏律砌宗風。莊嚴香國千華馥，圓滿天中一月融。拜晤前緣經卷在，好懸心境印眞空。

其二十五　卓高煊

桐城十月宰官身，佛法願聞愧未親。歸去來今渾似夢，南天遙望獨馳神。

一絲不掛出塵埃，無復金繩覺路開。座右欣餘遺墨在，幾番面壁見如來。

其二十六　常凱

一自虎跑皈大覺，光芒如日出天東。畢生奮荷南山律，寸步咸依西竺風。著述成功三藏外，毫端緣結萬人中。何期一棹西歸去，大地秋聲正爲公。

其二十七　黃紫霞

得得輕千里，將身捨小山。小山叢竹亭，爲朱子講學之地。師不遠千里而來，怛化其中，亦數定也。一瞑伸佛脚，大笑別倭鬟。以俗妻日本女也。惘世心難忘，師少時，奔走革命，又曾演茶花女劇事，亦佛門現身爲大衆說法意也。觀空道不頑。畫禪今莫證，嚴曾以作畫稿呈師，謬承青睞。悽絕紫雲寰。

其二十八

李幼巖

談禪我墮聲聞障，一揖爲公感嘆深。老佛無言眞出世，精靈未死漫傷心。小山過化儕儒釋，師駐錫温陵，俗名小山，有朱子過化亭遺蹟。九日登臨判古今。戊寅與師同遊南安九日山。信是大雄能抖擻，遺吟化作海潮音。

既出家來又出家，誰甘長著破袈裟。心如太古孤寒月，身是優曇頃刻花。應向禪門屈一指，肯從火宅丐三車。晚晴室邇遲參訪，余別寓與師晚晴室僅隔一垣。翹首人天望已賒。

其二十九

曾道

放開眼孔肚皮寬，默寓禪機在染翰。靜坐簾垂經一卷，幽窗紗映竹千竿。遠天明月鐘聲冷，半榻秋風鉢影寒。淨土有宗參透後，坦然歸去禮旃檀。

其三十

茅蓬有幸辱高賢，謦欬常親沐化緣，乘願幾時來故地，百原春滿月中天。

其三十一　林獻其

五載皈依道未聞，蒼皇何處面師尊，升堂聽講言猶在，無量高深是法門。

余自戊寅二月十一日同汪照隣先生等五人在承天寺行皈依禮，蒙惠白聯訓語各一對。旋後奔忙教學，以此不得時常親炙，至今五年，登堂聽講者僅三次。忽聞升西，無任感悔，書此以誌不忘。

其三十二　前人

一枝河北蓮，移到閩之邊。淨土培眞品，清源濯弗妍，芳姿揖羣卉，香氣溢三千，不是娑婆種，生來原有緣。

其三十三　周希賢

自性本來不染塵，空門一入悟前因。絳帷說法傳東浙，貝葉書經遍八閩。虎跑名垂留落髮，鷄山有幸始焚身。兩禪寺裏皆叨福，留與高僧跡不湮。

其三十四　蘇大山

極目中原感不勝，千山萬水一支籐，南來莫訝匆匆甚，弗爲人間亡國僧。

「老作人間亡國僧」入指頭陀句，爲有清作也。鑑隱爲大師披剃地，今皆淪陷。大師得得入閩，其有遯世之意歟！

其三十五

嚴肅

十載逢人苦問君，姜翁傳裏見清芬，秋來每把籬邊菊，遙對南山禮白雲。

蓬萊春柳望秋零，香國蓮花的的馨，無那曲終人不見，空餘江上數峯青。

慈雲西去幾時回，濁浪排空不得開，何日一枝春意滿，天心湧出一輪來。

其三十六

涂湘琴

雲水閒身伴一筇，十年閩海息高蹤。豪情斂憶聯南社，願力仍專護律宗。坐月蒲團空色相，拈花蓮座健禪鋒。茲還洗鉢歸山去，端許三生石上逢。

佛根殆已種前生，金縷歌殘幻夢清。默運悲心呈戒相，勤修苦行儼風清。渾忘劇社聯春柳，小住山房愛晚晴。驚悉藝人殉大法，新知舊友淚齊傾。

抛殘衣鉢出紅塵，海內猶多惜上人，生有自來因近佛，去無所戀亦存眞。文名藝苑垂千古，律範南山荷一身。惆我憑私淑在，萬花爲塔禮天親。

烽火東南烙戰痕，舊遊如夢忍追論！著爲才子無遺憾，遁作高僧有慧根。坐雨一鐙參妙悟，箋經枝筆綜

羣言。我慚題句傾風切，猶是平生未及門。

其三十七　吳楚碧

勘破諸方眼倍明，出塵風骨自天成。道心針芥多微妙，俗眼雲泥漫品評。以法為親疏世相，視身如幻寄平生。靈山遺墨知長在，精義文章並盛名。

其三十八　張運輝

南山當日播宗風，龍象而今得此公。諸行無常人示寂，法身依舊道長崇。共珍翰墨靈山集，（蓮舟法師所輯靈山正弘集中有弘公寫作人咸珍之。）我愧姓名南社中。大有因緣文字在，菩提應見一叢叢。

其三十九　楊慧藏

慧業文人苦行僧，南山道統賴丕承。心空聲色離牽掛，法悟真如不減增。一片恬機留滿月，十年淨梵守禪燈。因緣似我真慳甚，仰止空慚禮未曾。

其四十　黃詩隱

小山叢竹鬱香煙，示疾維摩去渺然。北望津關無我相，南來晉水瀝甘泉。死生了澈雲歸岫，真俗圓融月

在天。六十三齡留化跡，寰區道俗仰眞詮。

其四十一　朱劍芒

哭南社舊友弘一上人兼弔曼殊大師

流宕西湖落手時，優繇志豈在披緇。一從八垢歸空後，不復塵寰著好詩。「西湖落我手，流宕欲何之」弘一師傳句。

周宣獵碣久規摹，反讓缶翁獲重譽。我悔年時空折服，未求一字貯蓬廬。

慧門度盡無邊劫，妙悟臻將最上乘。卅載盛衰南社史，更無人繼第三僧。

其四十二　李芳遠

蓬山雲房夜夢與老人泛舟西湖。於時，秋高氣爽，湖光宜人。及醒，忽覺老人去我人天。雞燈起坐瞑想前塵，悵惘奚已。爰託豪素，聊抒予懷，兼題老人遺照，時溪虎在鳴，皓月當天。

山館夜眠醒，心寒喚奈何。航湖無寶筏，苦海失伽陀。鶴化庵燈在，月明溪虎號。重來在何日，我欲問嫦娥。

我本梅魂冰雪姿，青蠅遍地豈宜時。祇應靈鷲訪禪定，休對巫芝描豔詞。綠草裴公獨勢利，白蓮陶令愧顰眉。何如振錫還巖岫，雙袖雲煙勝畫師。

其四十三　　前人

吾師弘一上人於戊寅歲春登九日山憑弔冬郎，慕其勁節孤忠，發願爲輯全傳，聊慰忠魂。今余方弔罷弘師，來弔冬郎，撫今追昔，不亦重可哀耶！壬午之秋芳遠記。

郵亭御轎去潘山，芳草凄迷第幾關。寂寞香奩千載後，蕭條善夢幾年間。尙傳紅淚洛江怨，空見白頭天塞還。落日冬青啼杜宇，羊曇從此淚痕斑。

其四十四　　盧翰

匡牀示寂宛如生，一行無虧笑貌呈。遺念不忘螻蟻命，說經何止鬼神驚。奉身約畜除三業，結習高翔捐七情。法宇空明勞企仰，南天極目靄雲橫。

南山繼墜蔚羣賢，戒律修持廿四年。賴有精勤求物象，端資妙契握眞詮。僧凡惜福皆肥國，筋骨操勞好力田。懷素高閒游藝事，幾人到此即安禪。

嗟公緊古振奇人，俗姓巍峨冠析津。幾代慈心能濟衆，一門仁術起烝民。嘉麟擇草蹤芳迹，瑞雀銜松證淨因。寂寞蒲團明月下，音容不作最酸辛。

歷盡天邊遍海涯，鐵肩擔破幾袈裟。瑞雲時繞菩提樹，淨水常澆智慧花。且共山僧鋤筍芋，欣從野老話

桑麻。高齋無事閒揮灑，忙煞村人織碧紗。

其四十五

邵聯蕚

噩音播長空兮，悲震大千！共業挫法座兮，人天黯然！唯衆生了凡情兮，安不跳脚而嗚咽！雖春滿以月圓兮，亦當大悲而垂憐！師兮！師兮！智比金仙，德追前賢。該因衆生未盡而起大願兮，再來五濁以移植淨蓮。我果福薄而遠隔兮，願穿淚珠以結斯緣。哀兮！哀兮！風凄浪顚。噩音播長空兮，悲震大千！共業挫法座兮，人天黯然！

其四十六

王大同

光風霽月清涼寺，苦行頭陀徹悟禪，一代高僧今去也，南山衣鉢付誰傳！

輓聯

其一　金山江天寺霜亭

雙手挽狂瀾，重興律學，二諦融通，羨師眞爲再來者。
一心修淨土，廣演彌陀，三根普利，愧我望塵不及人。

其二　陳立夫

三乘闡微言，省識南山新佛祖。
一心皈淨土，誰知復社舊詞宗。

其三　夏丏尊

垂涅槃賦偈相訣，舊雨難忘，熱情應嘯溪虎。
許娑婆乘願再來，伊人宛在，長空但觀夕陽。

其四　胡邦憲

三絕詩書畫，南社當年扶大雅。
一肩儒道佛，溫陵此日切生西。

其五　施勝慈

以燕許之才華，厭處娑婆，蟄伏空門毋著相。
擯鍾王之筆法，廣書偈謌，喚醒下界好歸眞。

其六　鄭翹松　林子堅　林師覺　林錦璋　洪古合

律學紹南山，萬行圓修，果證菩提今第一。
道風追蕅益，諸宗密護，峯尊靈鷲世無雙。

其七　章錫琛

一念眞如，問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幾輩修持曾到此。
亡言何適，悵晚照留晴，秋英含秀，甚時飛錫更重來。

其八　大開元寺轉道　圓瑛　轉物領合寺

歷蹟娑婆界內。
退藏常寂光中。

其九　施勝良

脫禍意難平，爲說一體報仇，如受醍醐醒幻夢。
重遊機不再，雖由隨緣聚散，敢忘棒喝指迷津。

壬午夏余以飛禍至晉，脫險後謁師於晚晴精舍。師知余意不平，爲說親仇一例，瞋心頓息。師有秋涼重遊漳水之意，臨別時，再詢途程至悉，豈意遽爾生西。茫茫苦海，誰爲依怙，用誌數言藉表哀忱。

其十　弟子尤廉星　李秉傳

弘道有高賢，間氣所鍾瞻冀北。
一心與絕學，宗風重振溯終南。

其十一　永嘉妙智寺步康等

老法師僧中模範，專注七聚五篇，昨夕跨步無囘，凡是有情皆吐舌。
眞知識國內馳名，兼修一行三昧，今朝長睡不醒，縱使頑石亦搖頭。

其十二

德業巍峨，著於閩海。
戒香馥郁，紹自南山。

鼓山湧泉寺圓瑛 復騰 盛慧 篤山

其十三

普濟叩禪關，誨語頓叨，志切皈依今恨晚。
溫陵證佛果，傳燈何在，神傷荼毗去思多。

王夢惺

其十四

講淨一星期，已載法音遺範錄。
棲眞兩閱月，永留聖像後人看。

漳州尊元樓七寶寺全體

其十五

以戒爲師，實遵如來遺囑。
於人先度，原本菩薩初心。

呂玉書

其十六

天心月圓，坐化歸去。
花枝春滿，乘願再來。

張仲英

其十七

蓮社演音留紀念。
梅園撮影契遐思。

呂紀瑞

其十八

於晴室隨緣，抱病勉強寫字。
知蓮邦得所，臨終吩咐念經。

林仲山

其十九

囫地一聲，松樹鵲拋，似報胎中有聖德。
倚牀三矚，花枝春滿，預知月下赴蓮邦。

呂迺湯

其二十

宏闡律宗，惟師爲最。

往生極國，與佛是親。

蔡天民

其二十一

以文字結因緣，使大機小機有所依正。

持戒律爲道業，而眞諦俗諦堪作典型。

陳榮均

其二十二

何期閩南，有佛出世。

這個和尚，爲法忘軀。

呂臻元

其二十三

律行嚴身，三部未竟，齋志遽歸樂土。

化緣顯滿，七衆何依，更冀再應人間。

承天寺轉塵　瑞今等

其二十四

渡東瀛參新學，在上海立强學，本期革命成功，豈意補天無力。
依西土弘淨宗，繼南山傳律宗，廣發利生大願，堪稱度世有心。

終南山淨業寺智海

其二十五

天心月圓，佛卽是心心卽佛。
晚晴樓寂，晴中有雨雨中晴。

王善治

其二十六

歎我公畢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圓滿，堪稱一物無遺，寸絲不苟。
信溫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獲教益，應似千江印月，萬木迎春。

葉青眼

其二十七

正冀東土豎月臂。
何期西山落晚晴。

朵蓮寺宏智

其二十八

法嗣南山，德承印老。
報終閩海，神歸蓮邦。

其二十九

法柱頓傾天地震。
吾師西去鬼神愁。

其三十

名士高僧，台編一傳。
律宗淨業，自在千秋。

其三十一

藝術文章驚海內。
清風苦行著僧中。

福建省佛教會辦事處

王振邦

邱信炘　曾璧奎

李睿生

其三十二

悲佛法陵夷，致力木叉，廣播菩提種。

慨僧倫汎濫，歸心梵網，莊嚴功德幢。

永春佛教會全體

其三十三

英年文采稱三絕。

當代高僧第一人。

中國佛教會惠安分會

其三十四

鐘鼓晨昏之地，獨能有聲裏聽無聲，靜觀自在。

人天色相皆空，得從大夢中求不夢，親見如來。

李天錫

其三十五

杯度少年從島國。

塔留千古啓宗風。

福建功德林男蓮社

其三十六　張榮藩　楊榮棋

臨濟傳心，南山繼起。
毗尼說戒，丈室拈花。

其三十七　傅存霖　傅炳恭　林慧尊　劉寄凡

西土如來，幢幡遙接。
南山弟子，衣鉢遍傳。

其三十八　毛世昌

當年賢豪多權貴。
惟有大師獨千秋。

其三十九　毛慈根

藝苑記春夢，遍寰宇聲名，迴看衆生煩惱，宏願救世。
落葉悲秋風，傳哲人歸去，祇有清淚橫流，追仰高蹤。

其四十

結般若文字因緣，著作等身，紹隆佛種。
樹淨土律宗旗幟，才功冠代，旋轉法輪。

慧誠莊敬于

其四十一

淨土九蓮生不退。
南山奕葉律重興。

福建功德林女蓮社

其四十二

法雨宏施，永傳文字。
南雲遙隔，悵望浮圖。

福建功德林

其四十三

大轉法輪歸舍衛。
重興戒律紹南山。

福州溉蓮社

其四十四

香火有因緣，劫來敎誨親承，居諸不過年餘耳。
音書久遲滯，聞道悲欣交集，想像異堪痛絕乎。

俗姪李晉章

其四十五

拙詩嘗遠祝，方期懷素長生，日書蕉葉千章，得意發揮壽者相。
噩耗昔爭傳，旋證達摩尙在，今說曇花一見，令人疑問是耶非。

王新銘

其四十六

承誨幾囘，輒令人心行處滅，言語道斷。
問師何往，因知彼花枝春滿，天心月圓。

蔡冠洛

其四十七

二十年示跡塵寰，嚴淨毗尼，特爲末法留軌範。
三千界融歸自性，願宗地藏，誓從火獄現蓮花。

宗　道

其四十八

鎔新舊學說於一爐，時人景仰。
明古今正宗之三藏，後學尊崇。

汕頭嶺東佛教會

其四十九

發揚南山律藏。
導歸西土淨宗。

汕頭佛教居士林

其五十

持戒精嚴，半世振南山律學。
矢誠專壹，六旬歸西土樂邦。

汕頭覺世佛學會

其五十二

藝苑稱三絕，誓挽狂瀾，南社當年扶大雅。
道風冠一代，精修梵典，溫陵此日羨高蹤。

謝杰英

其五十二

具戒定慧眞修，廓爾月圓，公乃往生西土。

有禪教律實德，遥沾法化，我欲偏袒右肩。

吴冰國

其五十三

十餘年步履追隨，晨昏與共，正期付鉢傳衣，何遽大師歸樂土。

一百日音容頓阻，龍象猶存，今朝捧經拜懺，空遺小子落塵寰。

福林寺傳貫

其五十四

文藝冠當年，匡復有功，中途遁入空門，儒釋兩教稱泰斗。

願緣了今日，往生現瑞，間接曾沾法雨，虧報深恩仰慈容。

豈疑

其五十五

詞客書家，志士仁人，在俗當年已名貴。

律宗淨願，晨鐘暮鼓，爲僧以後共欽崇。

蔡潤卿

其五十六

技能由心得，藝專書畫雕音，評月吟風，當年文苑稱才子。
行苦學頭陀，蹤遍浙閩蘇魯，擔囊託鉢，此日法門失典型。

觀宗寺逸山率兩序

其五十七

開示於此，涅槃亦於此，與公因緣稱最勝。
戒品無上，淨業更無上，吾人瞻仰更何從。

溫陵養老院董事會

其五十八

吾公說去即去，說來即來，是眞自由非凡漢。
我等悲何哀何，悲者哀者，娑婆頓失大明燈。

天寧寺證蓮　欽峯率兩序

其五十九

望美宮牆，永懷面命。
聲沈天鐸，長抱心喪。

石有紀

其六十

三九秋重興南山經義，闡明垂萬禩。
六三歲證皈西土，文章聲譽遍五州。

陳觀濤

其六十一

是死亦是生，莫道涅槃歸寂滅。
自來更自去，最難舍利現光芒。

崇福寺妙月率兩序

其六十二

千里結慈雲，頑石尙容稱北面。
一宵圓皓月，瘦書猶在滿南天。

楊吉爻

其六十三

瞻玉相，贈金經，一瓣心香長場地。
爲文人，成佛子，萬緣念淨永生天。

吳紫虹　張人希

其六十四　王燕懷　施至偉

宏法感世持躬，想當年闡揚勝戒，旣纂南山律宗，遂成十一代老祖。
涅槃化悲爲喜，冀他日乘願度生，佇看西方使者，重宣八大人覺經。

其六十五　蔡鼎常

生疑大士化身，不礙逢場聊作戲。
死傍考亭遺席，始知覺路是隨緣。

其六十六　張漢章

學佛入空門，一念蒼生塗炭苦。
辭勛離黨國，千秋青史姓名留。

其六十七　吳揖三

大智慧，大自在，名士風流，頭陀苦行。
擅書畫，擅經典，伊人絕代，我佛如來。

其六十八

文壇名書法，經壇宏佛法，生花筆，天花雨，南閩幸教留勝跡。
在家樹門人，出家度衆人，種善因，結善果，西天此日證菩提。

周子厚

其六十九

曾培植多少藝術師資，傳教後人，堪稱無量功德。
看繕寫若干佛家經典，留存塵世，普度一切衆生。

黃福海

其七十

是菩薩密契當機，特以藝文施攝化。
冀大師愍斯末世，蚤乘素願入娑婆。

釋迦寺廣智

其七十一

遍界不曾藏，嶽峙依然，川流猶是。
無生亦如幻，緣了自去，願在卽來。

陳銘樞

其七十二　　染蓮堂蔣文澤

演法度含生，衆稱靈巖又繼起。
音容傷隔世，我哭泰嶽何頹傾。

一公盛德，與我光師多同，尤常勉人讀文鈔嘉言錄，念佛求生西方。故同門中多稱爲靈巖繼起者。光公涅槃未及兩週年，而一公復示寂。泰嶽頻傾，深障凡夫，益失良導。每一念及血淚橫流，悲痛無既。

其七十三　　毛雲鵾

憶當年，湖上春風感默化。
悲今日，晉水江頭賦招魂。

其七十四　　鄭悟現

甘露遍濡，蒙潤心田萌道種。
慧燈遠晦，深悲長夜失光明。

其七十五　　曾勝榮　楊嚴潔

時雨春風，藹藹慈悲人共仰。
耳提面命，諄諄啓迪我深銘。

其七十六　　勝義

爲藝術，結劇社，作教授，皆是現身說法。
研律宗，揚淨土，修苦行，無非悲心度人。

其七十七　　同安縣佛教會

蹟留晉水，痕印大江，閱盡滄桑歸淨土。
法妙圓通，性耽藝苑，爭傳字畫遍人寰。

其七十八　　淨光

毗尼爲依，平觀輕重若護珠，按師著述行藏，堪繼南山宣祖後。
利生存懷，等視含靈如赤子，鑒其根基授道，同歸西土彌陀前。

其七十九

攻藝術，植師資，成己成人，流芳百世。
寫經典，宣教義，立言立德，造福羣生。

羅嵩森